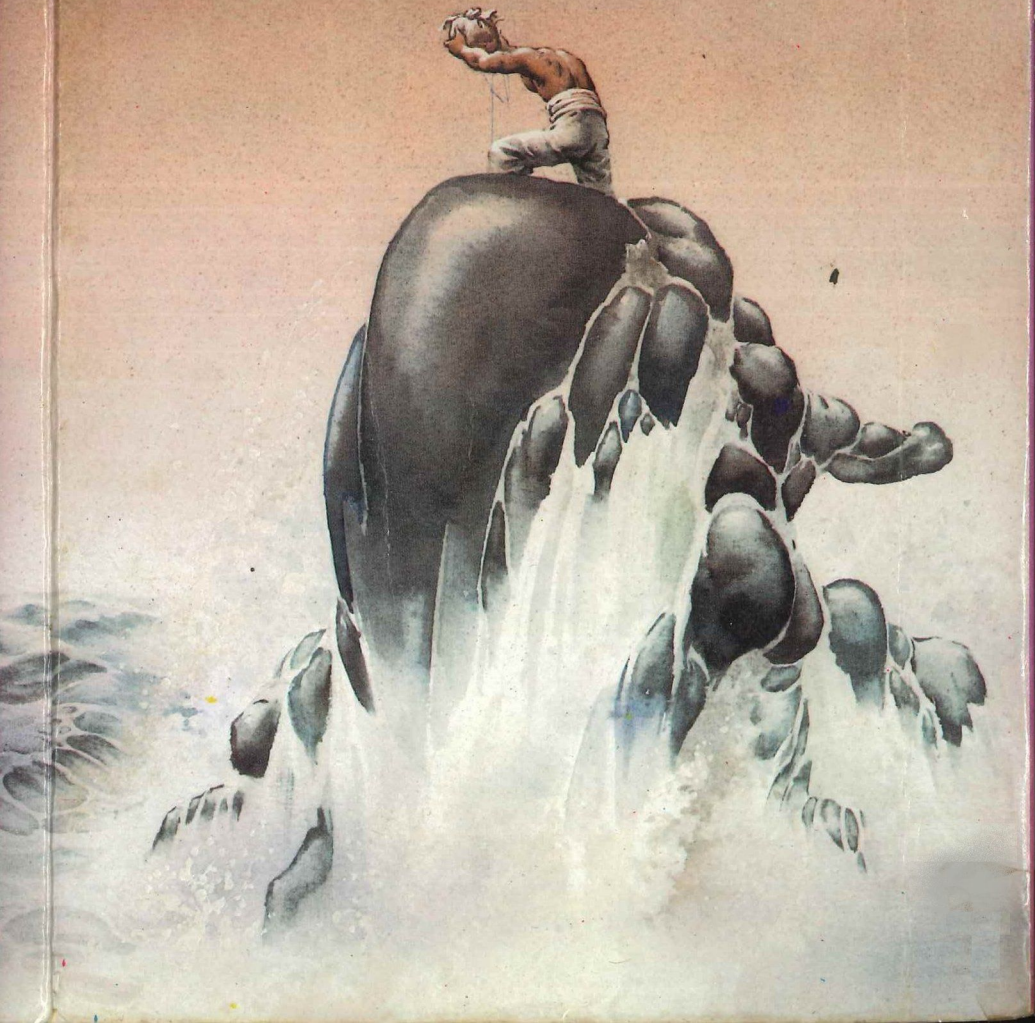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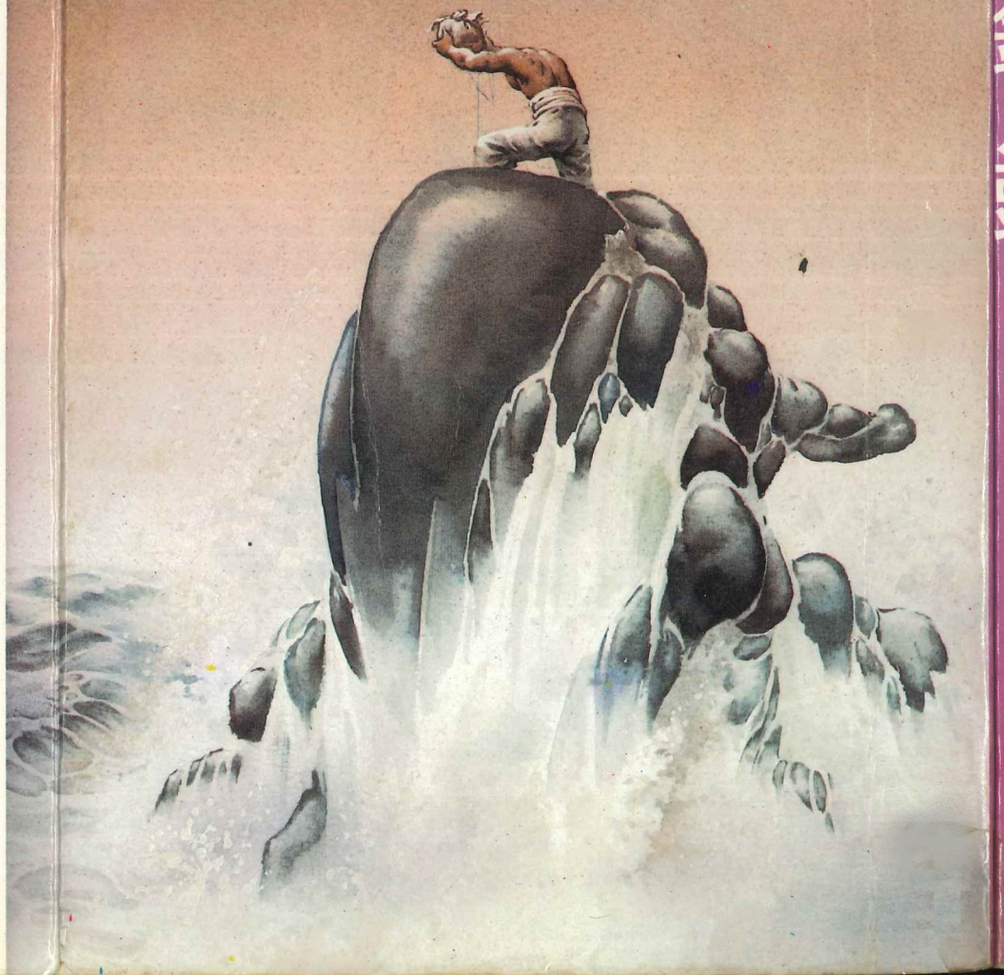
頭人鍋砂

著穀君章



頭人鍋砂

章君穀著



計設面封
漢崇林

堯舜叢刊㉜

砂鍋人頭

章君穀著

堯舜

N.T.$85

頭人鍋砂

來從就可，釀佳餚名的下天遍嚐能可您的製特。「菜奇」道這外塞國我過吃曾不起浮然竟，下底湯白的泡起，中鍋砂大睜眼怪，線一成連眉濃條兩。頭人個一顆一是皮面色紫、肉橫臉一，圓滾溜得令，奇傳的然悚骨毛人令，瘢麻大的顆絕更奇更他其有還。了不忘都子輩一您元85價定　…賞欣來您等，事故實眞的

堯舜叢刊 32

砂鍋人頭

章君穀著

目錄

砂鍋人頭　一
芳魂不散　三一
豹爺　五七
肉　八九
匪窟　一三三
神槍無敵　一九三

砂鍋人頭

一

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塞外秋色，開豁颯爽，在天清氣朗中，比中原地區多幾分凜嚴蕭瑟景象，好像隱隱埋伏着殺機。

民國十幾年的時候，大戈壁以北，廣袤萬里的塞外，正被一個心黑手辣，殘暴不仁的軍閥石敢當，施以血腥恐怖的統治。他用殺伐手段，高壓政策，把塞外五百多萬邊民，荼毒魚肉，橫征暴斂，壓迫得透不過氣來。

石敢當的出身，僅是一名小小的軍官，奉派到邊地駐防。他利用當時中原一帶軍閥盤踞，動盪不安，中央政府對於邊遠地區鞭長莫及，於是在當地結交豪强，培植黨羽，逐步擴充自己的勢力。等到時機成熟，立刻發動一次叛亂，攆跑了首府胡掖城裏懦弱無能的牛督軍，從此自立爲塞外大帥，招兵買馬，耀武揚威，儼然以塞外王自居。他有一位岳父和兩個胞弟，都是他最得力的幫手，岳父胡大行，擔任邊防軍司令，率領一支精銳的騎兵，巡弋於北方邊境一帶，應付時常侵犯疆界的外國人。二弟石華輔，總綰財政經濟，是石敢當的錢口袋。三弟石圖輔，留學外國的陸軍學生，整個塞外的武力，都掌握在他的手裏，他的官階是塞外軍「總司令」，他有兩師驍勇善戰的陸軍，一個配有鐵甲車和摩托車隊的機械兵團，以及由三架飛機組成的航空隊。在五六十年

前，這支武力已經算是相當的可觀了。

石敢當登上了「塞外王」寶座，塞外老百姓就被他們三兄弟搞得民窮財盡，牛瘦羊稀，和這種情形恰好相反的，是胡掖城裏興築了高樓大厦，豪華府邸。石家的「皇親國戚」，過着窮奢極侈的貴族生活，酒池肉林，姬妾如雲。除此以外，胡掖城還建造了一座可以收押十萬人犯的大監獄，那裏面設有一百多種令人怵目驚心的刑具，十幾處各式各樣的行刑場。據說這座大監獄不但經常人滿爲患，而且行刑場上每天活人進，死屍出的忙個不停，就跟大規模的屠宰場一樣。

石家兄弟的毒刑天下膽寒，殺戮骸骨如山，加上他們哥兒們搜括的澈底，壓榨得沉重，因此敢怒而不敢言的塞外老百姓，背底下給他們三個都起了諢名；他們管石華輔叫死刮土，石圖輔叫死屠戶。石敢當呢，這個名字原來就是一個綽號，不過因爲石大帥自己聽來有點洋洋得意，所以人們也就半公開的這麼喊了。他的本名叫做石淦輔。

石大帥身材瘦長，腦袋奇大，相貌平平常常，只有一對眼睛，威風凜凜寒光四射，盯住人看時簡直就要穿透別人的心胸。他殺人不眨眼，什麼稀奇古怪，殘忍酷烈的手段都要得出來。對於他所管的軍民人等固然不客氣，見了外地來人他更不肯輕易放過，當了五六年的塞外大帥，這位殺人如蔬的劊子手，少說也有十萬八萬人在他毒辣的手條子下喪生。他這一套辦法很有效，塞外的老百姓給他殺怕了，誰敢起造反違抗的念頭？外路人一聽要到塞外去，靈魂兒馬上飛出腦門

心，上塞外就好比去陰曹地府，外帶下十八層地獄！

有這麼一年的秋天，和塞外地界相隣的中州馬督軍，由於接連打了好幾次勝仗，地盤擴充了兩三倍，軍力增加到五個師。馬督軍估計自己的力量，儘夠一舉殲滅石家兄弟，兼併整個塞外。於是他一面把得勝之師陳兵邊境，一面特派三位高級代表，乘坐專機，叫他們到胡掖去和殺人魔王石敢當談判，要是石敢當識時務，肯和中州合作，完成他的「聯省計劃」，那麼兵不血刃功德圓滿，艱難困苦的硬仗也就不必打了。因爲馬督軍自己也明白，石敢當的兵力雖然不敵中州，可是塞外形勢險要，易守難攻，那連綿幾百里的沙漠，行軍十多天不見水草是家常便飯，認眞打起仗來，他未必有多大的把握。——要是石敢當不答應投降歸順呢，對不起，這場火拼總歸是免不了的。石敢當心裏應該有數，兩雄不能併立，馬大帥不趁這勝利餘威，一股作氣把他降服，更待何時？

馬大帥雖然有五師重兵堵在石敢當的大門口，可是在他的部下看起來，他派代表到胡掖，還是等於叫人拎着腦袋瓜子去送命。起初，文官武將推來推去，誰也不肯當這次差。推到後來馬大帥光了火，親自遴選了兩文一武三位高級官員，並且發脾氣拍桌子，說是誰不肯去便槍斃誰；這麼一來，才算勉强完成了計劃的第一步。

被派充代表的三名官員，爲首的是馬大帥的表兄弟，聰明乖巧，最能臨機應變的趙同素，他

是中州督軍府的內務部長。第二位劉殿俊，中州名將，百戰百勝的第二方面軍副軍長。第三位是蒙再升，他的官職比較小，一向在內務部擔任趙同素的副手。

三個人接了命令下來，神色慘澹，垂頭喪氣，就好像被判了死刑，回到家裏頭一件事，便是和家人妻子哭哭啼啼的訣別。他們曉得石敢當的作風，深知這一去必定凶多吉少，多一半連屍骨都回不了家鄉！當晚，趙、劉、蒙三家公館，悲悲慘慘，淒淒切切，連當差的大師傅和丫頭小子，統統哭紅了眼睛。

可是出人意料的事就在這時發生，當三個人次日一早去向馬大帥辭行，馬大帥笑瞇瞇的，順手遞給他們一張電報紙。三個人接過去一看，竟喜出望外的發現那是殺人魔王打給馬大帥的急電，電報上說：對於中州特派三大員飛胡掖，他表示竭誠歡迎。

於是，放過長串鞭炮，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道別，三代表感激涕零的接受馬大帥的親臨歡送。看了石敢當的電報，他們算是吃了定心丸，這會兒大家都是笑逐顏開，喜孜孜的，還有些人在十分羨慕的說：眼看他們三位完成任務，勝利歸來，馬上就要指日高升，名利雙收了。

二

單引擎飛機飛了整整一天，下午五點多鐘，中州派去的專機，降落在一望無垠的胡掖機場。

倒不是胡掖機場一直連緜到天邊，而是胡掖這個沙漠裏的大平原，極目遠眺總也看不到山巒丘陵的影子。這座大平原是塞外富庶精華的所在，亭臺樓閣，華厦連雲的胡掖城，靜靜的躺在它中央。就地興築的機場，離城大約十里之遙，野涸風高，白雲遠邈，平整的跑道旁邊，祇有三五幢低矮窄小的房屋，很像木架圍氈的蒙古包。

一下飛機，但見機場上三步一崗，五步一哨，無數虎臂熊腰的彪形大漢，鎗上肩，刀出鞘，他們穿戴一色的呢絨軍裝，面容嚴肅，神情緊張，早已把停穩了的飛機團團圍住。三位代表一看這個陣仗，不禁滿心驚疑，面面相覷，足有好半天說不出話來，三個人心裏都在想：難道這就是石敢當的歡迎儀隊？

正在心驚肉跳，進退兩難，一名胸挺腰直，精神抖擻的青年軍官，大步走到他們三人面前，舉手行了一個漂亮的軍禮，開口就問：三位是從那裏來的？有何貴幹？

三個人一聽，心中暗呼大事不好，這明明是石敢當裝佯賣儻，給他們下馬威，根本否定他們的代表資格，劈頭先來一記悶棍。當時總算劉殿俊是軍人出身，膽子壯些，於是他做了代表的代表，簡單明瞭的說明來意，同時强調他們這一次來確曾經過交涉步驟，事前打電報通知石大帥，並且承蒙石大帥覆電表示歡迎。就在今天早晨，專機起飛以前，還從中州特地再打電報來報告專機抵時達間，他很生氣的說：胡掖方面不能抹煞這些事實，把以往交涉的種種，推得一乾二淨。

青年軍官很恭敬的聽他說話，聽完，臉上還是毫無表情，而且也不作任何說明和解釋。他祇是說：既然這樣，先請三位先生上車吧。

趙同素緊張過度，就怕中了石敢當的陰謀詭計。他一走到那輛鐵灰色的小轎車跟前，眼看前後各有六輛摩托車，車上各坐一名塞外軍，又像護衛，又像押解，他忍不住蹙額皺眉的問了：

「你……你們究竟要把我們送到那兒去？」

劉殿俊唯恐對方聽出他顯露怯意，很是着急，暗地用胳臂撞他一下，示意他保持鎮定，趙同素果然就不言語了。另一方面，那個青年軍官却故意裝做沒有聽見，儘在彬彬有禮的請他坐進車子，對於他的問話也沒提出答覆。三個人一字並肩，在後座坐好，摩托車隊前呼後擁，長串車隊，在坦直公路上捲起滾滾黃沙，風馳電掣的向胡掖城駛去。

一路上，劉殿俊等三人一直注視車窗外面，原來就在公路右邊，沿途正絡繹不絕的行進着驃悍勇猛的塞外軍。鐵甲車、摩托車、大卡車、馬隊、步隊，行列齊整，盔甲鮮明，間或還有馱運糧秣彈藥的駱駝羣。從機場直到胡掖城門口，隊伍不停的在默默前進。劉殿俊也不管司機聽不聽得到，壓低聲音告訴那兩位文官同僚，以行軍的方向判斷，這些部隊都是開向南邊去的，石敢當公然讓大軍行列在他們面前通過，等於明白的正告他們，塞外絕對不受中州的恫嚇，他們已經決心抵抗，看來邊境一帶的沙漠血戰，準是無法避免。

於是他們越往前走，心情就越沉重。石敢當果然名不虛傳，是個厲害透頂的角色。他一方面部署防務，調兵遣將，準備和中州的馬大帥決一死戰，勝可以併吞中州，敗也可以退據大漠。另一方面，他不惜承認接受馬大帥措詞嚴峻，彷彿是派三代表飛來胡掖商議受降的無禮電報，虛與委蛇的覆電表示歡迎。這麼做，最低限度他能達成他的緩兵之計，爭取時間，從容調集大軍。除此以外，三代表猜得出他準定還有更毒的手段、更大的陰謀，對付他們三個。至於是利用他們做人質，脅迫馬大帥退兵？還是乾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拿他們三個自投羅網的傻瓜來開刀祭旗，鼓舞塞外軍的士氣，挫挫中州省的銳氣？——這兩個辦法他都可能採行，也更可能把三個代表分隔開來各別處理。總而言之，三代表心裏一致明白這回糟了，人爲刀俎，我爲魚肉，眼看着只有任人宰割的份。

石敢當陰險恐怖的底牌沒有揭開，接下來那一齣齣的戲文，三代表還得硬起頭皮，提心吊膽的逐幕唱完。三個待宰的羔羊在車上低切的交換了意見，由於大難當頭，死神的魔掌已經在他們的頭頂盤旋，趙同素和蒙再升早就嚇得三魂出竅，七魄悠悠，他倆怔怔忡忡的，像是傻了呆了，因此劉副軍長迫不得已，自告奮勇的說，從即刻起，一切交際應酬，週旋對答，全部由他權且代理總代表。他再三勸勉兩位同僚，務必從容鎮靜，一切神情表現，都要裝得若無其事，了無懼色。——鋼刀架在脖子上了，怕也沒用。

三

車隊駛進了高大巍峨的胡掖府正定門，門裏門外崗哨密佈，街道坦蕩，罕見行人。那塞外胡掖的氣象和中州古城大不相同，森嚴、肅穆、恢宏、雄壯，兩旁的建築都是一律的灰色樓房，整齊劃一，單調樸實。一連過了幾條大街，途中看不見一個警察，却是偶然見到一些穿灰襖的老百姓，個個緊板着臉，埋頭疾步，對他們這支相當壯觀的車隊，沒有人敢偷偷的瞟上一眼。

灰轎車在一幢灰色牆垣的大宅院門口停下，兩側也有荷槍佩刀的衞兵，青年軍官從他的摩托車上下來，挺慇懃的爲三位代表開車門。劉殿俊第一個下車，趙同素和蒙再升緊緊跟在他的身後，看清楚了大門門楣高高懸着的黑底金字匾，三代表方始鬆了一口氣。原來這兒不是行刑場，也不是鬼哭神嚎的胡掖大牢，那塊匾上龍飛鳳舞的寫着三個大字：「東賓館」。

東賓館庭園幽邃，花木蓊茸，儼然是一座壯麗豪奢的別舍，三層樓，房間寬大，佈置精緻，家具新穎華美，到處鋪着五彩繽紛的厚地毯。三代表被招待員導引到三個房間。明眸皓齒、體態窈窕的女侍，侍應得十分週到，洋瓷的大浴缸裏放了滿滿的熱水，女侍先請他們洗澡，說是這一路上風沙太大了。

半小時以後，心裏一直在忐忑不安的三代表，無精打彩的梳洗完畢，出得房來，三個人在書

畫古玩琳瑯滿目的客廳裏聚集，眼看四週沒人，正想交頭接耳再做一次緊急會商，驀地聽到外面高聲的一吼：

「報告！」

三代表驚了一驚，仍舊由劉殿俊代表答聲「進來」，蟠龍綉鳳的門帘一掀，突然出現的又是那位青年軍官，只聽他朗朗的說了一句：「督軍署錢科長來拜！」三個人注意看時，門外走進來一位滿面春風，連打哈哈的小矮胖子。

矮胖子遞過名片，三代表相互介紹，錢科長是督軍府內務部交際處的一名起碼官，劉殿俊很感失望，雙方寒喧已過。趙同素忙不迭的跟他說明來意，並且表明自己和馬大帥的表兄弟關係，言下之意彷彿中州塞外唇齒相依，什麼事情都好商量，不一定非要鬧到兵戎相見，變成仇敵。劉殿俊細聽他的口氣，倒好像他們這三個代表是來哀哀上告的投降專使了。

趙同素竟會這麼怯弱無用，丟人現世，劉殿俊雖然彆着一肚皮氣，但是礙在他是馬大帥的至親，中州督軍府的紅人，三個代表，也是以他爲首，因此只好容忍不發，讓他在那個小科長面前，把一大簍子窩囊廢的話說完。果不其然，錢科長聽他表過了心迹，只是微微而笑，不置一詞，趙同素正在莫明其妙，他却從馬褂的袖筒裏往外一掏，掏出了三張大紅帖子。

「兄弟今天特來拜訪，是奉了敝大帥的命令，專誠送這三份請帖來的。」

大帥？請帖？三代表一聽這話不覺眼睛一亮，心頭的千斤重擔輕輕的擱下。石大帥派人來送請帖，豈不是表示他仍然把他們三個待如上賓，石敢當下請帖請他們吃飯，那還會讓他們下監牢，砍腦袋？古時候固然也有項羽請劉邦的鴻門宴，魯肅邀關公的陸口會，可是三代表自忖比不上漢高祖和關大帝，石敢當絕不至於大開筵席來殺他們的頭。看起來方才因爲機場上沒有人迎接，眞是一路瞎緊張了好半天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，還以爲自家這回腦袋準要搬家呢？心頭一寬，啞然失笑，彷彿滿目又是光明氣象。於是中州內務部長趙同素咳了聲嗽，清清嗓子，打着道地的藍青官話說：

「請錢科長上覆石大帥，到時候我們一定來。」

瞧他那麼前恭後倨，大言不慚，劉殿俊眞是有點啼笑皆非。他一聲苦笑，提醒他說：

「趙部長，咱們還沒有接下帖子呢。」

給他一點破，趙同素臉上訕訕的紅，他從錢科長手上接過請帖，抽開一看，差點兒喜得跳了起來：石敢當親自具名，邀他們三位，當晚七點四十分，在督軍公署二樓正廳，參加晚宴。帖子後面並且註明，督軍府文官次長以上，武職上校以上，一律到場奉陪。

四

七點十分，三位代表分別回房換衣服，講好十分鐘後在小客廳裏會齊，但是就在這短短的十分鐘裏，中州第二方面軍劉副軍長神秘失蹤，房裏房外影迹不見。趙同素和蒙再升兩個，連那扇對着花園的窗戶都打開來看過了，他們找來找去找不到體健如牛、大麻子臉的劉殿俊。

奉令來接的錢科長，十萬火急的催，剩下的兩位代表無可奈何，只好跟他坐汽車先去赴宴，臨走的時候再三叮囑東賓館管事的，好生尋覓劉代表。管事的連說不妨事，只要找到了劉副軍長，賓館馬上派車子送他到督署。

塞外督軍公署座落在胡掖城的正中心，牆高八尺，方圓里許，從轅門到廳前，汽車走了兩分鐘。錢科長陪着趙、蒙二位下了車，進門穿越一條長長的走廊，繞過一道照壁似的雲南紅木嵌大理石屏風，方才到了足有兩層樓高，十六開間寬，十六開間深，四四方方，皇帝大殿般的那座正廳。放眼望去，廳裏都是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；天南地北的文人，三山五嶽的好漢，濟濟多士，共聚一堂。有的站着有的坐，東一堆來西一簇，大家正在高聲談笑，看見錢科長在帶着趙同素、蒙再升進門，紛紛的向他們投以好奇的一瞥。

可怪的是，錢科長帶領他倆穿越人叢，直達大廳中央舖着紅枱布的那一桌，把他們兩個一左一右，安排在遙遙相對的兩個座位上坐定，說聲請先用茶，便就掉頭不顧的退了出去。他既沒有介紹滿屋子裏的任何一個人，也不曾交代誰來繼續招拂他們，就這麼不聲不響的走了。這一來，

好叫趙同素和蒙再升發窘，一臉尷尬的呆呆坐着，不知道應該怎樣應付這個令人困惑的大場面。

「塞外人辦事，」蒙再升苦笑着悄聲跟趙同素說：「眞是叫人莫測高深。」

「噓——」趙同素趕忙攔住他：「別胡亂說話，各處有各處的規矩，咱們凡事留神就是了。」

幸虧這段窘迫的時間不長，三五分鐘後，驟的一聲吆喝：

「大帥到——」

於是，大廳裏好幾百人的嘈雜聲浪戛然而止，震耳欲聾的嗡嗡哈哈，頓時變成了鴉雀無聲。趙同素和蒙再升霍然憬覺，趕忙學別人的樣，站起身來，垂手肅立。

靴聲橐橐，由遠而近，那靴聲眞有無比的威儀，它響一響，趙蒙二人便心跳一下，不疾不徐，中節中拍，終於，出人頭地，目光如電的石大帥，一步步的走近正當中的這一席。

趙同素和蒙再升爲過於凜嚴的氣氛所震懾，不敢正眼兒去瞧石大帥，更怪的是，石大帥居然也不跟他們兩個打招呼，就好像這座大廳的現實世界，根本沒有他們這一對外客存在。他走近首席，一個身高六尺，膀粗腰肥的隨從副官，雙手把紅木靠背椅子一挪，石大帥便動作敏捷的坐下，於是，耳朵裏轟的一聲，——趙蒙二位驚詫的前後探看，整個大廳裏，三五十桌上好幾百人齊齊的矮了一截，人人同時落座。

「上菜！」

巨人似的石敢當貼身侍衞，怪裏怪氣的一聲暴喝，整座大廳依舊靜闃無聲，但却從四面八方，無數角落，變戲法樣閃出來幾十個穿白制服，手托菜盤的侍役，他們輕快的邁步，一聲不響的把幾十隻冷盆，穩穩當當的放在每一桌的正中間。

趙蒙二人慌亂的互瞥一眼，這才悄悄的坐下。

「請！」

明明是石大帥在招呼客人，簡勁有力的一個請字，從他的嘴裏發出，却把兩位代表又嚇了一大跳。

學着同席者的模樣，雙手舉杯，捧到眉心，然後淺淺的抿一小口，拿起沉甸甸的鑲銀象牙筷，就在跟自己距離最近的大瓷盤裏，揀一塊冷盆裏的小菜。算是開始享用石大帥的盛讌了。

才夾了這麼一筷子菜，白衣侍者無聲的又來，冷盆被撤走了。

趙同素和蒙再升，吃遍天下十八行省的名餚佳釀，可就從來不曾見過塞外的這種上菜法。舶來品玻璃杯裏盛着血紅的葡萄酒，冷盆端走以後，接下來的第二道菜，竟是一隻直徑兩尺的特號大砂鍋。砂鍋由一條壯漢捧着，小心翼翼放在桌上，席上的人可以清晰聽見卜卜滾沸的聲音，——砂鍋裏盛着的是什麼呢？魚頭？三鮮？白菜？豆腐，似乎都用不着這麼大的傢伙！

石大帥扭頭向他的貼身侍衞拋了個眼色，那巨人烏紫的厚嘴唇抿着狡獪的笑，他一伸手，揸開五指，把笨重的砂鍋蓋一揭而起。趙同素和蒙再升兩個人，伸長了脖子向砂鍋裏望，起先看見那裏頭什麼都沒有，突突起泡的只是一鍋白湯。剎那間，像晴天霹靂，似焦雷轟頂，趙同素和蒙再升心臟陡的一沉，頭皮發麻，手脚猛戰，混身三萬六千個汗毛孔寒意颼颼，——他們看到了令人無法置信的駭異景象，突突起泡的白湯底下，竟然浮起了一個人頭！眞眞切切清清楚楚的一個人頭！兩條濃眉連成一條線，一雙怪眼睜得的溜滾圓、塌鼻子，咬牙切齒的扁扁嘴，滿頭亂髮，一臉橫肉，紫色面皮上是一顆一顆的大麻瘢！

「劉——」蒙再升突的蹦起，身體抖得像風中枯竹，他只喊出了一個字，砰然一聲巨響，便仰臉朝天，直撅撅的向後一倒，躺在硬冷的水門汀地面。

趙同素雖然也給嚇得魂飛天外，四肢百骸就像被撕擄裂開了一般，但是他比較沉着機警，立刻就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；石敢當存心要拿他們三個開刀祭旗，殺殺中州的威風。砂鍋裏盛出了中州勇將劉殿俊的人頭，請客人嚐嚐這道走遍天下沒法吃到的怪菜。他這一手殘忍毒辣的奇招，果然收到了強烈無比的效果，硬把中州來的另兩個代表，一個嚇得當場暈倒，一個嚇得面無人色，抖抖索索，就像是甕中之鼈，釜底游魂，當着他幾百高級部下的面，他等於在猛摑馬大帥的耳光，撕拉他的臉皮，中州代表，這一下眞是出乖露醜，丟人丟到家了！——馬大帥在邊境陳

兵十萬，不抵他一聲令下殺一個人！

「大帥！」生死關頭，性命要緊，趙同素心知閻羅王抹下了臉，他自己同樣在刼難逃，於是他雙膝一軟，當衆跪了下去；扒在地上磕頭如搗蒜，嘴裏直在聲聲的哀號：「請大帥饒命！請大帥饒命！」

他蓬蓬蓬的磕着響頭，那一邊，副官侍役拿了凉水和熱手巾把子，搶着搶着的把蒙再升給救醒過來了。蒙再升一醒，馬上就嚎啕大哭；他也匍匐在地面，像在跟趙同素做磕響頭比賽。

周圍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，因爲石敢當的辣手，把他所有的部下也都給嚇呆了。

「還不快攙他們二位起來！」

石敢當驀地回頭一聲叱喝，嗓門高亢，聲驚四座。他身後的侍衞齊齊的回聲：「喳！」一邊兩個，搶前幾步，四條胳臂四隻手，像拎小鷄一把兩個磕頭蟲拎起來站好。

「兩位請坐，」石敢當嘿嘿的笑：「吃菜，吃菜，咱們趁熱的吃。」

趁熱的吃？兩個人可是再吃一驚，難道石敢當眞把劉殿俊的人頭當一道菜？這叫他們兩個怎樣下得了筷子？多年的同事，一路的旅伴，一兩小時以前他還是新鮮活蹦，談笑風生，此刻他倆却在被逼着吃他的肉了。好朋友的肉，叫人怎生吃法？

想想不對，這種活罪竟比死刑更難受，兩個人滿臉流淚，嗚嗚的哭，又從椅子溜到了地上，

蓬蓬蓬的再磕頭。

殺鷄儆猴的這齣戲唱得差不多了，石大帥揚聲大笑，笑得桌搖椅動，他獨自個兒笑了好半天，再說：

「起來起來，今兒沒有你們的事。」

但是趙同素福至心靈，賴在地上偏不起來，他還在苦苦哀求：

「大帥，可憐小的上有高堂老母，下……」

「你們怕我說話不守信用，待會還殺你們，是不是？」石敢當皺眉擠臉，一副怪相，頭也不回的下着命令：「來呀，給他們二位別上金牌。」

侍衞再應聲「喳！」手脚很快，趙同素和蒙再升又給拎了起來，兩人的胸襟上，一齊別上了一塊勛章似的金牌。

「有這金牌，在塞外可以準保沒事了。」石敢當的左邊，一位鬚髮蒼蒼的老者說了話，那是石大帥的老丈人，邊防軍司令胡大行。

兩個人連忙作揖道謝，失魂落魄的坐着，背上有刺，椅墊上長釘子，渾渾噩噩的，也不知道這頓飯是怎麼吃完的，只記得如逢大赦的聽到石大帥一句話：

「這砂鍋不對客人的味口，撤下去！」

席終人散，石敢當大剌剌的也不送客，趙同素和蒙再升孤單惶恐的還是沒人理睬，兩個人雜在人叢裏面，一步步的往外走。好容易走到了長走廊的盡頭，大門都已經在望了。趙同素左右看看別人襟前什麼都沒有，就祇他和蒙再升佩着那塊黃燦燦挺惹眼的金牌，猛的想起事情不對，於是他當機立斷，趕忙把胸前的金牌取下，藏在袋裏。正當他要去知會蒙再升的時候，忽然啪的一聲槍響，清脆嘹亮，赴宴的賓客頓時一陣大亂，有人在跑，有人在叫，趙同素趁亂抱頭鼠竄的溜了出去，剩下蒙再升，僵硬的躺在血泊之中，鮮血從穿過那塊金牌的槍孔裏，潺潺的在往外流……

晝伏夜出，歷盡千辛萬苦，穿過大戈壁，逃回中州邊界的時候，時間已是草木凋零的三個月後。體重減輕二十磅的趙同素，碰見了當地老百姓，向他們打聽消息，他這一口寃氣總算是出了：中州和塞外之戰已在半個月前結束，塞外軍到底是寡不敵衆，兵敗如山倒，馬大帥督師直撲胡掖城，眼看着城池守不住了，石敢當命人從督軍府放起火來，這一世之梟雄，最後的結局是舉槍自殺，落得屍骨都燒成了飛灰。

於是趙同素立刻決定，到了中州就得趕緊回頭，再坐飛機上胡掖，除了報功請賞，他還得向現在坐鎮胡掖的馬督軍，報告劉蒙兩人遇害的經過。要是他能找得到石敢當的葬身之地，對不起，他說什麼也要刨他的墳，那隻裝人頭的大砂鍋，是他一輩子都忘不了的！

芳魂不散

「芳魂不散」的主角是一位江南佳麗，絕代名姝，而造孽的劊子手，又是塞外督軍石敢當。一連串的離奇血案發生在石敢當威風赫赫，申寃的芳魂却出現在石大帥自殺焚屍的十三年後，血案的暴露竟然在今天！——誠所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！

石敢當被中州督軍馬大帥强兵壓境，打得大敗虧輸，落花流水，全軍覆沒以後，祇好引火自焚，燒成飛灰，他死狀之悽慘，和他生前魚肉人民和陷害善良之酷烈，恰成一個鮮明的對比。

就在石敢當死後的第十三年，陽春四月，春暖花開，有一位德高望重、舉國仰慕的大老，奉公差遣，特乘專機，老遠巴巴的飛到塞外省首邑胡掖市。他老人家的任務是宣慰地方，鎮撫邊民。那時候正值跟塞外接壤的强隣外國，秣馬厲兵，陳師北邊，抗敵禦侮的中外大戰一觸即發，情勢之緊急，套句舊詩，正是：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，大老任務的重大，不言可喻。

這位大老姓曾，由於他是舉國同欽，望重一時的大人物，中州一地沒有人敢於直呼他的名字，人人都稱他爲曾大老。曾大老文武全才，當過總司令，更寫的無數雄壯瑰麗的詩篇，他雖然被國人視爲偶像，推崇備致，可是他素性淡泊寧靜，平易近人，生平最不喜歡端架子，完全是一派民主作風。在赴胡掖的豪華專機上，有四五十個舒適的座位，他却只帶了一位相從多年的方副官。

在胡掖機場，曾大老接受塞外各界的熱烈歡迎，老百姓高呼口號，中學生揮舞小旗。當晚參

加過塞外省府的洗塵盛宴，九點多鐘，他便以旅途勞頓，需要早早休息爲詞，婉謝了欣賞邊境歌舞的節目，帶了方副官，回到由軍閥時代東賓館改充的省府招待所。

在塞外首屈一指的省府招待所裏，曾大老和方副官，於此塞外第一座名園，僅祇佔用了二樓的一間臥室。

依招待人員的意思，曾大老既然要跟方副官同房間住，那麼就得臨時再搬一張小床來。可是方副官堅持不肯，他說他追隨曾大老參加革命，推翻滿清，出生入死，山林曠野，荒墳亂塚，什麼地方沒有睡過？如今別說一張長沙發比他睡慣的行軍床還大，就是地上舖着的地毯，睡在上面也儘夠舒服暖和。

招待人員勸不動他，道過晚安之後退了出去。曾大老等房門一關，就興沖沖的帶着方副官，細細參觀這間寬敞高大，佈置得豪華絕倫的臥室。到處堆金積玉，雕鏤鐫刻，襯着錦帘繡縵，五彩斑斕，兩個人不禁慨嘆舊時軍閥生活的窮奢極侈。因爲他們剛才聽招待員的報告，曉得這些華屋美器，都是石敢當、馬大帥他們相沿遺留下來的。現在還是一仍舊觀，絲毫沒變。

曾大老睡在那張比普通房間還大的象牙床上，撚亮床裏的電燈，看了一小時光景的書。金燦燦的自鳴鐘敲了十一下，他隔着薄如蟬翼的茜紗帳望去，見那矮小精幹的方副官，當時正四仰八叉的躺在長沙發上，早已呼呼大睡了。

他微微一笑，自己也覺得有點睏乏，於是就順手關掉了電燈；大臥室陷入黑暗裏，只是窗戶上照射着滿弦月的銀冷清輝。

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曾大老突然被一陣像瀕死掙扎的窒息呻吟驚醒，他一向是最沉着機警的人，經過驚險危難的場面太多了，因此他並不急於開燈，反倒先把身子縮成一團，然後再從帳子角落朝外窺探。明月東昇，正好灑了一地的銀白，將長沙發上的方副官也籠罩其中，房裏靜悄悄的不見人影。他發現，呻吟低呼的聲音，是從方副官的喉嚨裏發出來的。

於是他這才開燈，起身下床，快步走到方副官面前，只見他牙關緊閉，臉頰痙攣，嘴角吐着白沫，彷彿受了極度的驚恐。伸手推了他兩下，却儘在咿咿唔唔的不曾甦醒，曾大老着急了，大聲的喊，猛力的推，後來乾脆掄起拳頭使勁捶，纔把方副官捶醒過來，他揉着惺忪的睡眼，眼神定定的怔忡了好半天，然後一聲長嘆，搖頭感慨的說：

「我關內關外的闖了三十多年，今天總算是信了這個邪！」

「什麼邪？」曾大老高聲的問。

「報告您哪，我今晚纔睡着，便夢見房裏變得陰風慘慘，鬼火燐燐，忽然有一個女鬼飄飄冉冉的走進來，人是生得花容月貌，天下少有，可是她愁眉苦臉，淚眼漣漣，走到離我三尺之地，也不說話，猛的把胸前的衣服一拉，露出了半截胸脯，我一看啦，嚇得差點在夢裏暈了過去。您

猜怎麼樣？她那胸口上橫一道豎一道的，全是大大小小、各式各樣的烙痕，再往上看，更是嚇壞人！原來她那麼漂亮的一個頭是砍過了的，下半截脖子縮進胸腔裏去了，上半截脖子捲了起來，變成個沒頸子的人，而那個頭，却在一起一落，一起一落的，就像指給我看她被人家砍掉了腦袋！」

「胡說胡說，」曾大老猛力搖頭：「分明是你做了惡夢。」

「您知道我半輩子裏就沒做過夢，」方副官搶着分辯，又說：「怪事還在後頭，第一次我被那女鬼一嚇而醒，沒敢驚動您老人家，好不容易又睡着了，那個女鬼却照樣的再來一回。到這趟被您叫醒，她已經一連來了三次。」

「我不相信，而且你這話也別對外人說；說出去會鬧笑話，老革命黨見鬼，豈不成了天下奇談？」

「不對外人說是可以的，」方副官一聲苦笑：「不過我還是認爲這間屋裏有鬼，而且這鬼還有點申寃的意味。幼學上就有的：『怨氣所凝，乃成厲鬼！』」

瞧他說得一本正經，煞有介事，曾大老不覺哈哈大笑，笑罷他回頭再上床去，臨關燈的時候他又說：

「方副官，你要是眞怕，我勸你不妨正心誠意，打坐到天亮。至於我，我年紀大了，我可得好好的睡覺，明天一早，還有許多繁文縟節呢。」

方副官聽曾大老這麼說，只好不再言語，而且眞聽曾大老的勸，開始把一顆心納入腔子，盤膝打坐。兩人一睡一坐，約摸過了一兩個鐘頭，鐘鳴四點，遠處傳來破曉的鷄啼，就在這時，方副官驀地聽到聲聲低呼，發自曾大老的床上，這一來把他驚得毛骨悚然，駭汗淋漓，幾乎癱軟了手脚。勉强掙扎，走到床前，掀開帳門，看到曾大老的情形竟和他方才一模一樣。他使勁把他老人家搖醒，取手帕抹去他唇角的流涎，曾大老足足發了好一陣呆，掉臉望望方副官，一聲長嘆的說：

「方副官，這樁事情有點蹊蹺。」

於是他告訴他說，他也一連三次，同樣的夢見那個女的，神情模樣和方副官所說的絲毫不爽，不過在最後一次夢到那女鬼時，她曾做了幾個啞巴手勢。她伸手指指天，又指指地，再指指自己的良心，接着在她面前隱隱的出現了一塊大石頭，她攘臂捏拳，緊抵住它，後來石頭又不見了，她再伸手向後，連做了幾次砍頭手勢，每砍一下，頭便向上一飛，飛到三五尺高，再落下來，最後她便跪在地上，跟曾大老不停的磕着頭……

兩人滿腹狐疑，參不透這裏面的緣故，那女鬼姿容艷麗，舉止嫻雅，斷然不會是塞外省人。她這個孤魂野鬼，怎麼會流落到越過大戈壁的胡掖城來？她受過什麼酷刑？背着什麼寃枉？她是

怎麼死的？一切茫無頭緒可尋。

只有一點是他們終於意見一致的，這裏可能有一個含冤莫白、慘遭酷刑的外地女鬼，她一再的陰魂出現，向他們二位跪求昭雪，是因爲曾大老的公正嚴明，舉世同仰。

一

當夜一宵不得好睡，從四點鐘起，曾大老和方副官坐坐談談，挨到天明。應付過一天緊張忙碌的會議、訓話、見客和赴宴，又是十點多鐘回到招待所。這一夜，女鬼照舊一次又一次的出現，曾大老和方副官，方始漸漸感到事態的嚴重。

兩個人再從四、五點鐘坐到天亮，方副官埋頭沉思，反覆考量，到六點鐘天色大明的時候，他忽地雙手一拍，恍然若有所悟的說道：

「我懂了，那女的向您老比劃的手勢，指天指地指心是表示天地良心，手抵石頭是說石敢當，——下文不問可知了，她一定是在報告您老人家：『天地良心，石敢當殺我！』」

於是，根據方副官打破的啞謎，由他出面，暗中進行查訪，他首先找來招待所裏資格最老的一名侍役，先從這幢房子的本身問起。老頭兒歷歷如數家珍的答說：省府招待所的前身，是馬大帥和石大帥都用來招待貴賓的東賓館，而所謂東賓館，其實是石大帥的三弟，掌握塞外全部兵權的石總司令石圖輔的宅邸。石圖輔在十三年前的一個秋天在家裏被人暗殺，他的蘇州太太自殺殉夫，兩男一女三個孩子交給老二石華輔石括土撫養，這幢宅第空了半年，纔由石敢當略加修葺，改成了他的賓館客舍。

彷彿有了點眉目，石圖輔在這幢華屋裏被暗殺，他的蘇州太太爲什麼要自殺殉夫？由老侍役的話裏，至少可以知道這幢房子是凶宅，那個接連兩天頻頻出現的女鬼，也很可能就是石圖輔的蘇州太太。

問題是，那女鬼分明指控石敢當殺她，石敢當的胞弟慘遭暗殺，他再心黑手辣，又怎會緊接着就殺了他新寡的弟媳？這是於情於理於法全都說不過去的事情，——除非那位蘇州太太和暗殺她丈夫的血案有關。但是這點想來想去却又不像，世界上不會有這麼狠毒的女人，在和自己丈夫生了三個孩子以後，居然忍心參與暗殺孩子爸爸的陰謀。何況老侍役還在一再强調的說：石圖輔跟他太太是自由戀愛結合，一向十分恩愛。

方副官爲這樁驚人疑案引起莫大興趣，正想根據已獲知的線索，繼續作深入而周密的調查，偏偏這時曾大老因爲連日過於辛勞，夜晚又給女鬼騷擾得無法入眠。邊際塞外，水土不服，微微的起了寒熱，消息傳出，軍民同感憂急，十萬火急的電報雪片般飛來，請他尅日返去。曾大老無可奈何，只好草草結束預定的節目，就在抵達胡掖的第六天上午，帶着意興怏怏的方副官，乘坐

專機回程。

臨上飛機，曾大老陡的想起一件心事，他在馬達怒吼聲中，提高嗓門關囑塞外省主席：

「招待所的房子和庭園都很好，貴省平時往來的客人不多，常時空着未免可惜。依兄弟的意思，最好能改作省府職員宿舍，對於同仁來說，也算多添了一項福利。」

省主席當時就恭謹的回答一定遵辦。

從此，豪奢巨宅四易其主，由石圖輔的邸宅一變而成石敢當的招賢館，再變而爲馬大帥的迎賓處，三變塞外省府招待所，四變省府十五位高級職員的眷屬宿舍。石公館成了大雜院，人多勢壯，女鬼終於銷聲匿跡。

但是方副官回去了以後，茶餘酒罷，每每喜歡提起這樁女鬼申冤的「駭人聽聞」。由於他講得繪聲繪影，活靈活現，於是曾大老在胡掖遇見鬼魂告狀的故事，不脛而走，當時確曾引起不小的波瀾，祇是時間一久，人們也就逐漸的淡忘。

一直到民國五十五年一月，著作等身，自海外載譽歸來的林語堂博士，在一次賓主盡歡的晚宴席上，偶以興之所至，談起了曾大老的這段往事。某大雜誌主編聽說以後，命我搜集資料，參證爬梳，試行解解這樁奇案的眞情實況。筆者訪問了許多相關人物，熟悉內幕人士，奇案的經過詳情總算是探聽出來了，唯有本案究該如何判決，還有賴讀者先生小姐加以智慧的抉擇，這也就

是說：請您自己來爲這一縷芳魂的女鬼來湔雪，或者是逕自判她罪有應得，「早回陰曹地府，接受最後審判去罷！」

且容我毫無保留的向您縷陳這樁「連環血案」的事實經過——

二

如所週知，石敢當是以一名低級軍官的出身，利用時勢，製造矛盾，在外國侵略和軍閥內爭的險惡環境中，兩面送秋波，到處要手腕；然後交結地方豪强，培植心腹黨羽；這才從容坐大，一舉撞走他的頂頭上司，浸假成爲名實相符的塞外主。

他懂得政治謀略，深知統治者的力量根源不外錢與力，塞外環境特殊，有千餘里長的邊界，和那個强大而又陰險的外國緊相毗連。因此財賦、軍力和邊防，是塞外最爲重要的三環，三環之間如果有一環現出漏洞，那麼他的統治力量即將土崩瓦解。由於他這一層認識，石敢當把重要的三個職位，分別委派給他的至親骨肉，那就是：財務部長二弟石華輔，邊防司令老丈人胡大行，以及塞外軍總司令石圖輔上將。

石圖輔是留德的陸軍學生，軀幹挺拔，方頭大耳，嚴肅端莊，寡言鮮笑；他的相貌堂堂，威風八面，和他那兩位人物猥瑣，高而不當，瘦兮兮，陰惻惻大哥與二哥，眞有天淵之別，難怪塞

外的老百姓都在竊竊私語，懷疑這三兄弟可能不是一母同胎。

從小到大，石圖輔具有與生俱來的威儀，兩個哥哥不得不倚重他，但是對這位小弟弟多少有些忌憚。

石圖輔剛從德國留學回來的時候，雄心萬丈，壯志凌雲，恰好他大哥侵奪了廣袤萬里，人口千萬的塞外省，他順理成章的登臺拜將，成爲塞外總司令。五六年間，他便就一手建立了驃悍精猛，驍勇善戰的塞外武力，最難得的是他在他部隊裏注入了新血液，他擁有鐵甲車，摩托隊，能夠投擲炸彈和掃射機槍的航空隊。

石圖輔是個方方正正的君子人，眞誠坦白，嫉惡如仇，他的生活單調刻板，辦事認眞嚴肅，一絲不苟。他在上海唸書的時候，就娶了一位江南佳麗成靜媛，這位總司令夫人出身名門望族，唸過教會大學，她的父親成則元，在當時炙手可熱的軍閥聯帥李傳芬手下當軍長，將這位明艷照人的千金小姐嫁到邊陲塞外，完全是由於成軍長看中了石圖輔的器識和人品，曉得他將來一定有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一天。成靜媛美麗溫柔，知書明理，唯一的缺點就是個性稍嫌軟弱，遇事缺乏主見。但她不愧是一個賢妻良母，和石圖輔結婚以後，伉儷情篤，十年間生了兩男一女，個個聰明活潑，逗人喜愛，因此石圖輔的家庭生活，倒是十分幸福美滿。

石敢當自立塞外王的那年，在胡掖城裏，大興土木，建了城堡似的督軍府，以及四座豪奢壯

麗的邸宅，分據東南西北四角，以備老丈人、兩位胞弟和他自己住用。石圖輔夫婦住的就在東城廂，最初的時候人們都稱之爲東第。東第花木扶疏，高樓大厦，除了石圖輔一家，還住了司樣僕役、廚師侍女；外加一排衞兵，上上下下，總有六七十口人。

石家統治塞外的第六年，毗隣的外國，常派小規模部隊，化裝盜匪，騷擾邊境；一葉落而知天下秋，石圖輔認爲這是他們發動全面進犯的前奏。爲了未雨綢繆早作準備，因此他下令三軍，日夜戒備，操練演習，累月不停。而他自己，也就更加忙碌緊張，他通常都要到晚間七八點鐘後，才能回到家裏。然而吃過晚飯，又要批閱案頭堆積如山的公文函牘。

東第的一座主樓，樓下是大廳、花廳、飯廳和書房，樓上四面廻廊，設有寬大高敞的臥室八間。石圖輔夫婦住在正中靠後，隔着一排窗，就是後樓的寬濶甬道，甬道外有一條露天長梯，可以通到林木蓊鬱的後花園。

每天下班回家，石夫人必定在臥室相候，當石圖輔滿臉含笑，大踏步進入房間，石夫人立即站起迎接，他脫去大氅和軍帽，第一件事便是坐上放在象牙床前的大躺椅，伸長雙脚，請石夫人把他長及膝蓋的大馬靴徐徐脫掉。脫這雙馬靴，需要很大的力氣和功夫，石夫人慣常都是坐在地面的一只錦墊，雙手抱定靴身，使勁的往自己肩頭拉拔。而這時候，石圖輔總是仰天躺着，兩眼微閉，嘴角呈現歡慰的微笑，因爲他把這一段時光，視作每天最美妙的一種享受。

當年秋季，一個陰沉凄冷的晚間，七點半鐘，石夫人在樓頭聽到由遠而近的汽車馬達聲，鐵皮大門推動聲，門口的衞兵高呼：「敬禮！——禮畢！」聲，接着前院的水泥地上響起了橐橐靴聲，她知道是丈夫回家來了，嫣然一笑，將三個孩子交給侍女領帶，趕忙返身入房，準備迎接丈夫，替他脫馬靴，進行每天的日課。

此時僕役侍女和孩子，眼見石圖輔略有疲色，拾級登樓，見了孩子，他曾微微的露齒一笑，也沒停步，直接走進他們兩夫婦的臥室。

厨房裏正在加緊準備晚餐，侍女僕役忙忙碌碌的擺碗筷，清掃書房，秘書也在整理大書桌上的文件，一切顯得和平時並無異樣；然而就在石圖輔進房不到十分鐘光景，全宅上下，清清楚楚的聽到一記嘹亮的槍聲，槍聲發自樓上石總司令的房間，東第裏所有的人，不由怔了一怔，緊接着就人語鼎沸，秩序大亂，端槍的衞兵，赤手的僕役厨師，爭先恐後，急奔二樓，樓上的兩個男傭首先跑進房裏，一眼望去，直嚇得兩人目瞪口呆，舌撟不下。

轉瞬間，石總司令臥室的前段，擠滿了衞兵和僕役，他們全爲眼前呈現的慘怖離奇景象嚇呆了；石總司令仰臉朝天，倒在大躺椅上，伸手攤脚，恰好形成一個「大」字。他兩眼圓睜，雙手弛垂，脚上的馬靴才脫下來一隻，鮮紅的血液，正從左邊太陽穴的一個彈孔裏潛潛流淌，看情形他一定是驟遭狙擊，一槍畢命，同時他還死不瞑目。

石夫人臉色慘白如紙，兩眼定住不動，身子直直的坐在地面，張口結舌，像是突受震駭嚇得僵暈了過去。距她垂着的右手不遠之處，一柄小型的白郎寧手槍，跌落在地毯上面。

警衞排長比較鎮靜，他排開衆人，上前一看，石圖輔果然已經死了，於是他大聲下令，叫他的手下分頭搜尋，捉拿凶手。另一方面，他命夫人的貼身侍女，趕緊把夫人攙到床上，救她醒來。然後，他自己到樓下打電話，直通石大帥，報告慘案的發生。

石大帥驟聞凶耗，暴跳如雷，他頓時下令全城戒嚴，四門緊閉，不許軍民人等出入，以便搜捕行凶刺客。然後他叫司機備車，大氅都來不及穿，便十萬火急的趕到東第。

三

石大帥趕到東第的時候，住得比他近些的胡司令和石老二石括土已經先在。石括土手足情深，兩眼哭得紅紅的，胡司令也在背負雙手，不停的踱步，時而咬牙切齒，時而頓足太息。

臥室裏，石圖輔的屍身保持死時原樣，石夫人則已被移到床上，她剛被救醒過來，說不出話，直在無聲的痛哭流淚。三個孩子，是石括土爲了怕給嚇壞，派人送到了他自己所住的北第。

石敢當面色鐵青，眼露凶光，聽完衞隊排長的報告，看過現場的情形，嘴裏惡狠狠的罵了一聲：「他媽拉個巴子，你們是幹什麼的！」說時就要飛起右脚，猛力去踢那站在面前簌簌發抖的

小排長。然而，脚尖將要踢到排長的肚子，他驀的眼睛一轉，踢出去的脚忽又迅速收回，他望望地上的手槍，看看床上嗚咽抽搐着的三弟媳，那張青筋直爆，猙獰可怖的臉孔，立時出現一抹陰險殘忍的冷笑，於是他徐徐的轉身，面向房門背對着象牙床，在滿屋子人鴉雀無聲之中，他石破天驚，一字一頓的說：

「把床上那個女人拉起來，立刻送進大牢！」

滿屋子人都給他這乖戾反常的命令驚住了，手脚無措，不知怎樣是好。這時，又聽到石敢當聲震屋瓦的一聲暴喝：

「聽見了沒有！」

「喳！」祇有和他寸步不離的那個六尺來高的巨人侍衞，恭恭敬敬的應了一聲，搶步上前，一把就將還在哭泣的石夫人挽下地來。

「大哥！」石括土眉頭緊皺，他尖聲質問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三弟遭了仇家的毒手，你怎的反把三弟妹抓起來呀？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石敢當嘿嘿的笑，右手筆直的往地面一指：「喏，你看見了沒有，凶器就在這兒！」

「怎麼？」石老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連聲的追問：「你是說？老三被暗殺，凶手會是三弟妹哇？」

「除了她還有誰？」石敢當狺狺的罵：「他媽拉個巴子，我早知道這女的不是好貨！她不是私通外國，就是女間諜！他媽的，什麼成軍長的千金，什麼上海的大學生！我看她根本就是假冒！外國奸細和女間諜專要這一套，用漂亮女人賣身投靠！」

「大哥，我看你是氣昏了頭！」石老二抗聲答辯：「沒的話連這種無憑無據的話都說出來啦！」

「閉上你的鳥嘴！」石敢當厲聲咆哮：「你他媽的要證據，我明兒就拿給你看！」

石敢當的老丈人，胡司令看看老三屍體還沒冷，老大跟老二倒要衝突起來，於是他攔在兩兄弟中間，說好說歹，先把老二給勸回去。然後他再委婉的跟他女婿說：

「大帥，三嫂才經大變，我看她身體有點支撐不了。好歹她是你們老三明媒正娶的媳婦，下大牢未免有損府上的體面。要是你眞有什麼疑心，不妨把她先給軟禁在這兒，派得力妥當的人暫時看守。」

「好罷，」石敢當考慮了一下終於答應了，「就讓她暫且在這兒過一夜。」

於是，他派東第四名侍女，目不交睫的在床前澈夜守候。房門外，窗戶口，全部換上他自己帶來的衞隊，團團圍住，他大聲警告的說：

「萬一有個什麼差錯，當心我剝你們的皮！」

派四名僕役，抬手扛脚，把石圖輔的屍體弄到樓下正廳，張了孝幔，設起靈堂，吩咐秘書寫好神主神位，香上過，在靈前行三鞠躬禮。石敢當只是怒氣冲天，不流一滴眼淚，整整在東第躭擱了一個鐘頭，這才和胡司令相偕登車離去。臨走的時候，他又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：

「今天晚上的事，不許洩露半點風聲，隨便那個膽敢說出一個字，他媽拉個巴子的，全家槍斃！」

第二天一早，石大帥還沒起床，胡司令因爲電話打不通，氣急敗壞的趕來，請起了自己的女兒女婿，劈頭就說：

「糟！糟！我的九姨太太給人拐跑啦！」

「什麼？」石敢當又吃一驚，睜圓了兩隻大眼問：「會有這種事情？居然有人敢到太歲頭上動土？」

「昨天夜裏趁我到東第的時候跑的，」胡司令哭喪着臉說：「偏偏我回去沒有進她的房，直到今天天亮，才由傭人發覺。」

「不可能，」石敢當的大腦袋，搖得像是博浪鼓：「昨晚那時候早就戒嚴關城門啦，連路都不能走，他們怎麼能夠逃得出去？」

「她們有車子，有特別通行證，」胡司令急得淚眼漣漣：「那膽大包天，拐走我九姨太的混小子，就是總司令的司機。他開老三的車子，上我家公然的去接那個浪貨，騙開西門，這會兒只怕已經走了好幾百里囉？」

「是老三的司機？」

「爸，您怎麼知道的？」

石敢當兩夫婦，異口同聲的驚問。胡司令却猛一跺脚，從大氅口袋裏掏出一張揉皺的紙，遞給他倆：

「喏，你們看吧，那混小子還留得有信呢！」

「留得有信？」石敢當將信將疑的接過來，他太太連忙凑前一步，兩人一同看時，只見那張紙上潦潦草草的寫着兩行字：

「石胡臭名滿天下，
陪了夫人又折帥！」

旁邊還有一行小註：

一箭雙雕，左右逢源，風流快活，任務達成；生平之樂，莫此爲甚！敬謹留柬申謝。司機哈得才上。

「哈得才！」石太太脫口而呼，立刻想起了那個小白臉型，身體結實的司機，他開石圖輔的車，足有三年之久。別看他平時小心謹愼，不聲不響的，沒想到他會幹下這麼大的案子。

「有了！胡司令，」石敢當目眦幾裂，他把牙齒咬得格格的響：「就憑這張字條，案情等於明啦。哈得才那小子既然是往西邊走，那他準定也是幹間諜的，不會是北方外國派來的奸細。世界上只有幹間諜的吃人不吐骨頭，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！哈得才是他們派來做暗探的，誘姦了老三的女人，又到你這條大蟲的頭上來搔癢。老三的女人跟他有了首尾，就不敢不聽他的，不惜逐行陰謀，開槍打死自己的丈夫！那小子任務達成，還白饒上你一位如夫人，開了老三的汽車逃跑。他媽拉個巴子的，現在咱們只有這麼着，你馬上去提審那個受人利用的女人，我下樓打電話，通令全省緝拿你的如夫人和那小子，從胡掖到邊界，汽車最快也得開三天，我不相信他們能逃上天去！」

讀者請注意，這是石敢當的一步大錯着，由於這步錯着，竟使哈得才和胡司令的九姨太，一路化險爲夷，逃出了鬼門關。石敢當的錯着在那兒呢？很簡單，他下達命令的時候，只提那一對姦夫淫婦，偏偏忘了那部車子，而那部石總司令的座車上却貼有塞外零零三號特別通行證，沿途官兵一見那證，只好乖乖的敬禮放行。因此哈得才纔能大模大樣的帶了那位如花似玉的九姨太，從塞外順利無阻的到中州，後來惡有惡報，兩個人都死在中州馬督軍的手裏。卽令如此，石敢當

在暗中也是引爲生平最大的憾恨，他不能手戕奸夫淫婦，是甚於他自己一時的疏忽大意。這些都是後話，暫且表過不提。

却說胡司令氣忿懊惱，達於沸點，得到石敢當的委令，當然不免鶏毛當令箭，一口寃氣出到了石總司令未亡人，傷心欲死的成靜媛身上。他火速趕到胡掖大牢審判廳，那個陰森森，慘悽悽的第一行刑室，就在大堂上，審判官的公案之前，一字兒排開十種刑具，包括灌水銀的大板、拶指夾棍、老虎凳、吊人繩、裂肉絞盤，由小到大，共分五種花樣的燒紅烙鐵。

可憐成靜媛以一個弱質紅顏，堂堂總司令夫人，竟會成了胡司令瘋狂惱怒之下的犧牲品。她從東第被捉了來，十種酷刑她一一受過，那潔白婀娜的身子，被拷打得體無完膚，毛髮全脫，難爲了她有一心求死的決心，她咬緊牙關不認罪，她只是口口聲聲的呻吟呼號：

「請二哥來，請二哥來，我願意跟他說實話！」

搞到最後，胡司令無可奈何，只好硬着頭皮把石括土找來，叫那個垂死「女犯」向他吐露實情。

成靜媛果然斷斷續續的，向淚眼婆娑不忍正視的石括土招了供，她承認她曾被那個惡毒的司機强姦。時間在三個月前，石圖輔帶她到胡掖城北五十里之處的第二師營區檢閱，他們在師部裏住了幾天，看那一連串的攻防演習。一天下午，接到胡掖城裏來的電話，那是石括土打去的，他

邀他們兩夫婦回城，說是當晚六點要吃胡司令的喜酒，因爲他新討了一個唱戲的九姨太太。石圖輔頂看不慣這種事情，兼以師部裏有事，於是照例的叫他太太代表赴宴。

她上氣不接下氣，哭得淚人兒般的說：本來石圖輔派槍兵護衞的，可是她說時候還早，路途又近，有哈司機陪着儘夠了。誰知道這一來竟然上了奸人的大當。

路上，開到一處五里方圓沒有人煙的地方，下午五點二十分左右，哈司機把車子繞到一座小土阜後面，停下來，下了車，嘴裏說着：說着：「他媽的，這車子還是頭一回拋錨呢！」當時她毫不在意，安然的坐在後座等他修車，不料哈司機一把扭開後座的車門，鑽進後座，就像餓虎撲羊似的將她壓在座椅上面，她也曾高呼求救，拼命掙扎，但是車廂裏地方侷促，無法脫身，又加上他惡狠狠的說了一句：「看妳把頭髮打散，衣裳撕破，怎麼去見大帥和胡司令！」於是，她便遭了風狂雨暴的一陣侵襲。——她抽抽噎噎的說了；哈司機的動作快得像閃電，而且他並不貪戀，可見他是早有預謀，別具用心。

從此以後，她背人暗地飲泣傷心。哈司機却得寸進尺，開始顯露猙獰面目，她無法可想，只好一切聽任他的挾制。他給她一支手槍，叫她藏在枕頭下面，逼她趁着給石圖輔脫馬靴的時候，給他來一個出其不意，使他防不勝防，同時更沒法逃跑，從枕頭下面抽出手槍來打死他。哈得才逼得她緊，他說如果她再不動手，他就要把他們的姦情洩露，她無法爲自己申辯，因爲她被他抓

住了把柄，她那豐滿的兩座乳峯中間，有一顆黃豆大小的紫痣。——除開和她有過肌膚之親的人，誰能曉得這個秘密？

爲了石家和成家的名聲，爲了貫澈石圖輔的威信和尊嚴，爲了不使三個聰明可愛的孩子不至於將來見不得人，她雖然大錯鑄成，百死莫贖，却被陰狠毒辣的那個哈司機整得活不下去也死不了，她知道她丈夫愛惜名譽甚過自己的生命。那天晚上，當她脫掉了丈夫左脚的馬靴以後，她猶疑徬徨，憂急如焚，不曉得應該怎樣應付那個司機的催逼。突然間有一線靈光閃入她的心扉，她想起，乾脆利用那把手槍自殺以一死贖罪，一了百了？於是她才從枕頭底下抽出槍來，可是正當她舉槍抵心，將要扳動機括的那一瞬間，她忽然聽到清晰的槍聲，槍聲確實是從窗外傳來的，她眼見石圖輔身體一震，兩眼氣虎虎的彈向窗外，自此以後，她便渾渾噩噩的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了。——直到她身受酷刑遍體劇痛的時候，她才恢復了知覺。

招了供，成靜媛又是一個支持不住，昏厥過去。石括土吩咐獄卒把她帶回牢房，好生看待。自己搖頭慨嘆，他逕直跑去向石大帥覆命，報告成靜媛的全部供詞，說完，他再求他大哥，看在老三那三個孩子的份上，高抬貴手，饒她一條性命。

石敢當聚精會神，聽了報告，當時就臉色發青，牙齒直咬，石括土一看，心知兆頭不好，他家老大這麼一怒是非得殺人不可的。然而，事情却出人意料，石敢當沉吟半天，居然說了一句：

「我曉得她是寃枉的了，你放心，我會看着辦的。」

誰知道，石括土這一求情，反而使得成靜媛早早送命，當天下午，石敢當和胡司令一商量。到了晚上，就由石敢當親自提審成靜媛，三言兩語，她便被綁到第三刑場，婦道人家，破例的竟拉去砍頭；劊子手鋼刀將下，她披頭散髮，聲聲凄厲的哭喊：

「你們曉得我是寃枉的呀！你們曉得我是寃枉的呀。」

當時，天昏地黯，日月無光，石敢當坐在監斬臺上，眼睛不霎，聲色不動，他目不轉睛的望着成靜媛被推倒在地，身子癱軟得就像是一堆稀泥。那如狼似虎的劊子手，照準頸脖，揮刀猛砍，只聽到撼人心弦的一聲：「寃……哪！」紅光一現，絕色名姝就此身首異處，死於非命。

在石敢當的眼裏，那躺在血泊之中的屍身，彷彿不是成靜媛，而是那個在他半生之中，唯一能夠逃出他手掌心的哈司機。聊以解嘲，也總算是出了一口惡氣，成靜媛不是說什麼也跟哈得才有關係嗎？何況，留下這個活口，萬一有所洩露，石家面子上也是太難堪的，您說不是嗎？

對外宣佈，說是成靜媛自殺殉夫，三貞九烈，值得表揚，於是又把她支離破碎的嬌軀收拾起來，像模像樣，煞有介事的，將她葬在石圖輔的墓旁。胡掖城裏還舉行過盛大的追悼會，由石大帥親臨主祭，上香獻花如儀。

當晚，石括土獨自一人，到了西第，不經通報，一逕衝到石大帥的內室。大帥正由幾個侍妾陪着喝酒，見了怒容滿面的老二，楞了一楞，然後又堆起了笑臉：

「來來來，咱哥兒倆好久沒有一塊兒喝酒了。」

「謝謝，大哥，」石括土板着臉說：「我今天是來問問你的。你明曉得三弟妹的寃枉，又答應了我你會看着辦，爲什麼又趕着趕着的把她殺了？」

「我殺她一點兒也不寃枉！」石大帥好會演戲，頓時把臉一沉：「我告訴你，好叫你免得老是胳臂往外彎，找我麻煩。那天夜裏，我親自審她，我只問她一句話，『當妳聽見槍聲響，妳看見了什麼沒有？』我跟你說吧，她一開口就露出了馬脚，她說：『當時我什麼也沒看見，我只看到一蓬烟。』你說，這可不結啦！」

「一蓬烟？」

「老二，你是個文人，這個重大關鍵你就不懂了，」石敢當故示親暱的拍拍他肩頭：「放什麼槍都會冒出一蓬烟，但是那一蓬烟不消半秒鐘就會消散。成靜媛說她看到了烟，除非是她自己開的槍，不可能會是窗戶外頭有人行刺。你懂嗎？我正是憑她這一句話，大公無私的定了她的罪！」

「一蓬烟？」石括土喃喃自語，心裏明白，這就叫做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？窗戶和躺椅相隔不及兩丈，成靜媛與老三，和暗殺者伸進窗來的槍口距離幾乎相等，她當時只要一側臉，十分之

一秒的時間都用不着，她怎的不會看到那一蓬烟？然而當石括土那下一句：「幾許寃！」還不曾說出口時，石敢當顯得非常高興，哈哈大笑，餘音繞樑；他使勁一拉石老二，把他拉到自己身旁坐下，他的十三姨太太，立刻斟一杯外國酒，嗲聲嗲氣的說：

「二爺，您這是何苦？那女的有寃，不會叫她自己去訴呀！」

她自以爲這句笑話說得挺合適，格格的掩口而笑，她一笑，石大帥就豪邁的放聲奉陪，旁邊的人笑得更是起勁，於是石括土算是想開了，他端起酒杯，抿了一口，也開始張口打起哈哈來。

怎麼能想不開呢，石老二畢竟是個聰明人，方才石敢當連「胳臂朝外彎」的話都說了，——他惹得起他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大哥？石大帥既然能斬新寡的弟媳婦，難道他就不會要自家兄弟的腦袋？

親愛的讀者，如果您也認爲成靜媛的寃屈屬實，同時她的確被石敢當以莫須有的罪名殺了。我相信，她的沉寃獲得昭雪以後，她一定會欣然的赴陰曹地府報到，南無地藏王菩薩，神明庇佑！

豹爺

一

先父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，他是軍人，以軍人身份前後出任山東曹縣、嶧縣縣長，他的主要任務是剿匪，維持地方治安。所以當我們全家，在大隊官兵護衛之下，進入嶧縣，全城早在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之中。先父接篆的第二天，大股土匪頭兒孫七，公然領着十多名帶鎗的人，進城直入二堂，和先父開談判。先父爲了一城生靈，辦了酒席請他，但是談判未能成功，杯觥交錯之際，孫七拂袖而起，先父顧全信義，親自送他們一行出城，當夜，土匪的散彈開花大礮，便一聲聲的向城裏轟擊。

我們到嶧縣，除了恐怖緊張的氣氛，觸目所見，都是陰沉灰黯，陰沉的天氣、灰黯的雲層、灰衣服、灰屋子，灰泥地面、和陰沉灰敗的臉色。四門緊閉，城牆上佈滿守城軍警和民團人員，他們有的使用步鎗、盒子砲，但是多一半都拿紅纓槍跟大刀。後來先父告訴我們：當時守城的壯丁共有三千多人，鎗支不夠五百支，對陣的土匪糾衆六千，號稱一萬，擁有土製開花大砲四門，長短鎗兩千餘，他們圍攻嶧縣已歷九天。

父親自省城濟南獲得緊急命令，率兵一連星夜馳援，他在棗莊和母親會合，母親堅欲全家一起突圍進城。父親正在躊躇，孫七派代表求見，聲明決不阻撓父親入城援事，但是他有條件，他

要親到嶧縣縣衙門和父親談判「和平解決」，父親答應了，並且投桃報李，保障他的安全。

縣衙門座落在縣城中央，和我們以前住過的那些衙門一樣，有縣長問案的大堂，辦事的二堂，和住家的三堂，所不同的是縣衙裏外警衞森嚴，大門口便安兩門山砲，三堂的屋頂全部舖上洋鐵皮。

夜裏，土匪的開花礮彈作騷擾進攻，散彈在半空中呼嘯，洒在洋鐵皮屋上哧哩嘩啦。我們一家人跟着父親南征北討，雖然經過不少陣仗，可是仍舊免不了有點駭怕。

雙方兵力過於懸殊，而且父親自濟南啣命而來時，就已經曉得援兵無望，他只帶來一連兵，一百三十多個人立刻成爲守城的主力，要不是父親的士官同學；同時也是他的連襟，我們的姨父范熙績軍長撥給他四挺重機關鎗，分別扼守四門，恐怕官匪談判決裂後，土匪第二天的拂曉進攻，就已經破城而入，攻陷縣城了。

情況十分嚴重，滿城此起彼落的響着哭聲，土匪的攻勢越猛，父親祇有馬不停蹄，四門轉戰，前後三天，每天難得回衙打一轉。我們，包括母親、三位姊妹和我，以及一個襁褓中的弟弟，凄惶無助的，望着他緊鎖的眉毛，密佈紅絲的眼睛和板得緊緊的臉。

二

第四天下午，一陣更猛烈的攻勢過後，父親騎馬回來了，皮靴橐橐，邁進三堂正房，他站在門帘前面，窗外的光線，射在他凜若秋霜的臉上。他先不說話，眼睛向裂躲在房裏的母親，和五個孩子一一的望，我不敢和他的眼神接觸，當他望到我時，我便心慌意亂的低下頭去。這時候，我彷彿聽到他輕輕的嘆息一聲，然後，他用那種慣常的命令口吻說：

「孩子們都到外面去。」

於是奶媽抱着弟弟，丫頭老媽子領着我們，迅速而無聲的走出了正房。我一出房便不顧老李媽的阻止，把耳朵湊向門帘縫去偷聽。

父親說話向來簡明扼要，即使在生離死別時也不帶一點衝動；母親是最能克制自己的，她在父親斬釘截鐵般說話時，一連幾次遏止自己哭出聲來。

反而是我傷心極了，我把父親所說的話，每一句都聽得很眞切，於是我不由悲從中來，我曉得了我們全家和全城百姓當時的處境。父親決意殉城，母親和全家大小就只有一道去死。

十三歲的我，是多麼的不願意死，我不但不願意自己死掉，並且我還認爲父親、母親、姊姊、弟弟、妹妹都不該死，我們爲什麼要死呢，我們一家人不是活得好好兒的嗎？正如母親經常愛說的：

「無論什麼，都不能使我們這一家人分開！」

於是我不等父親回身出房，我很痛苦的雙手掩面，一個人跑到三堂後面，我躲在一條甬道的幽黯角落，偷偷的哭。

驟的聽見背後有人浩然長嘆，幽幽的說了一句：

「唉，這孩子多麼可憐！」

「還有全城的百姓呢，」分明是另一個人的聲音，岔嘴來說：「男女老幼，兩三萬口！」

我急速的站起來看，眞怪，四週靜悄悄的不見人影，怎麼會呢？我聽得很清楚，那兩個人離我相當的近。

「下去吧，別嚇着了孩子！」

一語未竟，撲通撲通，從屋樑上接連跳下兩個人來，一高一矮，同樣的穿一身黑布短褂褲，我嚇呆了，怔怔的盯着他們，矮個兒衝我和悅的笑笑，指指屋頂，說是：

「俺倆在拾理屋上的砲子眼兒，沒的明兒下雨怕漏。」

「俺叫吳貴，他叫趙三，」高個子走過來自我介紹：「都是衙門裏的小工。少爺，俺倆認識你哩。」

因爲方才哭過，我怪不好意思的，向他們咧嘴笑笑，又把頭低着。

趙三半蹲下身子，熱切的問我：

「少爺你可曉得，這會兒縣太爺那兒去啦？」

我知道他是在問我父親，剛要開口答覆，吳貴搶在我前頭問：

「三哥，你還是要照你那個主意做？」

趙三仰起臉兒，神情肅穆的回答吳貴：

「北門都給孫七的大砲轟出缺口來啦！再晚一步去找豹爺，只怕救不及這滿城的百姓。」

「豹爺他……」

「大難臨頭，」趙三不耐的揮揮手：「顧不了這麼多啦！」

吳貴還想說話，是我憬悟他們可能拿得出挽救危局的辦法，福至心靈，我急急的說：

「剛才我聽我爹告訴我媽，他要去死守北門。」

趙三向我點點頭，虎的立起，跟吳貴交代了一句：「我這就去見縣長。」然後，頭也不回的直往外跑。

三

吳貴一臉苦笑，搖搖頭，嘆口氣，一低頭又看見了我，當時我正目不轉睛的盯住他望。於是他衝我齜了齜牙，算是笑過了。我自小在衙門裏長大，懂得我這個少爺的身價，以及衙役小工的

共同脾性，所以，我大膽的一把拉住了他，劈頭便問：

「他去找我爹幹嘛？他有什麼主意？還有，那個什麼豹爺是誰呀？」

吳貴也學趙三，半蹲下來，跟我面對面的講話：

「趙三兒去見縣太爺，是去跟縣太爺出主意，退孫七的兵。至於他那個主意呢？就是請豹爺出來。你問豹爺？說簡單的，他是趙三的大叔。」

「簡單的」，不能使我滿意，拖住吳貴，我再追問：

「豹爺是個什麼樣兒的人吶？」

吳貴兩隻小眼睛，骨碌碌的在我臉上轉，他帶笑不笑的回答我：

「豹爺嗎？他是個七十多歲的瞎老頭，蹲在家裏二十五年啦。二十五年裏面，他不曾跨出過門坎一步。」

「啊——」一聲長吁，我覺得非常失望，去找一個七十多歲，二十五年不出門的瞎老頭，難道也能退得了孫七的六千名土匪？

也許是吳貴看出了我臉上的怏怏之色，他索性坐在石台階上，好整以暇的掏出根煙捲來抽，他一面抽煙一面告訴我：

「不過，二三十年前，豹爺却是北道兒上跟大刀王五齊名的獨行大俠。前後十來年，他在北

京開鏢局，只要亮出他的旗號，月白旗上綉一隻黑豹，走遍直魯豫蘇皖五省，東北過山海關，往西出口外、井陘，即使有百萬紋銀，各省的嚮馬，就沒有一個敢碰它一下。幾十年裏人人尊他一聲豹爺，他那些個英雄俠義的故事，黃河以北的人可以說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」

一聽獨行大俠、英雄故事，當時我連城破在即，生死俄頃都給拋在九霄雲外，一疊聲的，嚷着吳貴一樁樁的給我說。

「我說，我說。」吳貴笑吟吟的應允，後來回想，他講豹爺的故事，不也是那麼興高采烈，沾沾自喜的嗎？很顯然的，全嶧縣的人，都以嶧縣出了趙豹——豹爺，而深切的引以爲榮。

四

根據吳貴當時的敍述，加上以後陸續獲得的參證；趙豹是嶧縣城裏東街人，他家開一爿糧店，勉稱小康，八兄弟中不是唸書便是學生意，唯有他游手好閑，一心只想學武，整天三家兩舍，到處打溜。十七歲那年偷了他父親一筆錢，留書出走，說是要雲遊天下訪求名師，五年以後他鮮衣怒馬的回了家鄉，像是變了一個人，對於過去五年的事，絕口不提，安份守己的在家裏住着，無論誰要跟他較量兩手，他總是笑嘻嘻的說：「欠學，欠學。」一再道歉，抽身便走。

有一天，南街走火，烈燄沖霄，一座勝仙茶樓燒成一片火海，掌櫃的夫婦兩個逃出命來，却

在街心打滾哭喊，原來他倆只有一個十歲的男孩，陷在二樓一間小房裏，生死莫卜。滿街的人面面相覷，因爲大火已經延及二樓，地板上捲着騰騰火燄，房柱子也在吱吱軋軋的要倒，誰都以爲那獨養孩子死定了，衆人正在頓足嘆息，突然有一條一身白肉的大漢，脫得赤條條的，但見他奔到火海之前略一停步，運一口氣，一頭栽進熊熊烈火之中，圍觀的人齊喊一聲：「哎呀！」接着便目瞪口呆，鴉雀無聲，千百個人眼睛霎也不霎的注視危樓，俄頃忽見大火中有一道黑影飛身而出，迅若鷹隼，一蹤蹤到圍觀衆人面前，大家一看，果然是趙豹把茶樓掌櫃的獨子挾在臂下，救了出來。

一大一小兩個，週身的毛髮全部燒光，手脚指甲一律焦裂，火海餘生的小傢伙足足躺了半年，還是吃了一位老道的「仙丹」，方始逐漸痊癒。而趙豹却照樣行動自如，談笑風生，他遍體肌膚不見一個燎泡，直到這時，嶧縣人才知道：趙豹的內功和輕功同樣了得，他直能火裏入水裏去。

我聽得舌撟不下，吳貴又說起了第二個故事，我懂，他是在說明趙豹除了武功，還有機智。有一年，嶧縣來了一位外地的拳師，在演武廳賣把式，他不該目中無人，高豎兩面大旗，上書：「足踢黃河兩岸，拳打南北二京。」差點兒把武風最盛的嶧縣人氣死。大夥兒邀着趙豹跟他交手，趙豹却敬謝不敏，一再推却，實在吃逼不過了，他說：

「最好，俺們先悄悄兒的去看看，看看人家的功夫究竟怎樣。」

於是，一大羣人簇擁趙豹同去，趙豹雜在人叢裏，凝神注視那人練了幾套拳脚，他一語不發，回頭就走。——拉他來的那幫人急了，追上去又拖住他問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

趙豹告訴大家說：那位拳師一定是雍正八大俠，老七白泰官的一脈相傳，白泰官技擊不如老八甘鳳池，而名次列在江南大俠甘鳳池之上，正由於他蹤跳矯捷，宛如飛鷹疾隼。當年八俠之首了因和尚犯淫戒，七俠聚而殲之，便由六俠圍攻，使白泰官自空而下，一連三次，劈碎了因的禿頭。趙豹坦白承認：自己下三路功夫不如這位白門傳人，他不敢跟他對敵。

滿城的人都以爲趙豹謙虛，紛紛上門逼他出去應敵，趙豹給逼得走投無路，他只好說：

「衆位一定要我去跟那人較量，最早也要等到明天晌午。」

衆人歡天喜地的去了，趙豹立刻去找來一名鞋匠，命他趕緊做一雙鞋，要粗麻布的面，厚緞子的裏，同時他又請他老娘給他縫雙襪，却反過來用粗布裏厚緞子的面兒。——費了大半天功夫，鞋和襪都做好了，第二天晌午，趙豹便穿上了去打擂台。

五

嶧縣趙豹單搦莽拳師，使全城紳民一致轟動，那一天嶧縣城裏城外萬人空巷，連知縣大老爺

都設了官座來參觀。趙豹和莽拳師立下生死文書，雙方擺好旗鼓，便拳來脚往的比試起來，起先還分得出一紅一黑兩條身影，紅的是拳師，黑的是趙豹，但當兩人拳似驟雨，脚如迅風，台下的人就但覺眼花撩亂，目不暇接，祇聽滿台呼呼風響，紅與黑變成了一個大圓圈，再也分不出紅在那兒黑在何方。正在難分難解的時候，猛聽得莽拳師大喝一聲：

「着！」

接着便是令人血液爲之凝結的一陣梟笑。

擂台上，風收雨止，紅與黑豁然出現，衆人定睛看時，不由齊同一致的失口驚呼：

「哎呀！糟啦！」

原來，莽拳師身手快而且準，雙方大戰正酣，趙豹覷一個空，飛起一脚，猛踢莽拳師的面門，却被那拳師不慌不忙，反手一接，五隻鋼指，如鐵箝般箝住了趙豹的脚尖，便在這時，他得意已極，發出一陣大笑，當時趙豹早已立脚不穩，他只要使勁一甩，把趙豹橫飛起來舞幾圈，手一鬆，趙豹必將摔到百尺之外，摔得粉身碎骨。

他萬萬沒有想到，便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，趙豹被抓住了的右脚急速一縮，光滑的緞子襪面和鞋裏滑利如油，他那隻脚一滑便滑出了鞋子，莽拳師抓着一隻空鞋正自錯愕，趙豹縮回去的右脚才沾地，他的左脚利箭般的又飛出去，以雷霆萬鈞之力，一脚踢中莽拳師的太陽穴，當下只聽

他哇呀呀一聲怪叫，直挺挺的往地上一倒，兩眼連翻幾下，死了。

趙豹事後告訴別人說：他那次用的是「鴛鴦腿、連環步」，武松醉打蔣門神的時候用過。但是經過他加以改良，他那個鞋裏襪面加緞子，拔脚滑溜的一套，則純粹是自出機杼的新發明。

後來查知莽拳師名喚金葆，果然是雍正八俠行七，白泰官的嫡傳，他以矯健無比的身手，確曾打遍大江兩岸，南北二京，從來不曾遇過敵手。這個人在當時來說，極可能天下無敵，他死於趙豹的脚下，完全是中了趙豹的計。往後趙豹爲這件事很是不安，他更少出手和人爭鬬，不過由於他贏了這一仗，聲名大著，普天下的武林人物，莫不對他敬禮有加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趙豹即使想從此杜門不出，也是環境所無法容許的了。

吳貴一口氣說到這裏，語氣中彷彿帶點惋惜，我正聽得神往，不禁連連扳着他的手臂問：

「是不是他從此就開了鏢局，立下月白綉豹旗啦？」

「那裏，還早着啦，」吳貴回過頭來，望我一眼：「趙豹在開設鏢局之前，還幹過幾十年捕快。」

「啊？」我頗覺驚喜：「他也吃過公事飯？」

「在他確實是不得而已，」吳貴笑笑：「有了那麼大的名氣，頭一個，本縣的知縣老爺就不肯放過他嘛。」

「他當過嶧縣的捕快?」

「知縣老爺抬舉他，一上來就請他當捕快頭兒。」

吳貴撳熄了煙蒂，剩下大半來寸，他仍小心翼翼的將煙蒂納入袋裏。我見了，急於想聽趙豹的故事，哄着他說：

「等一會兒，我去拿一整聽大砲台送給你。」

「幹嗎?」他眉毛一掀，假裝正經，跟我開玩笑的說：「你去偷縣長的煙，叫我來收贓?你別忘啦，嶧縣捕快的老祖宗，趙豹——豹爺還住在縣裏呢。」

我挺喜歡他的詼諧，心裏一樂，格格的笑。

「這話可得說回來，」吳貴咂嘴咂舌，他又繼續往下講「趙豹」：「豹爺自從僥倖勝了金葆，他輕易決不出手。當捕快頭兒，辦案子，他也有他的幾條規矩。」

「那些規矩?」

「頭一樁，」吳貴扳着手指，逐一細數：「豹爺辦案，身上不帶傢伙，身後不帶伴當。不論鷄鳴狗盜，深山大寨，他一概空着兩手，獨來獨往。」

我忍不住的插嘴問：

「難道他不怕——」

「這就叫做『藝高人膽大』，他都是天下第一條好漢了，他有什麼可怕的?」頓一頓，吳貴再說：「何況，豹爺還有第二條規矩呢，豹爺辦案，向不逮人，而且他有個說法：『君子動口，小人動手。』」

「這就怪啦!」我無法置信的驚問：「不動手，不逮人，强盜土匪用不着怕他，那他還能辦得成什麼案呀?」

「少爺，這你可就不懂了，」吳貴意味深長的說：「吃公事飯，未必一定非動手不可的。」

我噘起了嘴說：

「我不懂。」

六

「俺們還是說豹爺，」吳貴把話題一轉，其實，他說的仍舊是「動口不動手」的辦案法：「從前的嶧縣，照樣是盜匪遍地，多於牛毛，官兵防不勝防，剿不勝剿。當年兗州二十四寨爲首的大寨主叫陶二化，武藝高超，殺人如麻，他就住在抱犢崮裏。豹爺無法推辭，接了本縣的捕頭，他便不聲不響，單人匹馬，隻身親探虎穴，他跑到抱犢崮去拜山。」

吳貴滔滔不絕，指手畫脚的說：趙豹單騎拜山，陶寨主一疊聲的請進，自己親自迎到分金聚

義廳門口，一見趙豹，皮膚白嫩，溫文有禮，彷彿是個白面書生，心中便有幾分怠慢。兩個人在聚義廳裏分賓主坐定，寒暄已畢，趙豹開門見山，劈頭便說他今天專誠拜訪，一不帶傢伙，二不跟伴當，三來他抱定主張，無論如何決不動手，而他對於陶寨主，只有一點要求。不過，他一再強調的說：不管陶寨主願不願意，他這一點要求都是非達到不可的。

一席話說得陶寨主忍俊不住，哈哈大笑。趙豹聽了見了，却也不以爲忤，他莞爾的笑着，右手兩根指頭一疊，指指點點，乾乾脆脆，將他的要求公然提出：

「俗話說得好：『兎子不吃窩邊草』，陶寨主，抱犢崮歸嶧縣所管，但是我願意劃出這塊地方，作爲陶寨主歇馬紮營之所，官兵決不相侵。唯有一點，陶寨主手下儘管千里百里的去做案，在嶧縣縣境之內，却不准動一草一木。只要陶寨主能夠這樣做，來日天長地久，我們楚河漢界，互不相犯。倘若寨裏偶或青黃不接，缺糧少米，寨主不妨派一名弟兄到縣城來，兄弟但能盡力，無不欣然從命。」

一席話說完，陶二化捋着鬍子微微而笑，靜默許久，他才開口說話。這個老賊好狡猾，他避免正面作答，一心一意，只想趁此機會，跟舉世聞名的趙豹比試一番，倘若他能贏了趙豹，他的赫赫威名，勢將譽滿天下。

陶二化笑嘻嘻的說：

「今兒天熱，我早已吩咐過他們，就在院子裏擺一桌酒，款待佳賓。」

他這麼說，趙豹也不推辭，兩人並肩齊步，走出分金聚義廳，大院子裏，白楊樹下，放一張方桌，對面兩條白木板凳，桌上滿是山珍海味，杯匙碗筷，陶寨主很慇懃的邀趙豹坐在上座，自己下首相陪。小嘍囉手捧酒壺，還來不及斟酒，陶寨主臀部剛剛落在板凳上，趙豹清清楚楚，看見他牙關一緊，臉孔掙紅，於是他坐的那張板凳咔答一響，攔腰斷成兩截，噗的落向地面。陶寨主把板凳都坐斷了，但他仍然七竅不驚，紋風不動，依舊兩手叉腰，腰直背挺的懸空坐着，祇是眉頭一皺，破口大罵：

「操你××個雄！連張板凳都不帶勁，還不快給我端張硬實的來！」

於是嚇壞了在他左右的那些小嘍囉，飛也似的又端張板凳來，再抬張板凳來，板凳沒來陶二化半截黑塔似的站着，板凳一到他運足氣力挫腰猛坐，就這麼他站站坐坐，一炊飯功夫，陶二化屁股底下連聲的響，接連有十一條板凳被他坐斷。

抱犢崮上所有的頭目嘍囉，一個個喜上眉梢，得意洋洋，寨主爺的氣功非同凡響，他一連「坐」斷十一條板凳。嶧縣的捕快頭，什麼天下第一條好漢趙豹還在懵懵懂懂，渾渾噩噩，傻坐着看呢。

有人吃吃的笑，有人指手劃脚，就在這時，四處去找板凳的小嘍囉遲遲不回。陶二化顯然有

點焦躁，當抱犢寨頭目嘍囉圍着那桌酒席圍成一大圈，他又頓足咆哮：

「他奶奶的！俺寨子裏的板凳都給俺坐斷完啦！」

這時候，趙豹莞爾的笑，徐徐的說：

「陶寨主若不嫌棄，我這張還沒坐過的板凳先給你。」

斯語一出，全場震愕，將近半個時辰了，趙豹分明折膝垂臀，穩穩的採取坐姿，怎麼他又說他臀下那張板凳始終還沒有坐過呢？千兒八百名土匪正自詫異，却又眼睜睜的看到趙豹露了一手絕技，他先是右手高舉，無名指和食指一叠，翹然的捏個劍訣。然後他反手向後，兩指頂住板凳中央，手往右移，板凳拖動，接着右手腕飛快的一旋，那張板凳便急速的轉，一院子的土匪張口吐舌，瞪圓眼睛，眼見趙豹手指猛伸，板凳被彈了起來，飛越陶寨主的腦袋，砰然一聲，落在他的身後。

「試坐坐看，陶寨主，」趙豹和顏悅色笑着說：「方才兄弟一直不曾坐過，所以這張板凳毫無熱氣。」

陶二化一臉苦笑，沉沉的往那張飛來的板凳上一坐，管它涼呢熱呢，方才趙豹表演的那一手指尖功夫，就夠他苦練多年了。於是乎，陶二化衷心降服，他全無話說，接納了趙豹的要求，從此以後，嶧縣縣城村鎮，相安無事，抱犢崮上的那一彪匪軍，反而形成了嶧縣的屏障。他們到外

地做案，回嶧縣分贓，嶧縣縣民和他們同樣的得到了便利，倘若嶧縣有事，土匪反倒以「愛護桑梓」之心，馬上出動，幫助官兵拒敵。

說到這兒，吳貴突然又出語驚人的附上一筆：

「後來豹爺討了豹奶奶，豹奶奶的本領，跟豹爺簡直就不相上下。」

「啊？」我驚喜交集的問：「女人也有這麼大的本領？」

七

吳貴望我一眼，不答我的問題，只顧說他的，——光緒二十年，趙豹陪他太太上泰山進香。路上，趙豹害了寒熱病，豹奶奶無奈，僱一輛騾車讓他躺着，急急的往回趕。離嶧縣還有五天的路程，在官塘大道，遇見萊州府的十幾名捕快，他們求見豹爺，央他幫忙。因爲萊州的解差就在這道兒上遇刼，徂徠山的土匪四大天王，刼去了萊州府一萬兩官銀，萊州知府十萬火急派他們來奪回銀兩，方才跟四大天王對過一陣，當場折了三個人，其餘的被四大天王打得落荒而逃。他們久聞豹爺的大名，請他看在同行份上拔刀相助，討回官銀。豹爺躺在車裏哼哼唧唧，爬不起來，他抬眼望望豹奶奶，有氣無力的說：

「勞駕，妳代我去走一趟。」

豹奶奶眉頭一皺，她懶得去，不免有點推三阻四，豹爺當着衆人逗她：

「難不成妳就只有炕（北方的磚床，下面生火）上的那股子勁？」

豹奶奶臊了，撥馬便跑，十幾名捕快緊緊跟上，她到山脚，四大天王正耀武揚威，打着得勝鼓回山，豹奶奶驅馬追上山腰，報字號，說明來意，四大天王難免猶豫。身後却有幾名不知高低輕重的嘍囉，一連串的在射冷箭。這一下惱了豹奶奶，但見她左手掄弓，把射來的箭一一撥開，然後右手四指撥四顆鐵彈，刷刷刷，連珠彈發，快得就像閃電，只聽見四大天王同聲的喊「哎呀！」伸手摸頭，四頂遮陽笠全給豹奶奶彈飛了，於是他們曉得了豹奶奶的能耐，感激她彈下留情，不曾要他們的性命。頓時便命人把一萬兩官銀，原封不動的抬下山來，送回萊州的捕快，好叫他們繳差。

出了這一碼子事，頭一個嶧縣知縣便好奇的問豹奶奶來由，豹爺也不隱瞞，他說豹奶奶原是黑道兒上的，從她父親手裏接管一爿黑店。開黑店的消息最靈通，有一年趙豹上濟南府公幹，在半路上遇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男孩，推一輛太平車兒，車上坐一位年輕貌美的女人。那女人遠遠瞧見趙豹來了，轉臉向那孩子說：

「你看這是豹爺呀，還不趕緊讓道！」

孩子聽了，不言不語，雙手一舉，便這麼連人帶車整個兒懸空舉起來，輕輕的往路邊一放。

愣不濟濟的，望着豹爺拍馬過去。

豹爺把這一幕看在眼裏，好不吃驚，他一路上都在想，連人帶車，少說也有兩百斤重，一個十二三歲的大小子，能夠雙手舉起，他那臂力應該不下千斤。他一路感慨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。到濟南勾當好了公事，回嶧縣的路上，有一晚晌宿店，一看店裏的女掌櫃，正好是路上遇見的那個年輕女人，當時兩人互望一眼，心領神會，都不說破，於是一宿安然無話。

第二天一早，豹爺付房飯帳，他特意露點功夫，兩根手指拈一枚銅錢，往櫃檯上按，那些銅錢便一個個深深陷進木板裏。——女的跑過來看，淡淡一笑，她伸手向木板底猛拍，陷進去的銅錢一齊飛了出來。接着她用指頭彈，把那些個銅錢彈到一根白木柱子上，每一個銅錢正好嵌進一半。

這時候，他們倆實已惺惺相惜，心心相印，女的告訴他：從她父親手上便開了這爿黑店，父母雙亡以後，由她和弟弟接管，終究女人孩子心腸軟，不忍做下蒙汗藥，謀財害命，開膛剖肚，賣肉包子的勾當。不幹這行吧，姊弟倆坐吃山空又不知如何是好。豹爺低聲的問：「妳怎不嫁人哩？」那女的羞羞答答的說：

「像我這種强盜的女兒，誰肯要？」

豹爺一聽，嘀嘀大笑，笑後正色的說：

「妳若不嫌棄我，這專逮强盜的，便來個毛遂自薦吧。」

就這麼，成就一段好姻緣，兩姊弟不但有一身的好本領，而且還能幹的很呢。從此豹爺辭了捕快頭兒，夫妻郎舅三個，跑到北京去開了豹字號的鏢局，一晃十五六年，威名滿天下，還賺了不少的錢。直到光緒末年，通了鐵路，不作興鏢局子了，他們三個，舅爺在北京成家立業，落了籍。兩口兒帶着孩子回嶧縣，起大房子買地皮，脫離老宅，成了有名的縣紳。

八

又過了些年，革命了，袁世凱派來頭一任縣長三顧茅廬，非請豹爺重新出山，擔任公安局長。太平局長做了五年，豹爺剛過六十，寶刀未老，可是彷彿命中註定似的，又出了事，這一回，——吳貴的神情轉爲黯然，他搖頭歎氣的說：

「豹爺自己砸鍋，——他點睛了自個兒的眼睛。」

我驚詫莫名的急問：

「他會點睛自己的眼睛？」

「嗯，」吳貴深深的點頭：「是這麼回事；嶧縣西邊有座傅山，因爲跟臨沂交界，通山的道兒衝着臨沂，一向不歸嶧縣管。傅山裏有個傅山寨，前後七八十年了，嘯聚一兩千嘍囉，十八位

頭目，個個年富力壯，武藝高超，人喚『傅山十八煞』。這傅山十八煞的頭兒姓孫名鵬，身高七尺，力大無窮，妙的是傻大個兒還有一肚皮的陰謀詭計。俺們豹爺，那一回便害在他的手上。」

「這——」我急急的問：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」

「你讓我慢慢的說。」也許是吳貴故意賣個關子，他燃着那半截烟，巴滋巴滋抽幾口，把剩下不到五分長的烟蒂丟掉，這才繼續往下說：「民國五年，傅山寨得了一批炸藥，把一道一里多長的山脊，炸出了一條窄長的峽谷。從此以後，傅山東往嶧縣，便開始有了通路。嶧縣城裏城外的人日夜不甯，誰都曉得，傅山十八煞準是要到嶧縣來做案。」

吳貴說：果不其然，隔不了多久，十八煞便綁了一票，這一票綁得天下大亂，人心惶惶。原來他們綁的是外地的貴客，一隊北京政府派來的探礦師，八個人裏頭有一個女的，一個外國人。縣長催公安局長破案，豹爺還是老規矩，兩手空空，單人單騎，他在新開的峽谷口霍地下馬，發現沒有人接，祇好拴住馬，步行探山。

他剛走進谷口，汪汪汪汪，像平地滾雷，滿耳盡是狗吠，他正錯愕，足足一百條惡狗從四面八方躥出來，見人便撲，這一來逼得老豹爺施出他的生平絕技，「鷂子鑽天一百單八連環步」，每一步縱起五七尺高，落地時揮掌劈狗，立刻再飛身而起，就這樣，他步步蹤得遠，掌掌不落空。不一會兒，峽谷裏狗屍纍纍，一百隻惡狗被他劈死了九十多頭。九十多次蹤起又落下，老豹

爺幾乎難以爲繼，天幸見，剩下的幾條狗也懂得逃命要緊，夾起尾巴陣陣哀嗥，一轉眼間逃得無影無蹤。

雙手叉腰，喘過一口氣來，朝山頂一望，由下而上，又有一百多級陡峭的石階，一例是新鑿造的。老豹爺這時施展輕功，跨一步登五級，三下兩下便揉升山頂，他一眼看見十八煞星，如雁翅般一字排開，含笑抱拳，向他表示歡迎。

當場表明上山拜訪目的，寨主爺嗬嗬大笑，連說容易容易，豹爺難得光臨賤地，且喝過一杯水酒再走。

在聚義廳上大張筵席，水陸紛陳，酒過三巡，老豹爺隻身入險地，免不了耳聽八面眼觀四方，他是步步爲營，時刻小心。

寨主爺一疊聲的請他用菜，老豹爺儘在說謝謝，於是寨主爺親自佈菜了，一塊鷄、一塊鴨、一塊肉的，他不用筷子調羹，用的是七寸長的小攮子，他不伸手遞而是甩動胳膊飛，寒光耀眼的鋼刀像勁矢似的飛，一刀又一刀的，連連飛向老豹爺的嘴。——老豹爺不慌不忙，鋼刀一到他便張嘴咬住，上下牙齒一使力，在座的人都聽見咔答一響，哈！老豹爺把刀尖咬斷了，再是「噗」的一聲，他將刀尖吐向身後的一木根柱，鷄鴨魚肉，大塊的往肚裏吞。

刀光霍霍，自在從容，十八煞星都給老爺子嚇呆了。末後上來一大盤棗兒糕，寨主爺這次不

使刀啦，他雙手捧起盤子敬客。老豹爺取了一塊放進嘴裏，大夥兒全在望着他，只見他眉目微微一皺，牽動嘴唇笑笑，徐徐站起來，雙手扶案，憋口氣，一張嘴，無數枚藏在糕裏的鐵釘子，像飛蝗一般，全部釘上了寨主爺座後的那扇大屏風。

寨主爺站起來，向老豹爺雙手抱拳，滿臉含笑的說：

「佩服，佩服，豹爺的吩咐，我們無不遵命，豹爺要那幾頭肥羊，我馬上陪您到後面提人。」

於是十八煞星「衆星捧月」，簇擁豹爺到山後石室，高高大大的洞口，被一塊兩人多高的石門堵住，豹爺上下打量石門一眼，心知它必有千斤之重。

以爲又是寨主爺加對他施考驗，正待捋起袖子移動石門，寨主爺一眼看見一條大漢在角落裏打瞌睡，當下大怒，跑過去猛踢一脚，破口大罵。大漢一驚而醒，惶恐的跪在地上磕頭。於是寨主爺問左右這人是誰？左右回報是厨房裏的火伕，——寨主爺又是一聲厲喝：

「還不快給我去開門！」

老豹爺瞠目結舌，眼睜睜看那火伕雙手一抱，抱定了千斤重的石門，一使勁，居然便把石門抱離地面，向右首一移，輕輕放下，石洞豁然開朗，於是寨主爺領着大家進去，當時釋放八名擄去的肉票，他既恭敬而又慇懃的，派轎子派馬伕，送老豹爺一行回嶧縣。

一口氣說到這兒，吳貴特意頓一下，然後石破天驚的說：

「當夜，在自己的屋子裏，老豹爺正好好兒的坐着，猛地來了一記反手二龍搶珠，他——他自己把兩隻眼睛戳瞎了！」

「啊！」我吃驚得叫了起來，忙不及的問：「爲什麼？爲什麼他要戳瞎自家的眼睛？」

吳貴反問我一句：

「少爺，你懂得什麼叫做『繳械』嗎？」

「繳械就是繳出自己的槍，自己的武器。」我急急的答。

「老爺戳瞎眼睛，就等於他向黑道兒上的朋友繳了械。」望望我一臉的迷惑，曉得我還不大懂，吳貴又補充的說：「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，俗話說：『來者不怕，怕者不來』，傅山寨開了山道，當然要往嶧縣發展，老豹爺再狠，單拳難敵四手，尤其當他看見傅山寨的那個火伕，兩臂便有千斤之力，那一幫人該有多麼厲害？他點瞎了眼，就能退休在家，安身立命。否則的話，傅山寨的那一批高人，頭一遭放過了他，緊接着就會來要他的腦袋瓜。豹爺不除，傅山寨的新路子就打不開呀！」

一聲長吁，我總算恍然大悟了。

九

就在這時，我們都聽見父親在高喊：「來人哪！」兩人一驚，跳起來便往三堂跑，我和吳貴看見父親、母親還有好些人都在大廳，丫頭當差，穿梭般跑個不停，方才認得的趙三，站在父親身後。我捱到母親跟前，拉拉她的衣袖，我問她這是在幹麼？

「你爹在叫人準備禮物，」母親輕輕的告訴我：「他要去拜訪一位趙老先生。」

我多麼想跟他們同去，看看我滿心崇仰的豹爺，但當父親他們出發，我偷偷的跟在人羣後面，父親突然一回頭，眼睛一瞪，我便嚇得轉身便逃。當時我差點兒跟吳貴撞個滿懷，吳貴一把拉住我，悄聲的說：

「放心，回頭我再跟你細說。」

從下午三點到五點，兩個鐘頭比一年都長，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，正想溜出去打聽消息，驀地，衙門前後劈劈啪啪，炮仗齊鳴，隱隱還有陣陣歡呼的聲音。我們不曉得出了什麼事，一家人嚇得臉色發白，我跟在母親後面，一頭鑽出正房，剛跑到客廳門口，吳貴一臉的笑，轉過二堂後門，在向我們衝來，他一面跑，一面上氣不接下氣的嚷：

「匪退啦，匪退啦！縣長陪老豹爺開北門去見孫七，三言兩語，孫七一點頭，匪全退啦！」

到嶧縣以後頭一次，我看見母親臉上出現了笑容，她轉臉吩咐下人：

「交代廚房，做一桌上等的酒席，老爺關照了的，事一辦妥，他今兒晚上要好好兒的請老豹爺。」

這是我畢生難忘的一幕，嶧縣縣衙三堂大廳，八盞氣死風的馬燈，將廳裏照耀如同白晝，大廳正中擺一桌酒，首席高高坐着老豹爺，一盞煤油燈，正好懸吊在他頭頂上，照映得他輪廓分明，鬚髮畢現；他有一頭疏朗的銀髮，白眉白鬚，瘦削的雙頰，和寬闊的額頭，長鼻挺直，薄唇緊抿，膚色紅潤，動作敏捷，除了深陷緊闔的眼睛，淡漠而世故的表情，他像一位神仙，而不類我心目中所想像的「獨行大俠」的老豹爺。

父親喝了很多酒，他剛剛說完開北門見孫七。辦交涉的經過父親顯然非常興奮，他向在座相陪的民、刑、財、教、公安、庶務幾位師爺盛道老豹爺的威名顯赫，以一位七十多歲雙目已盲的老翁，單騎往見强盜，居然能使孫七的六千匪衆，放棄垂手可得的嶧縣，唯唯諾諾，連聲告罪，然後下令還山，不戰而退。父親笑吟吟的說：

「當我們兩個人，兩匹馬，直奔孫七的營盤。孫七率領他的蝦兵蟹將，迎了出來。老豹爺驅馬向前，開口一問：『孫七兒你可好?』那麼倨傲凶狠的孫七，他竟必恭必敬，迎上來唱了個肥喏，嘴裏不停的說：『我沒想到豹老爺子還在。』當時老豹爺便冷冷的答：『我在又待怎樣?』

孫七忙說：『一切聽憑豹老爺子的吩咐。』於是老豹爺仰天大笑道：『孫七，你還是依你爸爸的臨終遺命，但若我趙豹還有一口氣，俾山上的人，就甭打嶧縣這條路過。』你們說奇怪不奇怪？就這麼，孫七答應連夜退兵，今後不再騷擾嶧縣了。」

父親說話的時候，我兩隻眼睛始終不離老豹爺的臉上，他靜默的等父親說完，不容那幫師爺開口阿諛，他聲清氣朗的問：

「趙三在這兒嗎?」

緊貼父親身後站着侍候的趙三，他忙不迭的上前打個千：

「大叔，小三兒在。」

「嗯。」老豹爺又伸手去捋他的白鬍子，一面慢條斯理，聲調抑揚頓挫的說：「小三兒，你得給我實說，你怎知道黑道兒上的哥兒們，還沒忘記我這老豹的名字，你又怎的有這麼大把握，曉得把我一掇促出去，就可以退得了孫七的六千名土匪?」

趙三儘在嘻嘻的笑，他搔耳撓腮，其實是窘得不得了，好一會兒，他才無可奈何的先問一句：

「大叔，我說出根由來，您可別罵我。」

「不罵就是。」老豹爺朗爽的說。

「是這麼，大叔。」趙三兒向吳貴眨眨眼睛：「您……您……您兩眼失明以後的第三天，孫七他爸爸孫鵬，不是上俺們家跟您磕頭來了嗎？您喝令屋裏的人統統出去，俺那前年死了的大嬸吆喝着大家往外走，就俺想起您兩眼瞧不見啦，俺——俺那時候是躲在房門背後的。」

「喝你這小子！」老豹爺親暱的罵：「當時你給我曉得，看我不揭你的皮。」

趙三衝吳貴扮個鬼臉，吐吐舌頭，逗得滿座的人都笑了，他又膽氣一壯的接着說：

「大叔，所以俺親眼瞧見，孫七他爹孫鵬滿面愁容的進屋來，他跟大叔磕頭，謝罪，賭神罰咒，他說他不該欺誑大叔，他放狗，使人用小攮子給大叔佈菜，臨了還在棗糕裏藏鐵釘讓大叔往肚裏吞，他哈玩意兒全來上了，大叔，眞金不怕火，順順當當過關斬將，照說他不該再出花樣，可是他那最末一招花樣早已埋伏，全傅山寨只有一個人搬得動千斤石門，那就是他自己。因此他先就扮好在角落裏瞌睡的火伕，而接待你的寨主爺却由十八煞星第二，坐傅山寨第二把交椅的孫鵬冒充，他是有意驚您一驚的。不曾想到，他這個瞞天過海之計竟使大叔決意退休，自盲雙目。孫鵬聽到消息懊悔得了不得，於是他登門謝罪，在大叔面前立誓，大叔在世一日，傅山人馬一步不踏嶧縣，大叔一息尚存，孫家子子孫孫，全聽您的吩咐。大叔，」他扮着笑臉問：「您聽我說完了，您老人家給俺評評看，您姪兒記不記得眞？」

「記得眞，記得眞，」老豹爺揚聲大笑，他一笑，衆人也就陪着笑，然而老豹爺却在震耳欲

聾的笑聲中，輕飄飄，却也很誠摯的向我父親提一提：「俺們家這個趙三兒，縣長要是覺着他還有點出息，求您老提拔一下。」

父親會意，將他面前的那杯酒，一飲而乾。盛宴終宵，人人盡歡，第二天一早起來，父親一到二堂簽押房，便下了一張手令：「派趙三爲嶧縣公安局副局長」，吳貴呢，趙三兒一心提拔他，他也當了公安局的警官。

只是孫七立誓不犯嶧縣，嶧縣從此天下太平，父親是剿匪能吏，平安無事的嶧縣縣太爺寶座他坐不住，兩年後，我們一家又復僕僕風塵，轉赴新任。

肉

一

秭歸地方很小，很窮，往北一出興山，便是連緜不斷的高山峻嶺，村莊寥落，人烟稀少，再沿香河溯流而上，到鄭家坪折西，便是海拔兩千一百公尺的珍珠嶺。以珍珠嶺爲中心點，四週將近一百里的範圍以內，盡是窮山惡水，巉石危岩，野草長得有半人高。你以爲那裏一定是人迹罕到的蠻荒地帶，那你就錯了，山區裏有的是人咧，距今二十年前，至少有三股土匪，在珍珠嶺附近佔山爲王，「和平」共存。

那一年我才十四歲，個子長得高大，身體相當結實，因此從外表上看我比實際年齡大些；有人猜我十七，有人猜我十八。

暑假，用吵吵鬧鬧，糾纏不休，終於使我素願得償，陪我那位經常穿越山區的七叔，帶一票布匹洋貨，到四川和陝西交界的鎮坪發賣。

七叔那年三十歲，孤家寡人一個，從小浪蕩江湖，一身是膽。最近五六年裏他專跑單幫，他說他給珍珠嶺上的三股土匪送買路錢，跟他們混得很熟，談起他們那些殺人放火、分金聚義的故事，歷歷如數家珍。七叔和父親不曾分家，一塊兒吃住，他很有錢，他那些錢決不是從小買賣上得來，已經成爲當地公開的秘密。——誰都知道七叔付買路錢過珍珠嶺是個幌子，因爲他每一次

翻山越嶺總要帶十個八個跑單幫的，那般人的買路錢要在上路以前交給他，然後」，沿途交涉買路、安全和照顧，一概由他負責。

父親和七叔都算得是衖歸城裏的闊佬，不同的是七叔闊在外面，父親富在裏頭。七叔的慷慨豪爽、闊綽大方是一縣聞名的，他曾擲一把骰子輸掉兩千銀元，面不改色，而被滿城的人傳爲美談。因爲他的神秘職業和豐厚收入令人極其豔羨，有不少青年子弟想拜他爲師，當他穿越山區的伴當，七叔總是笑容滿面的推卸；他說他不在幫，沒有資格收徒。其實呢，我早就心知他要我做他的衣鉢傳人，只是礙着我的父母可能反對，因而不便啓齒。

古蘭國藥號是我家祖傳的老店，父親會把脈，能抓藥，他也需要把他的那一套，傳授給我這個唯一的後代。十四歲那年我剛剛小學畢業，入秋我就要去巴東讀中學。我一再提出陪七叔出趟遠門長長見識，七叔笑嘻嘻的不贊一詞，却把他的行期一再挪後。有一天父親被我纏不過，終於答應了我的要求。然而他却狠狠的瞪着七叔說：

「好了，去吧，去吧！這一次算是稱了你的心！」

二

動身的那一天早晨，天氣陰霾，却好在不熱，這一趟七叔帶十五個單幫客一道兒走，他們有的挑擔，有的揹着沉重的籮筐，年齡都在三十歲上下，多半是沉默寡言，面露風霜之色。相處久了，可以從他們的眼神裏看得出來，這些單幫客，都是相當的機警狡黠，決不像他們的外表那麼單純樸實。

動身了，父親母親領着一大羣送行的人，直把七叔和我，送上香河裏的木船。香河，這兒是懷抱琵琶，陽關三唱，王昭君的故鄉。

船上，我只顧瀏覽兩岸景色，七叔却從對襟褂褲攔腰一束的那道寬板帶裏，掏出了紙牌和骰子，到處邀人耍錢。我帶笑的斜睇着他，——那些單幫客不約而同的微笑搖頭，推說不會。於是七叔搔耳撓腮，顯得極爲懊惱，他的神情惹得正在掌舵的船老大笑了起來，他低下頭，大聲的隔着船篷喊：

「張七哥，你又手癢熬不住啦？」

七叔圈手做個喇叭，從船頭向船尾嚷：

「不是手癢，是荷包裏的大洋錢想飛！」

「我有心陪你，又明曉得你逢賭必輸，贏多了你的錢，心裏頭不過意！」

「怕什麼！」七叔一拍板帶：「我這裏都是不義之財，你贏去了不爲罪過！」

「哈哈哈哈！」船老大順手把舵柄交給一名船伕，沿着的窄窄船舷往前走：「我這就來收錢

嘍！」

沖河兩岸，羣山夾峙，嶺僻峯幽，闃無人迹；七叔和船老大的對答，趁河上輕風，吹送很遠。那粗獷的嗓子，豪邁的笑聲，在這蠻荒之域，山應谷鳴，回聲陣陣；當時眞使十四歲的我，大有盪氣廻腸，不勝豔羨的感覺。

七叔嗜賭，可是賭得不精，多半是輸。那天，他和船老大兩個蹲在船頭上擲骰子，呼么喝六，興高采烈，——我替他乾着急，連場敗北，都輸三十幾塊大洋了，他還在若無其事，有笑有唱——

「贏錢像是針挑土啊，輸錢恰如水沖沙喲！」

又什麼——

「一二三四不要五，管叫老大輸得苦！」

「掙來的錢萬萬年，贏來的錢湯泡雪！」

船老大又哈哈大笑，回敬一句自己編的：

「管它什麼湯泡雪，老子撈光你的錢！」

逗得一船沉默的人，也都笑了起來。

三

船走了兩天，到鄭家坪，舍舟登陸。觸目所見，只是山更高、樹更雜、草更深、河面更窄。七叔喃喃埋怨，領先下船，船老大還在笑着調侃他：

「七哥！你的不義之財一百另五大元，小弟收起了！」

開始爬山了，羊腸小徑，曲折盤旋，大人都帶着貨，只有我空手而行，背上揹一個裝換洗衣服的小包袱。越往深山密林裏面走，我越加興奮緊張，多少年來聽七叔講的那些「替天行道」的深山英雄，綠林好漢，過不多久就要跟他們面面相對了。

結果是非常失望，沒有一支響箭迎面飛來，也不曾看見有彪形大漢鑽出林子朗聲的唱：「此山是我開，此樹是我栽，要打山邊過，留下買路財！」——我平生第一次遇匪，竟是三個衣衫襤褸、滿面于思的懶怠漢子，比縣城街上那些叫化子强不了多少。他們坦然自在的從林子裏閃出。其中一人拿一支駁殼槍，另外兩個當胸抱定一柄鐵刀，槍和刀上面都有斑斑的銹痕，我看不出他們有那點「威風」和「兇猛」。

「七哥，」拿槍的那匪笑容可掬過來打招呼：「你這趟上來晚了幾天哩。」

「帶的朋友多了些，」七叔笑吟吟的迎上去，然後反伸左手，向後一指：「我記得是十五

個。龜老八，你幫我點一下看，有沒有被野狼叼走的啊！」

「笑話，」另兩名拿刀的匪也湊攏來了：「七哥帶客過山，那個敢點你的數。」

我目不轉睛，盯住他們四個人看，三名匪把七叔圍在當中，一片親切和悅，輕鬆自然。談着談着，七叔忽然伸手往板帶裏一探，用一個很快的動作，掏出一包洋錢遞給帶槍的那匪。那匪連忙雙手接過，往衣襟裏一揷，又是滿臉陪笑的問：

「七哥，多走兩步路，上去奉杯水酒嚐！」

「不用了，」三叔瀟洒的揮揮手，轉身回到我們這一羣在等候他的地點，他邊走邊說：「跟陳大哥說聲多謝，這回我又是行色匆匆，改日再來拜山。」

「怎麼說走就走啊？」拿槍那匪怪慇懃的在他身後大叫：「酒來不及喝，茶總要吃一杯呀！」

七叔頭也不回的答說：

「三天再來吧！」

四

這那兒像是佔山爲王，攔路打刼呢？分明是路過朋友家門口，親親熱熱的打個招呼嘛，除了驚鴻一瞥，暗暗塞錢的那一幕，簡直沒有一絲半點可以滿足我的探險熱，好奇心。我快快的撅起

嘴巴，跟在七叔身後走，看情形，父母親說的話確實不錯，我不該千里跋涉，出門跑這一趟的。與此同時，我心中的另一盆希望之火也在漸次熄滅；——三年以來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魚與熊掌無法得兼，一定要我在父親和七叔的行業中擇其一，我非選七叔的這一行不可。

七叔用不着回頭探望，他聽我埋頭疾走，一語不發，早已曉得我因爲見不着刺激場面而大爲失望，於是他又開始和我談天，娓娓不絕的告訴我說：

「這一條路上一共有三個寨子，我們才過了頭一關，頂小的一個，剛才拿槍的是二寨主。寨主叫陳大保，外號封山虎，手底下有百十個人，槍才二十幾桿。」

「嗯。」我無精打采的應了一聲。

「再往下走三十里，」七叔特爲壓低聲音，帶點神秘的說：「就是鎮山虎秦位堂的大寨子了。他有三百多人，兩百桿快槍，那秦位堂在襄樊鎮守使張聯陞的部下當過營長，去年過的五十整壽，雙手拿槍，還可以打得下天空中的老鷹。」

我脫口而出，冷冷的笑：

「我要有槍，我還可以打得下大鵬鳥哩。」

「哈哈，你這娃娃！旁的沒有學會，倒是學會了你媽的伶牙俐嘴。」

我默不作聲，七叔怕我氣悶，又在挑些新鮮有趣的事情說：

「秦位堂的手底下有六員大將，個個精通武藝，勇猛驃悍，誰也不肯服誰，因此時常吵吵鬧鬧，動刀動槍，都由秦位堂給鎮壓下去。這個寨子對外打起仗來不得了，窩裏的明爭暗鬪也是不得了。秦位堂在世一天，他們六個一字並肩，各搞各的，要是那天秦位堂一死，那才要叫互相殘殺得好看！」

正說着，一隻老鴉聒的一聲，從七叔的頭頂飛過，當時我們在走下坡，我高七叔低，我分明看見一小撮烏鴉屎，落在七叔的肩頭。

「×你先人板板！」七叔臉色陡變，破口大罵，肩湊眼睛，眼睛湊肩，他伸出兩指把老鴉屎撮起，使勁的往林子裏一甩，嘴裏還在恨聲不絕的罵着：「×媽的！老子在珍珠嶺下過啊，珍珠嶺上有六大惡煞的嘛，你硬是要倒老子的霉呀！」

望一眼山貌威猛，嵯峨入雲的珍珠嶺，我莫名其妙的打了個寒戰，一顆心直在咚咚的跳。下了坡又開始爬山，夕陽已經落到山後面，滿天血漉漉的紅。七叔好半天不說話，我怕他爲老鴉屎的事不自在，想些事情來問他：

「七叔，六大惡煞就是那一字並肩的六個嗎？」

「嗯，是的。」歇一會兒，七叔又引起了談興：「六個惡煞都是亡命之徒，在江湖上犯罪纍纍，才跑到這官兵不管的地帶靠山吃山。妙的是他們沒有名字，依我看只怕連姓也是假的。因爲天底下沒有這麼巧的事情嘛。這六個來自天南地北的人，名字竟會叫做趙大、錢二、孫三、李四、周五、吳六。」

說罷，他自己搶在前面笑了。

我和他笑過一陣以後，七叔又繼續他的敍述：

「山裏的小嘍囉，給這六個大頭目編了一個歌，編得眞正好。」

我急急的問：

「七叔，你會不會唱？」

「那有不會喝的道理，這歌又不是唱的，」接着他便唸給我聽：「這歌有道是：『趙大凶，錢二惡，孫三殘，李四暴，周五陰來吳六毒！』」

我覺得十分有趣，當時就說：

「他們何必把這些編成歌呢？乾脆改做他們六個的名字，豈不更好？」

「嗯，」七叔很高興的說：「你這個意思倒是蠻不錯。」

五

十七個人走在蜿蜒如帶的山徑，前後一望接連成了一大串，在山高林密中也很惹人注目。漸

漸的我心中有些惴惴，都已經走到半山之腰了，我不相信山徑兩側的林子裏沒有哨探。

半山腰，忽然出現一片平陽，我以爲是一塊茸綠的草地，詎料走上去一看，流瀑小溪，沖出一口方圓十丈的小湖。湖水映射天光，晚霞給它拉上一面紅帘。

湖水似油，顯得厚重，又像一面鍇鑲了紅玻璃的巨鏡。我跟七叔走過去看，一湖殷紅中映出我們相並的兩個頭。七叔個子矮，三十歲的他和十四歲的我一樣高，他有一頭短茁的濃髮，圓圓的臉，細瞇眼睛，一根通天鼻，他經常笑口在開，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齒。

「不吃烟就有這點好，」記得他曾反手一指門牙，沾沾自喜的跟我說：「你看你參成天叼一根旱烟袋，薰得那滿口的污七八糟！」

時至今日我仍回想，他那句「污七八糟」實在形容得好。

十七個人都在池畔聚齊了，七叔抬頭看看逸出雲表的峯巔，他右手手指勾起往嘴唇上一搭，胖胖的腮幫子一鼓一癟，吹出了一聲尖銳響亮的唿哨。——然後，他轉過臉來，向那十五位一路沉默的單幫客問：

「各位，你們都是宜昌鄭大哥介紹來的，兄弟頭一次爲各位帶路，眼看人在珍珠嶺了，我不得不先把話說明。官有官禁，山有山規，各位之中有沒有人私自帶了這個——」說時他做了個手勢，右手三指彎下，拇指與小指使勁翹起，移向嘴唇點了一點。我懂，他指的是鴉片烟。

沉默的單幫客不能不開口了，十五個人七嘴八舌的回答：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個敢帶這個喲！」

「你放心，七大爺，我們也有身家性命，斷乎不會害人害己！」

最後一個「己」字還在餘音嫋嫋，「咚」的一聲，一塊石頭拋落湖中，將平靜的湖面，激起一簇水花。

七叔頓時便拉開喉嚨：

「張七帶些朋友路過寶山，不曉得驚動了那位大爺的臺駕？」

瀑頂中分兩抹疏林，一條粗嗓子，像打個悶雷似的，自右邊林中高聲通名報姓：

「我是周五！」

「周五陰。」我喃喃自語的說。

一轉眼間，周五陰彷彿自天而降，也不曉得他從那兒來的，驟然站在七叔和我面前，他濃眉大眼，虎背熊腰，鷹鈎鼻，薄嘴唇，身材要比我們叔侄二人高半個頭。我眞想不出，像他這樣一條黑旋風李逵般的彪形大漢，怎麼會有個「陰」字的綽號？

「張七，許久不見。」周五陰開口說話時，一對銳利的眸子，閃電似的往七叔和我後面的那

十五個人一轉。

「五爺這一向可好？還有老寨主、還有趙大爺、錢二爺、孫三爺？……」

七叔是爲了禮數，必須如此週到。却是周五有點焦躁，他雙手一拱，趕緊打斷七叔的話：

「託福，大家都好。」

我和七叔貼身站立，清清楚楚的看見他伸手入懷一掏，掏出一個最大的桑皮紙包，他迅速的塞到周五陰手上，我曉得，這一包是三百大洋。

孫五陰把錢接了過去，在手上拈拈份量，一面拈，一面邀我七叔：

「天時不早，你們還是到寨子裏去過夜的好。」

「不敢驚擾，」七叔連忙謙謝：「既然見到了五爺，那就夠了。我們還是照老規矩，在這裏胡亂睡一夜。明天一早，請五爺恕我們偷懶，繞過這山腰，我們想趕到兩河口上船。」

「也好，」周五陰點點頭說：「那我們就主隨客便了。」

臨走時，他向七叔身後的那幫子人，深深的再看了一眼。

我又興起悵惘的感覺，什麼老英雄，什麼六大惡煞，一直以爲會有好戲看哩！其結果，又是輕飄飄的，三言兩語，親親切切，借道問題立獲順利解決。好幾年的嚮往，多少次的唇舌，好不容易說服了父母雙親，脚底板都起了泡。如今，一關關順利得過，我的探險故事便這麼虎頭蛇尾的完了。

周五陰隻身而來，隻身而去，他身畔不帶武器，左右也沒有隨從。收了七叔的三百大洋，他彷彿已經應付過了公事，抽身便往回頭路上走。

我聽見七叔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目送周五陰的背影沒入一塊高與人齊的岬石。他這才轉過身來，面對着沉默寡言的十五名單幫客，欣然自慰的說：

「這一關過了，再到後山寨，就只消打個手續。恭喜各位，一到陝西就有財發。不過，今天晚上還得委屈一下，我們要在這裏過夜。」

十五個人紛紛的向七叔道謝，尋覓露宿地點，準備埋鍋造飯，正忙着，忽然有清脆嘹亮的馬蹄聲，得得的從瀑頂傳來。

衆人一楞。

六

來者是一位鬚髮皤白的老者，身後一排四匹馬，四位揷槍揹刀的土匪緊緊相隨。這位老英雄的架勢震懾住了十四歲的我。當時我便在想着：毫無疑問，除了珍珠嶺上坐第一把交椅的大寨主秦位堂，六大惡煞誰也不會有這麼大的派頭。

再一看時，吃了一驚，四個土匪中最靠近大寨主的那個，不就是方才向我們道過了別的周五陰？

七叔看見這五匹馬駛近，忙迎過去，向那五名土匪抱拳作揖，他聲清氣朗的說：

「張七叩見寨主爺、趙寨主、孫寨主、李寨主、周寨主、吳寨主！」

「七哥，好說。」秦位堂霍地下馬，身手矯捷，不減少年。他和悅的笑道：「七哥，我特爲趕來，實是有椿小事，要向七哥請教。」

「豈敢，」七叔十分惶恐：「張七在這裏聽寨主爺吩咐！」

「這兒不是談話的地方，」寨主爺是有點兒威風，他說話的聲音，斬釘截鐵，鏗鏘有力，即使是誠意相邀，聽起來也像在下命令：「寨子裏備了兩桌菜，我奉請各位去喝杯水酒。晚間，就在小寨過夜，不勝似荒山露宿，受了風寒？」

七叔回過臉來，看那十五個單幫客的反應，十五個人却紛紛的交頭接耳，像是不大願意。於是七叔轉身走到他們面前，低聲的說：

「大寨主親自來邀，不去不太合適啊！」

就在這時，十五個人中閃出那個絡腮鬍子，向前幾步，站在一棵大樹下面，裝做傻不里幾的，跟寨主爺鞠個躬說：「寨主爺太客氣了，實在不敢當。我們都是小生意人，不曾見過世面，

就怕缺了禮數。所以，我們今晚還是就在這裏歇吧！」

大寨主剛要開口講話，周五陰搶在前頭，驀地大喝一聲：

「張七，你過來！」

我和七叔，同時驚了一驚，七叔趔趔趄趄，又走到一並排五匹馬前面。我跟着他走了幾步，當我走到樹下絡腮鬍子的身邊，我瞟他一眼，却在無意間發現他正乘匪不備，探手入懷，我清清楚楚看見，他衣服底下隱隱的像有一支手鎗。我一怔，想想不對，於是我便停止脚步，悄悄的往一塊大石頭那邊開溜。一邊溜走，一邊注意七叔和周五陰的對話。

「張七！」周五陰緊板着臉，厲聲喝問：「這趟你帶的客人，你都認識嗎？」

「當然認識，」七叔一口咬定，「不認識的客人，我怎敢帶他們經過寶寨。」

「你可曉得他們帶的都是什麼貨？」

「橫豎跟我差不多嘛，」七叔輕鬆的一聳肩：「無非布匹呀、洋貨呀，胭脂粉兒的。」

「你敢說沒有別的？」

「依五爺的意思，什麼算是『別』的？」

「譬如，成千上萬的金銀財寶，嗎啡鴉片！」

七叔噗哧一聲，笑了出來，他反手一指後面的那幫子人：

「五爺，你看他們那一個有財主子的相？」

「莫笑！」發起脾氣，周五陰的樣子好不凶惡：「張七，你聽明白。你說他們沒有『別的』，我却說他們有。」說時，他也跳下馬來，邁前一步，伸手指着七叔的鼻子尖說：「今兒咱們倆打個賭。」

一聽賭字，七叔興緻來了，他急切的問：

「五爺，依你的，我們賭什麼？怎麼賭？」

周五陰一臉獰笑，他啪的一下，猛一拍自己的後頸：

「賭這個，——腦袋！」

七叔正在驚愕怔忡，周五陰猛一把將他推開，大踏步走向那一堆客人，與此同時，大呼小叫：

「快點快點！把東西全堆在地上！一樣一樣，攤開來讓五爺查查！」

七

當時，瀑布下，小湖畔，雙方二十一個人，都在一塊很大的平陽地上。那一邊大寨主站在最前面，在他身後是兩匹鞍轡齊全的馬。兩匹馬後，聽七叔方才打的招呼，大概是趙大凶、孫三殘、李四暴和吳六毒五個，至於周五陰，他正一步步走向靠左的那一片樹林。

這一頭，絡腮鬍子站得最前，另外十四個，則在林子裏面，由於林木稀疏，裏外都能看見。七叔呆呆的站在雙方中間，我呢，則已暗暗的向下山路倒退走，脫離了强盜頭兒的視線。然後，攀上一道斜坡，躲進往右的那一道樹林，匿身一株合抱大樹後頭，探首向外窺望。

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，當周五陰一步步走近那一幫人。那一幫人也在暗暗的散開，前面的七個散成一排，後面另外七個，則順着方才我躲開的路，也在往下山的路上溜。祇不過，他們只走了七八步，又散開來拉成第二條線。

天上、地面，紅光漸趨黝黯。

周五陰和絡腮鬍只隔十來步遠了，驀地，林子裏第一線的七名客商，齊同一致，拔槍轟擊，那七支手槍同時開火，發出尖銳刺耳的響聲。周五陰首當其衝，頭一個中彈，他突的身子一震，雙手捂胸，搖搖兩下，猝然的向左側跌。他還沒有摔向地面，我親眼看見，絡腮鬍子揚手一槍，又射中了他的額頭，於是，他摔了一個四仰八叉，兩眼瞪着紅色的天，嘴巴張得很大，額頭正中凹進去一個槍眼，胸口上染滿一大灘血。

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殺人，我嚇壞了，脫口駭喊：「七叔！」我急忙側眼向右邊望，就在這時，激烈的槍戰開始爆發。

七叔眞夠機警，槍聲一響，他便迅速臥倒，就地急滾，他一直滾到水邊，噗咚一聲，躍入水中。然後他飛快的向我泅來。

七鎗齊放，目標並不祇是已死的周五陰，因爲我也瞥見趙大凶、孫三殘和吳六毒翻身落馬，站在地上的大寨主也仰天傾跌。只是他們都不曾死，而且動作之快令人難以想像，當樹林裏第二次槍響，可能受了傷的四個不但找好了掩護，而且登時拔鎗還擊。

看眞切時，趙大凶和孫三殘竟不曾摔下地來。他們兩個左脚離鐙，左手抱住馬鞍上的判官頭，就這麼整個人貼住馬肋骨，一聲；「得魯！」策馬衝鋒，他們從馬頸子邊伸出頭和手，一面瞄準，一面連珠似射擊。林中的人不提防他們有這樣高强的輕乘本領，受了狙擊以後居然能這麼快的反撲。絡腮鬍頭一個被打死，槍林彈雨中，林子裏又倒下了好幾個。

在這兩匹怒馬後面，大寨主和吳六毒早已藏身那塊岬石之後，一左一右，伸出槍口，槍口一蓬一蓬，接連閃出火光。

一切都在間不容髮的刹那發生，七叔氣喘吁吁的泅到我跟前，濕淋淋的爬上岸，撲向我的身邊。他臉色蒼白如紙，眼睛駭然的睜得滾圓，一疊聲的說：

「糟了！糟了！」

在這一場激烈而短暫的槍戰裏，我體味了什麼叫做「雷霆萬鈞之勢」、「萬夫不當之勇」，

就憑趙大凶、孫三殘兩匹馬，大寨主和吳六毒的兩桿鎗，他們像秋風掃落葉，林前林中的八個，被他們全部擊倒不算，逃下山的七個也被他們打傷了四個，剩下三名，只好丟下槍來高喊投降。

趙大凶和孫三殘背脊一挺，立刻恢復坐姿，騎回馬背，他倆喝令投降者雙手抱頭，押解他們重回山腰。

接着，吳六毒爬上了那塊岬石之巔，輕輕一蹤，蹤到他的坐騎背上。我以爲他要去支援趙大凶，孫三殘呢，他却驅馬奔向我們，叫我們也學那般俘虜的樣，兩手搭在頭頂，走在他的馬前。

最後，是大寨主巍然屹立在岬石上，左手加脣，發出尖銳的唿哨。

令我目瞪口呆，舌撟不下，因爲，當我四面八方睃望，也不知道有多少黑衣黑褲，斜揹子彈帶手執步鎗的土匪，無聲而迅速的向這小小戰場集中。——要是那羣單幫客早曉得到處都有埋伏多好？他們大可不必做這種無效的掙扎，因而白白的犧牲了性命。

兩個面貌醜陋，一身酸臭的土匪硬要加綁於我，他們把我胳膊反扭過去。太用勁了，使我痛澈心肺，劇疼加上恐懼，我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。

七叔自己反抄雙手就綁，一面替我求情：

「兩位大哥，見面總有三分情，他還是個小孩子，幫幫忙，綁鬆一點吧。」

一抬眼看見大寨主騎馬過來，他俯望着我們，眉頭一皺的說：

「張七是熟人嘛，連這娃子一道鬆了綁。」

七叔連忙道謝，寨主爺一走遠，他便附耳安慰我說：

「我幫過寨裏不少的忙，寨裏以後還用得着我，他們不會把我們怎麼樣的。」

就這麼三句話，他一路翻來覆去的說着。從半山腰上，說到珍珠嶺的寨門，說到大寨裏的分金聚義廳。

分金聚義廳高敞闊大，三面有牆，當中敞着，一排擺七張虎皮交椅。七叔和我被推到簷前階邊站好，於是，大廳上六位寨主一一落座，只剩下左首最末一個空位。

階下，一塊空曠的平地，上百名嘍囉，正在忙忙碌碌。周五陰的屍身首先被抬來，有人搬一塊門板兩條長櫈，臨時搭了個靈牀。周五陰便頭南脚北的躺在上面，他仍舊死不瞑目，神態猙獰可怖。

一長串俘虜被押到聚義廳前，他們有的受了槍傷，有的在路上飽經洩憤的嘍囉拳打脚踢，因此一個個混身是血，鼻腫眼青。我特別注意細點他們的人數，一共是九個，這麼說，連絡腮鬍在內，他們已經有六個人被打死了。

接着抬過來的是大批的貨物和行李，包括七叔和我帶的那些在內。於是，無復人形的九名俘虜又慘遭毒打，咒罵，一大羣嘍囉奔過來把他們連打帶踢，又拉又推，硬要他們排成一排，面對

着聚義廳上的六位頭領。俘虜中有一個傷勢很重，簡直沒法站立得起，嘍囉之一跑去找來一根木叉，頂住他的後頸，把那人在叉上支定，他便那麼直撅撅的仰挺在叉端，身體東搖西捩，聽由身後的嘍囉把他頂過去。要不是他身上的鮮血還在涔涔的滴流，嘴巴裏發出痛苦的呻吟，我眞以爲他也是個死屍。

貨物行李放在聚義廳的石級前，在六名匪首和九名俘虜之間，也是很整齊的排成一列。這時候，天色已經很晚了，黑暗來臨特別快，不一會那些俘虜的面孔便成爲一片朦朧。我正轉臉去看七叔，驀地，一片火光，從聚義廳東邊那排房子前面亮了起來。

百十隻熊熊燃燒的桐油火把，組成了一個半圓圈，在分金聚義廳前，把俘虜、貨物、七叔和我，統統圍在半圓圈裏。——眼前越來越亮，「照耀如同白晝」，祇怕就是描寫這種境界。

「點貨！」

忽然一聲叱喝，傳自聚義廳上，猛可把東張西望的我，嚇了一大跳。忽轉臉望時，叱喝是大寨主發出來的，他已站了起來，右脚踏定虎皮交椅，雙手交叠擱上大腿，一對明亮的眼睛，直在那一排大小包袱上逡巡。他的命令一下，登時便有十來個小嘍囉從人叢中擠上前來，把那些包袱一一解開。

從包袱面上仔細往下翻，各色各樣的貨物雨點般直往石階上拋，那五層石階不一會兒便堆滿

了布匹、胭脂粉、生髮油和雪花膏、襪帶、鷄腸帶、棉線、繡花線；亂七八糟，一片狼藉。緊接着，翻到包袱下層的嘍囉們，此起彼落，發出驚喜交集的喊聲：

「哎呀！有金子呢！」

「嗨！一封封的大洋錢！」

「咦？這是什麼？」

「土豹子，連珍珠寶石都沒看見過？」

「喂！這一包香噴噴的哩？」

「哇！好多鴉片烟呀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火把耀射下，我偷偷的去看七叔的神情，但見他面如土色，兩隻眼睛都快凸出來了。他的齒頰直在哆嗦，嘴唇嚅動，聽不清楚他在說什麼。

聚義廳上，六名匪首不約而同的站起身來，移步滴水簷前，滿面歡容的俯視地面。

大寨主高聲的在指揮，叫這叫那，於是人叢中又擠出些小嘍囉來，他們在大寨主的指揮之下，將那些包袱裏搜出來的財物，分門別類，就在六名匪首的脚前，堆成了好幾堆。——黃澄澄的金子，白花花的洋錢，大小不一的珍珠，五光十色的鈔票，又有嗎啡跟鴉片。

每一堆的數量和價值，我這個旁觀者當然無從知悉，不過，我敢於說：即令如今我還在當珠寶店的店員，我這半輩子裏，就從來沒有見過比珍珠嶺上那夜所見，更多更珍貴的金銀財寶。

起先土匪們都在歡呼雀躍，喧聲震天，然後，等到財物越搜越多，價值連城的金銀財寶震撼了他們，他們一個個的肅靜無譁，張口結舌。

撲通一聲響，許多人轉臉去看。原來是用木叉頂住受傷俘虜的那個小嘍囉，看出了神，一個鬆手，把叉住的那人仰天摔到在地上。小嘍囉跑過去，伸手一摸他的口鼻，尖聲的一叫：

「哎呀，已經死了！」

「死了算是便宜他，」趙大凶一聲冷笑：「拉出去拋在山溝裏餵狼！」

立刻便有兩個嘍囉上來，把屍首就在地上拖着走。

九

好幾百對眼睛，目不轉瞬的盯住，金銀財寶太值錢了，那麼些人連大氣都不敢透。好不容易搜查完畢，大寨主望望脚前的財物，又望望地面門板上挺着的周五陰，他面容嚴肅的往前走，一脚踢開狼藉堆置的布匹雜貨。他走到周五陰的靈床之前，我彷彿看見他流了幾滴眼淚。——他一

面伸手去撫闔周五陰的眼睛，一面悲憤蒼涼的宣佈：

「列位弟兄，眼看我們各人都有一筆小財可發。在按照規矩點數分金之前，我要當着周寨主的面，把今天做了本寨最大一票生意的經過，說給列位聽聽！」

一廣場的人，登時鴉雀無聲。

「老五，」他撫弄周五陰的頭髮，聲淚俱下的說：「這都是你的功勞，祇可惜你不但分不到，而且你也看不見了！」

我站的地方離分金聚義廳近，我聽見聽上站着的五名寨主，很不耐煩的說：

「他媽的，那來這許多週章！」

「操！老鬼準是又想出花樣！」

那個趙大凶更在低沉陰森的說：

「他敢起個歪心，老子親手宰了他！」

孫三殘嘿嘿一笑：

「正好，大寨主抽二成，少說也值上萬大洋。咱們五兄弟平分！」

我在爲寨主捏一把汗，他顯然一個字也不曾聽見，他還在仰臉朝天，高聲宣告——

「今天這樁大功勞，可以說是周寨主一個人的，他今天輪值巡山，聽見張七的唿哨，親自跑

去收買路錢。他一眼從那般單幫客裏發現幾張熟面孔，立刻便想起了一件事。於是他隨口敷衍幾句，快馬加鞭，跑回大寨來告訴我們。」頓一頓，他再往下說：「這件事，弟兄們裏面曉得的一定不少，洪湖那一股水路上的朋友，上個月鬧開了窩裏反，有十幾個小頭目大膽犯上，殺了他們的頭兒：蘇鐵拐，把寨子裏的金銀財寶搜刮一空，然後自汚陽那個方向逃逸無蹤。前些年周寨主有一回到岳陽，特地遶道洪湖去拜訪過一次蘇鐵拐，他進過洪湖水寨，列位都清楚周寨主一對眼睛向來過目不忘，所以他今天一看穿張七帶的單幫客裏就有洪湖的人，他趕回來報訊。我們一研究，就猜到可能是洪湖水寨逃跑的這一羣。連忙調兵遣將去截堵，沒想到他們作賊心虛不顧一切，先開了火，一排槍打死了周寨主，連我跟吳寨主都掛了彩。多虧趙寨主、孫寨主奮不顧身打衝鋒，列位弟兄一致上前，這才打死他們七名，活捉他們八個！」說到這裏，大寨主十分激動，他突的伸出右手，怒目奮睛，眼眦將裂，他向那八名殼觫萬狀的俘虜猛的一指說：「今天，我們在聚義廳前分金，應該飲水思源，先報周寨主的仇！這八個人！由我和廳上的五位寨主，一人處死一個，剩下兩名，任憑列位弟兄怎麼樣殺！」

言罷，羣情激憤，跡近瘋狂，土匪們紛紛頓脚咆哮，高聲詈罵。於是，大寨主突的一聲令下：

「拿我的鬼頭刀來！」

一名嘍囉，雙手抱定一把寒光四射的單刀，應聲而至，屈膝一跪，把鋼刀高舉過頭，柄鑲紅巾，隨風招展。但見大寨主一手抓住刀把，取過刀來，他大踏步走向排頭那一名俘虜，右手執刀，左手將那俘虜的衣領一捽，向他自己的左側一摜。那人正要跌個狗吃屎，身子還在向地下撲，大寨主動作好快，他左手纔鬆，右手的鬼頭刀便就高高舉起，一道銀光，咔嚓一聲，那俘虜的一顆頭被一腔鮮血射了出來。無頭屍體仆倒在地，人頭早已滾出一丈開外。

「好刀！」

圍觀的嘍囉們齊聲喝采，拍手歡笑。我被嚇起一身鷄皮疙瘩，越想闔眼，眼皮越是闔不上。大寨主若無其事，把刀一收，步回聚義廳上他的座位，笑吟吟的向趙大凶說：

「賢弟，看你的哪！」

趙大凶眼露凶光，頰肉痙攣，他大步走下石階，令人驚異的是：他先不奔向俘虜，而去從靠近的一名小嘍囉手裏取過一支烈燄熊熊的火把，再走近周五陰的靈床，咬牙切齒的迸出一句：

「五弟，我挑個肥的燒給你，讓他到陰間聽你的使喚。」

那是一幕慘絕人寰的悲劇，趙大凶從七名面無人色的俘虜裏，挑了那個留長頭髮的小胖子。他揸開左手五指，猛一下抓住那人的頭髮，把他鬼哭神嚎的拖出行列。從此他左手抓牢那人的頭髮不放，右手的火把儘往那人臉上胸前肚皮和下處燒，燒得那人哇哇怪叫，一身叉糊叉焦。燒到

後來趙大凶凶性頓起，他用那支桐油火把，緊緊抵住那人的肚皮，——先是嗞嗞嗞的皮開肉綻，——那人只怕已經痛死了，一陣陣的焦臭撲鼻而來，然後火把燃着那人的腹部脂肪，迅速展開一片烈燄，於是，那人的腹膜燒破了，蓬的一聲，花花綠綠的腸子一湧而出。——趙大凶把火把往地下一丟，那人腹破腸湧的屍身也往地下一倒。他拍拂雙手，眉飛色舞的回到廳上。

錢二惡處死他挑選的那名俘虜，居然用上了五馬分屍的古代酷刑。五匹馬各以粗繩連上了俘虜的四肢和頭顱，他尖聲怪叫，猛揮長鞭，嚇得那五匹馬分做五路奔跑，於是那逃不掉的俘虜，轉眼之間被撕扯成鮮血淋漓的五塊。

孫三殘兩眼血紅，他咬牙切齒，奔下石階，順手抓來一名嚇得魂靈出竅的俘虜，他把他拖到石台階的第一層，我想任何人類都不會像他那麼狡獪詭譎，心黑手辣。他强使那人和他並肩坐下，他的右手放在那人腿上，親嫟的和他談天，他竭力使他神志恢復，漸漸安靜。當那人被激起一點生之欲望，向孫三殘苦苦哀求，饒他一條性命，於是這時孫三殘突然聲聲梟笑，他右手猛然伸入那人的褲襠，使勁一捏，我聽那人哇呀一聲怪叫，身子向後仆倒。他被孫三殘一捏給捏死了。

珍珠嶺上的寨主爺們，彷彿在從事別出心裁的殺人競賽，那一位寨主爺殺人的方式最殘酷，最毒辣，他所博得的采聲與掌聲也就最多。於是，在這種殘暴瘋狂的血腥氣氛中，殺人的手段也越演越烈。李四暴也挑了個形同釜底游魂的俘虜。他將他充作自己一對鐵拳的靶子，他猛力揮

拳，直把那人打得遍體鱗傷，氣絕身亡。

吳六寨主最毒，他把分派到他名下的那個俘虜，澆上白蠟和熱油，點上火，讓他先是東竄西跳，尖聲慘叫，然後就地打滾，一陣陣的抽搐痙攣，最後他安然不動了，却已被活活的燒死。

剩下來的兩名俘虜怵目驚心，心膽俱裂，早就暈死了倒在地面，聽大寨主宣佈現在該衆家弟兄處決了，成千上百的瘋狂者一湧而上，這一次，千百隻脚把那殘存的兩個，踐踏成爲肉泥。

俘虜全部處決，七叔遍體淌汗，面如死灰，我在雙手摀臉，嚶嚶啜泣，那幫土匪却人人歡天喜地，瘋狂叫囂。就在這時，大寨主一脚踏定正當中的那把虎皮交椅，一面高聲的宣告：

「周五爺的仇報了，山寨裏這一仗得來的金銀寶貝，都在咱們的面前，金歸金，銀歸銀，珍珠寶石全有價值，咱們還是叫寨裏的鐵算子吳六爺計算價錢均分。我得兩成，以次的五位寨主得五份，剩下的三份由列位弟兄均分！」

土匪們忙着分贓，一時顧不及我們在焦灼恐懼的等待時期，我曾經向七叔悄聲的建議，我們爲什麼不趁此機會逃跑，但是七叔驚惶的告訴我說：那是辦不到的，於是，我們兩叔侄便唯有站在那裏，等待我們最後的命運。

一〇

有那麼一句俗話說：「殺人不怕血腥氣」，反過來講，我這一輩子不曾殺過人的，那天在珍珠嶺上，親眼目覩殘酷透頂的集體屠殺，可眞是嚇得要命！別說那一年我只有十四歲，即使到了今天，一閉上眼睛，回想那日的腥風血雨，屍骸狼藉，還會猛打一個哆嗦，遍體冷汗直流。

所以，當那些刀砍、毆斃、焚燒、五馬分屍……一幕幕的慘劇在珍珠塞分金聚義廳前演出，——說起來有點兒難爲情，我看是在看，却是雙手摀臉，視線從指頭縫裏往外窺探。因爲，那時候我實在是嚇得頭皮發麻，心驚膽顫。

八名俘虜全部處決，珍珠嶺上的土匪們吵吵嚷嚷，忙着分贓，得了珍珠寶貝或者是鈔票洋錢的笑得咧開了嘴，忙不迭往腰包板帶裏塞，一面呼朋索侶，三五成堆，就在大壩子上散散落落的坐着。這是個上弦夜，一天星斗，不見月亮，但却有無數熊熊燃燒的火把，把週圍附近，照耀如同白晝。

我以爲他們是在開晚飯，可是不久便有一隊隊的伙伕，抬着一桶桶的肉，一罈罈的酒，開始在人堆中穿出穿進，一一分配。使得大壩子上大呼小叫，歡聲如雷。土匪們吃起肉來那麼凶，喝起酒來那麼猛，吵鬧起來那麼瘋，直把七叔跟我，看得目瞪口呆。

一時，從大寨主秦位堂起，由於陷入瘋狂笑鬧，大吃大喝，這滿珍珠寨的人，彷彿都把殼觫戰慄，面無人色，而呆呆站在聚義廳旁的我們兩叔侄給忘了。沒有誰來理會我們，偏偏，我們還

是嚇得不敢逃走。

是我先看見的，一條彪形大漢，喝得兩眼通紅，搖搖提提，從一堆人中站起來，跌跌撞撞往外走，有人高聲的問他：

「儳虎子，你去幹嗎呀？」

「找好吃的去！」然後，嘴裏嘟嘟囔囔的埋怨：「喝他媽的，放着天下無雙的美味，沒有人要！」

他說着說着，走向那個被趙大凶燒裂開肚皮的死屍，蹲下去，就用一雙大手，像揀菜似的扒開死屍的五臟六肺，他把花花綠綠的腸子往肚皮外面拉，然後小心翼翼的，伸手往人肚子裏一掏，一撈，就這麼撈出一團紫黝黝的東西來。

「嗨！」儳虎子歡聲大叫：「你們瞧這人肝，還是熱的咧！」

「人肝？」

「人肝！」

驚問，呼叫，此起彼落，一剎那間人聲鼎沸，又掀起一個熱鬧的高潮。我站得離儳虎子和那個支離破碎的屍體最近，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。當我聽見儳虎子一叫，曉得他將死屍的肝臟摘出來了，一陣噁心，極想嘔吐，耳朵裏却充滿七嘴八舌，鬧哄哄的聲音——

「儳虎子！把人肝拿過來瞧瞧。」

「有什麼好瞧的？人肝下酒，又脆又香，儳虎子，拿來給我，我出五塊大洋，就買你手上這點東西！」

「眞有那麼好吃，儳虎子，我出十塊！」

「老子今兒倒要嚐個新鮮，儳虎子，拿來，這十二塊大洋就是你的了！」

「我出十五！」

「二十塊！」

「別他媽的窮出洋相！」霹靂般一聲巨喝，我仍還不敢張開眼睛，却是聽得出這個熟悉的聲音，那是大寨主秦位堂，他的嗓門蒼涼高亢，這時候，他在厲聲叱罵：「這兒又不是賣市，幹嘛那麼鷄毛叫嚷，儳虎子，誰讓你到寨子裏賣人肝來着？」

末一句話，把大壩子上好幾百人全都逗笑了。

笑聲中，趙大凶的沙嗓子在喊叫：

「你們他媽的一窩子儳蛋，想嚐個新鮮兒，這地上躺的屍首才不是一條哩，儘顧着搶買儳虎子的那一副幹嘛？告訴你們，八條死屍就有八副肝！」

一一

他剛嚷完，轟然一聲，像平地捲起了狂風，大壩子裏人翻馬仰，爭前恐後，窮喊極叫，你搶我奪。——這一陣子天下大亂。使我驚怖莫名反而睜開了眼睛，幾百個土匪擠成七八堆，各以一具死屍爲中心，一時只見胳臂和腿——人頭到處亂動亂擠，只有分金聚義廳上燈火通明，匕鬯不驚，六位寨主擎着酒杯，欣賞大壩子上的一場爭奪人肝的混戰。他們不時揚聲大笑，不時狂吼尖叫，在爲他們的小嘍囉們打氣，加油。

吳六毒興奮得雙脚跳了起來，高聲的喊：

「你們別儘在那兒搶人肝啦！六寨主給你們通個竅兒，最好吃的是人心！開膛剖肚，人心下酒，那才眞叫是『又脆又香』！」

「哇！找人心哇！找人心哇！」

吳六毒一提醒，嘍囉們立刻響應深山荒郊，這種叫囂之聲，份外淒厲刺耳，使人驚心動魄，受到强烈的震撼，因爲它像是鬼哭神嚎，虎嘯狼嗥。我彷彿墜入了十八層地獄，光這些喊聲，就叫人再怎麼也受不了！

「人心很不容易找到，」趙大凶在聚義廳上發了議論：「我們那邊有句老話：『人心難摸，

鴨肫難剝』」！」

「可見得，」老寨主秦位堂借酒三分醉，輕飄飄的跟趙大凶開個玩笑：「你們家鄉的人有多狠，就像都是吃人心長大的！」

「放屁！」趙大凶也許是醉了，虎的跳起來，怒眉橫目，破口大罵：「你他媽的別仗勢欺人！罵人也要有個因頭！憑啥一竹篙打死一窩子！」

「咦？」老寨主驚詫萬分，大出意外，他的兩隻眼睛瞪得好圓：「趙大！弟兄夥開玩笑開慣了的，你怎麼翻臉不認人？居然對我都開罵了呀！」

趙大凶像是喝多了酒，又像故意挑釁，他毫不退讓，猛的一拍自己胸膛說：

「罵你！又怎麼樣！」

孫二、錢三、李四和吳六，趕緊勸的勸，攔的攔，虛情假意的排解：

「趙大，你怎麼啦？喝多了酒，目無長上了呀！」

「寨主爺！你不看見趙大醉了？皇帝還要讓讓醉漢的道兒哩，你何犯着跟他一樣見識呢？」

表面上勸和，實則是在挑撥，這一場意外的風波，來得突兀，——老寨主和趙大凶各據長桌一端，攘臂舞拳，唁唁互罵，雙方動武，大有一觸即發之勢。與此同時，大壩子上那些嘍囉還在推推擠擠，吵吵鬧鬧，在那兒挖人心，搶人肝，亂得天翻地覆，一塌糊塗。他們還沒有注意到，

聚義廳上的頭目，已經劍拔弩張，白刃相向，隨時隨刻，都有演出火拼場面的可能。

十四歲的我，膽子再大，置身在那個羣魔亂舞的境界，眼中所見，都是豺狼虎豹，妖魔鬼怪，他們從容自在的殺人，伸出血汚的手，在死屍的肚皮裏掏摸，他們要吃人心，吃人肝，一個個的在從事爭奪，高聲怪叫，躺在地面的死屍，比宰殺以後的猪牛羊都不如。那些個屍體被撕裂，被分解，肚皮裏的五臟六肺，更被亂七八糟的手，拉出來扯出來一件件的拋掉，濃烈的血腥，夾着瘋狂的叫囂，撲面而來，而——幾乎就在我的頭頂心上，聚義廳裏，老寨主已經拔出了匕首，凜冽的寒光，反射到他的面孔，凶燄四迸，殺氣騰騰。趙大凶身手矯捷，他猛一下奪過吳六毒腰上插着手鎗，於是吳六毒又奮身撲過去，兩人一陣糾纏，啪的一聲，趙大凶手上的槍支，被吳六毒搶回去再摔到地上，——這時候，老寨主秦位堂得意極了，他仰天發出一串令人戰慄的磔笑。

無法想像的驚嚇，從所未有的緊張、駭怕、恐怖與刺激，使我的腦神經有如千根萬根鋼針在刺戳。我混身的冷汗流不停，抖顫止不住，心臟將要跳到腔子口，手軟、脚顫，用盡氣力都闔不上自己的眼瞼，我連連的搖頭，自己告訴自己說：

「這不是眞的，所有這些都不是眞的，我在夢中，我在夢中，我只是做了一個惡夢，做了一個惡夢——」

二二

「他媽的個×！老子宰了你！」

爆出焦雷般一聲厲喝，轟得我耳朵裏訇訇作響，那聲音正發自我的頭頂上，於是，我不由自主的急抬頭看看，——趙大凶所站立的地方，離我不到一尺！高一尺，隔一尺，不知何時他奪得一柄大砍刀在手裏，那寒光四射的刀尖在我眼前舞了一個花，然後，矯若游龍，疾如流星的甩出去，他一刀劈向笑聲未歇的老寨主。

我彷彿已經看見紅光四濺，老寨主被他一刀劈成兩片了，因此，我全身的血液陡然凝結，我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駭呼。

只恨我這一聲駭喊實在太響了，整個大壩子，到處都可以聽見，於是，就跟變魔術一樣，一剎那間，所有的豺狼虎豹，妖魔鬼怪一致停止了動作，所有的土匪强盜連同七叔和我一齊呆住。我驚駭幾絕的四面探望，——傻虎子拎着他那一塊搶奪碎了的人肝，趙大凶雙手把定的大砍刀，高高舉在半空。老寨主已經機警的跳過一旁，他的右手，剛好觸及刀槍架上他的那柄鬼頭刀，吳六毒正要衝到他們兩個中間阻止，也因爲聽到我的極喊，轉過臉來向七叔和我張望。

「媽拉個巴子！」趙大凶一個鷂子翻身跳了過來，他右手像隻箭似的一指，正指着七叔的鼻

尖，把七叔嚇得身子一挫，雙膝一軟，跪了下去，於是趙大凶便像撲了個空似的，上半身往前栽了一栽，他立刻兩腿分開站定騎馬步：「你們只顧吃喝瞎鬧，搶什麼人心人肝的，這兒放着兩個逮來的還沒宰哩！」

他一嚷喊，好幾百名土匪頓叫大聲鼓噪，瘋狂叫囂，像怒潮澎湃似的喊打喊殺之聲，夾着喪失理性的慘酷主張，震得我恍恍惚惚，渾渾噩噩。非常奇怪的，我竟在那一瞬間忘記了死在臨頭的可怕。

喊聲像排天巨浪，一波接一波的向我們衝來。

「殺了這兩個！」

「推下來讓咱們劈了！」

「澆油燒紅老鼠！」

「乾脆，叫他們自己挖坑自己埋！」

「沒那麼便宜！」趙大凶像個惡煞神一般，磨拳擦拿，咆哮如雷：「咱要活人的心肝下酒！」

「好哇！」面目猙獰的錢二惡，馬上起而附和：「來人哪，把這兩個小子綁在將軍柱上，趙寨主要親自下手開膛剖肚！」

「好哇！好哇！」

「綁呀！綁呀！」

我眼前一黑，金星四閃，一霎眼什麼都成了黑黝黝的一團，除了那令人心膽俱裂的吼叫，我彷彿還聽見七叔的跪地求饒，只是他的聲音因過度恐懼而變了，他儘在一聲聲有氣無力的：「嗷——嗷——」

小說裏的「閉上眼睛等死」，眞情實況則是：眼睛不閉照樣看不見，而且，一身癱軟，就像一堆稀泥，刀架在頸子上，叫我跑，我也跑不了。

一三

正在千鈞一髮之際，轉眼便要被綁在將軍柱，讓趙大凶扯掉衣裳，露出胸膛，取一盆涼水一噴，然後舉起牛耳尖刀，猛的刺向心胸，於是鮮血四濺，腹破腸湧了。——天幸見，老寨主秦位堂大慈大悲，他在潮水般的嘍囉衝到七叔和我面前時，石破天驚的高聲一喝：

「慢着！」

嘍囉們頓時止步，但却又激怒了趙大凶，他暴跳如雷的罵：

「你這老王八是怎麼的啦？今兒你一定要跟我作對！是不是？」

「閉上你的烏嘴！」老寨主當胸抱定他的鬼頭刀，目光閃閃，威風凜凜，他理直氣壯的說：

「你是殺人殺紅了眼不是，張七人在寨外，名在寨裏，你憑什麼罪名要殺他？你說！」

震天喧聲一齊停止，七叔和我面前黑壓壓的一片小嘍囉，人人不約而同的側過臉去，眼巴巴的望着分金聚義廳上的老寨主和趙大凶。

直到這時，七叔才呻吟呼號般的喊出了聲音：

「老寨主，行行好，救命！」

一陣心酸，無限驚忧，我的兩個膝蓋突然失了知覺，蓬的一聲，直撅撅的跪在地上。

聚義廳上的趙大凶，惱羞成怒，又跳又叫：

「張七吃裏扒外，帶了洪湖的人來，周五就死在他們的手上，你還想替張七討情？」

「老寨主，」七叔又在淒厲的悲呼：「黑天的寃枉呀，你救命！」

老寨主直立不動，想了想，十分果斷的說：

「張七上了他們的當，該罰。但是他給寨裏帶來這麼旺的財香，如今大家腰包裏都是滿滿的，應該念他這一點功勞，免他一死。」

「不成！」趙大凶用尖刀向老寨主一指：「誰能擔保？張七不是跟那夥人勾結的？」

「我保！」吳六毒挺身而出，一拍胸脯。

「吳老六！」趙大凶向他怒目而視：「你今兒是怎麼啦？百事都要插一脚，我告訴了你，沒

你的事！」

「趙大凶！」吳六毒立刻反唇相譏：「打開天窗說亮話吧，你今兒專找老寨主的岔，你是圖的什麼？」

「嚼蛆！」趙大凶啐了吳六毒一口，吳六毒一閃身讓開了，接着趙大凶便抹下臉來高聲喝罵：「你活得不耐煩啦？吳六！你拼命護着那老賊，老賊幾時給過你一絲一毫的好處？」

「我不要誰的好處，」吳六毒雙手一拍：『姓趙的！「快馬一鞭，快人一言」，說明了罷，你是不是眼見寨裏撈了這麼一大票，『吃在嘴裏，看在碗裏』，眼紅了，你想大膽行兇，把咱們的一份，全給吞掉，我這話要是沒有說到你的心坎上，叫我雷劈火燒，不得好死！」

一四

哇哩哇啦，揭了趙大凶的底，當着珍珠寨的幾百名嘍囉，趙大凶面紅耳赤，下不了臺。當時，他向老早約好的錢二惡、孫三殘、李四暴連施眼色，四個人掄刀的掄刀，拔槍的拔槍，兩個人伏侍一個，分兩路殺向老寨主和吳六毒，一時槍聲急響，刀光霍霍，六位寨主惡狠狠的展開一場生死惡鬪。分金聚義廳外的嘍囉，除了爛醉如泥的，酒意似乎全已嚇醒，但是他們驚惶失措，面面相覷，誰也無法阻止六位首領的自相殘殺，刀槍齊施。

頭一個倒下去的是老寨主，我跪在趙大凶身後的地面，由下而上看得很清楚，趙大凶第二次掄刀砍向他，錢二惡的手槍同時開了火，他一槍擊中老寨主的肩膀，鮮血在他的左襟汩汩漫漶開來。老寨主身子一陣搖晃，他仍能大步奔前，電光石火般一刀砍向錢二惡，這個卑鄙的偷襲者躲開了去，趙大凶趕過去攔腰一刀，用力之猛，差點把老寨主砍爲兩段，老寨主的左腰前腹，血流如注，他還站住，兩眼定定的瞪視趙大凶，然後，眼睛一翻，眸子從眼角瞟到錢二惡。錢二惡離他不上三步，當時正爲老寨主瀕死的慘狀驚怔住了，老寨主的武藝高強，是迄至如今我生平所僅見，他能在行將猝然倒地的剎那，在垂死以前將手中的鬼頭刀直飛出去，但聽見錢二惡一聲哎呀！他胸前紅光一冒，老寨主仰後一倒，他的鬼頭刀一甩，正好插在錢二惡的前胸。

錢二惡雙手抱住刀刃，十指皮破血流，涔涔而下。他許是想把這柄致命的鬼頭刀拔出來，可是他那裏辦得到，錢二惡倒地畢命的時間，充其量只比老寨主遲個三秒五秒。

那一頭吳六毒一柄單刀敵住了孫三、李四兩個，上下翻飛，應付裕如，看起來珍珠寨上六位寨主，吳六毒的武藝，可能僅次於老寨主。可是，雙拳難敵四手，更何況，老寨主一死，趙大凶騰出身來即刻加入戰圈，吳六毒寡不敵衆，刀法漸漸的散亂。這時候聚義廳外的幾百名嘍囉，已經因爲老寨主的慘死，和吳六寨主的情勢危殆，發出了嗡嗡的議論之聲。這片聲浪傳到了趙大凶的耳中，他越發焦躁，猛揮大砍刀一路急攻，吳六毒苦於一左一右已被孫三李四夾住，身手施展

不開，一個疏忽，被趙大凶乘虛而入，一刀劈開了他的胸膛，就此倒臥於血泊之中。

趙大凶如願以償，大獲全勝，接連殺了老寨主和吳六毒，照說他應該心滿意足，不爲已甚，但是他這個人殘暴成性，雙手血腥，他做了一件令人無法原諒的事情。

他竟奔到老寨主屍首旁邊，猛一刀，把那顆已死的頭顱梟下來。

躊躇滿志，得意洋洋，他大踏步走到分金聚義廳口，右手提刀，左手一把頭髮拎住老寨主的腦袋，他高高舉起這顆人頭，大聲疾呼的說：

「秦位堂假仁假義，吃裏扒外，我現在已經把他殺了，你們看，他的首級就在這裏！所以從此刻起，我就是本寨之主！」

「……」

他以爲小嘍囉會得歡呼雀躍，高喊萬歲的。沒有想到，回答他的竟是一片默然。

「我趙大和秦位堂完全兩樣，我跟各位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今後山寨裏分金的規矩我頭一個要改，」他竭盡所能的討好大衆：「不管是什麼買賣，我寨主爺拿一成半，錢寨主、孫寨主、李寨主各得一成，剩下來的，由衆家弟兄按人數均分！」

「……」

亢奮過後，備受沉默抗議的打擊，趙大凶有點發慌了，他急切的說：

「今天寨裏得了一大票，就數秦位堂霸佔得最多，他一個人分了兩成整，這兩成還是先提出來的啊。現在，咱們只當他這一份也是財香，我不照單全收，我只提一成半，然後，錢孫李三位寨主一人一成，餘下的，衆位弟兄又可多得一份。你們說，像這樣子好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僵了，也就慘了，趙大凶亟於挽回小嘍囉對他的好感，拎着老寨主腦袋的左手，漸漸的縮回去，縮回去，由高高舉起，退縮而爲藏到背後，孫三殘機警的走過來替他接住，趙大凶尷尬的笑笑，一轉身，把右手的大砍刀也遞給了孫三殘。

一五

就在這一轉身間，非常不幸的，他一眼瞥見了七叔和我，我呆呆傻傻的坐在地上，像做夢，也像是在台下看戲。七叔是屈膝跪在我身邊的。老寨主阻止趙大凶處決我們兩叔侄，七叔悠悠醒轉高聲求救，眼見聚義廳裏刀光劍影，血肉橫飛，老寨主和吳六毒慘遭殺害，他又嚶然一聲嚇得暈死過去。

趙大凶看見了我們，一對無辜無助無望的犧牲，於是他想起譁衆取寵的妙計，最低限度，殺了我們兩叔侄，可以轉移那批嘍囉的注意。來一次瘋狂殘忍的遊戲，冲淡眼前他面臨的僵局。

「嗨！」於是他歡天喜地的叫起來：「剛才各位找了這麼久的人心人肝，多一半弟兄還沒有看清楚人心人肝究竟是什麼樣的呀。這兒！」他猛伸手向我們一指：「這兒還有兩個該殺的，正好讓弟兄們開開眼界。來呀！」

不等他的兩名心腹嘍囉應聲向前，聽候吩咐，大壩子上的那幾百名嘍囉，果然被他激發了好奇心。趙大凶他們哥兒四個反叛，老寨主和吳六寨主慘死，可以暫時擱在一邊，怎麼樣開膛破肚，摘心取肝，倒是很值得他們參觀參觀。

「來呀！」

趙大凶又一次呼叱，兩名嘍囉應聲跳上分金聚義廳，向趙寨主當胸抱拳，答了一聲：

「喳！」

趙大凶冲他倆扮個鬼臉，邪惡的笑着問：

「帶得有小攮子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兩名嘍囉身子一偃，右脚一舉，伸手從綁腿裏拔出明晃晃的匕首，拿在手上。我打了個寒噤，傷心淒絕的閉上了眼睛。除了豎尖的耳朵，整個人彷彿失去了知覺，强盜土匪要吃我的心和肝了哩，我才這麼一點點大，却馬上就要死掉。想起家中望眼欲穿的父母，那些和悅可親的親戚

跟店裏的夥計，他們聽到我死了的時候將會怎樣說呢？可憐，可惜，這麼點子年紀？

一陣心酸，我哭了。我一哭，引得七叔頓足搥胸，哀聲號啕，他聲嘶力竭的在又哭又喊：

「大寨主，二寨主，做做好事啊！饒了我們兩叔侄吧！各——各位寨主啊！大慈大悲，這些個年來，我總算也有點汗馬功勞唉！兩位寨主爺，我一年要給你們賺不少的錢，不少的錢哩！」

可惡可恨的是：這一批殺人不眨眼的強盜，對於七叔的聲聲哀求，根本置若罔聞。我眼睛閉得緊緊的，什麼都看不見，但是耳朵却聽得很清楚，我聽到撲通撲通的聲響，大概是趙大凶、孫三殘他們不耐煩走下台階，他們直截了當，就從分金聚義廳上，一個個的跳下地面。

方才秦位堂、錢二惡和吳六毒突被慘殺的一幕，珍珠寨的這幾百名嘍囉，彷彿一會兒便忘得乾乾淨淨的了，他們此刻看到趙大凶、孫三殘他們跳下地來，曉得一定是來結束我們的性命，於是又再度狂性大發，歡呼雀躍，有人帶醉，有人發瘋，一聲聲的獷野呼喝，把大地都驚得顫動。一聲聲的，一陣陣的，一波波的，像利刃勁矢，刺穿了我的耳膜。我只感到天昏地暗，脚底的地球，直在飛快的旋轉。

「宰了他們！」

「先殺那小的！叫他叔叔看着！」

「不！先宰他叔叔，叫他侄兒吃肉喝湯！」

「哈哈哈哈！」

「殺呀！殺呀！」

瀕死，人的活動能力會喪失無遺，手不能動，脚不能動，身子也不能動，甚至於睜一下眼皮，都激不起一點兒氣力。

正在閉目待死，雜沓的脚步聲音越走越近，而隨着步聲逼近我們的，都是萬惡不赦的強盜，在等待着好戲上場，叫囂聲，呼喝聲，獰笑聲，鼓掌聲，漸漸的止歇，減少，減少到三五條嗓子在作此起彼落，斷斷續續的尾聲。於是，我分明聽見，來殺我們的惡煞神，站停在我們的面前。

驚悸，駭怖，我的心像樹上墜落的果子，一逕的向下墾沉，墜沉，晃晃悠悠的墜沉，我的身子，竟似一個無底的窟窿。

一六

趙大凶先開口說話，他是在指揮那兩名小嘍囉怎麼開膛剖腹，摘我們的心，取我們的肝呢。

「拿兩根一人高的木頭柱子來！」

兩名嘍囉應了聲是，脚步啪啪啪的，飛快跑開，不久，可能有人幫他們的忙，合力抬來兩根木柱。因爲我聽得見，根據我聽覺加以判斷，回來時的脚步聲，至少有四五個人。

七叔在精疲力盡的嗷嗷求饒，幾百名嘍囉鴉雀無聲，因此，空曠的大壩子裏，就祇聽到趙大凶高聲下令，和人叢中不時有人爆出問一問的聲音。

「地上挖兩個洞，把柱子插下去！土封好。聽着，柱子一定要豎得牢。」

「大寨主！」遠遠的有人叫嚷着問：「這是什麼名堂呀？殺兩個人，是要豎吊架呢，還是搭砍頭台？」

「你曉得個屁！」趙大凶開口便罵：「他媽的，這叫將軍柱！懂嗎？將軍柱，那怕是八面威風的將軍，綁上了這根柱子，也得乖乖的把心肝獻出來。」

「獻出來？」分金聚義廳上傳過來問話：「大哥，要宰的這兩個，眞會自己把心肝往外掏？」

「說說的罷了！」孫三殘的聲音在搶着回答，他打個哈哈：「天下那會有人自己掏出心肝的道理？」

「不光是說了的啊，老三，」趙大凶冷冷的說：「就說綁上將軍柱的人掏不了，他會把心肝自動跳出來，那也得算是他們誠心請客呀！」

「眞的呀？」廳上的李四暴，將信將疑的問一句。

「不信，我把這裏頭的道理，講給你們聽。」

嘍囉羣中，正起紛紛議論的嗡嗡聲，這時候，便有人高聲的吆喝：

「別吵，聽大寨主說！」

一片闃靜中，趙大凶剛張口說了一個「告」字，七叔又從昏迷之中悠悠醒轉，他掙扎出一點力氣，陡然尖聲的一叫：

「大寨主啊！救救命啊！」

明明是垂死者的籲求，聽在這般禽獸不如的土匪耳裏，居然把他們全給逗樂了。他們是笑大夥兒正在凝神的聽趙大凶說明，沒想到七叔突如其來的喊了這麼一聲。——我恨恨的咬緊嘴唇，恨趙大凶和孫三殘，恨這般狼心狗肺的冷血動物。

「告訴給你們聽！」趙大凶咆哮着壓制滿壩子笑罵之聲，聲浪給壓下去了，他再開始講：「人綁在將軍柱，頭頸，脚踝，全用粗蔴繩綑起……」

孫三殘打個岔問：

「那不是先把人給勒死了嗎？」

「哪能這樣便宜他們？」趙大凶鼻子裏哼哼着回答，又道：「喂，你們兩個也給我聽好，待會兒，就照我所講的法子下手，你們跟了我一場，我便教你們這一手摘心取肝的絕招。」

「喳！」

「這個綁法，有個講究，叫做上鬆下緊，『透得了氣，動不了身』。此話怎講呢？拿繩子拴兩道，頭頸要鬆動，脚踝得緊綁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」趙大凶自問自答：「因爲呀，頭頸綁得鬆他可以吸氣閉氣，氣一閉，肚皮便鼓起，肚皮一鼓，一刀下去，心肺肝腸自會往外湧，所以呀，有個名堂叫做自獻心肝！」

孫三殘討好巴結趙大凶，大聲的說：

「大寨主眞了得，見多識廣，還有學問！」

這麼一誇，趙大凶更得意了，他不惜殘酷已極的，當着七叔和我兩個待宰的羔羊，細細說明，我們將怎樣被殺，怎樣死法？他得意洋洋，興高采烈的說：

「你們殺過鷄子的就曉得。殺鷄以前，一定要先把牠的翅膀跟脚抓牢，因爲那怕是一隻鷄，牠挨了一刀快死掉，那時拼命掙扎的力氣會很大的，這就是爲什麼把人綁上將軍柱，一定要把脚綑牢靠的道理。」

「嗨！」遠方有人在叫：「快些兒動手吧，這裏！繩子來了！」

接着，又是啪的一響，大概是有一圈繩子，拋到這邊，落在地面。

「別忙！」趙大凶高聲攔阻：「我索性把怎樣下手都給你們說全了。——人綁上去，先把他們的衣服掰開，露出胸腔和肚皮，再拿塊布，抹抹乾淨。他媽的！曉得這兩個多久不曾洗澡了

啥！」

大壩子裏，又爆出轟然大笑——

一七

「抹乾淨以後，」趙大凶再接下去說：「你們兩個，一人用攘子下手，記住，要把刀尖抵住肚臍眼上頭，約摸四五寸，胸骨的那一點上。胸骨不是肋骨啊，它在肋骨分開的地方，恰好是胸膛中央，只有一根，是軟的。開膛剖腹，刀子要從那個地方刺進去。」

突然之間，我的兩個膝蓋，像被人猛的抽掉了筋去，一陣虛軟，彷彿膝蓋以下的兩條小腿已不存在，身子一挫，我直撅撅的摔了下去，臀部觸及一塊尖石頭，好痛！我還沒有仰天跌倒，便反彈的向前一仆，但是，當我雙手手掌撳到了地面，我立刻睜開眼睛，與此同時，我用盡全身之力，勉强支持自己全身的重量，我躲過了一次摔成狗吃屎，而且，我更倔强的不肯服氣，我竭力掙扎着想要重新站起。

「瞧這娃兒！」我的勇氣引起了孫三殘的稱讚：「小小年紀，倒比他叔叔硬得多哩！你們看他叔叔那副癩樣！枉爲闖蕩江湖多年，臨死會嚇成這個樣子？」他輕蔑的啐了一口：「呸！癱在地上，就像是一灘牛屎，一堆子爛泥！」

他不該這麼蔑視我的七叔，一時間，我忘記了駭怕，上半身欠起，兩隻手還撐在地上，我努力的仰起臉孔，狠狠的盯住孫三殘。

「哈哈哈哈！」不曾激怒孫三殘，反而讓他縱聲大笑起來：「這小把戲是有種！是有種！不像他叔叔嚇暈死了。你們看！小田鷄似的，祇在想跟我拼命哩！」

「什麼有種沒有種？」趙大凶一聲冷笑：「無非小娃兒家，還不懂死呀活呀的，根本就不曉得駭怕！」

孫三殘沒有回答，他在衆目睽睽之下，做了一件使我直到如今都莫名其妙的事。他彎下腰伸出手來，一把捉住我的手臂，他竟好心的給我幫助，把我從地面上拉起，讓我站穩，方始鬆開了手。

我的眼睛不再闔上了，我側過臉去，詫異的望着他。他——孫三殘却故意避開我的視線；他轉了個身，去跟趙大凶說：

「老大，你說你的。」

也許是被孫三殘打了岔，趙大凶有點不高興，他意態怏怏的，不起勁了，三言兩語把話說完：

「一個下手開膛，一個端盆冷水。人心跳出來還是活的，必得馬上淬到冷水裏，讓它去跳，一面跳一面流血，血流完，就可以吃了。」

「是煮人心湯吃嗎？」嘍囉羣中，又有人高聲喊問。

「不，生吃，」趙大凶嚷着回答：「用快刀切成薄薄的片，泡燒酒，喝了可以延年益壽。」

「人肝呢？」

「跟猪肝一樣，下鍋子炒。」

居然有人這麼樣問：

「兩副心肝，夠誰吃呀？」

「我不吃！」石破天驚般的，聚義廳上，多時不曾開口的李四暴，上前一步，激動的揮舞右臂，歇斯底里的嚷喊：「列位，衝鋒打仗，報仇殺人，我李四願意領着頭衝鋒，像這樣把活人當着猪羊，剜人的心肝來下酒，祇怕天理循環，報應不爽，自己將來只有死得更慘！而且，死了以後還要下十八層地獄，刀山血地，有得罪受！」

「他媽的李四！」趙大凶正在興頭上，被李四說得七竅生烟，暴跳如雷，他翻身猛的一指廳上的李四暴，厲聲大喝：「你說！你猫哭老鼠假惺惺的，你是在罵誰？」

「罵你又怎麼樣？」李四暴毛焦火躁，頓時也跳了起來：「趙大，你作惡多端，你不是人，我料準了你來日不得好死，你死了要給豺狼虎豹把你一口口的吃掉，一根根骨頭都嚼了。」

罵得好毒，趙大凶沒有料到，斜刺裏殺出這個程咬金來，氣壞了，臉色由紅脹紫，由紫轉青，最後變爲卡白，他牙齒咬得格格的響，老遠都可以聽到。這時，一個在廳上，一個在廳下，雙方劍拔弩張，看來另一場火拼又是難免。於是，孫三殘也着了急，他抱定趙大凶，不許他跳上去，跟李四暴拼命。那一頭，小嘍囉也在說好說歹，連推帶拉，硬把李四暴拉開，兩個人一同遶過分金聚義廳，遶到廳後强盜頭子住的那一排屋，從此，我就不曾再見過李四暴了。

李四暴一走，趙大凶的一股怒氣，便發到了七叔和我的頭上。他眼睛發紅，雙脚直跳，倏然的從小嘍囉手中奪過一把匕首，他瘋狂似的高聲喊叫：

「我要殺人！我要殺人！來呀，快把這一大一小，給我綁上將軍柱去！看我親自動手！」

腦子裏轟的一聲，眼前金星四迸，我只有一個意念，完了，現在，時辰已到！

一八

想不到的是孫三殘竟然出頭講了話，我分明聽見他低聲的跟趙大凶說：

「老大，你眞的要做出來呀？」

「爲什麼不眞？」趙大凶餘怒未息，圓睜一對怪眼：「我先宰了這兩個，再去找李四算賬。」

「算了吧，」孫三殘皮笑肉不笑的說：「自家弟兄，一時意氣，鬪兩句嘴又算得了什麼？有啥賬好算？老大，你息息氣，明天早上，我自會喊老四來跟你賠禮！」

趙大凶正給一口氣堵住，他來不及答話。而大壩子上那幾百名嘍囉喝醉了酒的，一心想看好戲的，這時候大概都被李四暴方才那一吼，給吼醒了過來。李四暴的喝罵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因爲不再有人歡呼、拍掌、鼓噪、吼叫，嘍囉們大都神情沮喪，或者是如夢方醒，他們之間有人暗暗的移動脚步，溜回住處，不想再看剖腹開膛了。起先他們忘記了自己是萬物之靈的人類，於是他們在醒悟以後難免會覺得慚愧，有人悄然的開溜，立刻便有大批的人學樣，大壩子裏漸漸的「觀衆」越剩越少。趙大凶掄起怪眼四下怒視，趁此機會，孫三殘婉轉的勸他說：

「老大，我們在這裏佔山爲王，獨霸一方，江湖上有道：『吃的是三江水，取的是四方財』，光棍不斷財路。兄弟方才仔細的想過：張七這小子，不管他往先有沒有汗馬功勞，這一回他欺瞞了寨裏，惹下滔天大禍，照說，他是該殺該埋，該開膛剖肚。可是，殺個把張七，在你我兄弟來說，又算得了什麼？老大，爲張七這一對叔侄，兄弟倒有了一個主意，你且讓我說出來，行不行，兄弟答應由你定奪，你說好麼？」

眼看着大壩子上的小嘍囉都快散完了，趙大凶有點氣餒，他手中仍還緊緊攥住那把七寸小攮子，祇是，他霎霎眼，不再咬牙切齒，他的怒容漸趨緩和，他瞅一眼孫三殘，却仍負氣的說：

「老三，有話你就講呀！」

「老大，你是曉得的，張家是秭歸的第一富戶，張七他哥開藥舖，張七本人這些年來，經手本寨的賣路錢，值十抽一，他賺到的只怕也不在少數。因此之故，說他們兩兄弟有個萬把塊的家當，依我看是有多無少。」

一聽「萬把塊的家當」那六個字，我注意了的，趙大凶身體一震，神情也立刻和靄得多。

「兄弟的意思是人爲財死，鳥爲食亡，何況你我既已上山落草，揹了一世的罵名，不爲錢，爲什麼？眼前既有大筆的財香，我們何必輕輕的放過？老大，你不妨直說，對這件事，你的意下如何？」

「我——」趙大凶訥訥的答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兄弟的意思，張七和他侄兒原該剖肚開膛，摘心取肝的，但是看在張家大洋錢的份上，我們何妨撈他們一票，放他們一馬。」

趙大凶斜眄着他，冷森森的問：

「聽起來，你的意思是不必殺他們了？」

「殺他們幹嘛？」孫三殘接口很快：「所以我的意思，是要拿他們兩個賭一賭。」

「怎麼樣個賭法？」

「簡簡單單，」孫三殘一指我說：「我們不把這兩個當殺胚，而把他們當肉票。叫他們寫信回秭歸，十日內，送三千大洋到珍珠嶺，我們看在大洋錢份上，即刻放人。」

「三千大洋？」趙大凶更加遲疑了，「他——他們家拿得出來嗎？」

「這就是我所謂的賭了，」孫三殘一聲獰笑：「我們破費幾天時間，贏了，三千大洋到手，你我兩個平分，輸了呢，你照樣可以拿他們的心肝下酒。在他們哩，賭的是兩條命，三千大洋性命兩條，看他們要錢不要命咧，還是要命捨得錢？」

趙大凶看來是動了心，他四面一望，大壩子上早已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了，火把全滅，月黑風高，於是，趙大凶低聲的問孫三殘：

「這一票，我們能夠二一添作五平分，不給寨子裏大夥兒分拆嗎？」

「給大夥兒幹麼？」孫三殘嘿嘿的笑：「老哥，珍珠寨是個窮山惡水的小碼頭，聚義的弟兄，更是一人一條心，烏合之衆。你看好了，今兒一個個的發了票小財，有了另開碼頭的路費，有了改行做買賣的本錢，我敢保險，從明天起這一夥人準定逐漸散去無疑！咱哥兒倆總歸是一道走的，破幾天功夫，等到這三千大洋，然後動身，即使山寨裏還剩下幾個，難不成誰還攔得住我們不成？」

孫三殘一面說，趙大凶便一面點頭，孫三殘說到最後，趙大凶點頭點得更快，——生死俄

頃，千鈞一髮，七叔和我這兩頭待宰的羔羊，居然由這兩個窮凶極惡的强盜，一轉念間，從鬼門關口被拉了回來，趙錢兩個替我們鬆了綁，——而不是綁上將軍柱，可憐七叔到這死裏逃生的時刻，仍然昏迷不醒，趙大凶踢了他一脚，我身子鬆動了，立刻撲向七叔身上，緊緊的摟住他，活得成啦，我反而熱淚橫流，放聲哭喊：

「七叔！七叔！我們死不了啦！死不了啦！」

趙大凶驀的一聲吼：

「莫嚷！你在作死呀！」

我不敢嚷喊了，低低的喚：

「七叔，七叔，醒來呀！」

「唔——嗯，」七叔緩緩的睜開了眼睛，茫然而訝異的望着我，久久，方始囁嚅嚅的問：

「我們是——在陰間？還是在陽世呀？我們是人，——還是鬼？」

「七叔，我們不會死了！」

「爲——爲什麼呢？」

一九

「張七！」趙大凶蹲下來，兩眼虎虎然的瞪住他說：「孫三寨主跟我看你這麼怕死，發了慈悲，饒你們兩個。可是，江湖上說得好：『要留性命，得捨錢財』，這麼着，你想活命，趕緊起來，連夜就回秭歸，我給你四天的期限，帶三千大洋，贖你侄兒一道回家。四天之內你趕不到，我們這兒先拿你侄兒開膛破肚，摘了心肝下酒。然後我們自會派人到秭歸，取你一家大小的性命。你肯幹，咱們這就讓你上路，不幹的話，我現在送你們兩個歸陰。」

七叔一聽，性命換回來了，何況還有我的這一條小命呢，他不假思索，頓時便一疊聲的答應：

「幹幹幹！我馬上便動身，可是，」他頓一頓，方說：「兩位寨主爺開個恩，這三千大洋不是一筆小數目……」

趙大凶性子急躁，不等七叔說完，猛的就是一脚踢過去，踢得七叔抱住肩膀，哎喲喲的叫疼，一邊叫一邊喊寃般的說：

「啊喲大寨主，我承認了就是，我承認了就是。我這就動身，這就動身。」

「他媽的！」趙大凶又在罵人：「生來下賤，不吃苦頭不行的！」

「我這就走，這就走，」七叔艱難的從地面爬起，他完全變了一個人，可憐巴巴的望着我，帶有無限深情，然後，他又一側身，向趙大凶孫三殘兩個，屈膝跪了下去，他跟兩個强盜磕着響

頭說：「求求兩位寨主爺，我姪兒年紀小，他才十四歲，不懂事。張七一定儘快的趕回，只是，我姪兒在山上的這幾天，務必求兩位寨主爺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好好的看顧他。」

「曉得了，」趙大凶不耐煩的說：「你放心去吧，你不曉得，你姪兒小小年紀，骨頭比你硬得多。孫三寨主正因爲看上他這一點，才起意饒你們的性命哩！」

孫三殘愕然的去看趙大凶，於是，趙大凶大笑，孫三殘也笑，兩個人笑得前仰後合，山應谷響。而七叔也趁着他們在笑的時候，悄聲的跟我說了一句：「好好等着，不要心急，我日夜攢趕，不出四天，一定帶了錢來。」

我點點頭，坐在地面，疲倦的閉了閉眼睛。

二〇

當夜，趙大凶、孫三殘把我帶到一間黝黯骯髒、不通空氣的小房間，這房間實在太小了，我一睡下，就連一點空隙也沒有，除開房間小，而且還不透氣，因爲小房只有一扇門，根本就沒開窗戶，

祇是有一點，小房和趙大凶、孫三殘住的那間相連，因此，隔着木板牆，我可以清晰的聽見他們談話的聲音。頭天夜裏，他倆把我關進小屋以後不久，便有人神情緊張的跑來報告，——李

四暴帶了他的一夥人趁夜下山，不知去向了，趙大凶他們聽了，彷彿早在意料之中，僅祇嘿嘿的冷笑，由趙大凶說了句：

「他媽的！猴急個什麼？連等到天亮都來不及呀！」

然後，趙大凶要來人坐下來喝酒，來人推脫了，他問起他倆怎麼處置了七叔和我，趙大凶一聽，馬上就抹下臉來說：

「狗拿耗子，多管閑事！你問這個幹什麼？」

於是又由孫三殘出來打圓場，替趙大凶解釋，說他正在氣頭上，難免說話頂撞，孫三殘撒着謊說：

「張七的心肝，咱們兩個撈了，吃了。老大本來還要殺那個男孩，是我見了不忍，勸他放掉，此刻正關在我們後房哩！——老大就爲這樁事情大不開心。」

來人也不知道是誰，唯唯否否，告辭，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小嘍囉緊急敲門的聲音吵醒，他是趙大凶的手下，進來氣急敗壞的叫：有一批人一早下了山，其餘的人，也在紛紛的收拾行李要走，他想攔阻，却是攔不住，無可奈何，他來請大、三寨主出去彈壓一下。

「彈壓個屁？」趙大凶啐他一口：「他媽媽的，讓他們走好了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，這珍珠嶺又不是金山銀海，空有個好聽的名字罷啦！你沒瞧見那幫子人，一個個跟餓狼似的，昨兒分

到手那些個錢，喜得沒把眼珠子掉出來呢，你還叫我去彈壓，乾脆點吧，散散散！大夥兒散光了拉倒！」

一頓惡罵，把小嘍囉給罵出去了。——揍下來，根據我所聽到的，不到兩天，珍珠寨風流雲散，就跟趙大凶吼的一樣：散光了拉倒。但是有一點是趙大凶和孫三殘事先不曾料到的，成羣結隊，結伴下山的土匪因爲要走兩天沿途不見人烟的路，他們紛紛搶奪山上的存糧，趙大凶孫三殘以爲剩下來的糧食，至少可以夠他們——包括這兩名匪首，和他們的親信十七個人，連上身爲肉票的我，吃上十幾二十天的，那裏想到：四散逃走的土匪把糧食搶得精光，於是，到了第三天頭上，我們只剩下一種食物——肉。一日三餐儘在吃肉，用醬油紅燒的肉，用鹽水白煮的肉，我的飲食由一名小嘍囉，每餐推開門送進來，他往往將碗筷往我手裏一塞便走，我沒有機會問他：我們吃的是什麼肉呀？彷彿有點兒餿，酸不幾幾的，而且都是瘦肉，不見半點肥膘。

吃了一次，想吐，便拒絕不吃，然而餓了一天，第四天頭上還是勉强自己吃了幾塊白煮肉。嚼着嚼着，聽見遠遠傳來馬蹄得得的聲音，心中不禁狂喜，放下碗，差點兒跳了起來。我知道，我扳着手指算計過時間的，沒錯，這準是七叔。

果然，不久我的小房門便被推開，我步出漆黑一團的囚牢，走到亮處，强光耀眼，我什麼都看不見。等到視力恢復，我一眼便看見七叔那張蒼白而又瘦削的臉，他正站在大壩子中間。在他的面前，是孫三殘和趙大凶，以及那十七名嘍囉，他們早已備好行裝，將要出發，每人背後揹個大包袱，趙大凶和孫三殘還有兩匹小川馬。

「咱們人貨兩訖，各不相欠，」趙大凶先開口說話，再揚起一陣大笑，那孫三殘也陪他笑着：「張七，咱們可不曾虧待你的侄少爺啊！」

他的話才說完，趙大凶便拉我的胳臂，把我朝七叔的跟前一推，他一面呵呵笑着一面說：

「跟你叔叔走吧，楞小子，還等在這兒幹嘛？難不成又想給我開膛剖肚？」

我這才帶淚的喊了出來：「七叔！」我伸張雙手，撲過去和七叔緊緊的相摟。

「好——啦，好啦！一切都過去啦！」七叔喃聲的說，他的聲音也在抽搐：「都怪我不好，都怪我不好，差點兒沒害了你。」

「七叔——」

「弟兄們，上路！」那頭，趙大凶高聲下令，俄頃，馬嘶，人語，步聲雜沓。我的臉枕在七叔肩上，不敢，不願，也不想回頭去看，耳朵裏只聽見趙大凶和孫三殘齊聲的在叫：「喂，張七！小把戲！咱們後會有期！」

漸漸的，風聲把馬嘶人語捲走。從此，我不曾再聽到他們任何消息。

「一凶一殘總算還有良心，」七叔一聲苦笑說：「三千大洋拿去了，人好好兒的。我這匹一

路急趕的洋馬，居然也沒給搶了去。」

於是，我們兩叔侄共騎一匹馬，下山。我不由自主轉臉向後望，大壩子，將軍柱，分金聚義廳，離我們越去越遠，突然之間給我看見了一些——東西，使我立刻頭皮發麻，大嘔大吐，而且，直到回了家，我還發了一場高燒，病了一個星期。原來，就在一道小樹林邊，我看見橫七豎八，支離破碎的屍體，有的開膛破肚，有的被削去腿肉，砍掉胳臂，有的臀部只剩了白骨，——這一瞥之餘，使我倏然想起，山上斷糧的那兩天，我吃的是什麼東西了。

對不起，我這個故事就講到這兒爲止，不管它是否動聽，最低限度，我總讓你曉得我爲什麼不吃肉的緣故了吧。這是我後來想通了的，世上任何肉類，那一種不是取自動物的屍體？

匪窟

一

剛到學校不久，他已經有了陷於孤獨的不幸感覺。

他清清楚楚的記得；那一天，下午五點多鐘，澹黃的太陽斜斜地掛在天邊，他坐着滑竿（一種四川鄉間特有的便轎），僱一名力夫挑着行李，跟在後面，從合江縣對面的大渡口，走完了十五華里的石板小路以後，終於抵達了收容抗戰時期流亡學生的一所國立中學。

在校門口下了滑竿，正當他掏出錢來開發力資時，有好幾個衣衫單薄，蜷縮在石庫門邊晒太陽取暖的同學，詫異的瞥視了他一眼，馬上就浮現不屑的神情掉轉臉去。

他不敢向他們問訊，關照力伕先把行李堆在門角，遲疑的跨過那座高高的門檻，門裏是一大片麻石鋪砌的庭院，接着一座寬敞華麗的大廳。

有一個高大的青年，直立在石階之上。

他連忙上前一步，恭恭敬敬的鞠了個躬。喊了聲：

「老師。」

「老師？」那位青年馬上便脹紅了臉，撇撇嘴，冷冷的指着他說：「我雖然年紀大些，可是我還是有資格讀書的。哼！別以爲你小小年紀能進中學，就有什麼了不起？」

說罷，他頭也不回氣冲冲走了，剩下陳鴻志錯愕的站在空闊的庭院之中。

然後是一陣淒厲亢急的集合號，突如其來的在他耳邊響起。把他吓了一大跳；驚魂甫定時，又有一陣萬馬奔騰的聲音，五百多位同學從前後左右跑來，黑壓壓的人潮匆遽的擦過他的身邊，他當時驚惶錯愕，手脚無措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大事？他的腦際一片昏亂，兩腿支持不了體重，沉沉的坐倒在石階上面。

如像奇迹一般，那麼多在他四週奔跑的同學，霎眼間就全不見了，緊接着，外面傳來呼叫口令的聲音，又是一闋幽揚的號音。

心跳猶未平復，一個魁偉的身影，矗立在他的面前：

「爲什麼不去降旗！你叫什麼名字？」語音顯得很嚴厲。

「陳鴻志。」他趕緊站起來，機械般的應答。

「是那一班的？」

「還！還不知道編在那……那一班。」

「你是剛來的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分發證書呢？」

他在內衣袋裏摸索了一會兒，把那張教育部戰區來渝學生管理處的分發證書，和自己參加編級考試的成績單，一齊遞給問話的人。

那人仔細的審視着，他偸偸的睃視一眼，黑髮、濃眉，方正的臉和緊抿的唇角，約莫有二十四五歲，年紀和剛才那位「大同學」差不多。

「現在我們的學校裏，」他把證書遞回給鴻志，聲調稍爲緩和了一點說：「初一下祇有一班。你們那班同學都住在東四宿舍。大概還有幾個空舖，我現在就帶你去找個舖位。你明天再辦註册手續好了，現在註册處的先生都下班了。」

鴻志喃喃的說着謝謝，就跟在他身後走。

走了兩步，他又轉過臉來問：

「你的行李呢？」

「在門口。」他伸手指指。

「爲什麼不拿進來？」

他的臉脹紅了，掉頭就往門邊走。

門外就是操場，空曠的平地上，五六百人排成整齊的隊伍。

鴻志吃力的拖着那個大舖蓋進來，拖到他的身畔，他皺皺眉，問：

「你有這麼多東西?」

鴻志忙亂的點了點頭，轉身又跑。

「喂，你到那裏去?」身後叫了起來。

「拿東西。」他站定了回答。

「還有?」

「還有。」

那人皺起眉頭走過來，幫忙他。

他滿心歉仄的跟在那人身後走，兩口箱子和一個雜物袋都由那人提着挾着。

一間屋子裏擱了二十五張白木雙人床，每張床分上下舖，那就是說，這間屋子裏要住五十個學生，床與床之間只有尺把間隔。

找了一個空舖位，那人示意他把舖蓋放上去，打開，又替他把箱子塞進床底。一切都弄舒齊了，才說：

「走，跟我到飯廳吃飯去。」

「我吃過了。」他趕緊說。

「在那兒?」

「在合江城裏。」

「你從那兒來的?」

「重慶。」

「戰區學生接待所?」

「不，從我家裏來。」

「你家在重慶?」

他點點頭，忽然想起了母親和弟妹，兩天來從沒乾過的眼睛，幾乎又要熱淚盈眶了。

他想找話來說，藉以平抑自己的淒戚，於是他說：

「我母親算好我搭輪船到合江的時間，她老人家知道學校在桂溪園，在鄉下，怕我趕到的時候學校已經開過飯了，她叫我在城裏吃好飯再雇滑竿下鄉。」

「你坐滑竿來的?」

「是的，母親怕我跑不動，我才十二歲，從來沒有走過遠路。」

「你很幸福。」那人黯然的說，好像觸及了什麼心事似的，急于想要離開他了，便又關照了句：「記得，明天一早到註册處去報到。」

說着，他便轉身走出寢室去了。

鴻志驟然感到勞煩他太多了，就追過去挽着那人的胳臂，誠摯的說：

「謝謝您，同學，幫了我這麼多忙？」

「同學？」那人怔楞了一下，繼而便爆發了一陣大笑：「我雖然年紀輕些，可是，我總算是你們的老師。我叫蔣伯悅，是本校的童子軍教官。」

二

晚間八時半鐘以後，下夜自習，陸陸續續的有些同學走進寢室來。

他由於兩日來旅途的困頓，兼以夜來無事，早早的已經躺進被窩洞裏，身體很疲乏，但却思潮起伏，無法入眠。

「喂，」遠處有一位同學在展開睡前閑話了：「今天我們學校裏來了一位大少爺。」

「大少爺？」另一個詫異的聲音問。

「嗯，我都看見了的。」又是一個尖銳的嗓音：「那個穿黑呢大衣，皮鞋，呢學生服，戴手錶，漂漂亮亮的，坐起滑竿，雇了力伕到學校來，還帶着兩口皮箱呢。好神氣啊！我跟馬克禮他們坐在大門口晒太陽，他走過我們的時候，連睬都不睬我們一眼，好大的架子！那個小傢伙不是大少爺是什麼？」

「大少爺跑到我們這種苦學校裏來做什麼？」

「混資格呀！」那個尖銳的嗓音更尖銳的說：「你想想，現在除了我們流亡學生的學校以外，全國還有那個中學是國立的？」

同學們一面舖床，一面紛紛的議論着。

「倒不曉得他是那一班的？」

「看樣子他還小，大概就在我們這一班吧。」

「我們不要他。」石破天驚的有一個粗野的聲音叫起來。

「不要。」許多人在附和。

「明天看到他的時候，大家都不要睬他！」

「不睬！」

「誰讓他跑到我們這個流浪兒的學校來擺闊的！我們大家都不跟他講話！」

「不跟他講話！」

鴻志驚怵的把被角緊塞在嘴裏，以防自己遏制不住哭出了聲音來，他澈夜不能成眠，眼淚一遍又一遍的傾流，木棉枕頭濕淋淋的像是剛從水裏撈出來。

三

一個星期以後，在規定的午睡時間裏，工友老高闖進了東四宿舍。同學們都不安的望着他。

「陳鴻志！」他大聲的嚷叫着。

「有。」他怯怯的應答。

「到班主任室去。」老高說完便掉頭走了。

鴻志偷覷一下寢室裏的情形，迂廻曲折的儘在找人少的地方急急穿行出去。

「陳鴻志！」一位同學大聲的叫住了他，他不敢不停下來傾聽下文。

「你該回家去了。」那位同學無情的說，惹起全寢室同學一片笑聲：「班主任就是校長，校長請你，那只有一件事，捲好舖蓋滾蛋。」接着他又戲謔的：「何必嘛，那麼驕傲的大少爺，跟着我們吃這種苦頭，我勸你，你是有家在重慶的，你還是早點回去享福吧！」

同學們朗聲的笑着，他在同學的笑聲裏快步跑出寢室。

身軀高大面貌慈藹的班主任從成堆課卷中抬起頭來，親切的望望他，聲調非常和悅的問：

「是陳鴻志嗎？」

他扭弄着手指點點頭。

「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十二。」他緊張的用極低的聲音回答。

「個子小了些。」校長微笑笑說：「看起來，你只像八九歲，快十歲的孩子。」

他低俯着頭，窘急得不知道說什麼是好。

「在學校裏過得慣嗎？」班主任關切的問。

「過得慣。」他有所戒懼，連忙回答。

「功課跟得上嗎？」

「跟得上。」他把頭部儘力低下去。

「你母親有信來？」

「有。」他肯定的回答。

「你的家人都在四川。」

「在重慶。」

「家裏還過得去？」

他想了想，點點頭。

班主任緊蹙起眉頭望他一眼，清清嗓子，搓弄着雙手說：

「我今天叫你來，是因爲有一點小小的問題，」他儘量地避免驚吓了這個孱弱的孩子：「有幾位你班上的同學來告訴我，說是你的家人全都在後方……」

「他們說得不錯，」鴻志坦然直承着：「我家裏的人，都從故鄉逃到後方來了。」

「你不懂得這句話的意義，」班主任提示着：「假如你的家庭在後方，你就不能夠取得戰區學生的資格，那也就是說，你不能再在我們這個學校唸下去了。」

「可是，」鴻志的額頭上都冒出了汗：「我的家庭眞的都是在重慶呀。」

「你的父親呢？」

「他死了。」鴻志淒然的說：「他在北伐軍攻打汀泗橋那一仗，被吳佩孚的軍隊打死了。」

「那麼，」班主任眉頭舒展了些：「你們老太爺是國民革命軍的烈士了。」

「他是砲兵營長。」

「他是烈士。」班主任肯定的說，又問：「你的母親呢？她還在嗎？」

「她在的，」鴻志連連的點頭：「她老人家現在就在婦聯會的縫級工廠，給前方將士縫征衣。」

班主任的臉上已經浮現出寬慰的笑意了，他又接續的問：

「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？」

「我有一個姐姐在貴陽，已經結婚了，」鴻志滔滔的說：「她和我姐夫，生活過得很苦。我第二個姐姐，在沙坪壩中央大學讀書，第三個姐姐在唐家沱的職業學校半工半讀，我還有兩個弟弟，都在蔣夫人所辦的歌樂山第八保育院裏唸小學。……」

「我都知道了，」班主任揮揮手說：「你用不着再向我解釋什麼了。」

鴻志屏止呼吸，在等待着班主任說出要把他逐出這所學校的命令。

班主任並沒有如此宣判。他右手支頤，在寬大的書桌上凝思久久，然後才恍然大悟的解開了眉鎖，想了陣，和靄的向鴻志說：

「我不隱瞞你，是有些同學來報告我，說是你的家人都在後方。政府創辦這些供給一切的學校，完全是爲了要收容從戰區裏孤身來渝的學生，給他們撫養，給他們教育，對於家在後方的青年，原是不應該歸入救濟之列的。所以，同學舉發你有家在重慶，意思也正是想取銷你公費生的資格。今天，根據你的回答，我已經感到國家更有責任來撫育你，所以，一切的話都不必再說了，只是，我有一點意見必須告訴你：在任何一個團體，合羣是最要緊的事，倘若你不能合羣，你就不能適應團體的生活，那麼，你就註定了非失敗不可。」

鴻志呆呆地凝望着他。

「你要和所有的同學們，」班主任告誡的說：「在生活上打成一片，不要有一絲一毫界限存

在。我現在能夠瞭解你了，你因爲羞怯而遠離同學，同學反而懷疑你是孤傲的。爲你自己着想，不要再讓這種誤會發展下去，想辦法去和同學們親近些吧！記得這些同學都是離鄉背井，孤苦無依的，他們在心靈上已經受了很多的創傷。」

班主任又指示了他許多，他感激涕零的聆聽着他的囑咐。最後，恭謹的鞠個躬，退了出去。

傍晚降旗的時候，班主任的精神訓話，特地以陳鴻志父親的壯烈史蹟，作爲主題。

四

學校座落在合江縣城十五里外的桂溪園。桂溪園是一位道光年間翰林院大學士的宅第，樓臺亭閣，方圓百丈，如今陳家日趨式微，子孫漸至務農爲生，崇樓玉宇的桂溪園荒廢已久，當這所國立中學成立之時，便以低廉的代價，租賃給學校使用。

翰林院大學士的後裔，都散落的住在桂溪園四週。

但在距離桂溪園不遠的白馬場上，却由於販賣鴉片崛起了一個新興富豪，潘成慶的父親早年是穿越赤嶺肩揹鹽塊的苦力，四川產鹽，在貴州却以岩鹽貴比金銀。清末民初的貴州人，普通都是在吃飯的時候，從樑間用蔴繩懸宕下一塊四川的岩鹽，一家大小舔一口鹽下一口飯，菜餚羹湯，連鹽花兒也不肯洒些下去。

潘成慶的父親，肩揹着岩鹽攀越赤水大山，穿過邊界進入貴州，籃筐裏漏滴的鹽汁滲入血肉淋漓的肌膚，那種痛苦不是一般人忍受得了的。一背兜鹽巴不過百十斤，冒着日炙雨淋揹到目的地，有一兩百文的收入就算是很不錯的了。潘老頭終年奔波，吃足苦頭，賺的錢還不夠養家活口。直到五十歲以後，才有朋友勸他：馬不吃夜草不肥，人不發橫財不富，反正每次都是空手回川，乾脆豁出一條性命，販運鴉片吧。

即使是在軍閥盤踞時期，販運鴉片也是很危險的事；怕關卡搜查，怕二尺五（軍裝）强搶，還要怕棒老二（土匪）殺人又刼財，那是玩命的生意。但祇要肯玩命，利潤却是相當的驚人。

十年下來，眞應了時來運轉那句老話：潘老頭發了大財。

專幹歹事不得善終，最後一次帶起馱馬運土，給一股悍匪碰上了，人貨兩空，好在他已經給自己的獨養兒子潘成慶留下了一大片家業，店舖、田地、房產……加以潘成慶經營得法，再十年下來就成了合江府的首富，一年好收五千擔穀子，附近百里的人，誰不羨慕？

潘成慶在地方上有財而無勢，戰亂年頭，鄉間不大平靖，所以他平時深居簡出，祇是在家裏娶了幾房太太，便關在老屋裏安享齊人之樂。七房夫人裏只有第五位姨太太在他四十二歲頭上生了一個孩子，托天之幸，居然是個男的，潘成慶請教了飽學之士，給他長子取名元生。

五

鴻志的衣服原本是包給附近陳家的女人清洗的，一個月三十塊錢，從內衣褲洗到被褥牀單。陳家沒落了，男的耕田，女的親操井臼，爲了找點外快，再苦些的差事也肯幹。鴻志便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順利地解決了他的洗衣問題。他母親在縫級工廠總算還有點收入，外加寵愛他的姊姊們給他的幫助，他在每一個月裏，總要比其他的同學多點零用錢。

一連有一星期，負責給鴻志洗衣服的陳嫂病了，鴻志非常懊惱，他的衣服雖然較多，但六七天沒有替換，不免就有點捉襟見肘。當他最後一件乾淨內褲穿過三天以後，他便無可奈何的拿着幾件衣服，走到山間的小溪畔去洗滌。

這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自己洗衣服，他把帶去的衣物都擦上過多的肥皂，然後，他準備把它們都浸到小溪裏去。

恰在此時，他在清澈的溪面，發現了一個人影。

起先他怔楞了一下，隨而他便啞然失笑了。小溪澄澈得宛如一面鏡子，他怎能遏止清波曲曲傳眞的反映他自己的身影呢？

那不正就是他自己的影子嗎？

自己笑着自己，他剛把骯髒衣物浸入水裏，忽然聽到身後傳來吃吃的笑聲。

他驟然一驚，別轉臉去，他像置身夢境一樣的迷離惶惑起來。

一個男孩子的滿臉笑容閃入他的眼簾，那男孩子和他自己的面貌身姿，簡直分辨不出有絲毫差異。

同樣的留着短茁茁的頭髮，同樣的有着寬廣的額際和端直的鼻子，同樣的有着聰慧的大眼和豐厚的嘴唇，同樣的有着清秀與白皙的面孔……

甚至他們正穿着同樣的衣服，咖啡色的蘭州粗毛線織成的上衣，以及芝蔴布的褲子，外加一件黑呢大衣。

「嘻嘻！」他向他笑着。

「嘻嘻！」他也回覆他一笑。

「你是誰？」他問。

「我叫潘元生。」元生興奮的攀住他的肩頭，挺直身軀和他比比高矮：「你叫什麼呢？」

「我叫陳鴻志。」

「你是那裏人？」潘元生說的是合江土話。

「江蘇。」

「你在那裏讀書？」

「國立中學。」

「你的四川話說得太好了，」潘元生興奮的說：「我還以爲你也是四川人呢。」

「我在四川住了三年。」

「我在四川住了一輩子。」元生親嫟的搖撼着他鼻子：「可是，你的四川話，已經說得和我一樣的好了。」

「什麼一輩子半輩子的？」鴻志指戳着他的鼻子：「你現在才幾歲嘛？」

「十二。」

「我也是十二歲。」

「你那一天生日？」

「二月十八。」

「我也是呀。」鴻志驚奇的叫了起來。

兩個人一齊忘情的笑着。

「明天，晚上七點，」元生興奮的在邀請他：「你到我們家裏來，我帶你見我的爸爸，我爸爸一定會好好的招待你。你一定要來啊。今天，我不能再耽擱了，家裏面還不知道我偷偷的溜出來呢。」

鴻志知道元生家那座宏偉寬敞，富麗堂皇的大宅子，他曾不止一次的和許多同學，在潘家那座府邸前面徘徊張望。

「你母親呢，她准不准我到你們家裏去？」鴻志疑慮的問。

「我母親只要我高興，」元生把頭部一揚說：「什麼事情她都可以答應我。」

於是，他們就這樣子訂定了第一次約會。

第二天傍晚時分，他換了一身最整齊的衣服，去向班主任請假。他把一切的經過都向班主任報告了。班主任考慮了一下，才說：

「好嘛，你就去吧。」

隨而他又叮囑鴻志：

「記得，不要玩得太晚，熄燈號以前，一定要回學校。」

從桂溪園到白馬場，照說只要步行五華里，祇是潘家大宅還在白馬場市街三里之外，全部路程，大概總要走上一個鐘頭。

蔣老師怕他回來時要摸黑走夜路，特地給他找來一隻漬着桐油的火把，他利用火把做手杖，搖搖擺擺，興高采烈的走向白馬場去。

行行重行行，他已能在暮色蒼茫中遠遠望見潘家花園的亭臺樓閣了。這座花園雖然比不上江南故鄉的那些名園，可是，在合江全縣來說總得要算第一。尤其是那裏面還有着聞名遐邇的羅漢竹；老人做拐杖的上好材料，小指粗細的竹枝，竟比鋼鐵還要堅硬。

今晚不但有了走進潘家的機會，同時，他預計着必將有一頓豐盛的晚餐在等候着他；鷄鴨魚肉，自從來到學校以後，不知道已經睽違多久了。

他正沿着一道小小山坡迤邐而下，山脚底，就是宏偉的潘家大宅。寂寞的行途中正自寂寞。忽然，有兩條高大的黑影，從路旁一棵黃桷樹後面閃了出來。他驚懼的叫了一聲，但這兩條大漢根本就不理睬他，一前一後，把他夾在中間，三個人成一條直線的慢慢走着。

「身後一枝花呀，」走在他前面的那條大漢，用山歌般的腔調唱起。

「小心嚇到他喲！」身後那個人也應和的唱着。

「身後是個寶吶？」

「切須防他跑吔！」

身前那人果然就轉過臉來盯住鴻志，把他盯得更其惶亂不安了。

「扭扭轉，發洋財，」走過一道彎路，前面的人又唱了。

「你哥子先探一探。」

「潘元生！」身前那人突然大聲的叫着。

「嗯？」喊到他朋友的名字，鴻志不禁驚詫的應了句。

「白馬場上尋到了寶，」前面的漢子歡然的唱着。

「白花花銀洋進荷包。」後面的人帶着笑聲唱和。

隨而，鴻志便覺得兩條胳臂一陣激痛，當他還不能清楚的察覺到眼前的噩運時，他已被身前身後的兩條壯漢，緊緊地捉住了纖細的手臂。

他在星月無光之夜，由於過度駭怖，震天撼地般驚呼了一聲，便嚇暈了過去。兩個匪徒把一條黑布紮上他的眼睛。

六

當他悠悠醒轉時，他只感到澈骨銘心的疼痛，外加上十分陰涼的感覺。他鼓起勇氣睜開眼來，一蓬冒着黑煙的桐油燈，正高高的點在他的頭頂心上。

「哎喲！」他無奈的呻吟了一下。

「莫吼！」馬上就有一個粗獷的聲音嚇阻他，把他嚇得一陣顫抖。

四週漸趨寂靜，寂靜帶來了安謐的錯覺，他輕輕的轉動身子，探窺着自己究竟置身何處？一

座幽深的洞穴，但不知道究在地底抑或山腰？

「那娃娃兒醒了沒有？」忽然，遠處有一個沙啞的聲音問。

「剛才醒了，」粗獷的聲音就在他耳畔高聲回答：「現在大概又睡着了。」

「好好的照拂起，」沙啞的聲音又關照的：「莫難爲了他，莫虧待了他，」接着又爆起一陣狂笑：「要記得，人家是眞正的大少爺啊！在他的身上，三萬塊銀洋叮噹在響吶。」

這一夜，他驚恐憂急，而且滿心焦灼難安，不知道自己遭逢了什麼事？從晚間到天明，他睡在硬石板舖着稻草的床舖上，祇感到混身刺拗搔癢，難以忍耐，他儘量抑低聲響，翻來覆去的輾轉反側了一夜。

他有着被棄的感覺，陷身在這一處險境，誰會來救援他？誰會來幫助他呢？母親、姊弟、遠隔千里，學校裏，他所接觸的只有冷漠和寂寥，時至今日，他連一個朋友也沒有，除了蔣教官比較接近他一點以外，往往他三兩天裏沉默的不會開口說一句話。在這種情形下下，他又怎能寄望於外來的援救，使他逃脫險遇呢？

他悲傷的流着眼淚。

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天亮了。這裏無門無窗，既不見曙光透射，又聽不到公鷄啼唱，他只是側耳聽見有好幾個人在繸繸綷綷的穿衣起床，他這纔知道大概時間已經進入了白晝。

那個猶似遠邊天際傳來，具有無限威嚴的沙啞嗓音，又在高處發號施令了：

「把天窗做開來！」

嘩啦啦的一陣響，頭頂上打開一個大洞，耀眼的四月陽光，從頂際直洒下來。一剎那間，鴻志只覺得滿目金光閃射，强光鎖住了他的眼睛。

他欠身坐了起來。

「少爺醒了！」週圍有好幾個面目猙獰，長滿落腮鬍子的大漢，齊聲的嚷了起來。

「開早飯！」那個粗獷的聲音，急切的喊着。

他揉揉眼睛，竭力打量週圍的一切，他亟于想了解自己此刻的處境，他不敢去請教那些長着紅眉毛綠眼睛的粗漢，他只能憑藉自己的觀察與判斷。

這分明是一座地穴，目力所及之處，髣髴有着一道石階，通往地面。地穴的面積很大，並且非常巧妙的按照着地面房屋的建築格式佈置着，地穴中央是一座大廳，兩旁分隔成若干間住屋，雖然沒有門窗，但却略具規模。每一間從石壁中挖掘出來的房屋，高低大小都有一定的標準。

他坐上了一張石床，房裏僅此一床而已。上下左右，並無傢俱器物，所見的祇是粗糙的石壁。

早飯端上來了，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棒着一口湯鍋，遞送到鴻志的面前，他由於過度饑餓

的驅使，伸手去把鍋蓋打開，鍋裏斜斜的插着一雙筷子，他拿起筷子，眼睛望向鍋裏，他怔愕了，那裏面竟是一整隻清炖肥鷄。

「吃呀！」那個粗獷的聲音在催着他，好像昨晚就是他綁架鴻志來的，那聲音聽來特別的熟悉。

他在幾條大漢的盯視之下，驚怕嚇退了食慾。

有着沙啞嗓音的那個人比較細心點，知道他不肯進食的原因，於是那下着命令說：

「把早點擺在那裏，少爺高興吃的時候就吃。你們各自去吃各人的早飯，守在這裏做什麼？」

一羣人，嗡嗡的連說帶罵的散開了。

昨晚原先準備在潘家飽餐一頓的，一路上竟然碰到這麼一樁莫明其妙的險遇，他偷覷了一下腕錶，已經十點鐘了，算起來，他已有整整一十六小時沒有進食。飢腸轆轆，瞞也瞞不過別人去，何況眼前還有一隻熱氣騰騰的大肥鷄。

他不住逡探，直到確切知道並沒有人在監視他時，他便怯怯的拿起筷子，先把那肥鷄的兩個翅尖扯下來，細細的咀嚼。

然後他吃掉鷄腿，鷄頸子，吃完背脊嫩肉的時候，一向食量較少的他，已經感到夠飽了。於是，他兩手端起鍋子，喝了幾口鷄湯。

飽暖使他心滿意足，倦怠頓起，他暫時拋開一切疑懼，安然的躺回稻草堆上。沒有人來打擾他，由他盡情的補足昨夜失去的睡眠。

七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他被一陣激亢的嘈雜聲浪鬧醒，他欠起身來，望着大廳裏麕集的人羣。至少有二三十個人圍聚在那裏，大廳中央，松枝柏葉，熊熊的燄燃着，殷紅的火光，映得每一個人的臉上，閃現出興奮熱烈的光芒。

「衆位兄弟，」那個有着沙啞嗓音的高大男子在火光中站起身來，揮揮手，喧鬧立時靜止：「我們拜過五祖，義結金蘭，十多年來也曾威風赫赫，雄霸一方，做的是劫富濟貧、替天行道的勾當，自問對得起自家的良心。現在政府爲了打日本鬼子，搬到重慶來了，我老早說過，只要做成一票大生意，我們兄弟伙馬上就解散，有家的回家，無家的從軍，參加政府的軍隊去抗戰。現在，潘家三代單傳的獨種給我們逮來了，他祖父販鴉片起家，有的是不義之財，明天，我就要給這位潘少爺的老漢兒（父親）下戰書了，照我的意思，要他三萬塊現洋，由我們三十位兄弟平分，一個人拿一千塊，拿完錢各自散伙，我們總不能在中央政府的鄰近州府打家劫舍呀。這時候我就問各位兄弟的意思，倒底贊不贊成？」

「贊成！」驚天動地的一聲巨吼。

「大哥！」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從屋角傳來，「不是我疑神疑鬼，我們還沒有弄清楚，這個娃娃兒究竟是不是潘家的大少爺喲？」

「那還會弄錯？」那個粗獷的聲音搶着搶着的肯定的說：「前三年我還見過他，我在潘大爺的家裏做過莊家（佃戶），大少爺我還不認得。這四鄉，除了潘家的少爺以外，那裏還會有這麼清秀的娃兒？要是這一回找錯了人，我負全責！」

「陳五哥，國立學校裏也有不少俊秀子弟啊，」另一個蒼邁的聲音提示的說：「何況你們又沒有問過那娃兒的話，莫要把流亡學生逮錯了喲?!」

「流亡學生只吃鷄腿鷄翅膀？」陳五哥立作有力的反擊：「我們大哥都宰了隻鷄試過了，那娃兒餓了一天一夜，一隻鷄只吃掉了腿和翅膀，要不是富家子弟會有這種吃法？聖賢二哥（在四川的胞哥組織裏，只有僧道才可以取得老二的地位），你是方外人，你總不會有我們大哥這樣在行吧？」

「我但願自己是在空口說白話，」那位二哥謙抑的說，「但是愚者千慮，或有一得。這是我們兄弟伙最後的一票，誰都不願意在這最後的生意上栽觔斗。老五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「當然是。」老五斬釘截鐵的說：「你二哥要是不放心，我跟你寫包票，我包這回的肉票沒有找錯人。」

「那一條？」二哥緊逼着問。

「海底第三條。」老五挺挺胸說，滿屋子的人，都肅然的望着他。

袍哥海底（律法）的第三條明明白白的載有：違令者自家處分，三刀六眼。

八

匪窟裏有一位「軍師」，那個細眉長眼的何六哥，他原是犍爲縣的書吏，只爲了一樁貪污案件發作，家私抄沒，四海緝捕，他才逃到合江縣來，投奔到那個有着沙啞嗓音的林大哥名下，就此在强盜幫裏當起「軍師」來。

當天下午，「軍師」若無其事的，搖搖幌幌踱到困處石室裏的陳鴻志面前。

「小兄弟，」他瞇着眼說：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好教你放心，我們的信，就要送到白馬場，你的家裏去了。」

「白馬場，我的家裏？」鴻志怔詫的反問着。

「看你這樣子說法，」軍師呵呵笑了一陣說：「難道你的家不在白馬場呀？」

「不在。」鴻志斷然的說。

軍師的眉頭迅而一蹙，但立刻就恢復了平靜的神色笑着說：

「你開始跟我說謊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是。」鴻志挺認眞的：「我是在說眞話，我決不會騙你們，你們眞的是認錯人了。」

「認錯了人？」軍師呵呵笑着：「認錯了誰呢？」

「你們以爲我是潘元生，因爲我跟他長得一模一樣，」他急切的解釋着：「其實，我並不是潘元生，我叫陳鴻志。潘元生是本地人，我是江蘇人，我們兩個的籍貫就不相同，這就是最好的證明。」

「啊，我倒不曉得你是江蘇人咧！」軍師撚弄着他那稀疏的鬍鬚，微微的笑着說。

「我眞的是江蘇人嘛。」

「那麼我到要請問你，你這位江蘇的大少爺，跑到我們合江來幹什麼？」

「我是逃難來的。」

軍師冷笑了一聲。

他連忙解釋的：

「日本鬼子把我們的家鄉佔據了。」

「你家住在合江？」

「不，我家住在重慶。」

「那你小小的年紀，跑到窮鄉僻野的合江鄉下來，究竟爲了什麼？」

「讀書。」

「在那裏讀書？」

「國立中學。」

「那裏的國立中學？」

「桂溪園。」

「爲什麼更深夜靜的時候，你會往白馬場的路上跑？」

「潘元生約我到他家裏去的。」

「啊，潘元生約你的，」軍師尖酸調侃的嚷起：「你什麼時候認得潘元生的呀？」

「昨天下午。」

「在那裏？」

「溪邊。」

「你們才認識，」軍師諷嘲的追問：「他就約你到他家裏去了？」

他點點頭。

「潘元生，」軍師輕蔑的聳聳肩：「他爲什麼和你這麼要好？」

「我們倆個長得很像。」鴻志認眞的說。

「還有呢？」

鴻志想了想，又說：

「我們兩個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。」

「哈哈！」軍師突然爆發了一陣大笑，鴻志沒有料想到那瘦弱的身軀竟會發出如此洪亮的聲音。軍師笑了很久，笑得熱淚迸流，笑聲在寬濶的石穴裏激起陣陣回聲，也有許多人在盲然的附和着他的笑聲。

「大哥，」軍師擦着眼淚說：「把那封信派人送到潘家吧。這娃娃兒，人小鬼大，差點點連我這個老狐狸，也給他騙倒了。」

「該不會攪錯了吧？」那個叫林大哥的，謹愼的問一句。

「再也不會錯了，」軍師走過去說：「難怪五哥剛才發脾氣，他眞是找對了人嘛，爲啥子寃枉他？這娃兒，嘴巴刁得很，祇是仍然騙不過我。他說他是江蘇人，你們衆家兄弟聽他那一口道地的四川話，這是冒充得來的嗎？再說：他昨天才和潘元生認識，潘大少爺就約他到家裏去，又說是什麼潘元生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我們要是信了他，錯過這一票大生意，那才眞的成了笑話

呢！」

「老么，」林大哥命令的：「派你到潘家莊去，送信。」

「大哥，」那個熟悉的尖銳聲音懶洋洋的說：「假如我送了這一趟信就不回來了呢？」

「亂說！」老大叱責他：「你怎麼會不回來了？」

「潘家有保鏢，有護院，盒子砲足有二三十桿，上上下下十七八條大漢，我去跟他們開盤子（談條件），一句話不對頭，你怕他們不會把孤身獨闖龍潭虎穴的我，綑到合江警察局去？」

「你在講笑，」老大冷笑一聲說：「潘家有虎皮豹膽，敢來跟我們涮罐子（開玩笑）？他要不要自家性命了。更何況，他的獨種還留在我們這邊作押呢。」

「這娃兒萬一不是潘家的，」老么强笑的說：「潘家的人還會饒得過我呀？我要是被逮進了官府，我自己的生死倒不在乎，祇怕我們的基業一下子就要垮毬了！」

「你是說，」老大嚴厲的：「你一被抓起來，就要出賣自己的弟兄？」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老么趕緊辯明。

「這娃兒一定是潘家的元生，」軍師插進來排解般的說：「不但五哥認得清清楚楚，而且我自己也盤問過他，你放心好了，老么。祇要你肯走一趟，三萬塊龍洋叮噹響，我保險衆家兄弟都分得到紅，去吧，難道你連我都不相信了？」

「么兄弟，你去，」被稱作老五的那個粗獷的聲音決斷的說：「你五哥看準了才下手的，要是你會遭事，你放心，五哥發過誓的，衆家兄弟饒我，我自己也對不起你兄弟，三刀六個眼，我要喊一聲疼，我就不算是袍哥！」

「哎呀，」口齒伶俐的老么馬上見風轉舵，「我不過是爲了衆家哥子，多擔了一份心。五哥，你這麼一說，倒顯得我兄弟膽子太小了。其實，各位哥子都見到過的，赴湯蹈火，么兒家從來沒有推托過一次。」

於是，又有許多粗野的嗓音，在讚頌着，或是竭力的在鼓勵着他。

「你不要去！」鴻志突然衝動的從石床上坐了起來，大聲的嚷着：「我是在說良心話，我眞的不是潘元生，」他讀熟了三國志和七俠五義，容易爲江湖上的義氣而動心：「我祇是國立學校的學生。潘元生還好好的在他自己家裏，你這一去，準會被他們趕出來的。」

軍師搶前兩步走近來，猛然一把將他推倒，一面氣忿忿的說：

「娃兒家，學得多狡滑，你少管閑事！」

老么閃望了他一眼，便鼓起勇氣走出石穴去了。

九

從中午到傍晚，老么始終沒有回來。

林大哥顯得非常着急，軍師更是不停的在繞室徬徨，石穴裏的二三十位「弟兄，」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有着焦燥的神情。

他自己更是有苦說不出口來，這些人都不相信他，他又怎能再次說出眞象來呢？

他祇能滿心憂懼的等待着。

軍師的額上，始終不斷的在淌流着汗珠，林大哥在石室裏往返的踱蹀，那位被衆人尊稱爲五哥的粗壯漢子，更是一刻不停的在幌來幌去，他習于扭弄手指，粗大的指節，頻頻的劈啪作響。

他聽到他們之間的商議，深知這一票生意對於這幫人的重要。他雖已身受了許多痛苦，但他終于發現自己並不憎惡他們，相反地，同情的意念油然地從心底泛散開來。爲了這，他幾乎希望自己眞的就是潘元生，能讓潘成慶拿出一筆錢來，使這些亡命之徒皆大歡喜，人人可以有所歸宿，人人可以歡欣滿足。這又是何等的美事呢？

拖到下午，軍師沉不住氣了，悄悄的走到鴻志身前，低聲的問：

「你父親爲什麼這樣不爽氣？」

「什麼？」鴻志茫然的反問。

「你父親有的是錢，」軍師緊盯住他說：「三萬塊拿出來不就完事了，爲什麼他竟會把你留

在這裏，還不趕緊來贖票呢？」

「我父親已經死了，死了好多年了。」鴻志嘆口氣說。

「這娃兒滿嘴的誑話！」軍師恨恨地說：「要不是你身上還背着三萬塊現大洋，我不甩你一耳光才怪！」

「我說的是眞話，」鴻志急得幾乎淌下了眼淚：「我眞的不是潘元生呀！」

「見鬼！」軍師吐了一口濃痰，像是也被那位老五傳染了似的，扭弄着手指劈啪作響，一搖一擺的又走遠了。

直到夜幕低垂，銀白色的月光已經從頂際天窗灑落下來，老么依然杳無消息。鴻志由於過度的緊張與疲累，眼皮鉛沉般凝重，終于倦睏的闔上了眼睛。

一〇

「啪——」一聲清脆的槍響，驚醒了沉沉入眠的鴻志，他機警的急坐起來，眼睛閃射到天窗所在的位置時，由而接觸了明亮的月光。

「啪！」又是一槍，石穴裏一片驚慌忙亂。

「快走！」

分明是老大急切的命令。

「走哇！」

軍師應聲叫起，鴻志在朦朧的暮色裏，見及了整座石穴驚惶逃竄的忙亂，那麼多橫眉豎眼的英雄人物，在一剎那間全都成爲了槍林彈雨下的獵物。獵物們並不甘心於束手待斃，他們一面竄逃，一面慓悍的掏出槍枝來向外面射擊。

「大哥，」軍師的手裏揮舞着一支駁殼槍，大聲的嚷着：「你快跑，這裏讓我來斷後。」

語音未了，有着粗獷嗓音的老五，又大聲的嚷起來了：

「大哥，衆家兄弟，本人有眼無珠，闖下了滔天大禍。我立過誓的，現在讓我來給衆家弟兄贖罪，三刀六眼，我喊一聲痛，就算不上是袍哥裏的弟兄——」

於是，鴻志蜷縮在床上，眼見那位猶如半截黑塔般的大漢，從腰際寬大的布帶子裏抽出一柄明晃晃的尖刀，他鎭靜地坐在鴻志的身邊，一抄手撩起了自己的長褲，顯出白皙的大腿，祇見他猛然大吼一聲，揚起那把鋼刀，着力的向自己腿部戳去，一刀、兩刀、三刀、每一次刀鋒抽轉來時，一股殷紅的鮮血便潺潺的順着刀尖滴落下來。

全部戰役，在短暫的時間裏戛然結束，這一處匪窟裏的三十一名匪徒，除了九個人落網逃逸以外，其餘的二十二名，或死或傷，全部落入駐在合江駐軍的掌握之中。

陳鴻志被救出來時，早已爲這驚天動地的大場面吓得手足無措了。好些同學簇擁着他，直往桂溪園的大路上走。他怔忡迷惑，不知所措，恍如從一個夢境裏又度陷入另一個夢境之中。

走到學校的時候，他發現有過多的溫暖正在等待着施予給他，事實和他的想像迥然相反，學校裏的老師和同學，其實並沒有摒棄過他。

班主任在大門口竚候着，一見到他，眉頭便鬆散開來。那種由衷欣慰的笑容，立時鼓起了鴻志莫大的勇氣。

「你回來了?」班主任搶前一步，攬着他的肩頭問。眼裏閃射晶瑩的淚光，那是衷心寬慰的激越表示。

「你回來了?」教國文的張老師，顫巍巍的從人叢中走過來，一把攥住他的手臂，歡激的嚷。

那麼多的老師和同學，把他圍繞在飯廳中央，紛紛地向他表示慰問與歡迎。——每一個人的臉上，都閃射着那種極其關切歡欣的神情。

他的熱淚遏忍不住的奪眶而出了，人人在問他這一天一夜裏驚險的遭遇，他斷斷續續的敍說着，不時的抹擦一下淚水。

「你被他們逮去的時候，怕不怕?」張老師拍拍他的肩頭問。

「當時，我還不曉得怕。」他坦誠的回答。

「在那樣嚇人的情形之下，」有一個同學在遠處問他：「你還會不怕嗎?」

「我眞的不曉得怕嘛，」他抗聲答說：「當我被他們抓到的時候，我只是在想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我怎麼曉得我已經被綁票了。」

「他說的是眞話，」張老師解釋的說：「這種突如其來的事情，誰也不會先想起駭怕來的。連驚詫還來不及呢。」

「學校裏爲了你的事，」班主任揉着紅腫的眼睛轉向他說：「休了一天的課。那天晚間等你到十點鐘還沒有回來，大家都急得不得了，尤其是蔣老師，他燃起火把帶了五六個同學趕到白馬場潘家去接你，一進潘家就發現他們也是燈火輝煌的在等着你，他們說你到那時候還沒有來赴宴，蔣老師和同學們急壞了，糾集起潘家的人，沿途大聲呼叫，起先以爲你是迷了路，最後才想到白馬場附近還有這麼一股土匪，可是我們怎麼樣也想不起來，爲什麼土匪會把你綁了去。」

「因爲我的和潘元生很像，」鴻志解釋的說：「他們認錯了人，就把我綁去了。」

「嗯，這話很有道理，」班主任點點頭說：「我昨晚才看到了那個潘元生，一見之下，我幾乎以爲已經把你找回來了呢，你們兩個長得眞是太像太像了。」

歇了一會，班主任又問：

「你爲什麼不和那些土匪說清楚，說明你並不是家財萬貫的潘元生呢？」

「我說過了的，」鴻志連忙解說：「只是，他們不肯相信，我又有什麼辦法嘛！」

滿屋子裏的人，都笑起來了。

「也好。」張老師點着頭說：「由於你被綁了一次票，總算把合江縣的一樁大禍害除掉了。」

「什麼禍害？」有一位同學在問。

「這股土匪呀，」張老師揮揮手說：「要不是出了陳鴻志這一樁事，還不知道他們要橫行到幾時呢？我聽到別人說過的；林大爺帶領的這股悍匪，已經在合江城郊橫行了八九上十年了。」

「這麼說，」又有一個同學在插嘴：「陳鴻志對于合江地方，還是很有功勞的吶。」

「當然囉。」張老師微笑的說。

正在滿廳老師同學陣陣歡笑之中，外間有人急切的叫了起來：

「桂溪園的老師受傷了！」

大夥兒一齊忙亂的衝到學校大門口去，石庫門前，兩個鄉間農夫正把血肉糢糊的蔣老師，平放在白石臺階之上。

「蔣老師！」跑到衆人前面的陳鴻志，瞧見蔣老師那一身的血汚，不禁腿脚痠軟的跪倒在他的身前。

蔣老師虛弱的抬起了他的手臂，纔祇伸到鴻志的面頰，便沉沉的垂下了。

一〇

「那個土匪跑到我們家裏來傳話的時候，」潘元生在國立中學裏興奮的向陳鴻志說：「我父親給他攪得莫名其妙，可是，我馬上就曉得你給他們逮到了，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。」

「你怎麼辦呢？」鴻志在問。

「我跪倒起要求我父親，給他們三萬塊現洋，然後他們就可以早點把你放出來，」元生懇摯的說：「但是我沒有想到，我父親不肯，他只是叫人把那個老么關起來。」

「差點你們就送了我的命。」鴻志撇着嘴說。

「那裏，」元生有着被冤屈的表情：「我跟父親吵了很久，說不動他，我爲你的安全焦心。當天夜晚，我就不顧一切的獨自跑到桂溪園莊上，我去見你們的校長，要他想辦法來救你……」

以後的種種，都是蔣老師在傷勢康復以後才告訴他的：當他被綁的消息傳來時，起先，班主任以爲這些是瞎話，他意想不到抗戰時期的大後方，還會有打家劫舍的土匪。但是，陳鴻志一天一夜都沒有回到學校，足夠讓班主任驚異惶亂了，他才發動全校的師生，共同致力去尋覓陳鴻志

的下落。

那個老么最早被抓起來，學校，潘家，以及潘府請來的合江駐軍人員，共同致力，嚴刑拷打，嘴硬的老么才吐露出匪窟所在的地方。

這以後，便只是官方所奏起的凱歌了，三百多名駐軍和警察，清剿了合江全境唯一的那處匪巢。

由於救援鴻志心切，蔣老師奮勇向前，一馬當先，他在激烈的槍戰中裏受了傷。創傷不重，兩個星期以後，由於醫生的悉心治療，蔣老師很快的復原了。鴻志和元生，已經基于感情的日增，和他常聚晤在一起。

這一幕劇變結束的時候，也正是鴻志孱弱的心靈獲得撫慰的那一剎間。他知道，他在學校裏從沒有被摒棄過，學校，正是一處充滿着和愛的大家庭。

神槍無敵

一

砰砰砰三槍，一百公尺開外的三柱香，齊齊熄滅。

「你不妨過去量量，」何白海把手上的零點四五手槍一揚，槍身在月光下森森的發光，「每柱香之間距離相等，隔一寸，插一柱。」

「了不起！」陳競治在暗地裏吐吐舌頭：「你老哥這手槍法，才眞叫天下無敵，那位什麼世界第一神槍手，我看他這回算是栽定跟頭啦！」

「我這一招有個名堂，」何白海從褲袋裏掏出一塊絨布，細細的擦槍，聲調在得意中保持相當矜持：「叫做穿心三寸釘。譬如說吧，要是有那麼一天，你逼着我非向你開槍不可，那麼，這一連三槍，在你心坎兒上也是每槍相距一寸，剛好，把你三根大動脈打斷！」

「哎呀我的媽呀！」鬱熱的仲夏夜，陳競治被嚇出一身冷汗：「何——何大哥，明知道你是說的玩的，」他稚氣的拍拍自己胸膛，陪着笑臉說：「我這全身三萬六千根汗毛，還是給你嚇立正啦！」

爆出一陣豪邁的笑，把槍插回後褲袋，何白海轉身就往小鎭走。比他矮了半個頭的陳競治，在他身後緊緊的相隨。

「你這次上T市，」他一面走一面閒閒的問：「跟那個洋人說明白啦？」

「什麼都談妥了，」陳競冶趕前一步，曉得他的毛躁性子，儘量的長話短說：「喬法尼先生同意和你較量一次槍法，可是他說他無論跟誰比槍都得賭個東道。他跟你的賭法是這樣的：你輸，他收你十塊美金。你贏，這回他在夜總會表演十天的酬勞，統統歸你。」

「那能有多少錢？」

「兩千塊美金。」

「十塊賭兩千，」何白海聳肩一笑：「這小子好大的口氣！」

「喬法尼先生像個小老頭兒，」陳競冶在向他提供資料：「他今年五十六歲，打三十歲那年起環遊世界表演槍法，廿六年裏從來沒有失過手，所以人家才誇他世界第一——」

「我知道，」何白海不耐煩的攔住他：「這些事，報紙上已經登得夠多了！」

「就爲這層緣故，」陳競冶小心試探的說：「他有一個小小的條件——」

「什麼條件？」

「他說如果你同意的話，這次較量最好不要公開舉行。」

「我當然同意。」何白海嗬嗬大笑：「他以爲我想出風頭？奪他世界第一神槍手的寶座？笑話！你爲什麼不直截了當告訴他，跟他較量一下，我只是看中他那兩千塊美金。老實不客氣說

吧，我現在需要一筆錢用！」

「跟他說這些個幹嘛呢？何大哥！」陳競冶乾澀的笑：「反正到時候準贏他的錢就是了。我們明天中午動身，五點鐘到他住的旅館，較量的地點由他安排，他說就在旅館的十三層樓天臺上，保險安全可靠，沒人知道。」

越近小鎮，何白海的步子邁得越快，街口在望，他頭也不回的大聲說：

「就這樣，小陳，咱們明天中午十一點半，火車站見。」

「好的，」陳競冶心知他不願自己儘跟着，答話的時候已經準備向後轉：「準十一點半，咱們不見不散。」

「慢着！」何白海忽然轉過身來，俯望陳競冶，歇半晌，歎口氣，低聲的問：「身上帶錢沒有？」

「有有有，」陳競冶連聲答應，儘快的把錢全掏給他，並且抱歉的說：「下午去買了車票，這會兒只剩五百塊了。」

「五百塊？」何白海接過那薄薄的一疊鈔票，捏在手上晃晃：「一共，——拿了你兩千五啦！」

「嗨呀何大哥，」陳競冶趕忙就說：「偏你有這份閒心，儘記這些個鷄毛蒜皮賬！」

何白海沒答理他，高大魁梧的身材，大搖大擺的走向街心。

二

紅紅綠綠的霓虹燈，裸背光腿的年輕女人，那幾條湫隘狹窄的小街小巷，人來人往，黑影幢幢。「來坐、來坐、來坐」的喊聲不絕于耳，是風化區裏最熱鬧的時刻。

掙脫了好幾個女人的拉拉扯扯，走到一條小巷的最後一家，右手一撩半截門帘，剛低下頭，左脚一步踏進去，一個跟他一般結實的壯漢，像一堵石牆似的擋在何白海面前。

「老何，」黯弱燈光照耀下，那張大麻子臉皮笑肉不笑的：「拜託拜託，晏些時候再來，阿菊現在正忙呢。」

他鐵青着臉，捺下一腔怒火，悶聲不響的，把那五百塊錢往麻子手上一塞。

「要買票？」麻子接過錢，楞了楞，看他不屑於回答，帶笑的點數，抽回一百塊錢還給他，低聲的說：

「我給你買兩張票，四十分鐘。」

然後，他側轉身子讓路，何白海剛擦過他面前，耳朵裏便聽到他怪聲怪氣的喊：

「阿菊，人客來，兩節！」

「鬼嚎！」他恨恨的罵一句，直往前走，穿過那條又髒又臭的長甬道，兩邊都是一間間的鴿子籠。推開一扇門，床上的阿菊居然赤身露體，她神色悽惶，從床板上欠起身來，怯怯的盯住他望。

一看阿菊這模樣，他就知道她在受刑罰，一定是她昨天接客的次數沒有達到老闆規定的標準，於是她今天被罰「賣時間」，二十分鐘一次，減價還就那些不論好醜急於解決的客人。這就是說，今晚她不是人，是機器。何白海偷偷的看了一下手錶，九點半，妓院是下午三點鐘開始營業的，算不清她已經忍受了多少蹂躪與欺凌。——那些泥脚桿，年輕力壯沒討老婆的碼頭苦力，小流氓，兩百塊錢二十分鐘，看看那孱弱單薄的身子，阿菊裸露着的身子，他心酸酸的直想哭。

「你——」阿菊見到他就急忙扯起被單，想把自己見不得人的地方遮住，她含着兩泡眼淚，望着他說，完全是自家人的口吻：「何苦，又花這麼多錢？」

「妳別管！」他焦躁的一聲喝，一屁股坐在床沿，雙手抱膝，離開她相當的遠。

於是她也慢慢的往牆角縮，三蓆大小的房間，一張木床就佔了兩蓆，如今他倆一人佔據一個角落，靜了許久，她望着他急遽起伏的胸膛，用極低極低的聲音問：

「你——要不要——」

「不要！」他憤憤的厲聲一吼，吼聲像是霹靂，抬眼看到她嚇得索索發抖，何白海又覺得於心不忍，他算是在發誰的脾氣呢？他連連的搖頭，儘量使自己語氣和緩的說：「阿菊，我明天要到T市去。」

「T市？」阿菊寬心了些，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伸伸脚說：「去做什麼？」

「爲你。」

「我——」她强顏歡笑的問：「我不懂哨？」

充分的自信和那兩千塊美金，使他興奮了點兒，他盯住她那清澄如水的眼睛：

「阿菊，妳說過，只要能有兩萬塊錢，妳就可以——」

「兩萬塊錢。」阿菊悲哀的笑着：「其實，我養母把我押到這裏來，她一共只收到了三萬塊現金。這些年，我給他們賺了十倍八倍都不止，可是頭家娘還在這麼說，想走，得拿兩萬塊錢來！」

「這幫人，」他鄙夷的向地上吐泡口水：「都是吃人不吐骨頭的！想跟他們講理，算賬，有屁用！」

阿菊搞不清楚他的意向，畏縮縮的瞟他一眼，沒敢答腔。

「我現在躭心的事情是——」他頓一頓，抬起臉來深沉的望着她：「認眞把錢拿來了，他們會不會翻悔？」

她聽他說得那麼有把握，不由眼睛一亮。但是她馬上就在內心裏告誡自己，不該流露出過度的喜悅，那會逼他去做沒法做到的事。於是她埋下頭去，輕描淡寫的說：

「我想——大概不會吧。」

「不要說什麼我想，大概，」他使勁的一拍大腿：「阿菊，妳跟我要說實話！」

「他們不會不放我。」她只好順着他的心意，怕他不相信，再加上一段無可奈何的說明：「我的生意越來越差了，」聲音低到在喉嚨口打轉：「我心裏有事，我應付不來，客人都罵我是殭屍，是木頭，找我一次，就不肯來第二回。」

「夠了夠了！」他痛苦萬分的雙手堵住耳朵：「妳跟我說這些個幹嘛？難道這有什麼光采！」

「啊，對不起。」阿菊卡白的臉漲得通紅，她惶恐愧疚，看看時間不早，她應該爲他做點什麼了，於是她悄悄把身上的被單挪開，扭動那十四歲的腰，二十歲的臀部和三十歲的乳房。她一步步的移近他，然後用一個突如其來的動作，伸出白嫩的雙臂，包抄勾住他健壯粗茫的頸項，不等他緊緊板着的面孔轉換表情，她撅起小嘴，連連吮吻唇角。她一向不敢正面吻他的唇，因爲她自慚形穢，曉得她每一根血管裏的骯髒。

她的兩隻手慢慢的蠕動，沿着他肌肉結實的胸背，後來又抄進他的褲腰，她願將別人視爲猥褻的在這一剎那化做由衷的奉獻，她願爲他感官的一縷快感付出她的生命。

她認眞自然的這麼做了，替他寬衣解裳。基於本能的反應，狂風驟雨，來臨得突迅逝去得也快。現在，他倆喘息咻咻的，一齊壓向那隻花布枕頭。

「最遲是後天下午的事，」何白海輕柔的撫摸她肩背：「我從T城回來的時候，妳的問題，就可以澈底解決。」

依偎在他的懷裏，阿菊嬌小的身軀震了一震，她用前額抵揉他堅硬的胸肌，顫聲的問：

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嘛，詳詳細細的告訴我，行嗎？」

「明天，最遲是後天，」他重複一遍，更斬釘截鐵的說：「我要爲妳贖身，帶妳離開這個殺人不見血的陷坑！」

她驚喜交集，不相信却又不敢說不信，她囁嚅嚅的說：

「啊，你……」

「我剛才在問，」他撫弄着她柔軟而滑膩的肩膀：「是不是兩萬塊錢可以解決問題。妳知道我爲什麼那樣問嗎？」說着說着他又生起氣來：「喝他媽的，爲了妳，爲了讓妳不受寃枉氣，我下去了！後天，我拿兩萬塊現鈔來接妳出去。有那個不怕死的想來攔一下，對不起，我何某人忍得住，我那把零點四五可是要吃肉喝血的！等我亮出了傢伙，來一個殺一個，來一雙死一雙，我的話說在前頭了，」他特意提高嗓門：「到時候別怨我把人命當兒戲！」

阿菊知道他這些話不是說的玩的，望着他那對滿佈血絲的金魚眼，她的聲音裏迸濺着急淚：

「啊你，啊你，你犯不上爲我發這股子狠勁！」

「那麼，」他怒氣沖天的喝道：「妳就讓那些王八羔子把咱們吃定了！」

「凡事慢慢的商議，慢慢的商議，」她嗚咽抽搐的央求，說來說去還是那一句話：「好哥，慢慢的商議。」

阿菊的膽怯與懦弱，反倒使何白海更加忿恨，他把一股腦的怨懟惱怒毫無理由的發洩到她身上，猛力的一推，將光着身子的阿菊推向床裏，他虎的翻身坐起，迅速穿衣着褲，像一陣旋風捲下了地，抽開門閂，臨走時回過頭來說了一句：

「阿菊，妳等着我。」

門一開，就有一個傻頭傻腦的莽漢閃進來，他想必已在門外等了很久，他和何白海擦身而過，抬起臉，挺尷尬的扮個笑。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何白海當然知道他要進房幹什麼？滿口的牙齒恨得快要咬碎了，回頭一望，阿菊在哭，可是那赤裸裸的身子却像一床爛棉絮似的，四仰八叉的

挺在木板床上。

三

在豪華舒適的起居間，喬法尼先生很親切的和何白海、陳競冶握手，招待他們坐下。斟了兩杯對蘇打水的威士忌，雙手遞了過來。

他自己坐在他們對面，禿頭、圓圓臉、紅光滿面，咧開嘴兒笑呵呵的。這個美國胖老頭子，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愼跑江湖的老油條。跟他辦交涉應該直來直往，沒有什麼花樣好耍。

兩個人言語不通，何白海請陳競冶當翻譯，先向喬法尼先生致意，他說自己很冒昧，不速而來向他請教槍法，至於浪費了他的寶貴時間，他尤其感到抱歉。

陳競冶這位老同事，早先在韓戰時期當過翻譯官的，一口英語嘰哩呱啦，說得跟中國話一樣的流利。喬法尼凝神的聽他說完，然後打了個哈哈，很快的回答了幾句話，陳競冶轉過臉來翻成中文給他聽：

「喬法尼先生說：請你千萬不要介意，這種事情在他等於是家常便飯。幾乎每到一處新地方，就會碰上一次慕名者的挑戰，他很願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練習自己的槍法。」

「那倒好，」何白海寬懷的笑了，點頭稱讚的說：「他把這種較量當做練習，的確是個好主

意。」

陳競冶認爲這兩句話不需要翻譯出來了，這時候喬法尼睜大他那對銳利而明亮的藍眼睛，直勾勾的望着何白海，用那種感慨羨慕兼而有之的語調說：

「英俊健壯，多漂亮的小伙子啊，整個世界都在你面前！」

陳競冶告訴他了，何白海臉孔一紅，神情也顯得有點忸怩。他乾笑兩聲，指指棗紅絲絨窗帘嚴密遮蔽的窗戶，向陳競冶拋了一個眼色。

喬法尼立刻會意，連連點頭，催他們喝完了杯中酒，按電鈴，神秘的向他們笑着，他請他們再等一分鐘。

這一分鐘時間過得很長。終於，通臥室的那扇門無聲的移開，何白海只見陳競冶眼睛突的瞪大，把酒杯放在茶几上，很快的站起身。他連忙學樣，然後一眼望去，臥室裏花枝招展的走出來一位西洋大美女。

那女孩子足比喬法尼高一個頭，金燦燦的長髮，披拂在半裸的肩膀，睜一雙似醒非醒的藍眼睛，翹睫毛，長鼻子，紅紅的小嘴噘老高，彷彿被他們吵醒了好夢。她穿一身粉紅紗洋裝，露半截酥胸，挺一對豐滿圓大的乳峯，柳腰擺，臀波搖，一副騷韃子相。何白海、陳競冶兩個，目不轉睛的望着她，——看呆了。

喬法尼抑住笑，替他們介紹，他說這位露易絲小姐是他的助手。

他很親暱的拍拍露易絲雪白粉嫩的胳臂，低聲說了幾句洋文，又忙不迭跑回臥室，替她拿一件粉紅底鑲金邊的小斗篷來披上。何白海這時看見，他手裏還抱着一個十分精緻的紅色羊皮槍盒。

把槍盒打開，喬法尼請何白海參觀他的吃飯傢伙。兩支全身鍍金的左輪，鎗柄是雕鏤美洲野牛頭的兩片象牙，鎗管長，鎗身重，一望而知是柯爾脫名廠的特製品。何白海想起自己後褲袋裏的那支老式零點四五，頗有點兒寒傖的感覺。

喬法尼連連的做着手勢，四個人客前主後，順序而行，走出這間一天得花三千塊的套房，踏上長廊上的厚地毯，繞個彎，進自動電梯。不知不覺的便升到了十三樓。

通天臺的那扇小門，有一個穿制服的僕歐，挺恭謹的站着守候。喬法尼迎過去，悄聲吩咐他幾句話，那僕歐四十五度一鞠躬，轉身下樓去了。

直登大厦樓頂，滿目都是從所未見的奇景，夕陽嵌在西邊山頭，映東方以炫奇瑰麗的彩霞，縱橫的街道，錯落的建築，像模型一樣連緜舖展，車輛和行人，縮小成了蠕動的甲蟲與螞蟻。

呼呼風聲過耳，何白海的滿頭亂髮被裊裊吹起，瞟瞟露易絲，她很愜意的迎風小立，金髮被風兒織成一團薄霧。

由於强勁的風，使他連想到風力影響彈道的問題，何白海眉頭纔皺，老江湖便曉得了他的心事，他挽住他胳臂，帶他走到天臺的另一角。那邊有一堵矗起的半牆，是從下面建築物伸展出來的。半牆呈凹字形，凹進去兩丈來深，面對着底牆，一百來公尺之外，一道半截欄杆，正就是大樓的邊沿。

『很好，』何白海向陳競冶欣然而笑；『這是個很理想的靶場，雖然距離短些，不過總比在舞臺上寬敞得多了。』

陳競冶正要把他說的話轉告喬法尼，老江湖笑着搖搖手，他把鎗盒遞給陳競冶，請他代爲捧着，他取出一支鎗。何白海冷眼細看他裝子彈，心裏不能不佩服，老江湖的動作靈敏熟練，像有點魔術手法。

子彈裝好，老江湖向露易絲鼓勵的笑笑，露易絲一扭蛇腰，高跟鞋窸窸的往前走，瞧她走路的浪勁，烟視媚行四個字還眞不夠形容。何白海是有心人，早已注意到她手裏多了一支金色的長烟嘴，新燃着一根洋烟，烟霧剛冒出來就被吹散，小小烟頭在夕陽餘暉裏發着暗暗的紅光。她就這麼慢慢吞吞，步步生姿的走向樓沿，倚着欄杆，她像一位雍容嬌艷的貴婦，正在憑欄眺望四週的景色，一切都顯得那樣安靜甯謐，悠閑自然。於是，她突然想起要吸一口烟，右手優雅徐緩的舉起，長烟嘴碰着了噘起的紅嘴唇，何白海聚精會神的注視，她這口烟吸得很深很長，暗紅的烟

頭體積一倍一倍的在增加，何白海估量紅烟頭將要有四五分長了，耳畔砰的一響，他用不着再看紅烟頭被喬法尼一鎗射掉時是個什麼情景，他迅速的轉過臉來，向喬法尼露齒而笑，與此同時，他伸出自己的右手和那位老江湖緊緊相握。他又很清楚的看到，喬法尼把槍從右手換到左手，那個動作也跟電閃一樣的快。

『Wonderful!』和他同時密切注意這一幕演出的陳競冶，歡聲大叫，興奮得兩手直拍。

喬法尼右手拊胸，大方自然的向他微微鞠躬，天臺邊沿，露易絲也在瞪眼朝這邊看，她長眉深鎖，小嘴兒噘得更高，似在嗔怨喬法尼的惡作劇。然後她不知道從那兒拿出一支金色打火機，輕輕一按，火燄噴起一兩吋高，她又在强風裏點上那支被打熄的香烟。——何白海知道他們兩個的表情動作都是在演戲，可是這兒畢竟不是舞臺，因而只有陳競冶一個人拍手叫好。

他伸手探向自己的後褲袋，把那支和他相依爲命的零點四五，懶洋洋的拈了出來。

他的傢伙太舊，太陋，論價值和外觀，絕對不能跟喬法尼那支金色的左輪相比。他在想，是的，今天什麼都不能和人家相比，三千塊住一天的套房和滿屋脚丫臭的大統艙；珠光寶氣、千嬌百媚的露易絲和五元美金就得接受搓揉欺瞞的阿菊；喬法尼表演十天就可以得到兩千美金，四百次最大侮辱，那將使阿菊付出生命的代價；她的骯髒羞辱的一生等於喬法尼十天裏的喝采和掌聲；同樣是一條生命降臨到人間，同樣是在爲別人的追歡逐樂而生存。歌頌與讚美，財富與榮譽；以及——獸性的咆哮，逞慾的磔笑，形成强烈的對照。他在內心深處悲哀的太息，右手使勁的掄緊槍把，冰涼的槍把使他觸及現實，神志漸漸的恢復，情緒漸漸的穩定，似乎有了那麼一點希望，使他的心靈，和阿菊的命運，從被煎熬的地獄奮鬪掙扎出來的一點希望。只要自己好好的從事這場較量，給——給世界第一偉大無比的喬法尼一個『練習』的機會，何白海不敢再說這是賭賽了。——喬法尼大師的賞賜是很慷慨的，兩千美金，如果沒有這兩千美金，他和阿菊一定會死。

好好的，好好的打這幾槍！他在自己勉勵自己，一切的一切都寄望在這幾槍上了。他緊捏着那支老式的零點四五，它的使用價值和喬法尼價值連城的金左輪又是不能相比；當喬法尼那支金左輪遨遊五湖四海，像吸鐵石一般攢集百萬金元的時候，十年前二十二歲的何白海，就已經帶着他這支舊手槍，和魔鬼們從事生死搏鬪。作爲一個不甘奴役的游擊隊員，他曾在海上與孤島隨時隨刻和敵人性命相拼，他這一手百步穿楊的絕技，不能和喬法尼相比，那是基於戰鬪的需要而練成的，他的槍聲連響時沒有掌聲和喝采，只有敵人的慘呼與呻吟，車轔轔，馬蕭蕭，衝鋒號在淒厲呼叫——

四

陳競冶正和喬法尼低聲的在商議什麼，他右手攥槍，靜靜的在等待，目中無人的露易絲也站

在原處等待，强風吹動她的長裙，她讓那一雙光緻丰腴的腿，裸開來又遮了去。手上的一支烟，抽了將近一半。

『何大哥，發生了問題，』陳競治走近他身畔，愁眉苦臉的說：『喬法尼先生說：你應該有自己的助手。』

『我有的，』他用堅定的目光盯牢他望：『小陳，你應該幫我這個忙，照那位洋妞兒的樣子做。』

『啊不！』陳競治驚怖的尖聲嚷叫，他慌亂的說：『何大哥，你知道我沒有這個膽量。』

『這不需要你有膽量，』壓下心頭的氣惱，何白海勉强掛笑的說：『我們同事兩三年了，你對我應該有點信心，我的子彈不會傷到你指甲尖。』

『不，不，不，何大哥，』陳競治雙手急亂的搖：『我一心慌就會發抖，那樣反倒誤了你的事。』

瞟一眼喬法尼，他在那兒調侃諷刺的笑着。何白海的臉上一陣紅，一陣青：

『小陳，別在洋人面前丟臉，成嗎？』

『不不！』陳競治說時又退後一步：『何大哥，你別找我，我不是這種材料。』

無可奈何，何白海着急的悄聲求他：

『我答應贏了錢給你一成不是？現在，只要你過去輕輕鬆鬆的抽根烟，我甯願加倍，讓你得四百美金，好不好？』

『四——，』陳競治把下面的百字，和恐懼的涎沫一齊嚥回去，他已經在發抖了：『何大哥，不行，你饒了我，我實在是駭怕。』

膽小如鼠的傢伙，連他平時當做性命看待的美鈔都不動心了！何白海倒不在乎他給自己的侮辱：不信任他百發百中，永遠不會失手的神技。他俯望着他，只覺得這個小人物是何等的可憐。沒有助手，乾脆認輸吧！他廢然的長嘆一聲，希望在一剎那間破滅，這使他痛心失望已極，然而他仍還不願把他的沮喪寫在臉上，平白無辜的給喬法尼他們恥笑！他抬起頭，眼睛繞過一道弧線，快要掃到喬法尼那邊時，他掠及一百公尺開外的露易絲，那半截烟停在半空中，移過去兩三吋，是她充滿嘲笑的嘴和眼。

驀地何白海有了靈感，眉一揚，額紋微蹙，閃閃有光的眸子凝聚於一點，他也不瞄準，右手輕鬆瀟洒的一揚，砰的急響，遠處的露易絲本能的蹦了起來！那張老是噘着的嘴巴撐得渾圓，她急忙去看猛縮回來的右手，長烟嘴上剩小半截烟，微紅的烟頭早已被他一槍打得不知去向！

喬法尼和陳競治全怔住了，何白海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慰，他終於抓住了機會，但他仍然不動聲色，帶着歉疚的笑，他深深的向露易絲鞠躬，以他最大的敬意，脫口而說出一句洋文：

"I beg your pardon!"

"That's really wonderful!" 喬法尼不能置信的尖聲怪叫，搏浪鼓似的搖着他的大腦袋。

『好險！』陳競治冒出一頭的汗，因此他不得不掏出手帕來揩。

從這時開始，喬法尼臉上的漫不經心，和露易絲那份嬌慵懈怠的神情一掃而空，兩個人的臉色同時變得端莊嚴肅，洋人也是蠻在乎錢的，何白海忍不住的這樣想，兩千塊美金畢竟不是小數目。他注意到喬法尼向露易絲做了一個手勢，現在露易絲的動作非常謹愼小心了，她抬起修長合度的右腿，從長襪套裏抽出了薄薄一疊紙牌，她再望望喬法尼，喬法尼跟她肯定的點頭，於是，她抽出了一張梅花六點。

將盒子裏剩下的那支左輪也拿了出來，喬法尼雙槍在握，他終於表演了在舞臺上都輕易不露的生平絕技，他同樣的不加瞄準，兩手不停的扳動槍機，砰砰之聲連珠價響，他左右開弓，快發六槍，把一百公尺外一張紙牌上的六個黑點，一絲不爽的打成六個透明的窟窿。

陳競治驚得目瞪口呆，舌撟不下，他憶起何白海跟他表演過的三寸穿心釘時，想想喬法尼能在距離不到兩三米厘的六朵花上連中六槍，心裏第一個反應便是：『糟糕，老何這回要垮了！』因爲兩者之間，論射術的難易，喬法尼勝過何白海十倍都不止。

正在爲這一次投資失敗，心勞日拙而歎息，出乎意外的，耳鼓裏又傳來一聲砰然槍響，緊接着，便聽到露易絲令人毛骨悚然的一聲極喊。

嚇得兩腿直在哆嗦，陳競治閉上眼睛再怯怯的睜開眼來看。還好，並沒有發生慘案！露易絲花容失色的站在那頭，兩眼呆茫茫的盯住手上的那張撲克牌。陳競治一時還沒有注意到，那張六點梅花已經被何白海順手一槍，齊齊的打飛了一半。

『他打紙牌面，我打紙牌邊，』何白海語音低沉的在給他們說明，意思是要他傳譯給喬法尼聽，『我的打法，就跟在一百多公尺外射中一張刀片的鋒緣差不多。拜託你替我向他們二位道歉，我找不到助手，實在是沒有辦法，只好抽冷子借這位小姐手上的靶標試一試。』

這麼說，何白海又贏定了，想起那百分之十的抽成有望，陳競治不禁狂喜，他剛要去向喬法尼講英文，喬法尼却在直伸着手，滿臉驚羨與欽敬的表情，他逕向何白海走來，抓住他右手便是一陣猛力的搖撼。

五分鐘後，他們又回到喬法尼的起居室，露易絲笑容可掬，坐在何白海身邊，洋女人就有這股子隨便，她公然把手擱在他大腿上。

又是洋烟又是酒，喬法尼一大車子話說完了，陳競治指手劃脚的給何白海翻譯——

他懇切的邀請何白海參加他的表演小組，他許的條件很優厚，全部收入五五拆賬，開銷全歸喬法尼，他甚至保證他最低限度每個月有三千美金的收入，更進一步表示的誠意是：他甯願用『

神槍手』喬法尼和何白海的雙排名，走遍天涯和海角。

何白海凝神的聽着，聽到最後，他深沉的笑笑，輕輕把露易絲的暖和小手移開，他面對着喬法尼，用中國話說：

『謝謝你，喬法尼先生，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你的好意。但是，我沒法接受。在別人看來也許我是一個很渺小的人，不過我的國家還在苦難之中，我總以爲我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我的國家。』

喬法尼一陣惘然，却也很機伶的不再多勸，他欠身向前，親暱的拍拍何白海的膝頭，然後徐徐起身，走進臥室。三分鐘後他再出來，陳競冶的眼珠幾乎要彈出來了，喬法尼站在何白海的面前，把二十張嶄新的美金百元大鈔，放進一只洋信封袋，他溫煦和藹的望着何白海說：

『信封上是我經紀人的固定地址，我將儘快的吩咐他，不論何時，只要你願意來找我，他會親自趕來你所在的地方迎接。』

陳競冶搶着過來翻譯，何白海聽明白了，連聲道謝。他接過那只信封，眼睛瞟瞟露易絲，猶豫了會兒，才從信封裏抽出五百塊美金，遞給喬法尼說：『請你替我買一件禮物，送給露易絲小姐。因爲——我今天實在欠她太多。』

他推了陳競冶一把，因此遲疑不決的陳競冶還是代他翻了，喬法尼聽說，哈哈大笑，他叫陳競冶正確的表示他的意思：

『孩子，五百美金買一件禮物，毋乃太奢！我相信露易絲受了也不會心安。這麼樣，我替你出個主意，你不是準備十塊美金跟我賭東道的嗎？你把那十塊錢交給僕歐，請他明天爲露易絲訂一打玫瑰！』

陳競冶翻完，何白海頓感奇窘無比，喬法尼還在等待他的回答，迫不得已，他只好吞吞吐吐的坦白供承：

『我很窮，我——我今天來的時候，其實並沒有帶着那十塊美金的東道。』

陳競冶又在那兒難以措詞，何白海發急了，他大聲的說：

『你給我直話直說！』

喬法尼放聲大笑，兩隻手使勁的拍他胳臂，他毫不介意，反過來誇獎他說：

『壯哉！這是我一生之中，所曾聽到的最有勇氣的聲音！』

何白海低下頭去，很尷尬的笑，他正在絞扭雙手，露易絲突如其來的拔出了他插在後袋的槍。他倏然驚醒，正待伸手過去奪回，那含情脈脈的露易絲却用熟練的手法，拉開了他的子彈夾，塗蔻丹的手指一推，落下來一顆鉛頭子彈，她揀起了它，把槍恢復原狀交還何白海。大眼睛深情款款的望着他，那顆小巧的子彈，她用很慢很慢的動作，將它塞進自己的胸衣。

何白海心房一陣急跳，露易絲挪近他，又啄起紅紅的小嘴，匆遽的在他右頰一吻，然後，飄然走回裏間的臥室。

在歸途的火車上，何白海忽然想了起來問：

『喂，小陳，喬法尼先生最後說的一句話，你還沒有翻給我聽咧。』

『啊，』陳競治想了一想，這才阿諛的笑着向他說：『露易絲小姐吻了你的臉以後，她很感慨的說了這麼一句：「自古美人愛英雄」！』

五

何白海沒有想到，兩千塊美金居然這麼管用。

給了陳競治兩百，作爲他穿針引線，居間介紹，一次次奔走接洽的酬勞，沒有陳競治，也就沒有這一次賭賽，更別提發兩千美金的橫財了。那一天，是陳競治和何白海一同看貼報，讀了喬法尼來臺表演的大篇報導，兩個人一談，才談出了這麼一個發財的主意。頭一封信是陳競治費盡心思寫給喬法尼的，這以後，陳競治又和喬法尼通過幾封信，還跑了兩趟T市，磋商條件，訂定細則，陪何白海出場應戰。何白海飲水思源，按照他預先許過的提成，一拿到錢就分兩百美金給他，表示他內心的謝意。陳競治得了這筆錢，簡直笑得合不攏口，他向何白海千恩萬謝，口口聲聲的說這是他有生以來最大的一票外快。何白海和悅的笑着，又想起他還欠他兩千五百塊零錢，以及陳競治這一趟墊付的車票和旅費，他再折算美金清還，陳競治推了好半天，結果還是却不過何白海的「親兄弟，明算賬」，他只好腼腼腆腆的收下。

因此，在他倆第二天一早坐火車回鎮的時候，兩個人都是春風滿面，喜上眉梢。

把陳競治那邊的賬目結清楚，何白海趁着興頭上。一口氣做了好些個事。同事任治的老母擰折了腿，一直因爲繳不出住院保證金，在請跌打郎中越治越糟，他花五十塊美金把那位辛勤一生的老人家送去住院。鎮上酒鬼臧旺火吵吵嚷嚷要把他十五歲的養女阿香賣入娼寮，何白海給她那個寡婦生母送了一百塊美金去，有這筆錢，她就可以把她瘦伶伶的女兒帶回去恢復自由了。好朋友儲微害胃潰瘍沒錢開刀，開豆腐作的老錢虧累太多急得要跳海，洪聞地的大兒子考取了大學繳不出學費，師道仲一家欠了半年房租被房東攆着搬家，……等等等等，不一而足，他挨門挨戶的送錢救急，於是左隣右舍，同事朋友，大家雙手合十，齊聲唸佛，何白海眞講義氣，夠交情，只要他有錢，一人好，一路笑！——得他幫忙的人感激涕零，只是誰也沒問他的錢是怎麼來的。

從一大清早開始當財神菩薩救苦救難，到吃午飯時才有功夫略略算個賬，兩千美金，一總去了八百多。

在襯衫口袋裏揣好那剩餘的一千一百多美金，穿上夾克打領帶，把亂草似的頭髮梳梳平，朝

鏡子照照自己滿像樣了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何白海抄起桌上的零點四五，往褲袋裏掖好，他大踏步的走出寢室。

走到空曠遼闊的大操場，跟他的頂頭上司趙老副劈面相逢。

趙老副嘴裏叼根牙籤，正在實踐他「飯後走一走，活到九十九」的養生祕訣，一抬眼看見打扮整齊直往外跑的何白海，眉頭緊緊的一皺：

「老何，」他老腔老調的問：「你又要不假外出？」

「我有事，非出去一趟不可，」何白海站停下來扮個笑臉說：「副座，我這就跟你告假，好不好？」

「我才沒這個閑心管你，」趙老副對他這條煞星似的大漢多少有點忌憚，他搖搖頭，却又心有未甘的加重語氣說：「咱們處得久了，我對你馬虎點兒沒關係。不過我要告訴你，咱們的正主子快要來囉。新來的頭兒是留美的，管理師兼警衛隊長，人家吃的是洋麵包，喝的是洋墨水，一定講究紀律跟規矩，你這會兒吊兒郎當搞慣了，趕明兒孫悟空套上緊箍咒，你再想埋怨，可就來不及啦！」

「那麼我還是趁早，」何白海涎着臉說：「趁正主兒沒到，多領領您副座的情。」

「貧嘴！」趙老副帶笑的罵，一提一悠，又去繼續他的長壽散步旅程。

何白海一伸舌頭，一口氣奔出大門。

又到了花街柳巷的最後一家，看看手錶，一點半，他知道在這家簡陋而「資」深的娼寮裏，這時候住夜的客人早走，當天的生意還沒有上市，阿菊只怕也起來了。這是理想的開談判時間。

推開虛掩的大門，閃身踅了進去，果然，過堂裏靜悄悄的沒人，半截塔似的打手大麻子，笑面虎一般的頭家娘，不曉得躲到那個角落挺屍去了。

他輕輕的穿過窄走廊，舉手想要敲門，看看那門彷彿也沒關上，一聳左肩，輕輕一頂，阿菊的地獄門移開了一條縫。

跨進門裏，右手習慣的把房在門身後掩上，阿菊今早連電燈都沒有熄，四十支光兼照兩間小房的燈泡，散放出暗淡昏黃的光芒。

阿菊躺着，長長的頭髮披散在枕頭上，赤裸的身子軟軟癱癱的，她在鼾沉的睡，身上沒有一個細胞，不在表現它極度的疲乏與鬆弛。

他搖頭苦笑，一歪屁股坐上床沿，凝視了她好一會兒，然後輕輕的去推她：

「阿菊！阿菊！」

「唔——」是那種倦怠困頓得將死的呻吟，她抬了抬眉毛扭一下腰，又睡着了。

「阿菊！」聲浪擴大了些。

「唔——，」她突然驚醒，眼皮睜開就歉疚的笑，嘴裏喃喃的說：「我沒睡，我沒睡。」

想想她這喃喃自語是在跟誰說的？眼前閃過無數尋歡男子醜惡的面孔，加上四週齷齪的環境，腥臭的氣味，他又不能忍耐了，他猛的把脚一跺：

「阿菊！」

「嘻嘻，老何！」門簾一掀，眼側一亮，他驚訝的轉過臉去，又是那張怪討厭的麻臉。

他不理他，伸手打了一下阿菊的屁股：

「阿菊，妳起來！」

她睡眼惺忪的欠身坐着，如夢似幻的看到何白海，也看到大麻臉，她回顧自己赤條條的身子，瘦削的小臉漲得通紅，她手忙脚亂，急着在找掩遮身體的東西。

何白海兩眼虎虎的盯着大麻臉，反手把自己的夾克一脫，正好拋在她的身上。

「麻子！」他大聲的喊那個妓院保鏢的外號，「拜託，去把頭家娘叫來！」

「伊愛睏啊，」麻子開了個不合時宜的玩笑：「老何，你想趕熱被窩，只要阿菊頂得住，我不攔你，去把頭家娘找來做什麼？」

「放屁！」何白海沉下臉來就罵，他再跺脚，厲聲一喝：「我叫你去你就去！」

「好嘛好嘛，」麻子退後一步，跨出門檻，仍然嘻皮笑臉的說：「你莫急，我這就去找頭家娘。」

麻子走了，歇幾秒鐘，阿菊怯柔的問他：

「你，——你回來啦？」

「回來了。」他拍拍裝錢的胸袋，忙不迭的告訴她好消息：「這兒的錢，足夠把妳救出火坑還有餘。」

她的反應，就像是他當了强盜去殺人刼財似的，她滿面驚惶的問：

「啊，你——」舌頭在打顫，像風中搖曳的孤竹：「你從那兒得來的錢？」

他想大聲的吼給她聽：我沒偷，我沒搶，我沒殺人放火帶綁票，我的錢是正大光明得來的！但是他憤激的回答還沒有衝出口，薄薄的木板房門又開，這一下，阿菊的小房間裏很熱鬧了，麻子帶着頭家娘，一高一矮，一肥一瘦，兩人側着身子擠進門。

「何先生！」頭家娘在跟他招呼，一笑，瘦瘦的臉上不知道起多少道皺紋，何白海嫌惡的避過臉去，他對她那一口黃板牙，簡直噁心透頂。

「何先生，」麻子提醒他說：「我們頭家娘在招呼你吶。」

於是他只好淡淡的回應一聲：

「頭家娘。」

房間太小，靜下來的時候，聽得到四個人呼吸的聲音。

「何先生，」頭家娘試探的問一句：「找我有什麼事情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」他在沉吟着應該怎樣措詞，因此把話說得很慢：「阿菊命苦，在你們這裏受了好幾年罪。最近她的身體不好，我看她很難再做下去了。說來也是奇怪，自從我一看到她，我就對她很同情，很喜歡，所以我想——」

頭家娘是多麼精明厲害的人，察言觀色，她早已曉得何白海的意圖，於是她不等他說完，搶在前頭訴起苦來：

「憑天地良心說話，這幾年我待阿菊總不能說壞，平時吃穿住用，買花粉添用具，別個小姐化一百，她可是兩百三百都不止。去年以來她又常常生病，打針吃藥，大把花錢不算，她一個月倒要休息十天八天，開銷大，生意差，眞是叫我傷透了腦筋。」

「這樣正好，」何白海趕緊抓住她的話：「阿菊在這裏只有給頭家娘添麻煩，不如讓我把她帶走算了。」

「你把她帶走！」頭家娘裝模作樣，好像聽到了一聲晴天霹靂：「阿菊是她養母把她押在這裏的，你怎麼可以把她帶走呢？」

「她養母那邊的事情不要妳管，」何白海施出快刀斬亂麻的手段：「阿菊今年二十二歲，她有自主權。再說，她那個逼良爲娼，販賣人口的養母，我們不去告她就算是對得起她了，她做了什麼事自己心裏應該有數，鬧穿了她要坐監牢。如果她想不花錢住房間吃飯，這是頂好的機會，她不妨站出來跟我們鬧鬧看。」

頭家娘瞎子吃湯糰，肚裏明白，何白海這一番話是在指桑罵槐，指的是阿菊的養母，罵的却是她自己。她在罪惡淵藪裏打了半輩子滾，不會不曉得自家的毛病。她開的是私娼寮，逼良爲娼、販賣人口的事一年也數不清要幹多少回！眞有人找她麻煩，坐監牢只怕要坐到她屍骨爛掉。

瞧見頭家娘怔怔無語，何白海心知他已經掌握了有利的情勢，因此他開門見山的問：

「頭家娘，妳是不是說過，只要阿菊再拿兩萬塊錢給妳，妳就讓她出去？」

「這個——」頭家娘連忙陪笑的說：「我是有這麼說的，但是，何先生——」

「大家都是老朋友了，」何白海放一步交情過去：「今天我出面來管阿菊的事，妳總不好意思趁此機會狠敲我一記吧！」

「可以敲，可以敲，」站在一旁靜靜聽着的麻子，這時半開玩笑半認眞的岔進了嘴：「老實說，像阿菊這麼漂亮聰明又溫柔的小姐，就算要你十萬塊錢也不能說多呀！」

「閉上你的烏嘴！」何白海大喝一聲，麻子吐吐舌頭，果然不言語了。他以爲事情就這麼解決，一面性急的伸手去掏自己的錢袋，一面正色的對頭家娘說：「我現在就交錢給妳，該給多

少，一文也不少妳的。交過錢，我帶阿菊走，妳把她的押賣文書，身份證什麼的統統交給她自己。從此大家一刀兩斷，乾乾淨淨。」

頭家娘大吃一驚，怎麼說着說着就作股正經起來了呢，眼看何白海要掏錢，就怕他鈔票一拿出來，再也沒有商量的餘地，她着急了，向麻子拋了一個求救的眼色。

麻子笑嘻嘻的走到何白海跟前，小聲小嗓的說：

「老何，這麼大的事，你要不要多考慮一下？」

「用不着！」他頑强的說：「我已經考慮了好幾個月啦。」

「接阿菊出去，不光是還這筆錢就夠的啊。」

「我知道，而且我早就有了打算。」

「老何，」他搓着手語意誠摯的說：「我請你到外面去喝個茶，我們好好的商議。」

何白海正把他恨得牙癢癢的，心裏眞想一拳把他打倒，但是他驀地想起一句格言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，當前最要緊的事是辦交涉給阿菊贖身，這件事關係他們兩個人一生的幸福，麻子雖然不是交涉的對象，但是有他從中阻撓，問題一定難以解決，因此過他這道關口也是很重要的，何況，聽麻子的口氣，他可能有什麼話，不能當着頭家娘或者是阿菊的面說，橫豎總要闖他這一關，再厭嫌他也沒有辦法，於是他遲疑了半晌，回過頭去向阿菊說聲：

「妳等等，我馬上就回！」

阿菊駭怕何白海跟麻子一語不合，會起衝突，當着頭家娘的面，她又不能說破，心憂如焚，她急出了眼淚說：

「有什麼好談的嘛，何——，你還是回去上班吧。」

鬼精靈的麻子看穿了她的心事，揚臉打了個哈哈說：

「阿菊，妳放心，我麻哥不會那麼傻，論打架，挑單個，我不是老何的對手。」

何白海爲了表示自己不在乎，站起來領頭往外走。

挑了一間老式的茶館，時間早，還沒有上客，茶房用小巧精緻的陶壺陶杯，給他們沖了一道濃濃的茶。兩個人就着木板凳，面對面的坐定了。

「老何，你不說我也知道，在你心裏我這個人最討厭，」麻子敬他一支烟，給他點着了再說：「不過，我今天請你暫時把我當個朋友，因爲我有幾句知己的話要跟你談。」

何白海搞不清楚他用意何在，不耐煩的一揮手說：

「有話快講。」

「那麼我先問你，老何，你是眞想給阿菊贖身？」

何白海針鋒相對的回答：

「我也正想問問你，你們是不是硬要抓牢阿菊不放？」

「我講老實話給你聽，」麻子反手指指自己的心，賭個咒說：「要有一句假話，叫我不得好死。」

「好嘛，你講！」

「剛才我在頭家娘跟阿菊面前，一直都在幫你的忙。」

「幫我的忙？」何白海聲聲冷笑：「頭家娘說阿菊欠她兩萬塊，你反過來挑唆她敲我十萬。」

「那是我要她們相信我，」麻子振振有詞的說：「要是你眞想討阿菊，我們在這裏把交涉辦好，回去，我自會有話跟頭家娘講，保險不叫你吃虧。要是你從此免談這件事，你也可以在阿菊面前有個退步，你把責任推在我身上，就說我跟頭家娘討價太高，你負担不起。」

何白海勃然變色：

「你怎麼知道我負担不起？」

「我們商議正事，我確實有心幫你忙，老何，」麻子伸手搖搖，叫他先別動氣：「我向你賭過重咒，你也答應暫時把我當朋友看待。」

何白海被他一句話堵住了嘴，楞楞的望住他，一時無話可說。

「老何，你是一位英雄豪傑，你別看我一直都在找你的麻煩，其實，我心裏是很佩服你的。我常常攔你，擋你，掃你的興，說起來是『拿人錢財，與人消災』，給頭家娘照顧生意，暗底下呢，也是我實在不願意你往那種地方跑。」

「啊？」何白海想想不覺好笑：「麻子，原來你是在勸我向上學好呀？」

「我沒有那個資格，」他一本正經的說：「老何，倒是我從小不學好，茶室娼寮的事情見得太多了。我告訴你，凡是有血性的人就不該到這些地方去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，」何白海揚聲大笑：「我是個有血性的人啦？」

「你是血性男兒，」麻子向他一伸大拇指：「血性男兒豪爽、慷慨、容易動感情，而且把事情看得太認眞。」

「喝，瞧你不出，」何白海的語調裏帶點諷刺意味：「說話還蠻有學問的咧！」

「你莫取笑我。」麻子聳聳肩膀，繼續往下說：「像你這樣的人，在茶室娼寮裏最容易出事情。」

「出什麼事？」何白海淡然的問。

「大則傷身，小則嘔氣蝕財，」麻子意味深長的說：「就拿你來說吧，阿菊性情雖好，但是她並不算是太漂亮的姑娘，你認識她不到半年，就這麼一心一意的想要替她贖身了。」

『你以爲我是要找漂亮女人?」何白海動了氣說：「我告訴你，我是在同情阿菊的苦命，像她這樣一個好女孩子，實在不該落在你們手裏受糟蹋。」

「像阿菊這樣的女孩子多得很，你能救得完嗎?」

「我只遇見了阿菊這一個。同時我也只有救她一個人的力量。」

「有血性的人跟普通人到底不同吧，」麻子搖頭太息的說：「普通人到我們那邊是來玩的，有血性的人呢，動不動就要想到救這個救那個。」

何白海堅決的說：

「不管怎樣，我非要把阿菊救出火坑不可。」

「我勸你最好莫下這個決心。」

「爲什麼?」

「因爲你現在把她救出來，對你，對她，全都沒有好處。」

「誰說的?」

「我。」麻子挺了挺胸，然後細細的爲他分析，「我看得多了。對你，阿菊不會是一個理想的好太太，你現在一片熱心贖她出來，就算你們結了婚，成了家，短時期倒還可以維持，時間一久，你一想起她從前的那些事，你就會覺得懊惱、難過，而她又是一個心裏有病的人，看見你神色不對，或者聽到別人的閑言閑語，她馬上會起疑心，會受不了。弄到那個地步再分開，你白花錢，也白傷心，統統不算什麼，但是對於阿菊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條!」

「爲什麼?」他緊逼着再問一句。

「她的傷心要比你加多一百倍!」麻子唾沫四濺，大聲說：「這還不算。老何，我問你，一個人犯了天大的罪，充其量不過被砍一刀，死一回，天底下有沒有刑罰叫人死兩回，砍兩刀的?」

何白海茫然的搖搖頭。

「阿菊本來是個清白的姑娘，」麻子居然也在悲天憫人的說：「她養母把她賣到娼寮，開采，接客，在她心裏是比被砍、被殺死更難過的。如今她早已是死過了的人，你偏偏要把她從墳裏刨出來，贖她出去，讓她活，讓她重生，將來兩個人鬧得感情不好，她離開了你，無路可走，爲了活命，她再來當妓女。你說，她是不是等於被砍了兩刀，死了兩道?」

何白海深埋着頭，雙手交握，默然的思考了好半天，最後，他抬起頭來向麻子說：

「麻子，我承認你的話是有幾分道理——」

麻子立刻就斷打了他的話問：

「那麼你是不是可以放棄這個念頭了?」

「不，麻子，」何白海微微的笑：「我這個念頭是永遠不會放棄的，我打定了主意要給阿菊贖身，好好跟她成家，我賺的錢不多，可是我相信阿菊會跟我吃苦。同時你更可以放心，我不是那種三心兩意的人，何某人說一不二，做事永不後悔！」他越說越激動了：「要是我將來會對阿菊不好，叫我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麻子不說話，用一種奇異的眼神盯住他，許久許久，方始沉沉的嘆了一口氣。

何白海老大不高興的問他：

「好好的，你衝着我嘆氣幹嘛？」

他也不回答，非常失望的問：

「這麼說，你的主意打定囉？」

「不但打定了。」何白海一掀眉毛說：「而且誰也不能改變！我非要阿菊不可！」

「好吧，勸你不醒，我又有什麼辦法！」麻子聳肩苦笑：「現在我問你，爲這件事情你攏總準備了多少錢？」

一談到錢，何白海頓時提高警覺，話到口頭留三分，他把自己實有的數目，保留了一半。

「兩萬五。」話出口，心裏就在說，我這是不得已在撒謊，那能跟麻子這種人講實話呢。

麻子沉吟了一兩分鐘，何白海很緊張的在等候他的下文，萬萬沒有料到，他再開口的時候，

竟然會給他帶來絕對的意外。

「頭家娘那邊，」他端起一小杯茶來喝了：「最低限度你要還她一萬五。」

「一萬五？」何白海驚異的猛搔頭髮，剛才麻子還慫恿頭家娘討價十萬，照阿菊自己的說法至少也得兩萬塊錢才能解決問題，現在他怎會說是還她一萬五就行了？他弄不懂麻子葫蘆裏賣什麼藥，他驚詫的望着他的嘴巴。

「現在你該相信我了吧，」麻子滿臉苦笑，拍拍他的手背說：「剛才我叫頭家娘向你要十萬，她當然會以爲我事事替她着想，稍等回去我再跟她說，你最多只能拿得出一萬五，要不然，你會爲阿菊的事情拚命。我說我駭怕你動刀動槍，頭家娘只有比我更膽寒，算算拿一萬五她該夠本了，我有把握叫她放開阿菊一條生路。老何，以後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，青山常在，綠水長流，幫你省下五千塊錢，算我麻子對於你的一番敬意！再說句老實話，我馬上也要離開那家娼寮。」

聽他說得這麼懇切自然，慷慨熱情，何白海不能不信任麻子了，以前的寃家仇敵，如今竟變成了知心朋友，他非常高興，而且十分感激，一股衝動，他從襯衫袋裏掏出了那一疊美金。

「麻子哥，」他挺親熱的喊他：「我把阿菊和我兩條命，統統交到你的手上。」

看他數了四百一十五塊美金遞過來，麻子楞了楞，隨即發出會意的笑，他毫不避嫌的把錢接

過，朗爽的應允說：

「好，我負責替你辦，至遲今天下午我會替阿菊辦好一切手續，恢復她的自由之身。」

「謝謝。」何白海滿心欣喜，簡潔的道了謝聲，伸出手和麻子一握，一面站起一面說：「下午三點鐘以後，我就在這間茶館等你。」

「等你的阿菊。」麻子更正的說，招手喊茶房來付了賬。

何白海在回去的路上，一直都在那兒想，人就有這麼奇怪。仇恨與友愛，就像是其薄如紙的剃刀邊緣，他居然能信任得過娼寮保鏢麻子哥了。

六

從娼寮出來的第一夜，他們投宿鎮上唯一的那家旅館，躺在何白海强壯有力的臂彎裏，阿菊歡喜得像個孩子，她興高采烈的向他細訴脫離那個人間地獄的經過，何白海笑吟吟的在靜聽。據阿菊說：麻子回娼寮時神情十分緊張，他先跑進他那間小房，匆匆忙忙收拾行李。與此同時，他叫另一個妓女阿秀，趕緊去把頭家娘找來。

頭家娘正好在吃午飯，一聽阿秀的報告，拋下飯碗就往麻子的房間跑，娼寮房間都是薄薄的半截三夾板隔着，頭家娘和麻子的對答，因而很清楚的傳到大大小小的十來個房間。

麻子一見頭家娘，就交了一萬五千塊錢給她，他說他已經跟何白海開過談判，錢是何白海給的，爲要贖阿菊的身，「頭家娘答應我固然要贖，不答應我還是要贖！」麻子在學何白海的腔調，「錢吶，反正我只有這麼些，照阿菊的算法已經儘夠了。頭家娘爽快點，大家和和氣氣，還是好朋友。頭家娘硬要聽你的話敲竹槓，那麼，『狗急跳牆，人急吊樑』，可莫怪我要拚命。」接下去，麻子說得繪聲繪影，煞有介事，他說茶館裏有一隻小蟑螂在地下爬，正好碰到何白海心裏發毛，他從後褲袋裏掏出手槍，碰然一響，居然把那小蟑螂給打個正着，這一手嚇得麻子靈魂出竅，混身癱軟，什麼話都不敢說了。那時候，何白海虎的站起身來就往外走，他一邊走一邊說，下午三點鐘以前，請麻子替他辦好阿菊贖身的手續，叫阿菊自家帶好衣服行李到那家茶館相會，否則的話，方才被打得屍骨不存的小蟑螂就是好榜樣。

「你好棒啊，」阿菊笑得顫巍巍的說：「像麻子那麼狠的人，他都承認被你嚇破了膽，他說他當時一句話也掙不出，眼巴巴望着你揚長而去。他說：後來有人告訴他，你是大大有名的神槍無敵何白海，他惹不起你，把一萬五千塊帶回來，交給頭家娘，從此他逃命要緊，他要搭火車離開這裏，三點鐘以後要不要把我送去茶館，他請頭家娘自己決定。」

何白海長長的吁了口氣。

「啊你，」阿菊熱烈的摟住他：「連我都不曉得咧，你有這麼大的本領！」

「麻子是個脚色，」何白海不勝感歎，喃喃自語的〔說了一句〕，又問：「他眞的走了？」

「他走了，」阿菊點點頭說：「臨走的時候他來跟我打招呼，他向我道喜，說你是好人，叫我要安心跟你過日子。我向他道再見，他一聲苦笑，說是：從今妳走妳的陽關路，我過我的獨木橋，我們最好是不要再見了。喂，好哥，你說他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啊？」

何白海正好能懂，他耐心的爲她解釋：

「他的意思是妳——妳從此要走正路了，他呢，他還是要去幹他的老本行。所以說，你們最好不要再見面，因爲妳不會在什麼正經地方見得着他的。」

沾上一點往事的邊，阿菊便心跳卜卜，面紅耳熱，她把臉兒埋在何白海的胸口，好半天沒有吭氣。

「明天，」何白海的大手，在她光滑的背部摩挲：「頭一件事就該去找一幢房子，再麼，還得買傢具，買鍋灶碗筷，日常用品什麼的……」

她興緻勃勃的問：

「要不要我陪你去？」

「不，」何白海粗大的手指扳起她的臉：「統統歸妳去辦，男主外，女主內，這些都是女人家的事情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是對的，」阿菊很緊張的嚥泡口水：「不過，那麼大的事情，我一個人不敢作主，再說，我租了買了，又不曉得合不合你的意——」

「妳不用管我的意思，」何白海示意她把床尾掛著的襯衫拿過來：「妳只要看着合適辦。」他從她手裏接過襯衫，伸手在口袋裏掏摸：「我十來歲的時候，家就給毀了，這些事，我可是一竅不通，而且也沒有那份閑心管，」他掏出一個信封袋，兩眼定定的望着她：「阿菊，妳明白我的意思嗎？我是在全權委託妳，要妳幫我成一個家，一個不缺少什麼，但也不怎麼富裕的家。成家的錢都在這裏，我全部交給妳，以後吶，老實說我只有八千多塊的薪水，每個月頭一關餉，我會原封不動交給妳，可是我吃的用的，少不得還要麻煩妳操心。」

一番話句句眞誠摯切，彷彿都是從他肺腑裏挖出來的，阿菊聽了但覺萬分感動，她從來不敢想像她會這麼幸福，有這麼一個男人又將有一個她親手建立的家。幸福快樂的感覺洋溢在她心頭，她幾乎不能承受，於是她喜極而泣，她抽抽搐搐的哭起來了。

「噢，妳這是怎麼搞的？」何白海愕然的望着她問：「無緣無故的哭個啥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她越哭越厲害了：「我……沒什麼，我只是太高興了——一點。」

「太高興了也會哭？」他納悶的猛搔頭髮：「喝他媽的眞是怪事！」

「啊，你，你，」阿菊挺起身子，緊緊貼住他：「你待我太好太好了，來世，我變牛變馬都

要報答你。」

大概是受了阿菊的傳染，鐵鑄一樣的何白海，如今也在鼻心酸酸的想流淚，他怕給阿菊看出他也那麼弱，深深的吸口氣，說句俏皮話兒來打岔：

「還說什麼來世？這一輩子，妳就得給我當幾十年的牛馬！」

於是，一句話說得阿菊破涕爲笑，她嬌羞不勝的，用額頭去撞何白海的肩窩。

趁此機會，他把那個信封袋鄭重其事的交給她。

一個興奮熱烈的長夜，他們摟摟抱抱，談談笑笑，交換着意見，共同編織他們未來的美夢。

不知不覺，天亮了，遠處傳來的第一聲鷄啼，何白海驀地從美夢中跌回現實，他鬆開擁抱着阿菊的雙手，一個翻身坐了起來。

阿菊被他驚醒，瞪着朦朧睡眼，駭然的望着他問：

「怎麼啦？怎麼啦？」

「沒事，妳別駭怕，」何白海親熱的擰擰她臉頰：「祇不過是時候到了，我得趕回去。」

「啊——」她吁一口氣，放下了心，然後就趕緊爬起來，忙不迭的幫他拿這拿那，穿衣着裳。

「幹嘛幹嘛？」他嘀嘀的笑：「沒不成妳把我當小孩子啦，難道我連衣服都不會穿？」

「我是在侍候你呀。」阿菊悄聲的在他耳邊說：「從現在起，我就開始給你做牛做馬，好嗎？」

七

事實證明，阿菊的辦事能力很强，她只花了大半天功夫，就完成了他所交代的每一項任務。

何白海的工作地點，在小鎭東邊，離鎭一里多路，阿菊找到的房子，却在他工作的地點的又東邊，距離也是一里多。祇不過，那幢孤伶伶座落在廣袤稻田裏的農家磚屋，已經屬於鄰鎭管轄。何白海了解她的苦心，這房子和他工作地點相距不遠，更重要的是，阿菊可以從此不再到她操過賤業的那個小鎭去了。

磚房，大玻璃窗，水泥地，裏外一共是兩間，雖然和房東的正屋毗連，可是朝東另開了門，小廚房也是獨立的，走東邊的門，也就等於是獨門獨院。她買了四把籐沙發，一張小飯桌和八個圓凳子，用這些傢具佈置了一個蠻像樣的客廳。臥室裏，一張雙人籐棚床，一口衣櫥，一只床頭櫃，除此而外，她又給他買了一張帆布躺椅。

生平第一次，何白海回他自己的家，步子邁得輕輕快快的，老遠就看見阿菊，她穿一件翠綠洋裝，倚着門框在巴望。一進門，她便拋給他一個心中湧出來的笑。然後，忙得像一陣風，她笑

格格的把他推倒在籐沙發裏，蹲下身，白裏透紅的臉頰偎着他膝蓋，她替他解鞋帶，脫皮鞋，兩隻小手輕輕揉捏按摩他脚丫，再把一雙新拖鞋給套上去，何白海樂得呵呵笑，一伸兩腿，嗨！眞跟舜斗熬過一樣的舒服痛快。

一轉眼，她又泡了一杯釅釅的茶來。

「眞他媽的該我享福啦！」他使勁的搔着平頂頭：「喂，阿菊，妳別整我了，以後我少了妳還不能過日子咧！」

「我就是要你這樣，」她揭開杯蓋，吹開杯面的茶葉，遞給他喝，「你沒我就不能活，那你以後就不會把我甩掉了。」

「甩妳？沒那個便宜事！」他故意裝出兇狠的模樣：「妳知道我花了多少心血，才把妳搞上的嗎？」

「就爲了你那麼些個心血，」她却神情嚴肅得像在立誓：「我連皮帶肉帶骨頭，全都是你的。還有，我心甘情願給你當一輩子牛馬，要是我做事不合你的意，我讓你打，讓你罵！隨你愛怎樣就怎樣！」

「別說得那麼可憐，」他一把拖過她來摟在懷裏：「我才不打妳吶，因爲我怕打壞了妳，臨了還是要我花錢給妳醫。」

她傻笑着，眼眶濕濕的，雙手勾住他頸子，跟他熱烈的親個嘴。

然後她陪他去看屋子，看她新買的傢具用物，帶一種誠惶誠恐就怕做錯了事的表情，結果是何白海一切滿意，尤其是房租那麼便宜，一個月只要八十塊錢。

她把飯桌拉開，請他高高上座，自己跑進跑出的拿碗端菜。肉燒蘿蔔，蝦米皮炒青菜，蕃茄蛋湯，小鍋菜香脆可口，比大伙食團高明了不知多少倍。最後她端上來一盤大饅頭，何白海望着那些饅頭發了呆，他問：

「鄉下還有饅頭賣？」

阿菊笑瞇瞇的回答：

「爲什麼要買？自家不會做呀！」

他驚詫的伸手向她一指，高聲的問：

「妳會做饅頭？」

「這是頭一回學着做的，做得不好，還要請你原諒。」

在何白海的心目中，阿菊從小就被賣入娼寮，她沒有學習家務事的機會，因此他直在躭心她燒不燒得熟飯還成問題。現在看她不但做出了蠻像樣的三樣菜，沒想到她連饅頭都會做，這使他大感意外，他有心打破砂鍋問到底：

「是誰教妳的?」

「自己學的呀。」

「妳怎麼自己學的?」

「在那邊,——」她頓住,臉又漲紅了:「白天有空,我就去看對面街口麵店裏——」

「妳怎麼想起去學做饅頭的呢?」

「因爲——」底下,她臉兒紅紅的,忸怩着再也說不下去了。

抓起一隻饅頭,咬了一大口,他忽然聰明起來,恍然大悟的說:

「啊!原來如此,我看妳一定是早就打主意要嫁給我了。妳知道我愛吃饅頭,這才悄悄的去學,妳說我這話可對?」

她又害臊,不回答,儘往何白海的碗裏佈菜。

他爲要表示她做的飯菜實在好吃,撐得連腰都不能彎了。

從此,日子歡暢甜蜜的過着,原先,他把阿菊看做一朵飽經風雨摧殘的小花,他愛她,是因爲他想救她,他以無比的寬宏大量,容忍她骯髒汚穢的過去,他向她伸出强有力的手臂,是想使這一株弱枝獲得避難的港灣,同情憐憫加上見義勇爲,促成他對於她的愛。然而,兩個人開始共同生活以後,他才漸漸的發覺,這朵花兒的可愛,不止在她本身,她從陰暗的角落被移植到太陽光下,隨而,就迅速的滋長茁壯,如今她已堅强的站立起來。有時候,由於自己在日常生活上對她的倚賴,何白海簡直以爲她是一棵枝繁葉密的大樹了。

成一個家,對於何白海更有不同凡響的意義,二十多年來流亡天涯,浪蕩江湖,何白海早已忘却了家庭的溫暖與快樂,以及它所給予人的那份歸宿感。爲了活下去的戰鬪,鑄就了他一身銅筋鐵骨,他不怕餐風露宿,他更能忍饑耐寒。飄萍一樣的生活,使他一心一意只顧到現實,踢開昨日,不管明天,生命與生活,單純得像是在賭一翻兩瞪眼的牌九,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,錢財更成了多餘的累贅。他找到了正規的工作,生活稍微正常了些,脾氣性子依舊不改,爲了彌補極端的空虛,他活着的目的就祇爲了拚命去找刺激。現在,另一條生命和他緊密的連結,他處處感到新奇,時時覺得驚喜,人生的領域,竟會如此廣袤而深邃,於是何白海變了,整個的變了,彈子房中、電影院裏、賭桌子上、花街柳巷,以往他經常流連的地方,現在已不再見到他的蹤跡。每天一下班,他便急急忙忙的離開機關,三步併做兩步的趕回家去。

同事和朋友,察覺了他的異樣,開始在議論紛紛。

有一天,夕陽啣山,他正要衝出機關大門,趙老副大聲的喊住了他。

「什麼事??」他站停脚步,回轉身問:「不是已經下班了嗎?」

「問你兩句話總可以吧,」趙老副慢吞吞的提過來:「老何,聽說你在外面成了家啦?」

「嗯。」他沒好氣的回答。

「喝！瞧你不出！還眞的悶聲不響討老婆啦，」趙老副十分驚訝的問：「你是幾時結的婚呀？」

「我們還沒有——正式結婚。」

「那麼，你是在外頭租小房子搞女人囉，」趙老副皺了皺眉頭，尋根刨底的問下去：「女方是個幹什麼的？」

「她——」何白海不喜歡他這種輕蔑的口吻，他板起臉孔說：「趙副座，這是我的私事。」

「但是咱們是同事兼朋友，對不對？」趙老副的話接得很快：「你總不至於拒絕朋友的關切吧！」

「可是，我不想談她的事。」

「那我們就不談。」趙老副見風使舵，接着又假惺惺的說：「不過，我所躭心的是，你會不會搞出什麼麻煩，譬如說——」

「決不會搞出麻煩，」何白海斷然的回答：「我們隨時都可以舉行結婚典禮，現在我們將就着，只是爲了省點開銷。」

「結了婚你每個月還能領一份津貼，」趙老副好意的提醒他說：「再說，結婚不一定要大破費，如果你們到法院去公證結婚，通共只要花三百幾塊錢。」

「謝謝你，」何白海冷冷的說：「那天有空我再跟她去公證結婚吧。」

又一天，何白海執行例行任務，到庫房去清點盤存，那間庫房和趙老副、陳競冶他們幾個的小辦公室，只隔一道薄薄的木板。下午三點多鐘，上班不久，四周圍很靜，辦公室裏幾個人閑聊天的聲浪，一字不漏的傳到庫房裏來。

「何白海那小子好抖啊，」是他頭頂上司趙老副出語尖刻的說：「也不知道他中了什麼獎，居然在外面租起房子養姘頭啦，那天我好心好意的問問他，還碰了一鼻子灰呢。」

「啊？」有兩三個同事的聲音一齊詫異的叫起：「眞有這樣的事？」

「可不是眞的嗎，」趙老副大聲的說：「不相信，你們去問問跟他同寢室的那些朋友，這些個時候以來，他那天晚上在寢室裏睡過？」

「不在寢室睡也不一定就是養了姘頭呀，」聽口音是一個姓俞的同事在說：「誰都曉得何白海是出了名的何大嫖，他一有錢就往妓女戶送，夜不歸營，在他來說還不是家常便飯！」

「這一回他可是便飯家常嘍！」趙老副莫名其妙的嘆口氣：「起先我聽到人家說他怎樣怎樣，不免也有點兒將信將疑，那天我看他一下班就往外頭跑，攔住他問一聲，他才坦然得很吶，他一挺胸脯告訴我是有這個事，他在外頭租了房子，也養了女人！」

「眞的?」又是四五個聲音齊同發出詫問。

「眞的。」趙老副肯定的說:「我幹嘛要騙你們?」

於是慨嘆感喟,艷羨和惋惜,各種不同的反應此起彼落,辦公室裏亂哄哄的一片人語聲。

那個姓俞的落在最後問一句:

「我看這小子準是打那兒發了一票橫財,前些時隱隱約約的聽人說——」

話沒說完,一個尖嗓門搶着搶着的打斷了他的話,何白海一聽,就知道是陳競治在那兒嘴巴癢了:

『你們有誰曉得何白海養的女人是誰嗎?』

「是誰?」

「是誰?」

連趙老副在內,那邊的每一個人都在急急的問。

「是——」陳競治停頓了一下,壓低了聲音故作神秘的宣佈說:「就是滿都妓女戶的阿菊呀!」

「阿菊?」

「阿菊!」

「你們可千萬不能透露這話是我說的,」陳競治開始編他的一套謊言,「阿菊在滿都幹了四年啦,她存下一大筆錢,這些時她早就想從良嫁人圖個正果,不知怎樣她看上了何白海,於是她把她的私蓄全部交給他,何白海就利用她的錢,替她贖了身,一起到外頭租房子住。所以說,外面的那些個謠言,說什麼何白海發了橫財,全都是無稽之談,眞實內幕,就在於此。」

「我不相信,」他聽清楚是好朋友任治緊接着說:「這些時來何白海幫了好些人的忙,人家都把他捧得跟活菩薩一樣,我不信像何白海那樣的人物,也會拿妓女的邋遢錢去幫忙他的朋友。」

「信不信由你了,」陳競治尖聲的嚷:「反正我所說的全是事實,我有直接可靠的消息來源。」

「誰?」老俞毫不放鬆的追問。

陳競治許是給逼急了,他不假思索的說:

「就是阿菊,是她親口告訴我的。」

沒想到陳競治會這麼紅嘴白牙的血口噴人,何白海在隔壁倉庫裏,聽得血管都要爆炸了,他目眦幾裂緊,握着雙拳指,甲深深的刺進了掌心,他還想繼續聽下去,他儘在那兒竭力的忍耐。

這時倒，那邊的人又叉七嘴八舌的嚷：

「別胡扯啦，小陳！」

「小陳，阿菊會告訴你這個，她怎不跟你呢？你年紀比何白海輕，職位比何白海高，再說，你還能講一口呱呱叫的洋文！」

「小陳，乾脆坦白出來，你是不是跟阿菊也有一手？」

「誰跟阿菊沒有一手？」陳競治曖昧的笑：「休息二百，住夜六百，跟阿菊有一手又有那點兒稀奇？」

休息二百，住夜六百，此時此地，從陳競治的嘴裏說出來，就像是二十柄利劍，六百把鋼刀，沒頭沒腦，殘酷已極的在何白海砍劈。他流血了，這頭負創的猛獸，他怒吼了，這位負創的男子漢，他一個箭步竄出去——想想阿菊，他已陷於瘋狂狀態。

他拔步飛奔，奔到大操場上，正對着趙老副他們辦公室門，他兩眼血紅，混身抖戰，他歇斯底里的厲聲叱喝：

「陳競治，你給我出來！」

辦公室噲噲嗡嗡的議論聲浪，猛一下子戛然而止

「陳競治！」他七竅生煙，暴跳如雷，「是有種的，你出來，跟老子把話說明白！」

左邊右邊和後面，一間間的辦公室裏，漸漸的有人跑出門來探看究竟，他們都離開何白海遠遠的，正前方的那間辦公室，笑聲語聲統統靜下去以後，隔了許久還悄悄然的不聞半點聲息。

「陳競治，你究竟怎麼回事？」他氣瘋了，右手從後褲袋裏拔出了槍：「你再不出來，莫怪我姓何的槍下無情！」

轟然一聲，小辦公室裏一陣大亂，人人都想逃跑，却被何白海堵住了唯一的那扇門，因此誰也逃不出去。急亂中，只聽到任治在朗聲的喊叫：

「姓陳的，誰叫你只顧嘴巴上痛快！寃有頭，債有主，何白海找的是你！好漢做事好漢當！你不能叫我們給你陪葬！」

一語未完，門簾一掀，臉孔雪白的陳競治，被辦公室裏駭怕連帶遭殃的同事，毫不容情的猛推出來。

「何大哥，何大哥！」陳競治連滾帶爬，匍伏到何白海的跟前，他雙手抱住何白海的脚踝，臉孔緊貼何白海的皮鞋尖，他尖聲嚎哭，殺猪一般的大叫：「你高抬貴手，高抬貴手，饒我一條狗命！」

「我不殺你！」何白海鄙夷不屑的俯望着他，狠狠的在他身上啐一口：「我只問你，你爲什麼要瞎造我和阿菊的謠言？」

「我該死！我該死！」陳競治實在不成樣子，他竟在衆目睽睽下，放聲大哭，磕頭如搗蒜：「我只是怕他們曉得我們發橫財的事情，不不不，我是怕他們說穿我也得了兩百美金，所以我才編這個謊的。」他無限傷慘的嚎叫：「那曉得偏偏就給你何大哥聽見了咧！哎呀我的媽喲！」

「你認識阿菊？」

「我——我不認識，」他扒在地上簌簌的抖：「誰都曉得我一毛錢也不肯浪費，我怎麼會到妓女戶裏去充闊佬，何大哥，我說的是良心話，是良心話！」

刺激緊張的好戲演到最高潮，四面八方，百把人的機關，就有百把個人跑到大草坪上來看熱鬧，百把個人圍成一個大圓圈，由於好奇心，緩緩的冒險的向焦點逼近，焦點是屹立的何白海和賴在地上的陳競治，何白海掄手上的那支零點四五手槍，他在躊躇，他眞想揚手一槍打穿陳競治的腦袋，却又想到這樣輕飄飄的殺一個人，未免勝之不武。

正在遲疑不決，遠處有一輛汽車漸行漸近，一百多位同事都往機關大門口望，唯有何白海直挺挺的站着，馬達一直響到大草坪，司機在踩煞車，熄火，有人從車上躍下，靴聲橐橐，走近他的身邊。何白海仍舊傲然的不去探視，陳競治還在嗚嗚的哭，靴聲停止，何白海聽到了一個陌生的嗓音，一句帶江浙口音的國語：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他還是置之不理，耳鼓裏清晰的聽見趙老副從人叢裏跑到他身邊。他焦急緊張的發出警告：

「何白海，我們的新主管到了。」

八

新主管禹凱東接事的第二天，頭一個召見的部屬，便是氣忿還沒有完全平復的何白海。

他在門外朗聲的喊了一聲報告，門裏有一個低沉的嗓音回應他：

「進來。」

他走進隊長室，垂手肅立，微微的鞠躬行禮，他平視着他的新主管。——這小伙子很棒，很帥，濃眉大眼，端直的鼻子，四方臉，細皮白肉，身材高大碩壯，一點兒也不顯得肥胖臃腫，他坐在大寫字檯前的一張圈手椅上，一副好整以暇的神情。看起來很像是一位金融巨子，再加兩撇鬍鬚，簡直就是銀行的董事長了。

從桌上拿起一只流線型的K金煙盒，打開，滿滿的一盒名牌洋煙。

「謝謝。」何白海也不客氣，順手拿了一支，禹凱東用一隻美國噴氣打火機，替他點着了。

「你坐。」他伸手指指辦公桌左側的一張靠背椅。

何白海再道一聲謝，大大方方的坐下。

「倒是我要謝謝你，」禹凱東深沉的笑着說：「我昨天來到差的時候，你給我安排了熱烈緊張的打鬪節目。」

不愧是留美的洋學生，說話多麼幽默？何白海想起自己那一陣子瘋狂，臉上訕訕的熱。

禹凱東深吸一口煙，悠然自得的吐着煙圈，他像閑聊天似的問：

「事情解決了？」

「解決了。」何白海答得也乾脆：「我們是好朋友，一個不對勁，鬧點小意氣，事情過了就算完。」

「那很好。」禹凱東頷首讚許，他把面前的卷宗打開，第一頁上，就浮貼着何白海的半身照片，何白海心裏有數，這個卷宗裝着他的全部資料。

他默默的等禹凱東逐頁翻閱，覺得無聊，就連連的吸煙，他也想學禹凱東那樣瀟洒的吐出一個個煙圈，只是學了半天，學不會。

「能夠和你同事，也是我的一份榮幸。」

禹凱東突然開口說話，把何白海從沉思裏拉回來，當他聽明白了他說的是什麼，他的臉孔又漲紅了。

「何白海，大名鼎鼎，」禹凱東提高聲浪再加補充：「不僅由於你的射擊術全國聞名，曾經

在運動場上叱咤風雲，直到如今還是幾項射擊紀錄的保持者。而且，」他停半晌，用以加强語氣說：「你爲人熱情慷慨，經常扶危濟困，幫忙別人，你在附近這一帶有很好的名聲。」

何白海又是歡喜又是窘，他指指桌上的卷宗問：

「你是從這上面看到的？」

「不，這上面對於你的記載並不多。你的大名，我早就聽說了。」

「沒什麼了不起，」他表示謙虛，搖搖手說：「都是些瞎胡鬧，鬼打架的事情。」

禹凱東笑笑，挺舒適的仰臉坐着，十指交叉，開始向他作自我介紹：「我的年紀沒有你大，不過我比你幸運，在國內學校畢業以後，我又得到機會去美國進修，我是一個狂熱愛好事業的人，我從小就有我的理想和抱負。」他停下來，目光炯炯的盯住何白海，「爲了實現它們，我將不惜一切的代價和犧牲。這就是我爲什麼在美國學成了立刻就回國，而且自願來擔任這個工作的道理。」

何白海似懂非懂，但他却福至心靈的說了一句很得體的話：

「我想你一定會成功的。」

「我非成功不可！」禹凱東眼睛裏射出熱烈的光：「第一步，我就要在這裏按照我的原則行事，紀律，紀律，最後還是紀律。我必須使我們這小團體的每一個人，都能嚴格的遵守紀律！因

爲，任何團體如果紀律鬆弛，它不可能發揮應有的效率和功用。」

紀律紀律，何白海一聽紀律就頭疼，但是他却不過禹凱東的面子，他剛才很捧自己的場，因此他微笑不語，對於他要求紀律的呼聲，不發表意見。

「現在，讓我們坦坦白白的面對現實，」禹凱東的神情越來越興奮：「我承認，我能有你這樣的部下是很光榮的，但是我更明白，如果我得不到你的支援、合作和幫助，本團體的紀律絕對無從建立。」

又是老套子！何白海心裏暗笑，每一位主管都要這一套，只不過方式和技巧不同：先給自己戴頂高帽子，緊接着說一番冠冕堂皇要求紀律的話，最後，透露出他的願望：本人給你預備好了孫悟空的緊箍咒，請你合作，請你入甕，有道是擒賊擒王嘛，凡是到這個單位來當主管的都懂得：倘使降伏不了何白海，說什麼紀律規矩秩序也是枉然。

「何白海，」禹凱東欠身向前直截了當的問：「你來本廠很久，當然知道廠裏的規矩，我們這一隊人，負責這麼一座大廠的警衛，到職以前，我們都跟廠裏簽了合約，必須在廠裏住宿，除了例假和輪休時間，任何人不得隨意外出，我來廠裏當管理師，同時也兼任管理本廠的警衛隊。你能否跟我携手合作？」

「合作不敢當，」刺蝟的利刺悄悄豎立起來，何白海對他已經有了戒心：「你是我的長官，

有什麼事，你儘管下命令好了。」

不管中國或美國，到底是纔從學校出來的嫩芽子，禹凱東一聽這話竟會信以爲眞，他雙手一拍，喜出望外的問：

「何白海，你是願意幫忙我了？」

他總不能當場承認自己說假話，何白海聳肩笑笑，懶沓沓的應一聲：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麼，」禹凱東很高興的搓着手：「現在我要提出我的第一個要求。」

何白海輕聲的提醒他說：

「命令。」

「站在朋友的立場，我寗願說這是要求，」禹凱東客氣了一句，立刻就把他心裏的話說出來：「何白海，我請你從今天起搬回宿舍。」何白海一楞，他這麼開門見山的劈頭一悶棍，把問題焦點毫不猶疑的提出來，似乎根本就不考慮，由這條導火線可能引發爆炸和衝突，這倒有點使他難以招架，於是他只好默然不語，因爲他不曉得應該怎樣措詞答話。他在想：眼面前這位青年英俊，蠻有幹勁的新主管，如果他不是天才，就是呆瓜，且看他怎麼征服何白海吧。

「怎麼樣，何白海，」禹凱東很急切的在追問：「我這個最低限度的要求，你是不是能夠答

應？」

逼狠了，何白海祇得迂迴側擊，他不想正面和新主管發生衝突，繞個彎兒點他一點，他相信禹凱東再笨，也不會聽不懂他話裏的含意，他不願束手就縛，他無意做他建立秩序、貫澈紀律的犧牲品。他撒着謊說：

「我的舖蓋行李都在宿舍裏，我根本就沒有搬出去。」

熱蓄薯拋回禹凱東的手上，這一次，輪到他大傷腦筋了。禹凱東發了一陣子呆，他不曾想到他的笑臉攻勢根本就沒有生效，說了一大堆好聽的話，何白海仍是一塊頑石，一重障碍，冰冷堅硬的堵在他前面。

「事實上，」他的笑容漸漸的變得勉强：「誰都知道你在外面——」

何白海不等他說完，連忙打斷了他的話：

「在你沒有拿到證據以前，我請你不要對我私人的事情發議論！」

禹凱東再也笑不出來了，一臉尷尬窘迫，哭笑不得的表情。

第一個回合得到了勝利，何白海亟於撤兵，他從禹凱東的臉上，已經看出他的忍耐已經到了最大限度，再談下去，火爆場面必將出現，與其不歡而散，不如早早走開。他站起來，彬彬有禮的一鞠躬說：

「我還有事。要是你沒有其他的吩咐，我得走了。」

說完，也不等禹凱東的回答，一個轉身，他大踏步走出門外。留下憤恨不已的禹凱東，獨自一人飲下他留給他的苦盞。

第二天，開全體會議，禹凱東作他就職以後的第一次訓話，他的神色很嚴肅，措詞更是凌厲無比，他强調團體紀律的重要，再申前令，嚴禁不假外出，私自外宿，倘若有人違犯，他將予以最重的處罰。

許多人在偷偷的瞟望何白海，他却悠閑得很，他正兩眼朝天，一副充耳不聞吊而郎當的模樣，於是有人竊竊私語，山雨欲來風滿樓，不久，本機關就會有好戲看了。

九

「眞他媽的笑話，」何白海聲聲冷笑：「毛孩子才抓印把子，就神氣活現得那個樣？他召見老子，說話軟裏透硬，我就曉得他是在想拿我開刀，殺鷄儆猴，顯顯他的威風！天底下那兒有這種便宜事，把頂高帽子給我一戴，我就乖乖的伸長頸子給他砍啦！叫他積食放屁，——蹦響（甭想）！」

阿菊剛洗過頭，撥個小竹凳，坐在他那張躺椅旁邊，她一面在梳理濕漉漉的頭髮，一面聽他

罵人。——心裏非常的着急，只是在他氣頭上，她不敢插嘴說話。

「我早就說過了，」何白海的嗓門兒好大：「我是一匹好馬，出生入死，赴湯蹈火，什麼差使我都願意幹！可是我這匹馬是不能上轡勒鞍韉的！我從小自由自在慣了，幹活兒混飯，把我活兒幹好不就完啦，那來的那些個規矩！紀律！秩序！喝他媽的天王老子來了也一樣，我就是不信這門子邪！從小爺娘縱容我慣了，咱們從來沒講究過規矩紀律跟秩序！」

她越來越駭怕了，溫柔的喊聲：

「好哥。」

「嗯？」他被打了岔，濃眉一皺，歪過臉兒來問：「妳有什麼事？」

「我——」剛銜到嘴邊的話又縮了回去，她怯怯的笑：「沒什麼，我只是想問你，晚飯你纔吃了兩個半饅頭，你飽了沒有。」

「飽了。」他大聲的回答，又埋怨的：「無緣無故的，妳又打斷我的話。」

「啊，對不起，眞是對不起！」

「今天晚上禹凱東那小子準定睡不着覺，」他忽然失聲笑了起來：「開會的時候他把話說得那麼滿，散會的時候，我明曉得有一兩百對眼睛在盯住我，可是老子當他沒那回事，照舊大搖大擺的往外跑。禹凱東果然也沒敢攔我不是？待會兒寢室裏不見我的人，看他當衆怎麼下得了臺？

這一夜呀，他必是越想越生氣，越氣越睡不着！哈哈！活該！」

從這聲哈哈引發了一連串的大笑，他前仰後合的笑着，聲震屋瓦的笑着，阿菊明明心裏有事，一直都在那兒忐忑不安，心驚肉跳，但是爲了湊他的興，也只好勉强打點精神，陪着他嘰嘰格格的笑了一陣。

笑停，不等他重新拾起話題，她放下髮刷和梳子，拉拉他的衣袖，說：

「來，好哥，我給你看一樣東西。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「你來看嘛，」她撒嬌的一扭腰，嗲聲嗲氣：「好哥，你跟我來好不好！」

何白海心裏老大不願意，只是擺不脫阿菊扭股糖似的纏，他終於站起身來，被她牽住了手，兩個人一前一後，到了那間空半截的廚房。

她既興奮又神秘，先從外面把電燈開了，然後淘氣的叫他閉上眼睛，等她把廚房門推開，拖着他走幾步，這才高聲的喊：

「好了，請你睜開眼睛。」

他睜開眼，一片强光閃亮，視線由上而下，突然落在右牆，原來是一輛嶄新的二十八吋單車。

「妳給我買了一輛自行車？」他驚喜不置的走過去，蹲下身，摸摸這又摸摸那。

「有了自行車，」阿菊欣然的笑着：「以後上班下班，不但可以省力，而且還能快些。」

「早就該買了的，」他站起身，使勁的拍拍座墊：「拖着拖着的就忘了，虧妳想起來，替我辦了一件事。」

「好哥，」她低下頭，嬌羞不勝的絞扭着雙手：「這部車子是我送給你的。」

「妳送給我的？」他大爲錯愕：「妳那兒來的錢？」

「我——賺的。」

「妳賺？——」他更加迷惑了，兩隻眼睛瞪得胡桃一般大。

臉上的紅潮擴散到耳根，心一急，說話都是結結巴巴的：

「我——我不是在編尼龍帶皮包嗎？白天你上班，我做完了家事就不停手的編，一個半月，到店裏去結帳，才曉得我居然賺了三千塊錢。所以——所以我就替你去買了這部脚踏車。」

「啊——」他恍然大悟的說：「妳編那些個皮包原來是爲了賺錢的呀？我一直還以爲妳是在那兒消磨時間呢！」

她格格的笑着說：

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那來這份閑心編東西玩？」

「我曉得妳是在做東西，」他辯正的說：「不過我當妳在給自個兒做。」

「開玩笑！」她都笑彎了腰：「我都做了三十多個皮包啦，我自己用得着那麼多嗎？」

「誰管妳用不用得着，」他帶笑的說：「這玩意兒能賺錢，能賺那麼多錢，倒是我想不到的事。妳看，」，他扳動指頭在算：「一個半月賺三千，等於——等於一個月賺一千好幾百，喝他媽的，妳坐在家裏，也能賺到我五分之一的薪水了，好傢伙！妳這下可又把我給比下去嘍！」

「我怎麼能夠跟你比？」她急急否認：「我早說過，我整個人都是你的，我要爲你做牛做馬一輩子！」

何白海望着她清秀姣好的面龐，柔情如水的一對眸子，聽她這麼一說，直覺得心裏暖呼呼的，一股輕憐蜜愛，冉冉的從丹田裏升起——

「阿菊，咱們粗茶淡飯，平安過日子就好，妳可犯不上爲了多賺兩個錢太勞累了。」

這幾句話從粗線條的何白海嘴裏說出來，頓時給阿菊帶來極强烈的震撼，她受寵若驚，幾乎就有點承擔不住，感激涕零，身體一陣搖晃，也不知道怎樣流了滿臉的熱淚，想說什麼，鼻塞喉梗，一句話都說不出口。怕他見了不樂意，心一急，連忙用手背去揩淚水，偏偏所有的表情動作統統被他看在眼裏。

剛要撒個謊，爲自己突如其來流淚的作解釋。他伸手搖搖，逗着她說：

「我曉得，我曉得，妳又是因爲太高興了，所以才會哭的。」

她噗哧一聲笑開了，整個身子笑得在打顫，她藉着向前一個踉蹌，撲在他懷裏。

何白海把她攔腰一抱，輕輕的往上拎，她的兩脚就此脫離了地面，他挾着她，從廚房回到了寢室。

瘋了好一陣，他困倦得很，手裏還抱着阿菊，昏昏沉沉的睡着了。

她悄悄的，慢慢的將身子從他臂彎裏抽出來，側耳傾聽，他鼾聲正殷，於是她伸手摸着開關，把電燈關掉。

夜已深，月色溶溶，她凝視窗帘上的月痕，久久，久久，於是驀地一樁愁事兜上心頭，潛意識裏，災禍籠罩下一片陰影，她躺着，心知今夜又是失眠終宵。

晚飯等於吃了一半，午夜時分，肚子裏咕嚕嚕一陣響，何白海伸手伸脚打個大呵欠，餓醒了。

一醒就聽見床頭人在暗暗的飲泣。

「怎麼啦?」他惶亂的扳扳她的肩膀問：「半夜三更的，妳又在哭個啥?」

她抽搐得厲害，一時沒有法子答話，儘在使勁的搖頭。

「嗨，妳倒是怎麼搞的嘛，」他更愁了：「是不是什麼地方不舒服?」

她只能把頭部移近他的胸前搖。

「眞他媽的傷腦筋!」他不免發躁，喃喃的在罵，一伸手，又把電燈擰亮。

强光照耀，她趕忙用雙手緊摀着臉，他翻身坐起，眼見淚水潸潸的，從她指縫裏往外溢出。

「阿菊!」他低聲的喊她，婉轉的說：「妳知道我是個火爆性子，凍得餓得病得死得，偏就是悶不得憋不得!有什麼事，拜託妳痛痛快快跟我講，妳別這麼哭個沒完，好不好?」

她不能不答話了，斷斷續續的說：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「我什麼呀?」他一拳打在床沿上：「妳倒是說還是不說!」

「我——我是在駭怕。」

「駭怕什麼?」

「駭怕——你剛才說的那些事情。」

「我剛才說了些什麼呀?」他更茫然了：「剛才我不是在睡覺，我幾時跟妳說話來着?」

「不——不是剛才，是吃過晚飯以後。」

霎霎眼，想起來了，他一聲苦笑，搖頭嘆氣的說：

「我看妳也是太好操心了，機關上，反正就是那麼回事，今兒又打又鬧，明天準定和好。要

妳在那兒躭心駭怕個什麼咧！」

「不不，好哥，」她尖聲的叫起：「我雖然少見識，可是我還懂得，公家的事情是不能開玩笑的。好哥，你跟你的主管鬧得那麼僵，很不好。」

「有屁個不好，」他憤憤的說：「大風大浪我經得多了，難道我還怕那小子整垮了我！」

「好哥，」她打了一個寒噤說：「你有這個想法，那就會有麻煩。」

「胡扯！」他驕矜的一拍胸：「妳去打聽打聽看，我在工廠兩三年，隊長換了六七個，那一個隊長才來的時候，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大驚小叫的什麼紀律規矩秩序！那一個上任的新官不想先從我何某人整頓，打算拿我祭旗開刀！嘿嘿！其結果呢，他們在那兒走馬燈似的換，我何某人還是何某人，誰也沒有拔了我一根汗毛去！」

「好哥，」她苦口婆心的在勸：「你是性烈如火的人，就像歌仔戲裏的張飛、李逵、竇爾墩那些人一樣，現在這樣的世道裏，性剛的人多半容易吃虧。」

他倒蠻歡喜她打這樣的比方，一拍大腿又說：

「性剛的人也有他的長處，忠心耿耿，講義氣，夠朋友，妳說張飛和李逵，妳不看看，劉備跟宋江不都是靠他們兩個才能成事的呀。」

「話是這麼說，」她太愛他，因此不惜痛切陳詞：「好哥，你也應該想想，如果你站在你們主管的地位又怎麼樣呢，你只管你一個，他要管一百多人，如果人人都跟你一樣，你叫他怎麼個管法？好哥，我們鄉下有一句俗話，頭不能齊腳底要平，吃人家飯服人家管，好哥，你想着爲了大家，還是將就一點兒吧，莫再給你們主管太難堪了。樹怕剝皮，人怕丟臉，將心比心嘛，稍稍遷就些，不是什麼事情都沒有了嗎？」

「嗨嗨！」何白海一聲怪笑：「瞧妳不出，還說得出一篇大道理咧！阿菊，我問妳，妳今天跟我說這些，該不是禹凱東那小子調唆妳來跟我下功夫的吧？」

「好哥，莫講笑，」她淚眼漣漣的說：「你知道我只是替你躭心，替你着急。」

說着，她又嗚嗚的哭了。

「別哭，別哭！」他心煩意亂：「阿菊，依妳說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做——做個好榜樣，」她鼓起勇氣說：「聽——聽你們主管的話，當一天和尙撞一天鐘，既然是在廠裏拿薪水，就守他們的規矩。」

他很爲難的說：

「但是，妳明曉得這是辦不到的，我這個人就這點毛病，我不能受拘束，我不甘心像個小孩子似的，讓人管這管那。」

她緘默了幾秒鐘，努力蓄積自己的勇氣，終於，她大膽的說出了她自己的主張：

「要麼，好哥，你就辭職不幹了吧！」

「什麼？」他大爲驚愕，「妳叫我不幹了，妳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你用不着幹這份苦差使，」她說出了內心的話：「假如光只爲了解決生活問題，憑你一身的本領，到那裏都可以混一碗飯吃。你受不了拘束，在公家機關做事偏就少不了要受拘束，所以我說你現在的工作對你不合適，就這樣勉强的幹下去，對你，和對公家全都沒有好處，搞不好鬧出什麼事情，那才划不來呢！」

「妳放心，不會出什麼事情的。」

「你的脾氣太急躁了，好哥！」她把身子更靠近他，央求的說：「我看我們還是另找出路，離開這個地方。免得我一天到晚心驚肉跳，坐立不安的。」

「另找出路，」他嘿嘿的笑：「妳叫我去另找什麼出路呀？我等於是孤兒一個，在這裏無親無故，除了這碗現成飯，我還能找到什麼合適的工作？」

「路子多得很，」她說得很肯定：「譬如說，我們可以搬到別處去，找個生意做做。」

「做生意？那兒來的本錢呢？」

「你交給我的美金，租房子買傢具什麼的，我花了一半多一點，我算過的，把它們給換了，至少還有兩萬多塊錢。」

「兩萬多塊錢能做個屁生意！」他兜頭撲她一盆冷水：「再說，妳看我那點像是做生意的材料？」

她不敢再說話了，憂鬱沮喪，倒在枕頭上，她平躺着，兩隻大眼，悽然的望着天花板。

何白海轉臉看看她，心裏覺得老大不忍，擰一把她的面頰，俯下身去安慰她說：

「妳的話也許有幾分道理。大丈夫立身處世，原應該合則留，不合則去的。過些時，想辦法找個機會，或請求調差就是了。」

「眞的？」獲得意外的收穫，她興奮得一挺身坐了起來。

「我爲什麼要騙妳！」他趁勢把她摟在懷裏，一陣狂吻。

「啊，好哥，」她語音含混不清的說：「天公菩薩保佑，要能這樣，可眞是太好了，太好了……」

「調一次差，換換環境，」何白海像在自言自語：「對於我們兩個也許都會好些。阿菊，」他忽然興沖沖的望着她說：「要是調差的事能夠成功，我們搬到別處，我想利用現有的錢，先租一整幢小房子，再多添置一些漂亮的傢具，好好的把這個家佈置起來，然後，我們乾脆正式結婚吧。」

「啊，好哥，好哥，」她緊摟住他，瘋狂的吻，像雨點一樣投向他的頸頸，胳臂，和胸口。

「別鬧，別鬧，」他怕癢，儘在躲來躲去：「我肚子餓了，妳讓我起床，我要到廚房裏去找點東西吃！」

「廚房裏有木須肉，還有剩下的饅頭，」她一面說一面急急的披衣而起：「你躺着，我去熱來給你吃。」

「何必那麼麻煩，」他攔了攔她說：「我吃冷的算啦。」

「不行，」她一溜烟走到了房門口，回過頭來，熱情洋溢的望着他說：「好哥，你還不知道呀，你越是麻煩我，我心裏越歡喜。」

她扭頭走了，何白海坐在床上，望着她那苗條的背影沒入黑暗。突然之間他想起，能夠娶到阿菊，眞是他一生之中莫大的幸運。

他心情舒暢的，伸了一個大懶腰。

一〇

如果把何白海形容爲一塊堅硬無比的岩石，那麼，他的直屬長官禹凱東，同樣也是屹立如山的一條鐵漢！

他們第一次見面，何白海就在大草坪上，觀衆如堵之下，公然的要揍陳競治。他們第一次談

話，禹凱東不惜儘量遷就，竭力籠絡，希望能用誠懇的態度感化他，請他從此尊重紀律，遵守秩序。可是，何白海居然就這麼不識好歹，他用冷漠的反應，拒絕了他伸出來的友誼之手，禹凱東深深的感到憤恚和屈辱——兩條硬漢展開了無時或休的冷戰，一個爲了保持主管的尊嚴，一個爲了縱恣自己狂放不羈的性格，同時多少也有點出鋒頭，逞英雄的意味。同事們交頭接耳，都在說這是一場夠精采的「龍爭虎鬪」！

每天下班以後，何白海非出去不可，在他的想法是順理成章的回家，在禹凱東看來却是不假外出，私自外宿，這是一項不可恕宥的罪。他一直都在想找一個機會，當場把溜出大門的何白海攔住，如果他表示反抗，他儘可以下令關他的禁閉，然而桀驁不馴的何白海十分狡獪，禹凱東再怎麼也看他不住。守候窺伺了好半天，一個不留神，就失去了他的蹤影，發現他跑了以後，禹凱東只有徒呼負負，氣得晚飯也食不甘味。顯然，第二天他還能開單子加以懲處，但是他明明曉得何白海對於那些扣分、記過、申誡、警告根本不擺在心上，最惱人的是他的部下全在看笑話，在他們看來，「龍爭虎鬪」的每一個回合，都是他在屈居下風。

越是抓他不到，禹凱東的心理負擔越重，每天傍晚他的監視巡弋總是徒勞無功，漸漸的他便不好意思再擺出要抓何白海的姿態了。此後不久，何白海又有了新脚踏車，使他每晚之脫走更加便利，那部脚踏車對他來說無異是「如虎添翼」，因爲隨便什麼時候他要走，只消跳子車上猛力

飛蹬，即使禹凱東看到了他，再怎麼拔足飛奔也是追他不及，至於高聲喝止呢，何白海準會裝做沒有聽見。

兩個人岌岌不能相容，自然而然的就有了相峙敵對的心理，毫無必要的誤會，更在一天天的加深——

跟阿菊午夜傾談的一個星期以後，何白海下午沒事，獨自一人跑到大草坪的盡頭，正對着一百二十公尺外的一座土堆，他在練習槍法。——這是他每天的日課之一，同時也是他的特權，他可以在辦公時間內練槍，因爲他是全國射擊紀錄的創造者。

那天他帶了兩排子彈，一共是二十顆，立定瞄準，凝望着土堆正面用白石灰和黑墨汁畫的簡陋靶標，他忽然起了一個頑皮的念頭——

對着靶標外的糅白部份，那像是半截石灰牆，他朝那石灰牆上一連放了二十槍，一排子彈打完再換上一排，二十個彈孔在石灰牆上組成了三個英文字母，很顯然的看得出來是Y・K・T。

「很好的紀念。」他十分欣賞的說，心裏有痛快淋漓的感覺，仰臉朝天，發出了一串自鳴得意的笑聲。

「什麼事情這樣高興？」

身後突然傳來話聲，他驚了驚，迅速的轉身一望，他看見了穿着西服的禹凱東。

蠻不在乎的，他帶着戲謔調侃的笑容，指指那靶標問：

「看見沒有，我在那上面打的是什麼？」

禹凱東瞇起眼睛凝神的看，他在逐字辨認：

「好像是三個英文字，Y・K・T」唸出來，他才恍然大悟：「啊，原來是我名字的英文縮寫。」

「給你留一個紀念，」何白海哈哈大笑：「你注意到沒有？這種打法也是有講究的，彈孔與彈孔之間，距離一定相等。」

禹凱東誤以爲何白海在向自己示威，心裏十分氣忿，只是當面不便說破，他唯有强笑着說：

「不勝榮幸。」接着，他便想出了一個主意，他指指何白海的槍說：「你這支零點四五，也是大大有名的，你能借給我看看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何白海毫不考慮，一抬手，就把那槍遞到禹凱東的手上。

禹凱東拿着他的槍細細把玩，槍很舊了，可是彈膛和來復線仍然完整如新，他頷首讚許的說：

「你保養得很好。」

「那當然了，」他挺挺胸脯說：「這是我的命根子，我能不好好的保養它？說實在的，我天

天擦槍，比我自己洗澡還要勤快得多呢。」

由於他那一句「命根子」，禹凱東心頭的主意更堅定了，他把那槍在手上盤弄，驀地舉起來，對準靶標做了一個瞄準姿勢。

何白海趕忙就說：

「槍裏沒有子彈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舉槍的手垂下，禹凱東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：「對了，倒是你這句話提醒了我，照規定，除了練習打靶的時候，我們平時不准帶槍，而且也不允許私人持有子彈。」

何白海正在擦洋火點香烟，他毫無警覺的漫聲答話：

「我每天都要打一二十發子彈的靶。」

「何白海，我有一個建議，」禹凱東只好直截了當的說：「爲了符合規定，遵守紀律，同時也爲了不使你在本廠過於特殊化。這麼樣，你把你的手槍和子彈統統交給我，每天你要打靶的時候，再到我那兒去拿。」

何白海驚出了一身冷汗，這才曉得自己中了他的圈套，接連想起手槍已經落到他的手中，他唯有竭力保持鎮靜，聲色不動的說：

「你不怕每天繳來領去的太麻煩？」

「沒關係，」禹凱東詭譎的笑着：「我覺得我有義務幫你這點小忙。」

「謝謝。」他簡短的說，急切間，終於給他想出了一條妙計：「請你把槍把上那個紅穗子解下來給我，那是我的福物，吉星，是我老母親在家鄉給我編的，我日夜不離身的帶了二十多年了。這玩意兒一不在身上，我準會出漏子。」

「你也會這麼迷信？」禹凱東莞爾的笑，馬上動手解結，可是紅穗子繫的是死疙瘩，他左手拿着槍，那隻右手解來解去解不開。

「讓我來替你拿着槍，」何白海輕鬆寫意的說：「解這個死結，你非得用兩隻手不可。」

禹凱東一時大意，順手就把槍柄遞給他。

手槍原璧歸趙，何白海暗暗的笑了。他把食指插進扳機環，霍霍的一陣急轉，然後用一個極迅速而又漂亮的動作，右手向後一甩，手槍穩穩的裝進後褲袋裏。

「我看我還是自己保管這支槍，」他挺頑皮的笑着說：「一來我每天打靶的時間沒有定準，擱在你那兒實在不方便。二來呢，我隨身攜帶械彈是經過特准的，上級的意思叫我隨時練習，免得我荒疏了這一手槍法。你要是不相信，請你到檔案室去查卷。」

話一說完，他轉身就走。何白海懂得在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，——打敗了固然要逃，打勝了也得趕快撤退。

禹凱東這一回又是氣虎虎的站在草坪盡頭，足有好半天沒有邁動脚步。

在回宿舍的路上遇見了趙老副，他拉住他，笑個不停的把剛才那一幕說給他聽。

趙老副還沒聽完，就把眉頭擠成一條線，他連聲的埋怨他說：

「你這小子眞是壞透了頂，禹頭兒爲人挺不錯的，你幹嘛老是逗他，嘔他，整他！」

「豈敢，」何白海泛起勝利的笑容，「我向來是人不招我，我不惹人的。就拿今天這樁事來說吧，你能昧着良心講不是他在找我的麻煩？」

「不管怎麼樣，我都要警告你，最好還是收斂一點兒，你別太狂了，要知道，强中還有强中手。」趙老副拉他在一張石凳上坐着，想用醍醐灌頂之勢澆醒他：「禹頭兒不是好惹的，學識能力不談，他的叔太爺有勢力有辦法，這位闊少爺自小也是嬌生慣養，任意恣性的，他豈能受得了你這麼一次次的給他難堪？古書上說得好，兩雄相競，必有一傷！你們這兩根倔棒子，成天刀來槍往，等到眞的鬧出了事情，可就後悔來不及了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，」何白海受屈似的叫起來：「罵那個王八蛋才有跟他故意搗亂的意思！明明是他先想拿我開刀顯顯威風，整不到我，他就一個勁兒想找我的碴！趙副座，你總不能叫我趴在地上給他當馬騎吧！」

「有些地方，」趙老副瞪他一眼說：「分明是你在叫人家下不了台。」

「那都是他逼出來的。」

趙老副立刻回敬一句銳利的反問：

「他爲什麼不逼人家？」

何白海語塞了，掏出烟盒，遞了一支給趙老副。

「這麼搞下去不是事情，」趙老副吸口烟，愁眉不展的說：「我看總得要想出一個給你們化解的辦法。」

這句話給了何白海很好的靈感，他突然記起了阿菊的忠告，於是他趁此機會說了：

「我倒有一個很好的辦法。」

「什麼辦法？」

「在禹頭兒和你的眼睛裏，我總歸是這個團體裏的害羣之馬，」他大言不慚的娓娓說來：「一顆老鼠屎搞壞一鍋粥，又是何苦？所以，我看你們最好是來個澈底解決，乾脆把我調開。」

「調開？」趙老副疑惑不定的望着他：「你肯調到別處去嗎？」

「那有什麼辦法呢？」何白海做作的兩手一攤：「一定要我離開了這裏，禹頭兒才可以眼不見爲淨呀。」

「釜底抽薪，到不失爲一個好主意，」趙老副確定了他是有心避讓，方始搖頭提腦的說：「

老何，你說說看，你願意調到那個分廠去？」

「那能由着我咧，」何白海打了一個哈哈：「只要禹頭兒答應調走我就好了。」

「你別他媽的跟我反穿皮襖，裝羊！」趙老副嫌恨的罵他：「一會兒又變得這麼好說話了；只要答應你調就行？」

「是眞的嘛！」何白海急起來賭神罰咒的說：「要是調派的命令下來了我不去，叫我身中亂槍而亡！」

「狗屁！」趙老副啐了他一口：「你這算是賭的啥咒？誰不曉得你那一手槍打得又快又準，在有效射程之內什麼人能夠近得了你的身？還說什麼亂槍而亡呢！簡直是廢話一通！」

「好嘛，」何白海隨即重新來過：「我要是不服調遣，天教我絕子絕孫！」罰了誓，他再鄭重其事的告訴趙老副說：「我賭這個咒可不是玩兒的啊，恐怕連你都不知道吧，我是三代單傳的獨子。」

「既然你有這份誠心，」趙老副說時徐徐的站起身來：「讓我破着蝕次面皮，我替你去跟禹頭兒商議商議看。」

「副座，」何白海也站起來跟了兩步：「你是不是這就去談？」

「早些解決，不是大家都可以心安嗎？」

「可是有一點你要切記，」何白海低聲的提醒他說：「你千萬別說想要調走是我的意思。」

趙老副愕然的問：

「這又是怎麼個緣故？」

「你多想想就明白了，」何白海詭秘的笑着：「世界上，祇有倔棍子才懂得倔棍子的心理。」

趙老副搖搖頭，拋開他，大踏步往禹凱東的房間走去。

一一

整整一個小時以後，趙老副垂頭喪氣的從禹凱東的房間出來，他派人去把何白海找到大草坪僻靜的一角。兩個人一見面，他便直率的告訴他說：禹頭兒說了的，他絕不考慮何白海調差的事。

「這就怪了！」何白海大惑不解，雙手猛搔着頭髮：「他把我看做眼中釘，心上刺，我自己想捲舖蓋滾蛋，讓他，他怎的反轉來想要留我了？」

「他有他的道理，」趙老副神情肅穆的說：「憑良心說，我跟他長談了一個鐘頭，硬是對他越來越佩服。別看他年紀輕輕，人家爲人處世有原則，有分寸，他不愧是名門之後，眞的有大家風範！」

「得了得了！」何白海不樂意的嘎着：「你別把他給捧上天啦，叫他待會兒找不到那麼高的梯子爬下來！」

「他不肯把你調走，」趙老副不理會他出語譏刻，他滔滔不絕的往下說：「因爲他對你還有一線希望，他說你是一塊上好的材料，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，本廠在警衛方面，正需要像你這樣的人。他還說——」

「屁屁屁！」何白海滿懷希望落了空，正在火冒三千丈，他粗暴的打斷了趙老副的話，然後厲聲咆哮的說：「你他媽的別給我儘找好聽的字眼，我是個粗人，高帽子對我不管用！」

何白海的氣燄未免太盛，老好人趙老副忍不住的也光火了，他臉色發青，高聲的一喝：

「何白海！你這是什麼態度！」

他還在鄙夷不屑的把臉一甩，一臉的橫蠻與侮慢。

於是，趙老副忠實的傳達了禹凱東的嚴重警告：

「禹頭兒不讓你調差，更不會把你開除，他說你是一塊頑鐵，但是他決心把你這塊頑鐵打煉成鋼！你願不願意跟他合作，他一點兒也不在乎，他叫我轉話給你，你既然愛面子，就請你從今天起自己小心檢點，你過去的那一套，他說什麼也不許可你再耍下去！」

「好哇！」何白海氣得混身發抖：「這胎毛未脫、乳臭沒乾的小子，他是叫你來跟我下戰書的呀！」

「何白海！」趙老副氣壞了，他咬牙切齒的說：「你這麼樣狂妄，老實說，連我趙某人都看不慣了！」

「那你就離我遠遠的去！」何白海唾沫四濺的吼：「我也請你轉告禹凱東那小子，本人一輩子拚着性命闖天下，我從來沒有跟人低過頭。現在可好，那小子既然敬酒不吃要吃罰酒，那咱們就騎驢兒看唱本，走着瞧吧！」

趙老副看他不可理喻，怒沖沖氣鼓鼓的，扭頭就往旗竿那個方向走。

又一次開會，禹凱東神情端凝的跨上了講台，他向全體同仁嚴厲的宣佈，從現在這一分鐘開始，本隊舉行防護演習，所有休假一律取銷，人人必須各守崗位，隨時應變，不論是誰胡亂走動，負責站崗的警衛有權捉住了關禁閉。

行列裏有不少人在嗡嗡的埋怨，分明是對付何白海一個人，幹嘛要連累大家一步路也不能多走！

何白海恨不得掏出槍來一槍打死禹凱東，這小子那天下午吃過他的彆，可眞會利用機會整人，無緣無故的來什麼防護演習，吩咐警衛佈崗來對付他。他今天是說什麼也要回家去的，原子彈氫彈核彈全都攔不住，今天是阿菊的生日，她破題兒第一遭表演炸醬和打滷，外帶自家擀麵

條。他吶，他也鄭重的許過她，他要給她買一隻大蛋糕，一件織錦緞的衣料，作爲她的生日禮物。

和他並肩而立的一位同事，用肘部撞了他一下，細聲細嗓的說：

「老何，今天反正出不去了，夜裏咱們殺殺時間，來一場梭哈怎麼樣？」

「去你他媽的梭哈！」何白海沒好氣的開口就罵：「就憑這毛頭小伙子禹凱東也能攔得了我？且叫他別做這個夢吧！」

「那麼咱們就來賭這麼一賭，」相隣的老俞財迷心竅，仍舊不死心：「一對五，咱們賭你今兒夜裏究竟闖不闖得出去。」

他被挑起了興緻，低聲的問：

「怎麼叫做一對五？」

「我出五，你出一，」老俞低悄的附耳道來：「一百塊底。你今夜十二點鐘以前如果能夠闖得出去，我輸你五百，否則的話，你只消給我一百塊。」

狗眼瞧人低，沒的把神槍無敵何白海看成了逃學的孩子啦，他氣憤得很，側過臉去傲然的說：

「要賭，乾乾脆脆，一千對一千。」

老俞大喜過望，滿臉堆笑的說：

「好嘛，既然何大哥要挑挑兄弟發筆小財，那麼我就恭敬不如從命！」

何白海跟他響亮的拍了一下巴掌。

解散過後，何白海踮起脚在人叢裏望，當他一眼望見陳競冶的時候，他三步併做兩步的衝着他跑去。

「小陳！」他猛可拍了他一下肩膀。

陳競冶急忙的轉過身子，一眼看見是何白海，臉都嚇白了。

「別駭怕，」他用溫語安撫他：「是我有事求你，拜托你幫我一個小忙。」

「什……什麼小忙？」陳競冶畏畏怯怯的問。

「我保險不會給你找麻煩，」何白海曉得陳競冶的毛病，首先就動之以利：「事情辦好，我送你一條煙。」

從陳競冶的神情反應看得出來，他已經怦然心動，躍躍欲試，於是何白海趁此機會提出了要求：

「這會兒，大家都在草坪上晃悠，是不是？你也絲毫不必緊張，就那麼輕輕鬆鬆的，把我那部車子從寢室裏推出來，試着在大草坪上騎。你先兜幾個圈子，然後漸漸的挨近大門口，你只要

朝那個方向騎就是了，說不定什麼時候，我會在你面前突然出現，我要大聲的質問你：爲什麼不得許可就騎我的車子！你聽我那樣一問，你準會心慌了是不是？好，你就把車子推還給我，回頭走你自己的路。」

「這麼做，」陳競治擔心駭怕的問：「到底是爲了什麼呢？」

「那你就不用管了，」何白海瀟洒的揮揮手說：「那以後全都是我的事情。」

「我——」陳競治向來膽小，他還在躊躇不決。

「無論出什麼事，都跟你不相干，」何白海强調的說：「就這麼一樁小事，我要求你幫忙的時候，你都會推三阻四，那你還夠朋友嗎？」

「好嘛，」陳競治無可奈何的硬着頭皮答應了。「可是，何大哥，你可不能害我啊！」

「我幾時害過誰來着！」何白海眼睛珠子一彈：「好漢做事好漢當！難不成我會連累你！」

陳競治不敢再多話了，和他分手，趑趑趄趄的回到寢室，遵從他的囑咐，把他那輛脚踏車推了出來。當時天色向晚，一輪渾圓的夕陽，沉沉的落到西邊，半天彩霞，映得火辣辣般紅，大部份的同事都在草坪上散步、聊天。陳競治騎上了車子繞了一個小圈，四下張望，都不曾看到何白海的影子，他有點納悶，於是他沿着大操場的圍牆，慢慢的再往廠門口那邊騎。

將近廠門口了，荷槍實彈的警衞，很詫異的朝向他望，一副戒備森嚴，如臨大敵的架勢。陳

競治心裏發慌，額頭沁出一顆顆的汗，他在想，最多只能提這麼一提，擦過大門內緣，他就不再管何白海怎麼樣了，他祇希望自己平安無事的把車子再騎回寢室。

距離大門只有一兩丈遠，他把龍頭向左一拐，讓車子和大門平行而駛，持槍在手的警衞見他改變了方向，曉得他不會闖關，於是也就放鬆了警戒。陳競治剛在長長的吁一口氣，右邊一株大王椰下，忽然閃出來巨靈神一般的何白海，他從樹後奔到他面前，劈頭就是一聲暴喝：

「陳競治，你幹嘛騎我的車！」

他猛吃一驚，嚇一大跳，立即用最快的動作，翻身下車，急忙把車子推還給何白海，一言不發，轉過身一溜煙跑得影蹤不見。

何白海雙手把住龍頭，一面破口大罵陳競治，兩名警衞和逗留在附近的一些同事，眼看他那股凶勁，和陳競治狼狽不堪的抱頭鼠竄而逃，大家都覺得可笑。何白海就在大衆的笑聲之中，推着車子向前走了幾步，看見已經推到了廠門口，冷眼瞟去，兩位警衞正在舉槍上肩，他眼睛一亮，把握這一瞬息機，就地一個蹤身，與此同時將龍頭猛的一拐，人還沒有落穩車墊，雙腿直立著三踩兩踩，那車就像一支勁矢，飛一般的奪門而出。

這一連串的快動作把大家全都看傻了，兩名警衞眼睜睜的望着他從面前一衝而過，驚惶失措，呆若木鷄。因此何白海得意忘形的爆出一陣大笑，笑聲嘹亮的傳播在廣袤田野與草坪，他還

不以爲足，騰出右手，高高舉起，向身後搖搖，得意驕狂的喊聲：

「擺擺！各位！」

然而，當最後那個「位」字還在餘音嫋嫋，驀地，在他的右前方，從一棵樹下，斜刺裏蹤出一個人來，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奮力前撲，三步兩步就撲到何白海的車前，只見他雙手並舉，一把抓住何白海的車龍頭，使勁一扭，何白海身子一提，轟然一聲巨響，連人帶車猝然的摔到地上。車槓壓住了何白海的左腿，正好把他摔了一個四仰八叉，元寶朝天！

「你他媽的想死！」何白海氣得混身發抖，顧不得背脊疼痛，虎的抽出左腿，肚皮一縮，用個就地挺身的姿勢，從地上一躍而起，兩脚剛落地面，那一對斗大的拳頭，便左右開弓向拉他下地的人猛揮，但是那人身手也很矯捷，一個挫身，拳風從頭頂心掠過，何白海重心不穩，向前衝跌兩步，那人也讓過了，就在這時，他發出了一聲厲喝：

「何白海！你膽敢毆打長官！」

他這才明白，是禹凱東預先埋伏在大門外面，有心把他拉下車來，阻止了他今晚闖關開溜。多少有點畏憚，一句「他媽的」衝到口邊又留住了。這時候，禹凱東的吼聲喊醒了那兩名警衞，兩個人平端着步槍，跑步趕到，兩隻槍的槍口，齊齊的頂住何白海的背心。

暮靄蒼蒼，天地間氤氳如煙似霧，光線呈現一種灰紫相間的朦朧，何白海被喝逼着雙手高

舉，轉身回去，他掄圓一雙怪眼，緊瞅着禹凱東，眸子裏射出盛怒的火燄。

「把槍放下！」禹凱東倒也並不怎麼得意驕狂，他的臉色和平時一樣，他大聲的喝令那兩名警衞，像是代替何白海發言說：「老何今天不出去了，他要回寢室。」

說罷，由趙老副領頭，一羣瞧熱鬧的同事漸漸圍了過來，禹凱東向他施了個眼色，於是趙老副便上前兩步挽住了何白海的胳臂，拉他折回大門往寢室走。另外一位同事任治，默默無言的扶起倒在地上的車子，雙手推着，在趙老副和何白海的身後亦步亦趨。

二二

何白海臉色鐵青，一語不發，他直撅撅的坐在床沿上，把牙齒咬得格格的響，他認爲今天摔的這個觔斗，是他生平唯一的奇恥大辱。他的模樣兒十分可怕，因此沒有一個同事敢去挨近他、勸他、或是拉他出去吃晚飯、散散步。

就那麼一尊石像般的坐着，一坐便是兩個多鐘頭，腦子裏一片紊亂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八點多鐘的時候，他肚子咕嚕嚕的響，這才記起自己實在太餓了，一想到阿菊預備了滿桌子的酒菜，如今只怕還在門口佇望他帶着蛋糕衣料回家，心裏便是一陣陣的酸痛。

大大的嘆了一口氣，狠狠的跺了跺脚，一顆心就像在滾油鍋裏煎熬，他受不了，焦躁煩亂得

將要爆炸。他驀地站起身，在趙老副和其他十幾位同事驚異的盯視下，他兩眼朝天，大踏步走出寢室。

從寢室走到福利社，一路上不知道有多少對目光在投向他，「喝他媽的，」他在心中暗罵：「你們這會兒都在看我的好看啊，哼哼！禹凱東那小子一心一意要跟我鬪，鬪吧！八字兒還沒有一撇呢！你們且等着瞧，好戲還在後頭！」

掏出身上的那張千元大鈔，在福利社買了兩個紅燒牛肉罐頭，十塊錢餅乾，起先是想買一瓶小高粱的，忽然看見貨架子上有新到的大瓶白金龍，於是高聲的吩咐賣貨的工友說：

「乾脆，來個大的！」

一鈎上弦月，斜斜的掛在天邊，暗藍色的天幕上嵌着一些小星星，星光閃閃熠熠的，像在衝着他頑皮戲謔的笑：「去你媽的！」他又喃喃的罵：「連你們這種小星星，也敢看輕老子！」一生氣，不想回寢室了。他抱着罐頭餅乾和酒，到他的老地方，那個通常只屬於他一個人的老地方，——何白海私人的靶場，背脊骨頂在靶標上，管它地上髒不髒呢，就地坐着吧。牛肉罐頭是打開了的，拆破紙袋盛着餅乾，家裏頭什麼都有，此刻他却連筷子杯子都找不着，多麼委屈，多麼氣人！莫法度，嘴巴對着酒瓶狂飲，好傢伙！高粱又醇又香，麻辣辣的直往丹田裏灌，該吃兩塊牛肉下酒，沒筷子就用五指大將軍吧，印度人不就這麼吃飯的嗎？

仰天長嘯，壯懷激烈，自己吃過千辛萬苦，歷經艱難危險，練成一身的本領，蓄積滿腔的熱血，就想在這個營營擾擾的世界上，做一個獨來獨往，頂天立地的人！可是，有誰知道自己胸懷大志，一腔孤憤，沒有理想的環境讓他衝刺馳騁不說，反而處處拘束障礙，硬要把人憋得透不過氣來！幹起來的時候他願意爲國家，爲工廠，爲主管拚命，但是平時何苦拘他這麼緊！一匹烈性的野馬是輕易套得上轡頭的麼？唉！大家爲什麼不瞭解我？不瞭解我？難道眞要逼我撒手做出事來麼！

彎彎月還在斜睨着他，小星星閃閃的似笑非笑，餅乾沒有動，牛肉罐頭才吃了一半。呃——打了個大酒嗝，再喝時，嗨呀，一大瓶高粱竟會不知不覺的喝完啦！

搖搖晃晃的站起身，天和地像在急速旋轉，自己便是那個大轉盤的軸心，醉了嗎？笑話！一瓶高粱就能醉倒銅筋鐵骨的何白海，他才不信這個巧宗兒咧，用手一拍自己的腦門心，啪的一聲響，硬茁茁的短頭髮都把手心給扎疼了。睜開眼來再看，果不其然，大轉盤停止轉動，天是天，地是地，一切恢復正常。他樂得哈哈大笑，夜靜聲朗，最好把他這得意的笑聲，傳到禹凱東那小子的耳朵裏去，叫他聽着，何白海就有這股子勁道，蒼天大地還得聽我的呢！

猛的一脚，把半罐牛肉踢飛了，好笑，又是仰天一陣哈哈，邁步朝寢室那邊走，脚步踉蹌有什麼關係？本來這地面就高低不平嘛，寢室的燈光越來越近，燈光亮得出奇，頗有照耀如同白晝

的意思。嗯，看明白啦，是這麼着，統艙裏的四盞燈全部開着，屋簷下朝外的那盞門燈也是亮着的，今天是幹啥？事事都顯得異乎尋常？

何大爺打道回宮嘍！爲了讓屋裏的人留神，還沒進門，先就把空酒瓶子使勁的往地上砸，乒乓嘩喇，玻璃渣子四濺，他又大笑。笑聲中，屋裏蹦出來一個人，堵着他面前一站，兩隻眼睛的焦點老是湊不攏，模模糊糊的看不出來究竟是誰，直到他開口說了話，才從聲音裏聽出來那是趙老副，趙老副大不開心的說：

「老何，你這是怎麼搞的，喝醉了，這會兒來表演醉打山門呀？」

「醉？」何白海身子栽前又仰後，他大着舌頭反問他：「你從那兒看出來我醉啦？」

「站都站不住了，還說沒醉？」趙老副一把抄起他的胳臂：「還不趕緊給我睡去！」

一提到睡覺，就想起身子滑膩膩暖呼呼的阿菊，他的阿菊，眞正氣得死人，今天這個最要緊的日子，禹凱東偏偏攔住他不讓回家，簡直是缺德帶冒煙，禹凱東那小子要是在跟前，他不把他給撕擄了才怪，一冒火，一肩膀搡開了趙老副，「猫哭耗子假惺惺」，去你他媽的邊！

「混球！」趙老副跑得遠遠的破口大罵：「枉自披張人皮，連他媽的好歹香臭都不曉得！」

理他幹什麼呢？趙老副分明是塊窩囊廢，跟他有啥好鬪？何白海嘿嘿冷笑，一脚跨進了寢室門。

擋住大門一站，傲然的瞟望一下屋裏還有那些人在，有兩位同事就着右後角的燈光下象棋，另一個扒在上舖床沿居高臨下的觀戰，他們都聽到何白海進屋的聲響，抬起頭來望了望，如避蛇蠍的又掉過臉去。「正好，」何白海肚裏暗道：「今天最好別來跟我搭訕。這是半點也不假的，今兒誰惹我，誰遭殃！」

威風凜凜的眼睛往右一掃，陳競治嚇得像個耗子，手脚身子縮成一團，儘往床角躲，兩隻小眼睛骨碌碌的在他臉上轉，就怕他——

怪可憐的，何白海看了他的模樣，又是同情又是鄙夷不屑，這小子生來男人女相，那有膽子小到這種程度的？我何白海終究不會吃人吧？他搖頭而笑，慷慨大方的賞他一顆定心丸：

「小陳，我許你的一條煙，明天回家以後，我就給你帶來！」

「不必了，」陳競治慌亂的搖着手說：「開玩笑的嘛，那個眞要你的香煙？」

「豈止香煙，」他使勁的搖頭：「老子今天還贏了一千塊的東道呢！」說到這兒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：「咦，小陳，我的脚踏車呢？」

一聽他問起脚踏車，陳競治立刻神色大變，抖抖索索，結結巴巴，支吾半晌，好半天沒有說清楚一句話：

「這個——嗯嗯，車子在——在——」

「在那兒呀？」何白海頓足喝問：「在那兒？我的車子在那兒？」

一邊吼時一邊四下張望，驀地給他看到了一樁怪事，先還以爲又是自己醉眼婆娑，看岔了呢，揉揉眼睛再看個眞切，可不是眞的嗎？那輛阿菊做了一個半月手工，賺錢給他買的新脚踏車，如今慘遭五花大綁，高高的給吊起來了。一根長蔴繩把它綑得牢牢的，就吊在他正對面的牆上，離地足有一丈高！

「我×他的先人板板！」何白海再也撐不住了，他暴跳如雷，把所有最難聽的字眼的統統罵了出來：「是那個王八旦、兎崽子，他媽偷和尙養出來的混蛋！吃了豹子心，老虎膽，敢把你祖爺爺的車子給吊上啦！」

角落裏下棋看棋的三個人，瞥見他凶光四射，滿臉殺氣騰騰，曉得搞不好準會出事，就怕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三個人悄悄站起，躡手躡脚繞過何白海的身後，爭先恐後的奪門而逃。

剩下陳競冶，蜷縮在床角，眼巴巴，望着何白海在大寢室裏瘋狂吼叫。

「有種的給老子站出來，明人不做暗事！別他媽丟你祖宗八代的臉！」

「何——何大哥！」陳競冶又是駭怕又着急，他顧懇的在喊他：「你別——別亂罵好吧？」

「我爲什麼不罵？」他狂亂的拍手頓足：「今天吊我車子的人不敢出頭，你看我罵遍他的祖宗十八代！喝他媽的！鼈小子把我當死人看啦，我×他媽的姑娘姊妹！」

狠狠的罵，毒毒的咒，越看那輛車子吊在那兒越傷心，他雙手伸前急急的奔過去，右手撐住上舖床沿，腰幹一挫，虎的一個蹤身，一雙皮鞋把人家的白床單踩得黑泥斑斑，他使勁的拉扯那輛脚踏車，可是車子綁得太牢，天花板都被他拉得搖搖欲墜，脚踏車仍然吊在牆上紋風不動。

「×他媽的賊骨頭，再不替我把車子拿下來，看我不宰了你的全家！」

正在鬧得不可開交，眼看何白海將要放火拆房子了。禹凱東聽到了報告，匆匆的帶着趙老副趕來。

「何白海！」他挺立在寢室門裏，一盞電燈正照着他的頭上：「你不要太放肆！」

「好小子，你來啦！」何白海霍的轉身，居高臨下的俯視站在地面的禹凱東，「仇人」相見，分外眼紅，他兩頰劇烈痙攣，額頭青筋直跳，兩手挺伸，顫抖得像是一對鷹爪，用一個騎馬式的兩腿半分彎，他從血紅的眼睛裏射出瘋狂的挑戰光芒：「禹凱東！」他厲聲直呼他的名字：「你要是有種，不辱沒你的祖宗，你就跟老子承認，老子的車子是你吊起來的？」

「是我吊起來的。」禹凱東屹立着猶如一座山，他了無懼色的正視着他：「我不許你再騎車子橫衝直闖，到了例假日，我自會叫人把車子取下來給你用！我早就告訴過你，我要維持紀律，我絕不容許你在本隊成爲一個特殊份子！」

何白海呼吸迫促，眼眶睜得幾乎就要出血，他一字一頓的說：

「小子！你還有一個最後的機會！」

「現在正是我在給你最後的機會，」禹凱東挺了挺胸，針鋒相對的說：「如果你能夠從此知過改過。否則，除此以外，我還要給你最嚴厲的處罰！」

「你處罰我個球！」何白海已經陷於瘋狂狀態之中，他的右手徐徐的向後移動，一對眸子死盯住禹凱東，差點就要突出眼眶來了。他迸着氣音狠毒的說：「小子，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你硬闖！我告訴你！」他用一個令人無法覺察的快動作，倏地拔出了他的零點四五手鎗，「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辰！」

趙老副站在禹凱東的身旁，看見那個黑黝黝的槍口正在向禹凱東瞄準，他的驚呼還沒有發得出來，砰砰砰，一連三槍，他只覺得頭皮發麻，兩腿痠軟，魂靈兒早已飛向天外，急切去看禹凱東時，祇見他身體一陣搖晃，兩眼仍還定定的望着居高臨下的何白海，然後，他忽的向前一仆，沉沉的栽倒在水泥地上。

「何白海！」趙老副悲憤至極，熱淚迸流的尖嚷：「你公然殺人！你簡直禽獸不如！」嚷過，他便撲到禹凱東的身上，雙手扳起他的肩膀，他把他翻轉過來，那兩隻堅毅的眼睛，仍然圓圓的睜着，只是他已停止了呼吸，趙老副忙亂的撕開他的外衣，白皙的胸膛裸露出來，趙老副發出一聲絕望的悲呼，穿心三寸釘！禹凱東，這位青年有爲，前程遠大的好管理師兼隊長，居然中了何白海的毒手，貼近心臟部位，他連中三槍，三個細小的彈孔，彈孔與彈孔之間，恰好是一寸左右的距離！

「姓何的！我和你拼了！」

義憤塡膺，趙老副蹤起身來就往大門口奔，他腦海中只有一個意識，急切中，他想起大門口兩名警衛的手上，還有兩支實彈的步槍。

三槍響後，何白海的酒意和瘋狂倏然全醒，俯視着地面躺着的那條無辜的屍首，他開始感到慚愧與罪咎，但是掙扎求生的意念也開始愈更熾旺，死神的陰影從此和他緊緊相隨，越近死亡，越加恐懼。三十六計，走爲上策，他受這句老話的鼓勵，第一個念頭便是闖下滔天大禍以後，他該怎樣逃跑？

大寢室裏外還有好些心驚膽摧，目睹慘案釀成，差點就要嚇暈過去的同事。何白海根本就沒有考慮到他們的存在，他從容鎭靜的從上舖跳到地面，打開自己的皮箱，從那裏面取出他僅存的四十顆子彈，連鎗膛裏剩下的七顆，他能夠再開四十七槍。

把手槍和子彈收好，他不慌不忙的走向大草坪。邁出寢室門前，他向伏屍地面的禹凱東，深沉的瞥了一眼。

剛剛走到大門口，趙老副正好奪過警衛手裏的步槍，他步步進逼的迎向携械逃亡的何白海，

兩個眼睛血紅的人劈面相逢，一場生死不容間髮的火拼彷彿絕對無法避免，趙老副抬平鎗身，正指着何白海的胸口，他只要一扣扳機，成排的子彈即將連續射出，很容易把何白海的壯碩身軀打成一個蜂巢。然而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瞬刻，何白海及時發出一聲霹靂吼：

「姓趙的，你也想死！」

這個死字使趙老副聯想到何白海靈敏的身手，他後褲袋裏那支十多年來彈無虛發的零點四五，以及，禹凱東胸上三處毒蛇牙印般的彈孔，他畏縮了，驚慌了，兩手一鬆，實彈的步槍，砰然掉在地上。

於是，何白海發出聲聲磔笑，一個衝刺，穿過了大門，越過了茫然發呆的警衞，那健壯魁梧的身軀，沒入無邊無涯的黑暗之中。

趙老副在他遠颺以後，方才想起鬧出這場大禍自己正是職責攸關，他恢復鎮靜，奔向辦公室，急忙的打電話通知附近所有的軍警單位，報案，並且以嚴重的口吻告訴他們，神槍無敵何白海携械逃亡，無異是一頭出柙猛虎，偶一處理不愼，正不知道要造成多少人的死傷。

附近各縣市，所有負責治安衞戍重任的單位，全都嚴密戒備，忙碌緊張起來。當夜，軍憲警三方面，會同組成了緝拿何白海歸案的專案小組。各縣市的大小彈藥庫一律封鎖，爲了駭怕何白海拔械補充，各縣市的港口派遣重兵駐守，那是爲了防止何白海脅迫船隻逃離，各縣市穿制服的人都必須荷槍實彈，人人有權對企圖拒捕的何白海格殺勿論。除此以外，大規模的圍捕行動更在密鑼緊鼓的展開，包圍圈一天天的縮小，巡查隊偵騎四出，專案小組唯恐消息外洩引起千百萬人的緊張慌亂，終於決定封鎖新聞，但是又怕偵緝人員認不出何白海的廬山眞面目，因而在報紙上刊出了何白海的照片，聲明重金懸賞，捕獲獎金十萬，通風報信因而使歹徒落網者，也可以獲得獎金五萬元。

在遼闊廣袤的地區，就因爲逸脫了一個携械逃亡的殺人凶犯何白海，歲聿云暮，臘鼓頻催的新年前夕，被鬧得天翻地覆，人心惶惶。

十三

大規模的緝捕行動全面展開。

根據趙老副所提供的線索，專案小組加以判斷，何白海不論是畏罪自殺也好，遠走高飛也好，在他作最後決定之前，一定會回到他的「家」裏，和他的阿菊訣別。

於是，由軍憲警三個單位協同行動，各自選拔了十名得力幹員，一共是三十個人，分爲三隊，携帶精足的械彈、乾糧和飲水，埋伏在那孤立的農屋四週。他們奉到的命令是守候到何白海出現，立即加以逮捕，如果他有拒捕或脫逃的意向，不妨開槍把他當場打死。

在人數的比例上雖然是三十對一，可是緝捕人員大都知道何白海的槍法如神，爲人機智深沉，尤其他正置身死亡線上，一人拼命，萬夫難當，誰也沒有把握能夠把他手到擒來。何白海身上有一支槍，四十七顆子彈，他斷斷不會束手待斃，這是其理甚明的事，無論那個緝捕人員在他視線裏出現，他一定會先下手爲强。即使他已經陷入重圍，那麼，那一場困獸之鬪想來也是驚人，緝捕的人要想避免傷亡，事實上是絕不可能。

因此，每個人的心情都像繃緊了的絃，爲了他們自身的安全，他們都脫下了目標顯著的制服，化妝成農夫、小販，各式各樣可能不爲何白海注意的人。他們大部份埋伏在農屋兩側的竹林和相思樹林裏，嚴密注視着何家的大門，一小部份人散佈在小路上和田野間，他們準備在猝然遇見何白海的時候，相機行事。

從何白海携械逃亡的一小時半以後，那座農屋開始被重重的包圍，三十個人目不交睫的窺伺守候，從黑夜到天亮，他們用無線電和專案小組聯繫，不曾見到何白海的影蹤，上級命令他們繼續伺守，並且答應在午後兩點，另外派人來接替他們的任務。

天亮後不久，楚楚憐人的阿菊就在門口出現。她可能整夜沒睡，頭髮蓬鬆，兩眼紅腫，臉上的表情是無比的憂傷和愁苦，她穿一套綠地小白花的棉襖棉褲，雙手環抱在胸前。她焦灼不安的在門前走來走去，不時踮起脚尖，向曲折的來路眺望，遠遠埋伏着的人，幾乎可以聽得見她深沉嘆息的聲音，於是他們很肯定的打電話向專案小組報告，根據他們的觀察，阿菊一定還不曉得何白海殺人逃亡，闖下殺身大禍。

專案小組由這一項報告，連帶想起另一種可能的情況，那就是當阿菊等待何白海過久，始終得不到他的消息，她也許會到外面去打聽，或者去找何白海的朋友，或者上小鎭打電話給何白海服務的工廠查詢。萬一她眞這麼做，緝捕何白海的唯一機會說不定就會喪失，因爲狡獪的何白海儘可以在較遠的地方躲藏起來，等待和阿菊會合。阿菊這個釣餌失去了作用，再想抓到何白海，豈不又是大海撈針一般的困難。

經過了一番商議，專案小組決定派一個何白海的同事，直接去找阿菊，帶給她一個假消息，就說何白海昨晚臨時有事，出差去了，他要遲一兩天才能回家，這樣，把釣餌定住在那間農屋裏，再等那條凶猛的鯊魚來自投羅網。

這項任務派在何白海的同事任治身上，他們都不知道，奉令後的任治，心情有多麼的沉重。他去了，穿過小徑與阡陌，來到何白海的家門前，他站定，向左右兩側望望，左邊的相思林距離大約有五十公尺，右邊的竹林更近，看來還不到四十公尺。他搖頭苦笑，因爲他曉得兩座疏林裏面都埋伏着有十幾支槍，距離只有這麼一點，何白海無論進門或出門，絕對沒法逃過兩面構成的密集火網。

看了看手錶，上午十一點十四分，他伸手敲敲虛掩的大門。

「來囉！」剛回到廚房去燒飯的阿菊，歡聲尖嚷的回應，這可憐的女人，她以爲是她苦候了半天一夜的何白海在回家了。

興奮雀躍的跑出來，一眼看到一張陌生的面孔，他怔怔的站停了不動。

「是何大嫂嗎？」何治扮出和悅的笑臉問。

阿菊遲疑了一下，然後深深的點點頭，兩隻眼睛仍舊牢牢的盯攝住任治，流露出不盡的驚怯；然而她內心中依然是喜悅的，因爲，任治喊了她一聲「何大嫂」。

任治上前一步，自我介紹，誘說是何白海叫他來的。他把該交代的話全都說完了。現在，秀麗溫婉的阿菊恢復了快樂的神情，她向任治千恩萬謝後，並且留他在家裏吃午飯，她甚至慇懃的說：

「老何常提起任先生，我早知道你是老何的好朋友，前些時他還計劃邀你們幾位到家裏來吃飯呢，他——」她嬌柔的笑着：「他就怕我的菜燒得不好。」

一分鐘前的焦急驚慌，用不了多久以後的悲慟淒絕，偏偏由他來執行這個任務，欺騙這個身世堪憐，命運悽慘的小女人，彷彿在她垂死時給她一劑麻藥。任治覺得心裏非常難過，人生是多麼的殘酷啊！他在內心深處嘆息，眼睜睜的望着阿菊，簡直不曉得應該怎樣答覆她誠懇的邀請。

「都快十二點鐘了嘛，」由於任治給她帶來了令她寬心的好消息，阿菊有說不出的快樂與感激，因此她還在誠心誠意的留客，她赧然的笑着：「老何要是曉得了過午的時候我沒留你吃飯，他一定會罵我的！」

「老何——」他慘然的一笑，忽然起一股奇異的衝動，他脫口而出的答應了：「好吧，那麼我恭敬不如從命，就叨擾大嫂一次吧！」

留住了客人，阿菊歡天喜地的又回廚房準備飯菜。任治緊鎖眉頭，大踏步的在客廳裏踱來踱去，他在挖空心思想爲這位不幸的好友盡一份力。——他能爲何白海做點什麼呢？他一遍遍的唉聲嘆息。

門外埋伏着的三十名槍手驚惶失措，他們打電話到專案小組報告，任治進屋子半小時了，他到此刻還沒出來。

正當阿菊興沖沖的端兩碗菜上飯桌，驀地，門外傳來砰砰的槍聲，在遼闊坦蕩的田野，槍聲顯得尖厲清越而響亮，阿菊一驚，兩盤菜哆的落在桌面。任治臉色大變，他一個箭步竄到門邊。由縫隙裏面向外探望，眼前的景象令人無法置信，他一抬眼便看見身材高大的何白海，他正拔步飛奔，忽左忽右的跑着之字步，他知道他是藉由靈活的閃避，企圖逃過左右兩側林子裏的人瞄準，可是這有多險！距離才只四五十公尺呀，稍有經驗的狙擊手，都可以密集掃射在他身上打

穿幾十個洞！任治看他拼命衝過死亡線，躭心着急，遍體都在汩汩的淌汗，——左右衝刺，何白海居然毫無損傷的越跑越近。這時候，他瞠目咋舌，他無法不佩服何白海的一身是膽，因爲他發現，所有的鎗聲都是從何白海手裏發出來的，他正揮舞着槍，左一槍，右一槍，將兩畔林子前面的浮土射濺得老高。這種不顧性命的猛衝，他竟用單管槍把兩側幾十條槍的火力全給壓制住了。想起誰敢抬頭誰就有挨槍的危險，埋伏者不約而同的匍伏在地。

離開大門還有一丈多遠，何白海咬咬牙，用正確的三級跳遠姿勢，一跨一點一躍三尺高，橐的一聲巨響，他像一塊巨石滾進門來。

濃眉倒豎，眼球凸出，一臉的黑泥油汗；他氣喘如牛，瞪着任治就是一聲吼叫：

「你在這兒幹啥？」

「起先我奉令來跟嫂子說謊，要把她穩在這兒等你，」任治坦然直承：「後來我自動留下，我想幫你的忙。」

「你給我滾！」何白海頓足大叫：「生死關頭，咱們沒有這份交情！」

「就有！」任治了無懼色：「我媽摔折了腿，我這個做兒子的沒有力量，是你拿錢給她醫好的。我媽生我育我，你救了我媽的命！」

「那值不上你爲我拼死！」

「知恩不報非君子！」任治說完這一句，馬上轉臉朝外頭狂喊：「你們別開槍呀！我給老何逮在這兒吶！」喊罷，他又直催何白海：「快去跟大嫂說話，待會，咱倆一路糾纏着衝出去，看見有我，他們不會開槍。」

「你知道，」何白海氣喘咻咻的說：「我衝進來只爲了跟阿菊見一面，我是早打算好了直着進來橫着出去的。」

「螻蟻尚且貪生，老何，快到大嫂那邊去！」

乒乒一片響，阿菊撞倒一把椅子，暈過去了。

何白海深沉的望望任治，奔向阿菊，從地面上把她抱起，進了寢室。——客廳裏靜悄悄的，任治先把大門關好，然後貼着門縫朝外探望動靜。

三隊人馬亂成一團，沒有人拿得出主意，應該怎樣應付這個突變的局面。於是他們再打電話到專案小組，求援，同時請示機宜。

十四

阿菊躺在床上，臉色慘白，淚流滿面，過度的驚怵與悲慟，她已經無法激起半點力氣，她在恨她自己，因爲在這最嚴重的關頭，她竟會軟弱得有如一床棉絮。

她只會嗚咽啜泣的喊他：

「好哥！好哥……」

「我何某人生平做事從不後悔，」何白海像一頭被激惱的困獸，在囚籠裏往返踱步：「但是這一次我有點懊惱了，阿菊，我對不起妳！」

「啊，好哥……」

「但是事已至此，後悔也是沒有用處，」他又頑強的說，接着，便是語音慘然：「阿菊，千萬記住這兩句話：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！」

「啊，不不，好哥，」她傷心抽搐：「我飛不了！飛不了！好哥，我要去死！我要和你一道死！」

「我死是罪有應得！」他焦躁起來就拔尖聲音嚷：「妳死？算哈！」

「我是你的，我是你的！」她狂亂的搖着頭：「有你才有我，你到那兒我也到那兒！」

「阿菊！」一陣心酸，他竭力把淚忍住：「我冒死回來看妳一趟，妳知道我爲的是什麼？」

「爲……爲的是什麼？」問時，她嚥下一口鹹鹹的淚。

「我就怕妳來這一套！」他故意裝做煩惱：「妳曉得我最喜歡乾乾脆脆，簡單明瞭。我殺了禹某人，我該槍斃，妳就讓我去一命抵一命！沒的妳也夾在裏面，叫我這顆心反倒沒處擺了！」

「你死！我也只好死！」她哭得天昏地暗：「要不，你就答應我，逃。」

「我不能逃。阿菊，人人都會出錯，出了錯不肯抵罪，那不是人！」

她想盡方法說服他：

「你沒有錯，那個姓禹的把你逼得太凶！」

「我錯得一塌糊塗，阿菊！事後清醒了。我才明白，禹凱東是最盡責的長官，最勇敢的伙伴。跟他比一比，我簡直是卑鄙、怯弱、不成玩意！」

她又想起一個堅強有力的洗刷理由：

「你一定是喝醉了酒！」

「我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，就是到了法院我也得承認，開槍打他的那個時候，我的頭腦很清醒。」

又絕望了，她歇斯底里的嚷：

「好哥，讓我代替你死！代替你死！」

他連聲苦笑，一揮手說：

「妳明曉得這是辦不到的！」

「不管哪！不管哪！」她傷心絕望的號啕大哭：「啊，好哥，好哥，爲什麼我們偏要遭這種

事？」

「爲了我的任意恣性，大膽妄爲，不知好歹，不曉得輕重利害，阿菊，我恨！我恨！」他頓足太息的說：「我恨父母沒有把我教好，我的書又唸得太少，我不明事理，我不配做人！」

「好哥！」是那種發自內心的痛苦呻吟：「你讓我死吧！讓我死吧！我受不了，受不了，眞的受不了！」

「阿菊！」他高聲叱止，猛的撲過去，使勁按住她雙肩，他阻止了她一次自殺，她正瘋狂地一頭撞向堅硬的磚牆：「我不許妳這樣做！」

「不管！我非死不可！」她還在拼命掙扎着再去撲向死亡：「我要死在你的前面啦！」

手足無措，心亂如蔴的時候，寢室門外任治在急切的提醒他：

「老何，時候差不多啦！」

急中生智，突的有了靈感，他把她制服在床上不讓她動彈，然後，正色的告訴她說：

「阿菊，妳聽着，妳好好的聽着！我現在決定聽妳的了，我要逃，我要逃出我這一條性命！妳躭會兒看着我衝出他們的包圍圈！我手上有槍，有子彈，一路上沒有人敢攔住我，我會往海邊逃跑，找一條船，把我偷渡到香港。過些時，等事情平定了，妳再想辦法也到香港來，我們照樣團聚。那時候，」爲要取信於她，他儼然若有其事的說：『我們去找喬法尼，參加他的神槍表

演，一個月拿三千美金，坐飛機，住大飯店，週遊世界，吃喝玩樂！』

她聽着，她在聽着，她屏止呼吸的在聽着，她一動也不動的在聽着。在她的記憶裏，何白海從來沒有跟她說過這麼長篇大論的話，從來沒有跟她說過這麼誠懇摯切的話，她把每一個字都聽得很眞切，她不能不信，因爲她從他的話裏找到了一線生機，不是她的生機，而是他在死亡邊緣終於想出了自救的途徑。

「眞的，好哥？」

「我不騙妳。」他裝模作樣的開始準備：「阿菊，快把我們的錢拿出來。」

有了生存的希望，她精神一振，重又鼓舞起行動的力量，勾着他的頸子，坐直，掙扎着下地，她掏出鑰匙打開皮箱，取出了他們的全部財產。

他果斷而迅速的分配那兩萬多塊錢。

「妳帶一萬五，我拿一萬，剩下的交給老任，讓他去打點一切。」

不等她開口說話，他攥着一萬多塊錢，奔出寢室，他找到任治，一拍他的肩，把他帶到客廳角落，帶到阿菊沒法聽清楚他們談話的地方。

「老任，長話短說，」他說話的速度快得像機槍掃射：「我本來想一出門就去自首的，現在我改變了主意，因爲這個女的太烈性，她非跟我同生共死不可。所以，我從此要開始逃亡了，能

多拖一天就多拖一天。這個道理，不說你也明白，待會兒要是我衝得出去，拜托你，把阿菊送回新甲鄉她的生母家，送到以後，在報上登一個廣告，登『菊返勿念』四個字，我在外頭一看就曉得了。她身上有一萬五千塊錢，你再幫她們弄個小生意做，你要告訴她生母，好好的對待阿菊，讓她平平安安的過下去。我呢，拖到不能不出面的時候，我再去挨槍斃。我祇希望能有一段時間，叫阿菊平靜下來。事過境遷，一了百了，這兒還有幾千塊，我交給你，我不久總會死的，我死了，你拿這筆錢給我做掩埋費用。隨便刨了坑，造座墳都好，只是我不要火葬，我家三代單傳，只有我這一個後代，留幾根骨頭，也算是我對列祖列宗盡了心！」

「老何……」任治叫了一聲，哽咽得再也說不下去了。

就在這時，阿菊孱弱不堪的，雙手扶牆的跟到了客廳裏來。

「老任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，」何白海特意高聲的說：「我到了香港，跟你通了暗號，你就趕緊想辦法給阿菊辦出境。」

驀地想起何白海一出大門，就要從生死不容間髮的槍林彈雨之中衝過，阿菊心悸了，她熱淚湧流的問：

「好哥，你衝得過去嗎？」

「有老任掩護，」他裝出挺有把握的樣子：「那還有什麼問題？」

「嫂子，妳放心好了，」任治盡量的給她安慰：「何大哥對我們一家恩重如山，今天我拚了這條性命，也要保他平安無事的衝過火網。」

「阿菊，」何白海再望一眼她那顯露栖皇神色地姣好柔婉的臉，他一步步的走過去，厚實的嘴唇貼近她小巧白皙的耳朵，他用不出聲的氣音，悄悄的跟她說：「雖然這是洋玩意兒，可是畢竟也很有道理，阿菊，有一句話我必得告訴妳。說實在的，我——愛妳，除了妳以外，我這一輩子從來就沒有愛過別的女人。」

阿菊的身體閃過一陣劇烈的痙攣，她又撐不住了，緊緊摟住他，號哭着說：

「啊，好哥，好哥，我更愛你啊！」

「好了，」看看時間不早，唯恐專案小組又有增援的部隊開來，任治猛扯何白海的衣袖：「老何，讓我們趁此機會快跑。」

何白海一把推開阿菊，右手從褲帶裏掏出他那支零點四五手槍，左臂跟任治的右肘相勾相纏，兩個人糾結在一起，兩個人漸漸的移近門邊，同時尖聲發出一聲怪叫，於是，兩條大漢並肩齊步的衝了出去。

一聽見何白海家大門裏面傳出尖喊吵嚷的聲音，埋伏在兩側林裏的三十桿槍立刻平舉瞄準，但是當三十對眼睛同時看到了令人驚駭的那一幕，就沒有一個人敢於扣動扳機。何白海和任治，

幾乎是兩個人拉拉扯扯的一齊從門裏衝出來，這一對好友把刺激緊張，驚心動魄的一齣戲演得相當逼眞。兩條壯碩的身軀像油條蔴花一樣的絞過來又扭過去。相思林和竹林裏的那三十桿槍，沒有一桿能夠找到一個有利的角度，能夠射中何白海，而又避過任治爲他好友做掩護的身軀。

專案小組派了鐵甲車隊來增援，却是遲了一步。奉令埋伏的三十個人異口同聲的報告，狡獪的何白海挾持深入險地的任治，拿他做彈靶和掩護，終於在狙擊人員投鼠忌器的心理下，僥倖脫出重圍，逃逸無蹤。

至於何白海的姘婦阿菊，專案小組請她去問過話，她表現了她的鎭靜與沉着，並且福至心靈的編了一套謊言，由此洗刷了任治的嫌疑，她和任治的供詞一模一樣，都很入情入理，這也是一個奇妙的巧合，她說任治進了她家的大門以後一時找不到她，因爲她到後面房東家去了，等任治找到她了，正是何白海拼死衝進家門的時候，何白海用手槍脅迫任治，是他叫任治向外面呼喊不要開槍的。

專案小組沒有理由扣押阿菊，但是他們很誠懇的提出要求，希望阿菊的行蹤，能夠在他們所可掌握的範圍之內，阿菊頓時就答應了。不過她趁機說是想搬到新甲鄉她生母家去住，理由是她一個人住在這兒駭怕，而且也毫無必要。她巧妙的騙過了辦案人員，由於她表現得頗爲合作，她把何白海進屋以後的一舉一動說得很詳細，眞虧她有這麼一手編故事的本領，她說何白海回家只是爲了拿錢，因爲他想往東逃到深山裏去，那兒正是逃亡者的淵藪，至少可以隱匿相當長久的一段時期。她甚至承認何白海分給了她一點錢的，叫她以後自家渡日，所以她想索性搬回她的生母家裏。專案小組討論了幾分鐘，答應讓她搬走。不過希望她一聽到什麼風聲動靜，立刻跟他們通消息。任治當時就說他要送阿菊到三百里外的新甲鄉，阿菊婉言的謝絕了，她說爲何白海的事已經害他受了不少驚險，她不願再拖累他。兩個人半眞半假的配合得很好，辦案人員一點兒也沒看出破綻。

專案小組很週到，派兩位便衣人員送她回家，調一部卡車幫她把所有的東西運到新甲鄉。阿菊心裏當然有數，在何白海被證實逃抵香港以前，她一定會被嚴密監視。

任治按照約定的暗號，在報紙上一連登了三天「菊返勿念」的小廣告。

專案小組重新佈署緝捕何白海的行動，他們聽信阿菊的話，派大隊人馬到東部深山裏去搜索。但是他們也不曾放過阿菊那個可能的釣餌，在她生母家附近，不分日夜都有人在暗地裏守候。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對現場一帶的查緝工作反而鬆弛了，專案小組不相信何白海還敢在熟人太多的地方逗留，十萬或五萬的懸賞不是一筆小數目，更何況，何白海無故殺害禹凱東，畢竟也引起了許多人的公憤，譬如說一向跟何白海很要好的趙老副，他就曾義憤塡膺的說：如果他再遇見

何白海，他寧可拼命也要抓他回來，繩之以法！

十五

老錢和何白海並不太熟，不過三個月前他在鎭上開的豆腐店大蝕其本，欠了一屁股債，給債主子逼得幾乎要跳海。是何白海送了他一百五十塊美金，等於救了他一條性命，當時老錢對何白海叩頭作揖，千恩萬謝，說是他將來有了辦法，一定會加倍報答他的恩德。何白海聽了只是笑笑而已。

收拾了豆腐店那個爛攤子，老錢搬到鎭外去了。他在鄉鎭公路一個僻靜的山坳口，找到一間屋頂被颱風颳跑了的無主草寮，他從山上砍了些茅草，自己蓋了一層簡陋的屋頂，在鎭上批了些糖果汽水木屐和草鞋，就此孤家寡的人開了一爿小雜貨店，專做過路來往行人的生意，山上偶然有砍柴採藥的人下來，也會在他這兒歇一下腿。

他那裏沒有報紙，更不大容易聽得到鎭上傳來的消息，所以在何白海闖禍的第二個禮拜，他對於那樁驚人的血案仍然一無所知。

下午四點多鐘，他搬條板凳坐在大門口晒太陽抽烟，無意間向山脚望望，一個身材魁梧的壯漢，正在吃力的攀援那道曲折盤旋的山坡。

來人走近跟前，他不禁驚喜交集，連忙站起身來迎上去：

「何大哥，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呀？」

「一言難盡！」何白海氣喘吁吁，掏出手帕來抹他一頭一臉的汗，他眼睛一瞟茅屋說：「我們到裏面去談。」

茅屋裏只有一張木板床，一張白木桌和兩把竹椅子，此外便是幾根木板搭起的貨架。老錢把何白海請到床上去坐，自己端張椅子下首奉陪，奉過茶又敬過烟，何白海一聲長嘆開始敍述，一支烟抽完的時候，他已經把所有的事情說了一個大概。

「我終究會去投案的，」何白海最後下着結論說：「現在想要盡量拖延時間，那是爲了希望阿菊能在她生母家住安定，莫再發瘋發狂的吵着要陪我死。我自己是個禍害，讓她多陪一條性命，那就未免太划不來！」

「這也是你對阿菊小姐的一番情意，」老錢一抹瘦削的臉，瞇着那一對風火眼睛搖頭太息的說：「何大哥，我眞想不到你會遭這樣的禍事！」

「都是我自己不好，現在再說也沒有用了，殺人抵命，欠債還錢，槍斃殺頭，上刀山下油鍋我也死而無怨。不過，」他頓一頓再說：「最近這一兩個禮拜很要緊，至少對於阿菊很要緊，我想來想去只有你這個地方偏僻，不會引人注意，還有，萬一有個風吹草動，我往山上跑還來得

及。所以——」

「所以你想暫時在我這裏避避，是不是？」老錢乾脆代他說了：「何大哥，你對我恩重如山，這一點兒小事，正好給我一個報答的機會。我踏破釘鞋還沒處找吶。」

「過去的事情不必提，」何白海豪爽的一擺手：「我躲在你這兒，你多少要擔些風險，俗話說得好：皇帝不差餓兵！我把話說在前頭，我是有辦法答謝你的。我身上有一萬多現金，我頭頂心還懸着十萬塊的賞格，什麼時候我決定投案了，我再送你美金一百，然後你去通風報信，我會坐在這兒等他們來抓，那個時候，你又可到手五萬塊，有這五萬多塊錢，乾脆，你找個女人結婚吧！」

「何大哥，你這是說的什麼話？」老錢大聲的抗議：「我收留你在這兒避幾天風，難道還作着發洋財的打算？你分明不把我錢某當朋友看嘛！」

「朋友是另外一回事，」何白海聳聳肩膀：「咱們先小人，後君子，圖個彼此心安理得。」

老錢嘴裏說得硬朗，心頭却正有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下，他恐怕自己說話一個不留神，會叫何白海起了疑心，殺人凶犯就在眼跟前，這是性命交關的事情，他不能不愼重點兒，於是無可奈何的留他住下。何白海把他從身邊剩下的兩百幾十塊零錢交給他，叫他每天下山買份報，帶些藥，再買上幾瓶酒，自此兩個人每天默默相對，夜裏喝點酒，擋擋寒氣，就這麼，平安無事的一連過了五天。

到第六天頭上，何白海打開報紙先看看分類廣告欄，赫然一眼發現，尋人欄裏很醒目的有一行黑字，「菊返勿念」，他大喜過望，把報紙拿給老錢看，同時再三讚歎的說：任治這個人眞是夠朋友。

「阿菊小姐的生母家，家境怎麼樣？」老錢沒話找話來問。

「很窮，」何白海歎口氣：「她父親死得早，七歲的時候她生母就把她送給別人，自己再去改嫁。後來再嫁的丈夫又死了，留兩間破木屋，她帶着阿菊不同父親的弟弟，替人家洗衣服過活。」

「她待阿菊好嗎？」

「怎麼會不好呢，親生骨肉，何況她一心都後悔着對不起這個女兒，叫她吃了這麼多苦！」

「那就好了，」老錢像在安慰他說：「這一次他們母女團圓，她母親一定會好好照應她。」

「還得等一兩個禮拜，」他搓搓手說：「等任治去給她們安排個小生意，讓她們的生活上了正路，有了新的希望。到那時候，我死我活，她也就可以看得淡些了。」

「是——是的。」

偏巧這時候何白海沒有注意，聽他說是還想再住一兩個星期，老錢的臉色曾經變了一變，兩

道稀疏的眉毛也在緊緊的皺起，但他很快的便恢復正常，藉着勸酒，把話給岔過去了。那一晚，他拼命的勸何白海多喝，剩下的三瓶高粱酒，到午夜時分便喝得涓滴不存。何白海大概喝了兩瓶多，昏昏沉沉，醉眼惺忪，他記得是老錢把他扶上床去睡的，連自己的衣服，都還勞煩這位挺週到的朋友，一件件的給他脫下來。

這一覺睡得好甜酣，第二天悠悠醒轉，暖洋洋的太陽都照到了他的臉上，他揉揉眼睛，欠身坐起，發現門窗大開，貨架上空空如也。他有點納悶，想看看什麼時候了，一抬手，咦？怎麼連自己的手錶也不見啦？

「老錢！」他高聲大叫，聲音傳得老遠，可是聽不到回應。

一骨碌翻身下地，跑到門口，跑到路上，遶着小茅屋轉了一圈，那兒也找不到錢百眞的影子，他一面返身回屋，一面喃喃自語的說：

「個小子，今天出去得這麼早？」

再走回床面前，想先穿好衣服，頭一低，看見枕頭邊上有張紙，拿起來看，粗大拙劣的筆迹，是用鉛筆潦潦草草寫的：

「何大哥：小弟對不起，實在是心有毛病，天天害怕，受不了，夜夜不能睡，請原諒小弟把你的錢拿去，遠走他鄉，找個生路，還是大哥的恩德也，因錢你已無用處也。不過小弟決不告

密，你要不想投案，小弟的茅屋送給你長住也。

小弟錢百眞上」

「喝他媽的！」他憤怒的將信撕成粉碎：「眞是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」

信上雖然說了他決不去密告，可是白海已經寒透了心，錢百眞偷了他的那些錢不算，還要把他的手錶給帶走，他怎敢相信他抵禦得了那五萬塊賞格的誘惑？三十六計，走爲上策，如今趁着錢百眞帶來抓他的人沒到，趕緊開溜要緊。何白海這麼想着，先在屋子裏面翻搜一下，除了破瓶爛罐，唯一值錢的東西，就剩了方才蓋在他身上的那條破棉被。他連連的搖頭苦笑，一聲浩嘆，終於空着兩手，一頭鑽出了那間小茅屋。

不敢下坡，儘往山上快步攢趕。

一口氣轉過了山坳，鄉鎭公路前方不遠的地方，幾縷炊烟，一排瓦頂，那裏一定有住戶人家。昨夜喝多了酒，此刻祇覺得肚子餓得要命。他有心冒個險，到前面去買點食物充饑。然而摸遍全身的口袋，連一毛錢都沒有了。這才想起，錢百眞偷掉了他的美金，而所有的零錢，他更是早就全部交給了他。

「虎落平陽被犬欺，龍困淺灘遭蝦戲！」他無限感傷，脫口而出唸了兩句戲詞，沒奈何，只好轉一個彎，脫離公路，順着一條荒草沒踝的羊腸小徑，一步一步，且先掙扎到了山頂再說。

山不高，據他估計只有五百來公尺，而且他已經爬到了半山腰，再作努力，準定可以一股作

氣攀上峯巔。麻煩的是肚皮越來越空，腰腿越來越軟，慘兮兮的幾乎就要走不動了。「不怕慢，只怕站」，他懂得步行的秘訣是一路上最好別停，因爲一停就更懶得走了。但是體力實在難以支撐，同時他又想到，即使爬到了山頂又能怎樣？難道那兒會有大魚大肉請他吃嗎？茫茫天涯，走到那兒都是死路一條，山頂和半山腰，五十步與百步，又有那點區別？渾渾噩噩的這麼一想，他索性屁股一歪，往一株野生的相思樹下沉沉一坐，乾脆，就在這兒挺吧！

從他坐着的地方往低處看，山脚下，伸展出一片廣袤遼闊的錦綉原野，紅土、綠木，棋盤格子似的縱橫阡陌，散散落落的點綴着幾叢竹木，一堆農屋，在燦爛的陽光下，色彩艷麗得有如一幅圖畫，「這就是世界，」他長長的吐出一口悶氣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能夠看得見它，總歸是好的。」

接着又想起，最近六天經常在騷擾他的那些個煩人畫面，法官嚴厲的面孔，獄吏冰冷的表情，手銬脚鐐，鐵索啷噹，終於熬到了那一天，執行了，送他走上黃泉路的酒菜，戒備森嚴的刑場，勉力的走幾步，轉過身來，迎面看見黝黑的槍口正對着他，火光閃亮，膝頭一軟。「啊，」他不由自主的說：「但願我運氣好，碰到一位槍法高明點的行刑手，一槍畢命，不必再補。」

——那麼，眼前一黑，他就再也看不到什麼光明曼妙的世界了。

這就是他的人生一世！

苦的是臨近尾聲的這幾步路還沒有走完，爲了阿菊，他必得撐，可是在這前不巴村，後不巴店的荒山腰裏，又叫他怎麼個撐法呢？夜裏有沒有睡處還不必去管它，眼跟前，空空的肚皮裏像有幾千幾萬條毒蟲，在那兒不停的咬嚙他的五肺六臟！

實在餓得難以忍耐了，拼着死吧，再也不願意這麼活受罪。他下定決心，從沒有路的地方找路去，他兜個圈子，繞到山那邊，然後一步步的踩着遍地的野草下山。

來到一處完全陌生的地方，離開山脚，穿過幾畝稻田，奇迹似的一脚踏上了高級柏油公路。站在公路旁邊的一棵行道樹下。看看太陽兒儘在往西邊的地平線墜沉，時候不早了。他一次又一次的在做深呼吸，無論要去幹什麼，先得調勻一下呼吸。

遠遠的傳來沉濁馬達聲，聲響越來越近，他朝右邊探望，轉眼間，一輛紅色的計程車，駛向他的身邊。

正在躊躇，那部計程車戛然在他面前停下。

「去N市，一人十塊錢，」司機從車窗口探出圓圓臉，笑容可掬的在兜生意：「要坐，就請上來。」

閃眼往車裏探視，後座已經坐了三個人，兩男一女，都是種田的農人模樣。他考慮了一秒鐘，沒有錢，却有了很好的主意。他點點頭，司機打開車門，何白海繞過車頭，鑽進那門，坐在

司機的身邊。

計程車繼續行駛，五分鐘後，駛到了一座小山丘下。他估量得出，這個地點非常的幽僻。從容自在的把後褲袋的手槍掏出來，緊低着司機的右肋骨，說聲：

「拜托，停車！」

司機的一聲驚呼剛發出，車子也同時煞停。

「大家都不要慌，」他回頭向後座那三個人說：「我只是沒有路費了，想借幾個錢，你們聽話，我決不會開槍。」

連司機在內，那四個人嚇得面如土色，抖抖索索，遵照他的命令，魚貫下車，排成一排站在公路旁邊。

「我不想動手，」他苦笑着說：「希望你們各盡各力，捐點錢來給我做盤川。」

司機首先響應，那三位農人也照着做，大票小票湊攏來，一共有三千多塊錢光景。

「謝謝。」他簡潔的說，信守諾言，不去搜刮他們身上更多的財物，却轉臉向那個司機說：「抱歉得很，我還要借用一下你的車子，不過請你放心，你不久就會毫無損失的找到它。」

司機很大方的說：

「你請便，鑰匙還在車上。」

於是他上車，發動引擎，在緊踩油門往前衝的時候，他沒忘記回頭再打一個招呼：

「很對不起各位，請在這裏等一等，我想你們不久就會攔到後面來的車。」

那個圓圓臉的司機很機伶，他上前一步說：

「先生，我們曉得你很困難，我們看你不是壞人，你沒有多要我們的錢。我想，這三位先生太太跟我一樣，我們不會去報案。」

沒有料到他會碰見這麼樣善良的人，何白海心裏受到極大的震撼，遲疑了一下，他幾乎就想退錢還車。然而他仍還是狠狠心，右脚一蹬油門，右手一扳排擋，小小車子飛也似的直往前衝。

快到了N市，他終於認得路了，靈巧的一旋駕駛盤，把車子在路邊停下，他悠哉悠哉的往前走，神情暇豫得像是在做晚餐後的散步。他愴然的想起趙老副那股鬆閑勁兒，「飯後走一走，活到九十九。」

N市，古老的省都，她的夜市是全省聞名的。何白海步上行人摩肩接踵的大街，瀏覽着櫥窗裏堆積如山的貨物，人那麼多，四週那麼熱鬧，他反而感到很安全，比錢百眞的小茅屋安全，比方才那座小山安全，比持械搶劫計程車的時候更安全。

在N市最繁華的那條街上轉個彎，踅進一條湫隘的小巷，小巷的盡頭是宵夜市場，燈火通明，鍋勺亂響，齊聲歡笑的紅男綠女雙雙對對，路邊的散座上有人在高聲的猜拳行令。血淋淋的

鰱魚，挺着白肚皮的田鷄，玻璃箱裏游來游去的清水活鰻，聽那些攤子上的老板夥計，一聲聲的「來坐，來坐！」吆喝得多麼起勁。

花了三百塊錢，他所佔據的那張小桌子上，杯碗盤碟簡直擠得毫無空隙，「眞便宜，眞美妙，」他拍拍飽脹的肚皮告訴自己說：「這個世界的每一處地方都很好，唯一不好的，只是我自己！」

付過了賬，才給十塊錢小費，就獲得五六個人轟然的高喊一聲「謝謝」，他很滿足，很過癮，搖搖擺擺的腆起肚子，往另一個夜市走。

他對這一個夜市場更熟悉，沒有認識阿菊以前，他每星期會坐火車來玩一次，「看看新貨，殺殺心火」，這是他逛窯子嫖妓女的口頭禪，在舌頭上打響還蠻帶勁。N市的花街天下第一，好幾百家妓女戶，大一點兒的，一家就有百多個姑娘。

今天該不該上這兒來，他在事先也曾做過一番考慮。爲了自身的安危和當前的處境打算，考慮的結果是只能住這兒藏身，理由很簡單，他今晚太累，他必須找個地方好好的睡一覺。可是他沒有身份證，不能住旅館，露宿街頭更有被巡夜軍警當做無業游民逮去的危險，犯罪逃亡的人才懂得，最糟最亂的妓女戶，反倒是最妥善的匿身之地。

走遍了花街和柳巷，挨蹭到十一點鐘了，他才在一家從未光顧過的妓院門前停止漫遊者的脚步，他演一臉孔色迷迷的表情，假裝看中了一個半老徐娘的妓女。

「來坐，」那女人眉毛眼睛一齊動，肥大的臀部一扭一扭的迎上來，她沙啞着聲音說：「待你好就是了。」

半點兒也沒有調情的興趣，但是他既然演戲就該演得像樣，於是他老腔老調的藉機要索：

「怎麼好？」

「隨便你就是啦，」那女人顯然也是一根老油條，她飛他一眼怨怨的說：「看你那麼壯，你以爲侍候你是容易的呀？」

他哈哈大笑，右手一抄她細細的腰肢，兩個人一齊穿過窄廊走進房間。

準定是甲級妓女戶，何白海暗自忖想，因爲房間既大又乾淨，傢具也擺得有規有矩。

「請你先拿錢。」那女人一進門就向他伸手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春梅。」

「春梅。」他打趣的說：「妳還沒有問我，是住夜，還是休息？」

「那麼，」春梅臉上毫無表情的說：「我現在就問你好嗎？」

「住夜。」他朗聲的宣佈。

「七百五十塊。」

也不管她有沒有多要，掏鈔票，數了七百五十塊錢給她，然後，他脫下夾克，轉過身去把它掛在衣鈎上，在轉身的時候，由於那條卡其褲太窄，褲後袋的那支曲尺手鎗，很明顯的凸出了輪廓。

春梅看得眞切，不覺大吃一驚，她在腦海裏極力搜索她曾讀過的一則懸賞啓事，把那上面的銅版照片和眼面前即將佔有她的這個男人比較。

險些發出一聲駭呼，她機敏的忍住了，身子在暗暗的發抖，她强顏歡笑的推了他一把：

「莫忙嘛，你讓我到老闆娘那兒去繳錢。」

何白海對於這些過門太清楚了，他拍一下她的屁股，自己困頓的往床上一躺，一甩脚把兩隻皮鞋踢飛，他大聲的囑咐她說：

「快去快回呀！別忘了我在等着妳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春梅急忙的答應，如逢大赦，推開房門直往外跑。

一六

她跑到店堂口，先找當天的報紙，翻到那個懸賞廣告，仔細辨認附刊的照片，她不禁失口驚呼：

「哎呀，果然就是他！」

「什麼事情，春梅？」胖胖的老闆娘，連忙走近她的身邊問。

春梅附着她的耳朵，說明白了緣故，聽到最後，老闆娘臉都嚇黃了，她聲音發抖的問：

「殺人凶犯，帶着手槍，這下怎麼得了哇！」

「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，」春梅倒是鎭靜的很：「這是發財的好機會，我們馬上打電話去報警，一面絆住他，等他們派人來抓，抓到了，我就穩拿五萬塊的獎金。」

「春梅，危險啊，那個人有槍。」

「有槍也不會打我們嘛，」春梅挺有把握的在笑：「妳莫管，妳看我這就去打電話。」

話說完，她就在往前走，老闆娘攔不住她，只好聲聲的唸阿彌陀佛。

兩三分鐘後，春梅打好電話回來了，她面有喜色，撇嘴笑着，擦過老闆娘身邊時，她洋洋得意的說一句：

「統統安排好了，妳看我明天領五萬塊錢的獎金。」

老闆娘就怕惹火上身，她甯願躲到後面去。

再進門，春梅一眼看見何白海和衣躺在床上假寐，他祇脫去了一件夾克。

她的身上並不美，但却是她唯一的資本，她要依靠這項資本從七百五十塊賺到五萬塊，因此她毫不猶疑的把全身脫得精光。

跨上床，摟住她那五萬塊錢，她用右手去鬆脫他的褲帶。

「莫忙！」果然他便緊張的加以攔阻，隨而又聊以解嘲的說：「讓我先抽根烟。」

「脫了再抽不是一樣的，」她發出一陣浪笑：「你不看看人家的身上，人家早就先脫啦！」

他看了看她的身上，蒼白，鬆軟、癟縮與褻皺，由而連想到阿菊的豐腴飽滿，光滑如玉，陣陣心酸難忍。——「要不是爲了好好睡這一夜，」他十分感慨的想：「熬足氣力好逃跑，有了阿菊以後，我怎麼會到這種地方來！」

春梅趁着他在沈思，悄悄的爲他抽開了褲帶，悄悄的替他把整條長褲褪下來，然後她熟練的脫去了他的衣服。

砰然一響，褲袋裏的手鎗甩到了床板上。

搽口紅的嘴唇迎上去，她的舌兒把他底緊緊勾住，手也在勾，腿也在勾，春梅摟緊他的腰窩，把赤裸裸的他，翻轉在她的身上。

何白海被熱浪熔化，他的胸部劇烈起伏，喘咻得就像是一頭野獸，春梅心花怒放，因爲她察覺了他已隱隱的有所動作。——五萬塊錢有希望了。

到底是壯健的男子，心旌一陣亂搖，自持力逐漸的在瓦解。春梅嘴裏發出咿咿唔唔的淫聲浪語，她閉上了眼睛，眼簾上飛舞着一張張的千元大鈔，五萬塊錢，是她一輩子裏所可能賺到的最大一筆數目，一個始終在爲三百五百塊錢出賣靈魂與清白的女人，誰能禁止她不爲五萬塊錢霍然動心。她將青春一段一段的在埋葬，如今她已在夕陽餘暉中躑躅徘徊。五萬塊錢可以創造她新的生命，這筆錢對於她未免太重要了。因此她懂得在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，她是老資格的妓女。

過度疲倦以後又被逗起了陣陣的亢奮，何白海的動作像機械，以規律的運轉在消耗殘餘的體力，所以他狂激迷亂，一切耳聰目明、伶俐機警的本能全部收斂起來了，房門是虛掩的，他沒在意，門外傳來匆遽而雜沓的步聲，他也充耳不聞，——漾動啊漾動，機械式的漾動，腦子裏偶然閃過一些零零碎碎，殘缺不全的意識，恰似走馬燈上隔着羊皮紙閃現的朦朧影子，一會兒想到阿菊的笑靨和醉人的溫柔，與一陣犯罪嫌惡的感覺，一會兒想到她淚眼漣漣的倚門盼望，——永遠絕望的盼望，心肌又在緊緊的收縮、痙攣、劇痛，一會兒想到禹凱東胸口上毒蛇咬嚙般的三個彈孔，那雪白的胸膛，英氣勃勃的面容和神情，——「我做了什麼事？該死啊該死！」由衷的自譴和憾恨，他更瘋狂的加速自己的動作，他想用狂亂來逃避，用酒醉來逃避。「啊，現在假使我又醉了，該多麼好！」他呻吟着，春梅在他身下發出淒厲的哀呼，她不得不求救了，人，到底是血肉之軀，——而他，即使是一條蛇，牠在瀕死之前的掙扎力量也是無法承當的。

砰的一聲巨響，房門被猛力的踢開，床上，依舊是狂風驟雨，衝擊與閃避——

「姓何的！」一聲呼叱彷彿從天外傳來的雷鳴，霹靂一響，粉碎了何白海的瘋狂，悠悠的，魂靈回到了心竅裏，耳膜又在嗡嗡震動：「你已經無處可逃了，是漂亮角色，好漢做事好漢當，你跟我們走！」

「哈哈！」

「嘻嘻！」

「嗨，眞是死到臨頭不自知，看他，還有興緻這麼大玩特玩呢！」

「春梅，妳不用怕，趕緊下床先把衣服穿好。」

轟隆隆的一聲聲吼叫與一陣陣笑，吼聲和笑聲跟電閃般的，把何白海從夢境裏猛然摔回現實來，狂潮急速的消退，頭腦終於恢復了清醒，他施出全身的力氣，一個鯉魚打挺，從春梅的身上向後蹤了起來，可是雙膝還沒落穩，早有好幾管冷氷氷的槍口，緊緊抵住了他的背脊，耳朵裏只聽到一疊聲的吆喝：

「別動！」

「你再動我們就開鎗！」

這會兒方才醒澈，他撐穩身子，跪在床上，眼看着春梅像一條蚯蚓般的溜走，轉瞬間溜得無影無蹤。再望望自己的身子，可眞澈底，赤條條的降臨人世，這會兒又是赤赤條條束手受擒，想起不可避免的命運，殺人償命，他該赤條條的去了。

「神鎗無敵今天算是栽了，」他連聲苦笑，一個勁兒的搖頭感慨說：「各位放心，今天你們逼着了我，說什麼我也不會逃跑，論功行賞，你們統統有份。可是，我這麼赤身露體總歸不成樣子吧，勞駕，請那位把我的衣服拿過來，等我穿好了衣服，我自然會跟各位走。上刀山，下油鍋，眉頭皺一皺，就不算是英雄好漢！」

說話的時候他瞟望四週，看清楚了，一共是八條彪形大漢，穿制服的治安人員，八條大漢八隻鎗，黑黝黝的槍口正對着他。

有一位年紀輕輕的偵緝隊員不知厲害，一把抄起何白海拋在地上的長褲，他剛要甩給何白海，好幾雙手一齊忙亂的搶過來攔阻，又是驚心動魄吆喝：

「你想死呀，他的神鎗就在這條長褲口袋裏！」

「屁鎗！」何白海鄙夷的啐了一口：「神鎗？你們乾脆說它是我的催命符吧！」

治安單位如臨大敵，房裏的八條大漢幫他穿好了內衣褲，八桿鎗押解他出門，門外又有十幾個接應者，以及一輛轉動引擎解送要犯的大卡車，燈光幢幢裏，N市花街到處都是帶鎗的人。——裏裏外外，何白海早已陷入重重的包圍之中。

夜深沈，熬到天亮，還有漫長的歷程。

春梅不知從什麼地方閃了出來，拉住一位警官，悄聲的問：

「拜託，我什麼時候可以領錢？」

深沉的望了她一眼，那位警官冷冷的說：

「明天！」

（全文完）

■畢珍的作品■

碧血染金宮	定價 100元
女　響　馬	定價 100元
清幫大爺	定價 160元

■姚姬精譯希區考克神秘小說選集■

夢　　屋	定價　70元
紅線公司	定價　70元
遙控殺手	定價　70元

■何索的作品■

何索 NEWS	定價　80元
賭博奇譚	定價　80元
戀愛季節	定價　70元

■章君穀的作品■

砂鍋人頭	定價　85元

堯舜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郵撥：182352　電話：5612151
地址：臺北市長春路20號 403 室

讀者直接函購九折優待

■南宮搏的作品■

玄 武 門	定價 110元
紅樓冷雨	定價 110元
花 信 風	定價 130元
蔡 文 姬	定價 110元
魚 玄 機	定價 110元
李 青 眉	定價 110元
呂 純 陽	定價　80元
洛陽女兒	定價 120元

■高陽的作品■

粉墨春秋（全書三册）	定價 360元
草莽英雄（上下兩册）	定價 280元
清　　幫	定價　80元
大將曹彬	定價 110元
高陽出擊	定價　90元
石破天驚	定價 130元

■唐經瀾的作品■

女人・女人	定價　90元

■光泰的作品■

舞夜情迷	定價 100元
狼　　吻	定價 100元
夜有千眼	定價 100元
玩　　家	定價 100元

堯舜叢刊32

砂鍋人頭

著　　者：章　君　穀
發 行 人：林　國　賢
出 版 者：堯舜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：台北市長春路20號403室
電　　話：561-2151
郵政劃撥：1823522
發 行 所：堯舜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：臺北市長春路20號403室
登 記 證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2284號
印　　刷：優文印刷廠
地　　址：臺北市興寧街24-9號
初　　版：中華民國70年11月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定價：85元